武俠世界

碎夢刀（四大名捕故事）　溫涼玉・著

一把相傳數代的碎夢刀，其神秘失傳致使八門慘禍，其神奇再現更令人驚懼迷離。故事開始，便是四大名捕中激情堅剛的冷血，遇到了一場魄散魂裂火海中的伏擊……



$4.00

第24年
10
革新號

編者話

四大名捕這個故事集，過去我們是以連載式刊出過了，爲了滿足讀者一氣呵成閱讀興趣起見，今期的巨型小說特別選刊該故事集：∟碎夢刀⌉。由東南亞名作家溫凉玉執筆。

∟碎夢刀⌉故事題材集俠情倫理、恩怨仇雠結構而成，內容之曲折離奇令人匪夷莫測，描述四大名捕中之鐵手和冷血在故事開始時便遇到一場魄散魂飛的伏擊，根查究底之下，原來是由於一把相傳數代的寶刀而引起……過程波雲譎幻，路轉峯廻。

＊＊　　＊＊　　＊＊

∟風雲十七劍⌉今期大結局，故事發展出人意表，南宮素得悉葉孤鴻的恩師原來就是十七殺手之首後，感受如何？葉孤鴻面對愛侶與恩師之間尷尬場面怎樣處置？本期有完滿交代。作者黃鷹先生由下期起，繼續爲本刊撰寫一部膾炙讀者口味的新作——沈勝衣故事：∟風神七戒⌉，敬請屆時購閱。

＊＊　　＊＊　　＊＊

下期除了刊出石中火精彩短篇∟一劍寒五寨⌉外，高阜的巨型哀艷故事∟絕代天驕⌉，亦同期推出，還有宇宙奧秘報導∟太空潛艇⌉之發展情形……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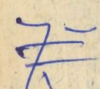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0期
（總號 11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穴擒魔彩圖說明之一：

投入敢死隊的英俊青年魯廸，奉命走到人間絕境，找尋永生的奧秘，偶然救了艷姬金露，她把他帶到鬼穴，他苦戰多時，突圍而出，突然吼聲如雷，四角魔神出現。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碎夢刀

冷血紅杜鵑

一把沖天的大火，熾熊熊的在山腰燒着，火隨風勢迅速地蔓延開來，將黑夜照得通亮。

冷血老遠就看見這把火。他立即就趕了過去。

冷血是「四大名捕」中的一人，職責當然是將歹徒繩之以法，除暴安良。在官府而言，除非是極之重大而又極爲棘手的案件，才會託人請諸葛先生出動「四大名捕」辦案。

但在「四大名捕」本身而言，任何能維持正義，救助於難的事情，他們都義不容辭。

冷血是「四大名捕」中最年輕的一人。他的血也像正燃燒着的火，只要義所當爲，必然奮不顧身。

他奔行起來，就像一頭豹子，全身上下的肌肉，沒有一處浪費半分氣力，只要不是用作奔跑的肌肉，却又完全在歇息的狀態。

這正像他的人一樣：靜若冰封，動如瀑布。

他隔着一條「跨虎江」就看見沖天的火光，但等到他沿着彎彎曲曲的河岸趕過去的時候，火勢只剩下了濃烟，劈劈拍拍的灰燼倒塌聲音，和着火星子的輕响，冷血剛衝入村子，想救幾個火海災民出來的時候，却整個人頓住了。

——沒有人救火。

——更沒有火海餘生的人。

這村子大概只有四、五十戶人家，依其建築形式來看，似乎頗爲富裕，但四、五十戶人家全被燒個乾凈，人都死在屋子裏。

有幾個人逃出屋子來的，也橫屍在道旁，有些被斫爲幾截，有些燒焦的遺體還留有傷痕。

從未被完全焚燬的橫匾看去，可以知道這村子就叫「淡家邨」，姓「淡」的人並不多見，但這一帶多有異姓者聚居一起，而姓「淡」的多出富豪，擅於建築、雕刻，在當時這行業往往很能賺錢。

冷血很快就判定眼前的情形：搶刼後殺人放火！因爲除了這些身留傷痕的死者外，從一些未被燒毀的傢具中，看得出來曾經被翻箱倒櫃的搜掠過，而且這四、五十戶人家，有一半的住戶並不毗隣相接，大火不可能既不留一家房子，也不留一個活口！

——那必定是盜賊所爲！

只是一般盜賊，搶刼之後，也不致非要殺人滅口不可，擄刼雖是重罪，但未致死，殺人却是死罪。何況是殺整條村子的人。

更何況冷血所知，已經是第五宗龐大集體的搶刼殺人案。

——在這之前，「陳家坊」，「照家集」、「鄢家橋」、「翟家村」，全都一樣，先遭搶刼，全遭殺害，無一活命！

尤其「陳家坊」和「翟家村」兩家內不乏武林人物護院、高手在內，居然一夜間教人殲滅得鷄犬不留，普通盜賊是絕不可能辦得到的。

因爲這幾件案子死人太多，又撲朔迷離，無迹可尋，所以冷血奉命來這一帶調查此案。

而今却又給他撞到這一樁。只惜他遲來了一步，殺人者已遠颺而去。

冷血忽然趴在地上，以左掌壓地，屈肘側臉，以左耳貼近地面：細聽。

——大概在半里以外，也就是山坳河畔的灌木林處，有物體輕微而急速移動的聲音。

冷血以耳貼地，他聽出半里之外。有了動靜。

——大概有十三、四個人，迅速地退走，這些人以羚羊奔躍的速度迅速撤退，但發出來的只是一絲微到幾乎令人無所覺的如蚱蜢在草間躍動時的聲响：如果他們手上不是提着重物的話，那末，連衣襟磨擦灌木、茅草的聲音也想必不會發出來。

令冷血驚詫的是，他肯定有十三個人的步伐聲，但另有輕如小鷄破殼而出的輕响還有一、二人——但冷血不能肯定究竟是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或兩個人，才是這些人的領袖，而且武功、內功、輕功都很高明。

冷血只有一個人。

可惜冷血辦案的時候，從來不考慮對方有幾人？自己這方面又有幾個人？

× × ×

就在冷血快接近那山坳河畔之際，他忽然發覺，那些人彷彿在空氣中消失了一般，完全沒有聲响，而自己正在接近一大片由茅草、灌木以及野杜鵑花開滿的坳地裏。

那些人突然沒有了聲响，那只有一個可能，便是不再移動了。

那些人忽然不再移動的原因，很可能是在自己發覺了對方行踪的同時，對方也發現了他的追踪。

他畢竟不是追命（四大名捕之三），他的追踪術仍不如追命高明。

江風徐來。

山杜鵑一陣輕顫，滿野的山杜鵑一齊擺動，紅似鮮麗的血。冷血徐徐地站直了身子。

地上有幾行凌亂的足印，足印至此不見，顯然是匿入茅草杜鵑叢中去。

冷血靜靜地站着，一手按着劍，劍無鞘。風自他左右前後低低呼嘯，空氣沁涼，江邊天低無雲。

冷血冷冷地道：「出來。」

風在急掠，山杜鵑吹得一陣急搖，鮮紅的花瓣落在灌木叢中。

左邊的杜鵑花叢忽然簌簌一陣急顫。冷血的左耳立即動了，像鹿的耳朵聽到一些風聲一般，微微豎了起來。

冷血的眼睛閃着刀鋒一般冷之光芒。他第三次喝：「出來！」

簌簌一陣連響，四、五隻水鳥自左邊花叢急掠而出！

同在這一刹那間，右邊野杜鵑叢中閃電般撲出二人，刀光疾閃，飛斬冷血！

冷血雙眼，看的是左側的山杜鵑叢，但他右手發劍，脚步在瞬間走了七步，那兩個偷襲的人，一起發出了慘叫。

慘叫只有半聲。

冷血的劍，已刺入了兩人的胸膛，但並沒有穿過背部，僅僅是刺穿了心房——在這刹那間，冷血右手的劍，已經握在左手上。

因爲左前側的灌木叢中，又急掠出二人！

這兩人一飛起如鷹隼，鋁鈎直奪冷血頭部，另一人鐵拐急掃冷血脚脛，竟是地趟刀法的變招！

但這兩人只使出了半招。

因爲招勢甫起，兩人的咽喉已被刺穿，冷血的劍，又交到了右手。

他一劍往後刺出！

他背後是一棵濃密的山杜鵑！

「哧」地一聲，冷血抽劍，血自杜鵑叢中迸射而出，洒在紅彤彤的山杜鵑花之上。

在這短短的電光火石間，冷血已殺了五個暗算他的人。

冷血收劍，凝視百碼外一棵茂盛的紫色杜鵑，這紫杜鵑被整百棵白杜鵑像士兵圍着女皇一般包圍住。冷血一字一句地道：「我不想殺你們，你們別逼我。」然後他深吸一口氣，道：「出來吧。」

他說到這裏的時候，那五名偷襲者才踣倒於地。

× × ×

風在江上低低的呼嘯着。

天灰濛濛，氣候也凉颯颯的，幾隻水鳥在江上巡迴。

仍是沒有人回答。

冷血緊抿着唇，眼睛露出一種極堅毅的神色來。

他撥開茅草，往那紫色的杜鵑花叢走去。每踏一步，比他刹那間五劍殺五人的時候更愼重。

紫杜鵑在七十尺外。

冷血左手已按住了劍鍔，嘴角有一種極之冷峻的微微笑意。

紫杜鵑在五十尺內。

他步入了一片白色山杜鵑叢中。這堆白色山杜鵑十分純白，白杜鵑後側有七至十棵橘色的野杜鵑。

紫杜鵑在三十尺外。

條然之間，數十朵白色杜鵑像數十隻白色的鳥，撲面向冷血打到！

那不是杜鵑！

——那是極厲害的暗器！

數十朵「花」，驟打冷血，冷血若退，就只得退入橘色杜鵑叢，但冷血並沒有後退，反而迫進。

刹那間，他俯衝前進十尺。他前衝的時候，已迅速脫下上衫，露出赤精的上身，在寒風中急撲，「白花」全被他衣衫兜住捲住！

同時間，白杜鵑花叢中滾出了七片刀光，有些捲向冷血頭部，有些剪向冷血頸部，有些斬向冷血胸部，有些劈向冷血腹部，有些絞向冷血足部。

雪白的花漫天一幌而沒，繼而下來的是雪白的刀光，鋪天而至！

劍光破刀光而入！

刀光遽止！劍光急閃了五下，白色開得正燦爛的杜鵑花，被洒上了熱辣辣的鮮血，六個人，捂住致命的傷口，倒在花叢裏。

刀捲冷血頭部的殺手，頭部中劍，刀剪冷血頸部的殺手，頸部中劍，刀斬冷血胸部的殺手，胸部中劍，只有刀絞冷血腿部的大漢，出刀方位較難，所以出手慢了一些。

他出手只慢了一慢，就看見五道劍光，然後看見跟他一起出手的六個人，一齊倒了下去。

要不是他親眼看到，說出來給他聽他也不會相信。他目定口呆，所以那一刀，也絞不下去了；所以他還活着。

另外一個殺手，霍地從白杜鵑花叢中冒了出來。

他本來的任務是截斷冷血的退路：但當他一冒出來的時候，發現他十二個一起出來幹買賣的兄弟只剩下了一個，他的眼睛已經不是要封鎖別人的退路而是要爲自己找退路。

冷血看也沒看他們。

他冷電也似的厲目，仍盯着那株紫色的山杜鵑。

「出來。」他喊。

風掠過灌木叢、茅草以及山杜鵑。沒有回應。

冷血冷冷地道：「你要我揪你出來——」話未說完，遽然背後急風劈背！

冷血心頭一凜，全力往前衝，劍往後刺出！

背後的人悶哼一聲，顯然中了他一劍；但他背後一涼，也捱了一記。

他前冲勢子未歇，紫杜鵑叢倏然閃出一個人！

這人一現身，出劍！劍長十一尺！

冷血驚覺的時候，胸膛已中劍！

若他繼續前衝，勢必被長劍刺成串燒肉一般！

但他在中劍的刹那間，向前一俯，斜滾了過去，那人眼前一花，已失冷血所在，忽然之間，腰際一凉，冷血的劍已刺入他的腰際。

他大叫一聲，倒下，後面擊傷冷血的人，和那兩名殺手正掩殺過來，但那長劍人倒下的身形擋得一擋，冷血已不見。

杜鵑花叢邊有幾滴鮮血。

× × ×

冷血滾入杜鵑花叢中，背後胸前的刺痛並沒有讓堅忍的他崩潰。

十七歲的時候，他就曾經身掛二十三道傷終於把一個武功高他五倍的武林高手擊倒，以後五年來大大小小數百役，他很少有不負傷的，但却從來沒有不達成任務的。

可是他背後的傷口發麻，胸膛的傷口發癢，他的雙眼發黑——也就是說，背後暗算他的人兵器有麻藥，前面突擊他的人兵器有毒藥。

如果他沒有弄錯的話，毒藥和麻藥，都來自江湖上一個勢力與實力都極其龐大家族的。

這種獨門痲藥及劇毒，冷血也消解不了。

他心中痛恨自己的疏失。

他一早已伏地測得：對方有十三、四人，武功都不弱，其中十三人，還不怎樣，另外有一、二人，武功、輕功、內功都極高，行走時幾乎分辨不出來。

他在第一輪格鬥中連斃五人，第二輪衝殺裏又殺六人，餘下兩名殺手，並不足畏，他是留活口來問供。他集中注意力，是在那簇紫杜鵑花叢中那武功特高的人。

可是他居然沒有察覺到，武功特高的人不止一個。紫杜鵑叢中確有一人，而後面橘黃杜鵑叢中，還有另外一人！

當另外一人乍起偷襲他時，他前衝得快，被刀鋒掃中，在那刹間，他又判斷錯誤。他以爲最大的敵人在後面，只顧着俯衝，忘了前面紫杜鵑花叢裏的另一個大敵，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他被那人特長奇劍所傷。

雖然他也及時滾進刺殺了那人，可是此刻他的處境，已完全陷入挨打的狀況，就算是普通人見着他，也能置他於死地。

更何況對方有三個人：——兩個殺手和一名負了傷的大敵！

鐵手破長刀

茅草急搖，杜鵑被利器殘割得花瓣片片飛起，敵人正在全力搜索着，要把冷血找到後撕成碎片！

他們用刀劈開茅草，斫倒山杜鵑，一直搜索過去。那在背後斫傷冷血的漢子，陰霾的臉孔，賁筋露節的手，而手中所握的刀，却長及十三尺！他刀一揮，灌木整排倒下去，茅草也空出一大片的地方來。

他每揮一刀，就像狂風吹蠟燭一般，一點就是一大片。就在這時，他聽到一聲怒喝。

他霍然回身，就看見自己身邊僅剩的兩名手下之一，刀已砍在冷血的髮鬢裏，但尚未觸及頭皮，冷血的劍已刺進了他的胸膛。

人已死了，力已盡，刀自然也砍不下去了。

冷血身上披着血，大口大口喘息着。那使長刀的高手嘴角有一絲冷酷的笑容，緩緩地舉起了長刀，長刀在黯淡的陽光下炫耀出一陣奪目的金花。

「現在你還能接我一刀，那我就佩服你。」

冷血不能。

他發覺自己已連嵌進敵人胸骨的劍，也無力抽出來，他還要藉着劍揷入對方胸膛的力量才勉强站得起來。

——剛才那一劍，已耗盡他最後一分力。

天也旋，地也轉，那人的長刀，也在恣威地呼嘯着旋轉，四週的茅草翻飛，被其力氣旋成一道急風。

——幾時，這一刀斫下來……

忽聽一個寧定溫和的聲音說：「要是你斫中這一刀，我在你右側，你的大迎、鐵盆、膺窻、髀關、五里附近等幾處穴道，都有破綻，所以你不能斫。」

那刀客一聽，驀然一驚，若自己這一刀砍下，那七處穴道確是露了罩門，他霍地躍開半尺，轉身向發聲處，刀揮更急，冷冷地問道：「要是我這一刀，是向你而發呢？」

那人仍是溫和地道：「那你華蓋、天突、輒筋、日月、曲澤、大陵、承扶七處穴道，更加危險，這一刀更不能砍，萬萬砍不得的。」

刀客一聽，連冷汗都冒了出來。

原來那人所道破的正是他這一刀的七處破綻。刀客望去，只見那中年漢子大約三十來歲，身著灰衣，臉帶微笑，很是溫和。

只聽冷血叫道：「二師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噗」地一聲，這才支持不住，往下趴倒。

冷血的二師兄正是「四大名捕」中的鐵手，鐵手爲人謙冲溫和，又最是正直機智，武功以內力，雙手爲天下二絕。冷血雖然夠狠也夠堅忍，快劍拚命無人不懼，但與鐵手相較，仍是稍遜一籌。

冷血這一聲呼喚，刀客心裏凜了一凜。但他立刻想到：對方能道出他出手的破綻，並不稀奇，只要他出手如電，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刻間，對方又如何擊得中他的破綻？等他打着時，早已被自己劈爲十八截了。

想到這裏，那刀客登時不怕了起來。

鐵手像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似的，道：「『鎖江刀』岳軍，你還是不要輕試的好，你的刀勝於長，也失於長，你一刀不中，給我搶進了中鋒，你就只有棄刀的份。」

岳軍的臉色變了，他的刀仍揮動着，發出虎嘯一般的聲音。事實上他在使着眼色，要他剩下的一名手下，突擊鐵手。

他本來還不相信對方有此能耐，但對方能一口道出他的名字來。

他雖然還是不服氣，但還是選擇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方式：讓手下先秤秤對方的斤兩！

那手下三角扁錐「嘯」地一聲，搠向鐵手背門。

岳軍在等鐵手動，不管鐵手是閃避或反擊，都會精神分散，露出破綻，而他就會在那一時間出手，把這唬人的傢伙斬成六十二段！

但是鐵手並沒有出手。

他只是把頭向後一仰，「砰」地一聲，他的頭正撞在那殺手臉上，那殺手怪叫一聲，給撞得滿天星斗，退了七八步，一跤坐倒於地，伸手一摸，一手是血，鼻子已軟扁得像條海參，鐵手那一撞，簡直跟銅製重鎚沒什麼兩樣。

就在鐵手仰首後撞的同時，岳軍長刀出手，「獨劈華山」，直劈下去！

岳軍這一刀，曾經把君山頂上一顆龐

大的飛來石，斬成兩半，又曾經把嵩山將軍栢，劈為二段，連當年「大力將軍」高加索的熟銅黃金杵，都被他這一刀砍成兩爿。

這一刀之聲勢，已不遜昔年「長刀神魔」孫人展之下。

鐵手身形後仰，這一刀之勢顯然要把他自臉門劈開，破膛而入，刀鋒未至，刀風已把鐵手的衣鬢激揚起來。

刀風遽沒。

刀風沒入鐵手手中。

鐵手以一雙空手，拍住了刀身。

岳軍的臉色變了。鐵手笑道：「我都說了，你這一刀還是不要出手的好……」

鐵手的話並未說完，登的一聲，岳軍既抽不回長刀，發力一拗，刀身中斷，斷刀直刺鐵手腹部！

這下變化不能說不快，但岳軍只來得及看見鐵手笑了一笑，然後眼前一黑。

等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又看見鐵手跟他再笑了一笑。

只是這一笑再笑的時間裏，岳軍的眼前曾黑了一黑，這黑了一黑，其實就是鐵手避過刀刺，和身攖上，搶入中宮，雙指在岳軍的雙目眼皮上，輕輕按了一按，再退身回到原來的地方。

對手可以令自己全無抵抗的按住了眼睛，如果要下殺手，豈不易如反掌？

岳軍楞住了，他的刀也頓住了。

鐵手並沒有封了他的穴道，但對岳軍來說，震撼的心理使他幾乎封了他自己全身的穴道！

只聽鐵手溫和地道：「岳軍，我知道這些案子，不是你和『黃河劍』唐炒主謀的，至於你們的十三名手下，更不知內情，你只要好好地跟我說，說不定，罪能減輕……」

岳軍雙目直勾勾地，用一種近乎喃咕的聲音反問：「罪能減輕？能減到多輕？我殺過的人，你們豎起手指算也算不完，我放過火燒房子，比過年過節燒元寶冥紙還多，我搶刧過的錢財，還多過攻城陷地兵馬的大事搜括，你說我照實講，就能減罪，能減到多輕？不用殺頭？終身監禁？坐個十年八年，受獄卒踢打踹蹴得像頭狗？還是只關十天八天跟偷大餅的小偷同罪呢？……」

鐵手怔了一下。岳軍冷笑道：「橫也是死，豎也是死，反正我也打不過你，你要我說出主謀，道出內情，豈不是讓我連個替我報仇的路子都塞死了？你那般甜言蜜語，去騙信三年道行的小毛賊還可以，跟我說只是號角裏塞棉花，吹不響的！」說着又舉起了刀。

鐵手搖手苦笑道：「岳軍……」

岳軍揮刀，刀雖被拗斷，但仍有三尺餘長，鐵手滑步閃開，却聽「噗」地一聲，斷刀刺入臏下的一名手下腹中，沒入三尺，破背而出！

鐵手怒叱：「你想殺人滅口——」岳軍回刀欲自盡，鐵手閃電般已握住了刀！

奇怪的是鐵手一雙血肉的手，碰在鋒利的刀身上，刀寸寸碎裂，只剩下空禿禿的刀鍔，鐵手冷笑道：「你不能死，你死了，我們的綫索便要斷了。」

忽聽「哧」的一聲，岳軍的刀鍔尖端，竟射出一截三寸長的短刃，插入心腔，岳軍的臉上，立即現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態來。

「饒是你武功高絕，我殺不了你……但是你還是阻不了我……阻止不了我……我殺自己……」岳軍說完了這句話，便倒了下去。鐵手扶住了他，但很快便知道他已失去了生命，只好放了手。

一下子，那十三名兇徒與唐炒、岳軍，全部喪生，鐵手迄此，不禁微嘘了一聲，到了這時，他和冷血所具有的綫索，又告中斷。

他立即搜索唐炒和岳軍身上的東西，經過分辨和他對藥物的精通，終於將兩包搜獲的藥粉讓冷血服下，大半柱香時分，冷血的臉色漸漸有了血色。

鐵手扶着冷血肩膀，說道：「你怎麼了？」

冷血道：「老樣子，受傷，還死不了。」他目光轉了一轉，只在鐵手臉上逗留了一瞬，立即又轉了開去，但就在那一瞬間他的眼神是極溫暖的。

「只是這一次要不是你來，可能就眞的死掉了。」

鐵手笑了。「人稱『鐵打的冷血』，整個身子是鋼鑄的，你二哥只有一雙手是硬點子，能救你只是湊巧而已。」

冷血道：「二哥別取笑了，你救我又何止這一次？只是……你不是要到陝北去抓拿大盜唐拾貳的嗎？怎麼會恰好來了此地呢？」

鐵手笑道：「世上那有那麼多恰恰好？人人不是說，我們這些六扇門的，要人的時候沒人，不要人的時候偏來煩人嗎？大盜唐拾貳是給我拿住了，但此人還牽涉到一連串的夥衆刧殺案裏，其中似有很大的陰謀，我追查尚未有頭緒，唐拾貳就被人毒死了。」

冷血問道：「你所說的聚衆刧殺案是指……？」

鐵手道：「近月來，這一帶河南鄭家，貞心道場，年家寨、河北宋停墨酒莊，總共大小八百餘口，全被人擄掠刧殺，無一倖存……這跟你所奉命調查的案子稍有不同，我上述四家，全是武林名家，而你稽查的陳家坊，照家集、鄢家橋、鞏家村都是屬於不會武的民家，為何兩河這八處文武世家、村寨均遭滅門刧殺呢？他們唯一的相同點，就是這八處人家都座落在兩河一帶，而且相當富庶。可是，據各方迹象看來，一般土匪強盜，未必有這樣手辣心狠，而且，屠村毀坊也無此必要，加上這班做案的人，個個武功高強，不是普遍的武林敗類，據探查所得，頭領有六個人……」

冷血截道：「從何得知？」

鐵手笑道：「問得好。我擒獲大盜唐拾貳，他圖以驚人案件之主謀人秘密告訴我，來作為交換釋放他的條件。」

冷血道：「你當然不會答應。」

鐵手道：「無論在公在私，我都不能答應。我只好勸他把案情說出來，好減輕他的罪行，他以為我不相信那案件的重要，便問我知不知道最近眞心道場等凶案，而且他還暗示造成這連串殺戮的，頭領有六個武林高手，但其主謀人的地位更高，

而且這裏面還牽扯到一場武林中極大的陰謀……」

冷血點了點頭道：「『黃河劍』唐炒，是以暗器稱絕江湖的蜀中唐門外系子弟，也是唐門罕見、武林少有的用劍高手，『鎭江刀』岳軍，自擊敗『大力將軍』高加索後，名噪武林，這兩人會受人所用，打家刧舍，看來所涉的陰謀，圖謀必不會小……」

「這個當然，」鐵手嘆道：「可惜唐拾貳還沒能把話說下去，一個黑衣幪面人就衝進來，與我大打出手，他武功極為詭異，交手五十招，他忽然退走，而唐拾貳却在全無抵抗之下被人迎臉打上一蓬毒粉，死了。」

「照這麼說，」冷血沉思道，「對方已知道你追查此事了。」

鐵手道：「那黑衣人武功極高，如夥同殺死唐拾貳的高手聯合戰我，我十之八九難逃毒手，但對方似乎只想殺人滅口，斷了綫索就算……我近日伺伏兩河一帶，果然給我遇見了這『淡家邨』的大火，趕了過來，沒想到及時救了你。」

冷血道：「可惜那六個頭領，只剩下兩個已死的人我們知道是岳軍和唐炒，其他四人，却不知是誰。」

鐵手道：「正是。若是這種案子迄此結束了，我們再也沒有辦法追查下去，為那八伙人家查出兇徒了。」

「可是，」鐵手笑了一笑又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就算他們不再作案，這一羣喪盡天良之徒，不管匿伏到天涯海角，都總會有一天因為某些事，而露出了他們的狐狸尾巴來。」

×　×　×

的確，或許因為風聲太緊之故，這種滅門刧殺慘禍的確消聲匿跡了一段時候。

但是另一件怪事，却發生了，而且跟這一件案子，慢慢起了關聯。

那件怪事，就發生在跨虎江上，那時候，冷血正在養傷，而鐵手正在守護冷血養傷。

月明清風跨虎江

跨虎江上，明月照亮。

此時正值十六、十七，月色份外明亮，照得跨虎江份外清麗。

江上數泛舟。岸上有蘆葦。

×　×　×

泛舟江上的舟舫，有的大，燈彩輝煌，有的小，精巧雅緻，其中最大的一艘畫舫，泊在江中櫓橋畔，張燈結綵，鶯歌燕語，絲竹之聲不住浮泛江上。

不用說，這艘畫舫氣派之豪華，而佈置之風雅，加上畫舫上艷若桃花的名妓，和逡巡在畫舫周圍負責守衛的壯丁，若不是「習家莊」，誰也請不起這干人，出得起這般價錢。

然而現任「習家莊」莊主習笑風，雖然年紀輕輕就是一莊之主，却不是一個好色的人。

「習家莊」世代相傳的「失魂刀法」，名震武林，由三百二十四年前，打遍關中無敵手習豫楚所創，勢走輕靈，法走迷玄，後傳三代，至習祈堂手裏，建立兩沙武林第一世家「習家莊」，幾可與「南宮、慕容、費」、「上官、司馬、唐」相捋。後又傳五代，到了大俠習奔龍手上，「習家莊」可謂到了巓峯，不但人多勢衆且得令譽，而習奔龍不但是使刀高手而且也是鑄刀好手，他鑄冶了一柄「碎夢刀」。

「碎夢刀」的煉冶方法，已經失傳，據悉是由一個罕世難逢的奇緣下，才由習奔龍取得了兩塊奇鐵，冶合在一起，才能鑄成這把奇刀。而習奔龍鑄成這把刀後，又繼遠祖習豫楚八代之後，再拿到了「關中第一高手」的名號。

要知道當時武林人才輩出，武功遞增，就算是當年「失魂刀法」創始人習豫楚在世，也未必能在關中武林爭得前矛之名，但習奔龍以「碎夢刀」使「失魂刀法」，功力遽增十倍，輕易擊敗了所有強敵，更奇怪的是在比武中凡是被碎夢刀擊傷者，不論傷勢多輕微，一律失去鬥志，而俯首臣伏，所以習奔龍奪得了關中第一高手稱譽；一時間，「習家莊」的名頭，也到了無人敢攖其鋒銳的地步。

可惜奪得第一高手之稱的習奔龍，可能因太興奮、太高興之故，猝然暴斃，看來一個人太興悅，太沮喪都是不好的，連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也不例外。

不過，習奔龍亦可謂死得其時，就在他聲名如同日正當中的時候暴卒，使他留下不墮之聲名，以及武林後輩的緬念，提起「失魂刀法碎夢刀」的習奔龍，誰不豎起姆指，說一聲好。

習奔龍死後，便是第九代「習家莊」主人習酒井繼任，習酒井不像他老子好與人爭鋒，倒是淡泊名利，鮮少在江湖上惹事。不過「習家莊」依然聲威過人，有什麼事情只要吩咐一聲，也沒見過誰敢留難的。要知道「習家失魂刀法」，已是一種難以匹敵的刀法，加上「習家碎夢刀」，能發揮「失魂刀法」之十倍功效，試問誰敢力敵？

習酒井人如其名，喜歡酗酒，「習家莊」雖不求發展，但聲望仍隆。習酒井就如此平安過了半世，到了五十八歲壽辰過後十天，突然暴卒，據說是酗酒太厲害，以致傷了身體。

第十代「習家莊」莊主便是年輕的習笑風担任。

習酒井暴斃後，武林中對「習家莊」的尊敬，已大不如前。所以習酒井一旦暴斃，不少人垂涎「習家莊」的財雄勢大，藉故向「習家莊」挑釁尋仇，希望掀翻習家莊，自己來做盤脚老大。

可是這些挑戰生事者，全被擊垮。負責解決這些麻煩的人通常是兩個人：「習家莊」管事：習艮晤，「習家莊」管家：習英鳴。

一般的人，別說想跟習家莊莊主習笑風別別苗頭，就算想過「管事」習艮晤，「管家」習英鳴二人手上的刀，也絕不容易。

這幾年來也有一些高手能直接與習笑風習少莊主交手的，主要是因為那些武林人物也是一方之豪或霸主，寨主、峒主等同等身份，他們與習笑風一交身手，但都被「總管」唐失驚接戰所敗。

唐失驚是「習家莊」的總管，相形之

下，習艮晤只能够算是「三管事」，習英鳴便是「二管家」，而唐失驚才是「大總管」。

而唐失驚在武林中的地位，絕對可以與一方宗主抗衡的。

唐失驚本來就是武林中一名出類拔萃的高手，難得的是他辦事才幹，更在他武功之上，他三十歲就成名，三十一歲就被山東「落雁帮」帮主師守硯提拔，擢升為總堂主，果然短短三年間，「落雁帮」即成為山東第一大帮！

唐失驚在三十五歲時跳槽陝南「灌家堡」，也在短短四年間，得堡中上下擁戴，成為副堡主，聲威直逼堡主灌天任，但唐失驚却悄然隱退，離開灌家堡，隔了一年，終於為「習家莊」前莊主習酒井所收羅。

唐失驚在「習家莊」不到七年，地位已在習家兩大總管習艮晤與習英鳴之上。他代莊主出手會敵，乃是名正言順的事情，但想跟習笑風挑戰的人，都沒辦法通得過唐失驚這一關。

所以「習家莊」聲名不墮，與這一位「九命總管」唐失驚實有莫大關係。

習笑風不過三十五歲，臉白無鬚，眉飛入鬢，生得一副儒生雅態，平日溫溫文文的，只喜歡讀書、撫琴。

這日却不知為了什麼，召了一班青樓艷妓來興歌作舞，他一面大盃小盃的一口乾了盃中酒，還左擁右抱，跟幾個艷妓狎戲起來。

「習家莊」召來的青樓女子，可以說都是千挑萬選的，自是貌美如花，而且都有些才藝，有些擅歌，有些善舞，有些精於彈詞擊鼓，詩書琴棋。

其中一個，名叫小珍的，一雙娥眉又黑又濃，頑皮的往雲鬢裏挑，脖子又細又長，勻得像河間的鵝卵石一般，睫毛下靈動的眼珠也輕顫着，似乎對這場面有着些微的不安。

她是賣藝不賣身的藝妓，這些姑娘們中，以她最清純，年紀也最小。

「習家莊」莊主習笑風召妓跨虎江，對姊妹們來說都是件幸寵與奮的事兒，但對小珍來說，却有很多的疑惑。

因為她聽習秋崖所說，習笑風夫妻恩愛甚篤，不是個花天酒地的人。

習秋崖就是習笑風的弟弟，習笑風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而習秋崖正在追求小珍。小珍是他心目中最崇高也最憐愛的女子，無論習秋崖打敗了那一個對手和在江湖上遇到了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他都會去找小珍，愛惜的撫着她的小手，跟她訴說。

驕豪仗劍的貴公子，正需要這樣一個人兒慰藉作伴。

所不同的是，習秋崖眞情深注，眞的要娶小珍為妻。

這也是為何小珍在汚泥中仍能潔身自守的原因：有習二少爺在，又誰敢打這標緻小姑娘的主意？

而小珍也緊緊把握住這一點：這是她怒海中的輕舟，她若失去他，一切都保不住了，只有沉淪了。

而今小珍看到自己情郎所崇仰的哥哥：習笑風，如此放浪形骸，便不自禁的在尋思：來日秋崖對我會不會也一樣？那時自己該怎麼辦哪？

她這樣暗自尋思的時候，習秋崖也正在她的身邊惴惴不安着。

他不安的原因是沒想到他一向尊敬崇拜的兄長，近日來竟會如此失常，這種樣子給小珍看到了，她會怎麼想？

——大哥對大嫂一向恩愛，但是最近却……？

習秋崖已來不及多想，因為習笑風已經在問他話。

「秋崖。」

「大哥，什麼事？」

「我是莊主，習家莊的莊主，」習笑風瞇着眼睛，狠狠地盯着他弟弟道：「你憑什麼叫我做大哥？」

「我是你弟弟呀。」習秋崖沒想到他哥哥會這樣說。

「你總是以兄弟相稱，不肯叫我做莊主，」習笑風逼視着他弟弟道：「你是想奪我這個位置是不是？」

習秋崖被這突兀的問題問得張大了口，却答不出話來。

這時，羣妓中有個資格最老，善於應酬的倪三娘陪着笑，妖妖冶冶的把鳳仙花汁醮紅了指甲的手，搭在習笑風肩上。「哎唷，莊主，怎麼啦，兄弟倆還計較這個幹什麼呀？你老若是氣悶，找我們軟唏哩的消消氣不就行了麼？」

習笑風的回答令所有的鶯歌燕語住了聲。

他沒有回答一個字。

他只是一巴掌掃了過去，打脫了倪三娘上二下一三隻門牙，倪三娘腫紅了臉，倒在船上，娘兒們驚呼，却沒有一個敢再說一句話。

習秋崖見狀，忍無可忍，霍地站起：「大哥，你——！」

習笑風連目光也不抬：「究竟誰才是習家莊的莊主？」

習秋崖氣極，答道：「這，這還用問嗎——」

習笑風冷冷地插了一句：「誰是？」

習秋崖氣得什麼似的，又强忍怒氣：「當然是你了，你——」

習笑風又截道：「習家莊對莊主的規矩，你可曉得？」

習秋崖臉色變了變，終於道：「習家莊莊主的話，就是命令，生死無有不從：：但是哥哥……莊主，你要是——」

習笑風忽揚起下巴道：「你想跟小珍成婚？」

習秋崖呆了一呆，他沒想到習笑風會忽然這麼一問，原本他早已想跟哥哥提起，但一直難以啓口，他瞥見小珍的紅潮泛到白生生的脖子上去了，便吸了一口氣，道：「莊主，我正想向你提這件事——」

習笑風擺手：「不用提了。」然後說：「好漂亮。」這句話聽在習秋崖心裏是甜甜的。

隨即他又吩咐了一句話，一句讓習秋崖聽了跳起來的話。

「叫她脫了衣服，讓我看看。」

× × ×

這句話一出口，不但習秋崖、小珍都變了臉色，連旁邊的藝妓們都張口結舌起

來。

身為「習家莊」的莊主，而且是習二少爺的親哥哥，居然還說得出這種話，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做？

習秋崖和小珍同時脹紅了臉。

小珍紅了臉是因為女子的本能，而習秋崖紅臉則是因為憤怒。

他氣得別過頭去，看他身邊一個紅臉白衣人。

那人不是誰，正是「習家莊」的「九命總管」唐失驚。

唐失驚乾咳一聲，欠一欠身，道：「莊主——」

習笑風怒喝：「住口！」「刷」地抽出了腰間的刀！

這只是一柄平凡無奇的鈍刀。

但刀畢竟是刀。刀象徵着權威、殺氣、血腥……等等可怖的景象，這把刀雖鈍，但同樣有那種威力。

這柄刀一出，唐失驚立刻閉了口，旁邊的藝妓們齊齊驚叫一聲，都露出駭然的神色，掩住的嘴巴：她們原以為今晚素來風雅的習家莊莊主相召，必定是文雅風流，沒想到還是像强盜流寇一般，掛着刀犯了煞般的兇惡可怕。

只見習笑風的俊雅悠閒神態，全消失了，而白臉上青筋突動着，淌了幾行細細的汗，眼睛發出冬眠的毒蛇一般冷幽的光芒。

「這是什麼？」

習秋崖憤聲地應道：「祖上傳下來的刀。」

習笑風冷冷地說道：「這刀是代表什麼？」

習秋崖激聲道：「大哥——」

習笑風冷冷地道：「習秋崖，你若答不出家法，可是死罪一條。」

習秋崖强忍激動：「我答得出。這刀是家法，凡習家的人，莫有不從。」

「好。」習笑風淡淡地道：「你既答得出來就好。」他揚着刀，在月光下說：「現在我以這柄家傳寶刀號令你，脫了小珍的衣服。」他嘿嘿一笑，悠然道：「讓我看看，也讓大伙兒看看。」

× × ×

習秋崖狂吼了一聲，小珍忍不住低泣出聲。唐失驚上前一步，清了清喉嚨，看來似想勸解幾句。

習笑風揮着刀，格格地笑道：「任何人都不得勸解，不得違抗，誰反對我，就是與習家莊為敵，格殺勿論。」

唐失驚雙眉迅速地皺了一下，欲言又止。

習笑風瞪着目，問：「你脫不脫？」

習秋崖摟護着哭泣驚惶中的小珍，橫身昂然道：「大哥，你瘋了——」

習笑風怒笑：「你敢違抗這家傳寶刀之命？」

習秋崖臉上的肌肉抖動着，艱辛地道：「不敢——」

習笑風怪笑道：「那就好辦。你要是不肯脫她的衣服，那就跟她一齊跳進江裏吧。」他搖頭擺腦的說：「今晚月明風清，多麼優美，月色印在河心上，……你們沒聽說過唐朝有個撈月的詩人李白麼？你們就去把月亮撈上來給我吧……」

習秋崖的臉色完全變白。習家莊有一個很奇怪的條例，可以說是一種禁忌，是這兩三代才實行的，就是「習家莊」的子弟們都不許游泳，不得近水，誰入了水，誰就不是習家子弟！

習笑風這樣說，當然旨不在撈月那末簡單，甚至可以說是將習秋崖逐出門牆，也可以說是處習秋崖與小珍於死刑，因為習秋崖不諳水性，至於小珍一個弱女子更不用說了。

習秋崖氣得全身顫抖了起來，他實在不明白他親哥哥為何變得這樣子。

只聽習笑風又道：「要是你們撈不到月，就不要上來見我了……昔時詩仙為撈月而死，他還是孤伶伶的一個人，你們一雙一對，這樣死法，眞箇是只羨鴛鴦不羨仙了。」

習秋崖怒道：「大哥你——」

習笑風「嗆」然出刀，一刀向習秋崖砍去。

小珍尖叫一聲，習秋崖沒想到習笑風眞的會向他下毒手，幌了一幌，摟住小珍急退，已退至船舷。

這時船上藝妓們呼叫紛起，習笑風跟着迫進，又一刀砍向小珍。

習笑風這一刀砍向小珍，比砍向習秋崖還令習秋崖難應付十倍，小珍不會武功，當然閃不過這一刀，而兩人又無可退身之地，習秋崖搶身挺進，及時以雙手扣住了習笑風握刀的手。

「大哥，你別逼我——」

習笑風雙目欲裂眶而出似的，叱道：「這刀你也敢碰！」

習秋崖一怔，就在這一怔之間，習笑風另一隻空着的手，已點了他三處穴道。

習秋崖咕咚一聲，摔在船上。

小珍哭着撲了過去，但她不會解穴之法，是怎麼搖都搖不醒的。

習笑風笑吟吟，很滿意的看着一個癱瘓、一個哀泣的人，下令道：「把他們兩個脫掉衣服，扔到江裏去，快！」

藝妓裏有一個忍不住顫聲勸道：「莊主，自己兄弟，何必呢？」

另一個也是久經世面的女子也接口說道：「莊主，二少爺不懂得尊重您，您教訓教訓他也就是了，弄出人命來，可犯不着……」

習笑風笑了。

衆人正心頭一實，忽見習笑風揮刀。

一刀，兩個人頭。兩個說話的藝妓，全身首異處。

這情況的慘烈，使得沒有人敢驚呼，沒有人敢說話，甚至連移動也不敢。

習笑風慢慢地收回了刀。刀入鞘，發出令人牙酸的聲音：「照我的話去做。」

到了這個時候，誰敢不照着他的話去做？

× × ×

小珍是個很美麗也很純潔的少女，在月光下，身段如此勻美白皙，連在場見過世面的女人們都不免為之心動，也為之心痛。緊迸的腿，嫣紅的蓓蕾，甚至不敢睜開的眸子也掋得如此讓人疼惜。

然而習笑風却要把活生生這樣一個人兒，抛到江裏去「撈月」。

習秋崖無疑也是一個好看的男子。他

白皙但壯闊的胸肌，秀氣但有力的臂膀，可惜，却因被封了穴道無法作任何一絲掙扎的被丟進江裏去。

習家莊的壯丁們，雖然面對小珍姣好的肉體，却不敢多碰觸一下，因爲，他們的莊主，習笑風說了一聲：「快！」

誰曉得莊主在發什麼神經？

要是萬一弄不好觸怒了他，乖乖，敢不成把自己也一樣給，咔嚓一聲，腦袋分了家？

直至小珍和習秋崖被拋進了江裏，習笑風這才很滿意地說道：「好，誰也不准把他們撈起來，聽着，誰救他們，我便殺誰。」

誰也不敢救。

然後習笑風下命回航，途中一面擊琴而歌，一面狂飲吟詩，吟到淚流滿臉，這才罷去。

而藝妓們到這時候才敢嘔吐。

江水皎潔，明月清風。

誰曉得如此月明風清下，最雅麗的畫舫上，最優美的江水中，有這樣一段骯髒、殘酷的慘事！

× × ×

可是就當小珍被拋落江心的刹那間，在跨虎江畔一艘小舟上的兩個人，都一齊震了一震。

那帶傷而神色冷凜的年青人說：「有人落江。」

另一個臉帶和風一般笑意的中年人道：「是給人扔下去的。」

於是，他們立刻放棹趕去，那時，畫舫已在歸航途中。

三管事與二管家

三日後，惴惴不安的「習家莊」，這日又來了兩個不速之客。

這兩個人，一個就像一柄劍，而這柄劍無一處不鋒利，無一分浪費的鐵。這人雖帶着傷，但比一隻豹子還精悍。

另外一個人高大雄壯，但神態溫文，風塵而不帶倦意，好像是一個剛剛洗了溫水浴又親了自己所疼愛的孩子與妻子，正要做點善事的中年人。

「習家莊」大門前可以看得見有九個壯丁，當然看不見或隱伏着的人還不在此數。九個人中，有八個人腰繫白帶，只有靠近門檻的一個滿臉鬍渣子的大漢，才是腰纏橙色帶。

那兩個人走前去，自然就被壯丁擋住，盤問：「你們是誰？」

那年輕人回答却很妙。

「我們是人。」

「你們來幹什麼？」那壯丁裝得很兇惡的厲聲問。通常很多小無賴都給他這一聲嚇得倒退回去。

「我們來找你們莊主。」那年青答。

那八個壯丁早已沒好脾氣，不約而同的想：這種搵丁，欠揍來着！但又想到：習家莊素有俠名，不能隨便出手打人。

「你認識我們莊主？」

「不認識。」

「諒你也認識不了。」

「不過，」那年青人說，「我們今天就要認識他。」

那八個壯丁一齊動怒，但那腰繫橙色帶的壯漢却沉咳一聲，踱了出來。

只見這人步履穩重，虎虎有威，每走一步，彷彿石階要給他踏崩一塊似的。他一雙大目，在兩人臉上游過來，游過去，好一會才問道：「敢問台駕尊姓大名。」

這次是那中年人答：「我叫鐵游夏，他叫冷凌棄，特來拜會習笑風莊主。」

那壯漢呆了一呆，冷笑道：「兩位大名，倒沒聽說過，大號是……」

青年人冷笑道：「原來見習莊主，還要大名大號才予接見不成？」

壯漢倒也不生氣，逕笑道：「這個當然。當今名人那個得暇天天見不三不四的無聊客人？如果沒有名號誰願意接見？」

中年人搶在青年人之前道：「我看這樣好了，麻煩這位大哥先向習三管事通報一聲，說我們來了，您看怎樣……」

壯漢濃眉一皺，嘀咕道：「這些區區小事，我也可以作決定，用不着煩三管事的，他老人家也很忙……」

中年人笑道：「我們這可不是瞧不起您老大，也不是不懂江湖上的見面規矩，只是我們此趟前來，私先公後，也不便遞上名帖，至於見面禮嗎……我們吃的是公門飯，也不能知法犯法，這點要請老大您恕罪則個。」

這一番話下去，倒是鎮住了這大漢。這大漢怔了一怔，知道來人有些來路，便跺了跺足，道：「我儘管替你問問，不過，三管事他老人家這幾日忙得不可開交，可不一定見你。」

「行，行，」中年人連忙道：「只要老大肯替我通報一聲就行。」

那壯漢將信將疑的走了進去。剩下的八名大漢，眼烱烱的瞅住二人，像早已心裏把他們當賊來辦。

不一會壯漢又出了來，這會是跑出來的。那大漢這會可是一疊聲地道：「兩位，對不住，小人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不知兩位光臨，該死，該死……」

只聽一個响如洪鐘的聲音笑道：「習獲，就算你不該死也該打，居然不知道鐵大人和冷大人的大名……」

只見一人長袍綢黛綠皂靴，走了下來。白髮蒼蒼，鷹鼻勾準，一面笑着拱手道：「這也難怪他們，事關鐵大人、冷大人的外號太出名了，所以本名反倒沒幾人知，實在是……」說到這裏，他仰天打了個哈哈。鐵手和冷血也抱拳還禮，但見來人雖年近古稀，微微傴僂，但虎步龍行，身上無瑕可擊，心中暗自一震。

只見這老頭呵呵笑道：「小老兒是習家莊的三管事習艮唔，來來來，我們來給名動天下的『四大名捕』之鐵手鐵二爺、冷血冷四爺行禮，賠賠怠慢之罪……」

那九條大漢聽了，更是驚詫，沒想到這兩個衣着隨便的人，竟然就是黑道上聞名喪胆，白道上人人敬佩，鐵手擒奸與冷血殲兇的兩大名捕！

× × ×

鐵手笑道：「千萬別說賠禮，其實四大名捕這渾號，也是仗江湖道上朋友錯愛，賜賞給我們的，吃公門飯的好手，不知有幾千幾百，我們只是克盡職守，忝居其末而已。」

習艮唔吸着烟旱，呵呵笑道：「兩位實在是太客氣了，試想當年『飛血傳人』柳激烟及『絕滅王』楚相玉也給兩位制服，就不見其他吃公門飯的大官大吏動過他們一根毫毛……」上述二戰俱是鐵手與冷血的英勇戰蹟，亦可以說是名動江湖的戰役，那把守門口的九條壯丁，都點頭稱是，紛紛恭維起來。

其實這班人雖然震於二大名捕威名，心裏却不一定服氣，但人在江湖上行走，有幾種人是萬萬得罪不得的，其中最不可得罪的一種便是公差捕役，何況是直轄於諸葛先生辦案素不徇私的天下四大名捕？

是以人人都表現出一副服服貼貼的樣子，好讓這二位捕頭有朝一日自己若犯了什麼事情，也可以照得過去。

鐵手瞧在眼裏，心下嘆息，當下截道：「習管事。」

習艮唔眉開眼笑道：「來來來，咱們進去喝杯水酒再說。」

鐵手正色道：「我們有事在身，這酒，是不喝了。」

習艮唔瞇着眼睛吐着烟圈。「不知兩位有什麼事？」

冷血冷冷地道：「近日習家莊出了些什麼事情，習三管事的一定比我們清楚，那用得着我們多說。」

習艮唔依然笑嘻嘻地道：「二位無妨說來聽聽，習家莊樹大招風，時有流言，乃屬常事，有些事兒外邊比咱們先聞風聲，也是不稀奇的。」

冷血道：「聽說七天前，你家莊主，神智有些不正常，把莊裏的家畜鷄鴨狗貓，宰個乾淨，有沒有這樣的事？」

習艮唔聽得一呆，冷血又道：「六日前，你們莊主習笑風，逼姦不遂，亂刀砍傷一名莊主夫人貼身丫環，有沒有這一回事？」

習艮唔勉强笑了一笑：「冷大人那裏聽來的消息？」

冷血沒有答他，逕自道：「五天前，習莊主半夜三更，跑到屋頂上朗誦唐詩，使得全莊上下不能入睡，是不是？」

習艮唔佈滿皺紋的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道：「莊主半夜有雅興，朗誦古詩吵了自家人，這不叫犯法罷？」

冷血不去理他，接着道：「四天前，他因芝麻綠豆的小事，大發脾氣，毆傷了三個家丁，而且同一夜裏，房裏傳出莊主夫人和你們家小少爺的呼救聲，此後幾天，你們就再也沒見到夫人和小少爺了，是也不是？」

習艮唔盼顧左右，踏向前面半步，低聲道：「冷爺，咱們到裏面去談。」

鐵手道：「好。」

習艮唔道：「請。」

三人行入莊內，習艮唔請二人坐下，便坐了進去，過得一會，有人奉茶上來，冷血鐵手將茶放在几上，並沒有喝。

又過半响，習艮唔緩緩踱了出來，手裏提了一個沉甸甸的包袱，臉上堆滿了暧昧的笑容，把包袱塞到鐵手手裏。

「這是什麼？」鐵手問。

「一點點小意思。」習艮唔說，「這是咱們二管家小小心意，二位遠道來此，不能白跑一趟……這裏，雖說是微薄輕禮，但要在那裏買個縣太爺的官兒，也綽綽有餘了。」

鐵手笑了。「謝謝。」

「不用客氣。」習艮唔又吐了幾個烟圈，「不送了。」

鐵手道：「我們不走。」

習艮唔瞇起了眼：「不够？」

鐵手笑道：「不是不够，而是不要。」說着把包袱塞回習艮唔手上，「我們要見習莊主。」

習艮唔沉默半响：「我們莊主很少見外人。」

鐵手道：「但最近發生的事，他可以不見別人，不能不見我們這些有公務在身的人。」

習艮唔微笑道：「不過，他只是宰了莊裏幾隻飛禽走獸，不小心傷了一個丫環，三個家丁，與緻高起來半夜在屋頂上朗誦詩歌罷了，這不致嚴重到令兩位非要把他找到不可罷？」

鐵手笑答：「如果只是這些，當然並不嚴重。」

冷血接道：「不過他在三天前，把自己弟弟點了穴道，而且脫光了一個女孩子的衣服，扔他們落江，還殺了兩個青樓女子，這可是殺人之罪了。」

鐵手緊接道：「而且在兩天前他還拔刀衝出『習家莊』，見人就砍，請問這是什麼罪？」冷血再接道：「據說一日前習莊主雖已被你們軟禁起來，但他在莊裏把自己四名親信，包括一名前莊主的老僕殺掉，而且姦污了習夫人的親妹子。」

鐵手即道：「習三管事，你聽聽，這樣的人，我們能不見嗎？」

習艮唔皺起了眉頭，喃喃地道：「若果二位嫌一包不够，我再去拿兩包。」

鐵手道：「那麼三管事索性把全部包袱都拿出來好了。」

習艮唔揚了揚眉：「怎麼？」

鐵手笑道：「免得我們說幾句話，三管事就進去一次，再說幾句話，三管事又進去一次，這樣子來來回回，三管事可變成運貨馬車了。」

習艮唔沉沉地一笑，雙指自包袱裏拎出了一錠黃澄澄的黃金，嬉笑着道：「你看，鐵大爺，是眞金子呀。」

鐵手笑了，金子上有兩道深刻的指印，像熔鑄這錠金子的時候就已經熔鑄上去似的。鐵手也是用兩隻手指，拎起金子，遞回給習艮唔：「當然是眞金，要是假的，那罪名又何止上述而已？」

習艮唔接過金子，臉色却變了。

因爲金子上面的指印，已經神奇地消失了，就像這錠黃金本來就是一錠完美的黃金一樣，完全沒有痕印。

這時只聽一人哈哈大笑，大步走進來，只覺一股逼人的氣勢，使得在場三人，衣袂鬢髮都往後一飄。

進來的人大大笑道：「我說老三，用黃金來收買鐵二爺、冷四爺，豈不把武林中人豎着的姆指砍掉一樣！」

進來的人不到五十，却口口聲聲叫習艮唔爲老三。「我說，老三，你這回眼睛可瞧扁了！」

只見這人熊腰虎背，雙目烱烱有神，高達六尺有餘，虬髯滿腮，舉手投足間都

極有氣派，但又絕不輕率，鐵手頭一抬，眉一揚，道：「二管家？」

那人豪笑道：「正是區區習英鳴。」

× × ×

鐵手笑道：「二管家來了就好，我們想拜見習莊主，還請二管家傳報一聲。」

習英鳴笑道：「想來鐵二爺，冷四爺定必知道，就算是衙門公差要捉拏犯人，也需要上頭頒令下來……不知二位是奉那一位大人的命令，或者有什麼手諭指示，要二位這麼做……」

他的話非常明顯，如果沒有上頭指示批下，鐵手和冷血雖是名捕，一樣不可以隨便入屋搜人的。

習英鳴繼續笑道：「據我所知，這裏的縣太爺，要見我們莊主，也不致如此，至於諸葛先生，人在千里，也不可能示意你們調查習家莊的事。」

「不如，」習英鳴笑着道：「兩位還是先回去，我與莊主再安排時日，跟二位見面。」

「我們的確沒有上級的手令，所以今日我們來，是求見，不是緝拿。」鐵手平靜地道。

習英鳴笑了，攤攤手道：「這樣最好了。」正要說下去，鐵手却接道：「不過我們的求見，却是非要見到不可。」

習英鳴「哦」了一聲，道：「怎麼差役也不遵守法制，打横來作的麼？」

鐵手笑道：「因爲習笑風已傷害幾條人命，這種鐵證，誰都可以立即採取制止的行動。」

習英鳴眼神閃動。「哦？那是上方寶劍，先斬後奏了！」他冷笑又道：「我知道，諸葛先生轄下的四大名捕，是完全有自作主張及行動的特殊身份的，但你們這種特別權力，會不會變成濫用權力，害人誤己呢？」

鐵手和冷血聽得「濫用權力，害人誤己」八個字，都微震了一震，習英鳴又道：「兩位辦案，先斬後奏的情形已不可勝數，諸如冷四爺在燒窰區劉九如家門前連殺四十三人，其中有沒有妄殺的？又如鐵二爺在連雲寨二役中指使柳雁平統領殺死馬掌櫃等人，其中有沒有無辜的？難道這些人就個個該殺，人人該死？你們辦案的時候，目覩朋友奮勇殺敵，但依法來辦，他們都無權力殺死對方，你們爲何又一隻眼開一隻眼閉，不立即將之緝捕？」

冷血在「兇手」一案追查眞兇時，曾受到一羣刺客突擊，他爲自保拚命，追拿「絕滅王」，但所帶的人馬中有人因爲突圍自衞，殺了幾名援助楚相玉的連雲寨好漢，鐵手迄此仍不能釋懷。

習英鳴能言善辯，這番話下來，十分圓滑鋒銳，他又遂而一笑，道：「而我家莊主，所殺傷的，只不過是一些莊裏的人，以及附近隣居，他們都自然會得到應有之賠償，不會告發莊主的，所以這件事，我們能消解得了；承蒙二位費心，我們都由衷的感激，只是，」習英鳴笑了一笑道：「鐵二爺、冷四爺處處鐵面無私，絕不徇私，不過若是濫用權力，管錯了事情，不是跟宦官奸臣，篡權横行，或貪官汚吏，仗勢欺民一般無行嗎……不過……」

習英鳴又一陣豪笑：「兩位是聰明人，聰明人多交朋友，少結怨，有些時候，應該要出手特別快，有些時候，却應該要眼睛不大看得清楚，這樣的聰明人，素來都活得長久一些。」

「你說的話，都很有道理，」冷血道，「只不過我們選擇這行業，所爲的不是自己活久一些，而是爲別人能活得長命一些。」

「而且，」鐵手笑着道，「二管家雖然說習莊主殺的都是不敢告發的『自己人』，但就算他殺的是他自己的兒子，我們一樣不能任由他這樣做……」

「何況，」鐵手看着漸漸繃起了臉孔的習英鳴，續道：「看來再任他胡作非爲，不但習夫人和習少爺都眞的有危險，只怕習家莊數百年來的聲名，都要毀在他一人手裏。」

眨眼間有多快？

良久，鐵手、冷血、習良晤、習英鳴都沒有說話。

習英鳴忽然向習良晤道：「你知不知道眨一下眼睛有多快？」

習良晤立時說：「不知道。」

習英鳴道：「那你眨一眨眼看看。」

習良晤果然眨了眨眼睛，眼睛開闔的一霎之間，習英鳴倏然出刀！

他袖裏有一柄刀，小刀，就在這一霎眼的功夫，習英鳴已發了不知幾刀，然後半空伸手一捉，當習良晤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刀已不見，習英鳴慢慢攤開了手，向習良晤道：「霎眼的時間就是我出刀的次數，你算算這裏有幾根你的頭髮，我一刀斷一根。」

鐵手笑道：「不用算了。」

習英鳴道：「哦？」

鐵手道：「是九刀。」

習英鳴故意笑了笑，謙道：「也不太多。」

鐵手拍掌道：「眨眼發九刀，失魂刀法，名不虛傳。」

習英鳴微微笑道：「却不知鐵二爺名震天下的一雙無敵手，霎時間可以打出幾掌幾拳？」

冷血忽道：「他的拳不講快。」他說完這句話，猝然出劍。

劍指在習英鳴雙眉間一分之遙，習英鳴袖中刀才舉起一半，未及招架，已感覺到眉心肌膚被劍鋒浸寒。

冷血冷冷地道：「我的劍出手，沒有人來得及眨眼。」

習英鳴雙目視着劍尖，冷汗簌簌而下。只聽一個人拍手笑道：「老二，老三，你們的玩笑也開够了，只是與鐵兄比指力，與冷兄爭快招，那是以卵擊石，自取其辱罷了。」

然後這聲音又道：「冷兄，鐵兄，我們吃的是這莊裏的飯，作的自然是維護莊裏的事，您們不要見怪。」

那人這麼一說，冷血只有收劍。

習英鳴這才敢一幌身，退去三尺，與習良晤一起向那人拜揖到地。

鐵手緩緩回首過去，只見來人白袍紅臉，相貌却平凡，擧手投足，也沒有什麼特別氣派，而且全無備戰的模樣，鐵手拱

手道：「如在下沒有猜錯，閣下就是人稱『打不死，無難事，爛泥一樣扶上壁』的九命總管唐失驚唐兄了？」

那人回禮道：「承江湖上朋友看得起，替我這毛坑鑲金塗銀的，其實，那有打不死的事！」

鐵手笑道：「不過，在唐大總管手上，確也沒有辦不成的事情。」冷血接道：「所以，由大總管帶我們去拜見習莊主，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唐失驚唐大總管笑道：「傳說中冷四俠快劍高絕，堅忍果敢，但不善言辭，這是那裏的謠言！今日聽冷四俠這幾句簡簡單單的話，就可以知道造謠的人何等不長見識！」說着仰天打陣哈哈，倒是以讚美把冷血的話搪塞過去了。

冷血正色道：「大總管。」

唐失驚即道：「二位先上座，咱們薄備水酒，兩位遠道而來，萬事俱可在席上詳談。」

冷血冷冷地回答道：「只怕宴上喝的是醇酒，席上所說的是風話，待吃光喝完，大總管又送我們黃金馬匹，等於吃了就走。」

唐失驚嘆了一聲，道：「如果按照手續，二位要見莊主，也不容易，如果請這兒巡察吏或縣太爺下令提見，那末，這兒的官也沒這份担當……如果二位要回京城請諸葛先生出示下手諭，則非要半月光景不可……」

冷血怒道：「你這樣說，等於表明已經收買了朝廷命官，這是什麼意思？」

唐失驚微笑道：「冷少俠又何必動火，這不叫賄賂，只是這一帶的官爺們信任習家莊……這只是跟聖上信寵諸葛先生，諸葛先生信賴你們一樣。」

唐失驚這個譬喻可謂大胆至極，但又極爲妥切：若當權人士，所寵信的是君子，自然大得助力；若得寵的是小人，則爲禍甚矣。鐵手歎了一聲道：「習莊主殺傷無辜良民，我們身爲捕快，職責在身，自應查詢，大總管却又是爲何不讓習莊主跟我們相見？」

唐失驚道：「不是我不讓莊主接見二位，而是莊主現刻不便見你們。」

鐵手道：「這是莊主的意思？」

唐失驚搖首：「不是。」

鐵手問：「那是莊主夫人的意思？」

唐失驚道：「莊主夫人與小少爺巳失踪，當然不是他們的意思。」

冷血問：「那是誰的意思？」

唐失驚答：「我的。」

冷血冷冷地問道：「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唐失驚道：「我也沒什麼意思，只是，莊主此刻巳不能見人，你們見着他也沒有用……」他長嘆又道：「如果兩位一定不信，一定要見了才信，也罷，兩位就且隨我來吧……」

× × ×

穿過大廳堂，走過很多堂皇的厢房，走入了一間博藏書畫的書房，唐失驚捲起袍袖，拿起了一隻巨型蠟燭，竟走入了地道。

地道的石梯斜陡，唐失驚走在前面，冷血、鐵手、習英鳴、習良晤五人，魚貫而入。

下面是地窖。地窖裏有一股霉爛腐濕的氣味，地窖盡頭是一間鐵磚、鐵栅攔成的房間。

這種「房間」對鐵手、冷血而言，可以說是無比的熟稔：這種「房間」的作用，通常是用來關人，而一般都叫這種「房間」作「監牢」。

房間裏有一個人。這個人本來也許穿的是一件華貴、綢質極高貴的白袍，但而今這袍子被撕得東一片，西一塊的，而且染滿了汚垢，袍子上還長滿了虱子。

這人披頭散髮，也不做什麼，雙眼直勾勾的，把右脚脚板擧至自己眼睛不到一寸前，彷彿在審視着自己的脚趾。

然而那一雙脚，巳髒得比塗過了糞還髒，那人却越看越入神，喃喃地道：「五嶽，啊，五嶽，都在這裏……」然後一手抓住自己的大姆指，不住地搖拔，口中狂呼道：「嵩山，嵩山啊，我要搬你出來把那隻石猴子砸扁！……」

五人已經來到鐵栅前，但那人猶渾然未覺。

唐失驚輕輕响着鐵栅，低喚：「莊主，莊主……」

唐失驚這般一叫，冷血和鐵手都大吃一驚。

從種種跡象聽來，習家莊現任莊主習笑風的確是神智不正常，但冷血、鐵手決未想到他居然已瘋癲到這個地步。

唐失驚再用手叩鐵栅，發出清脆，悠長的清响，叫道：「莊主，習莊主……」這回的聲音是略爲提高了一些，在石室裏面廻响，又直刺入耳膜中，刺耳，而不難聽。

習笑風似乎迷惘了一下，還弄不清楚聲音是那裏傳來，只見他搔搔亂髮，說了一句沒有人聽得懂，中途停頓了六次的奇怪話語：

「貂嬋生來喜歡吃糖，張飛張儀一齊迷失，唐三藏到觀音廟唸經，保裏巳經沒有藥，天予人萬物人無一物予天皆可殺，坦蕩神州只有我……」

這六句奇怪的話，聽得他們五人俱是一呆。

唐失驚最先嘆了一聲，道：「莊主他，已經瘋了……」

不料這句話倒似乎是給習笑風聽到了，只見他發狂一般的跳起來扯着自己的頭髮，狂叫道：「我沒瘋，我沒瘋，誰說我瘋了——」又似野獸一般地長嘷：「你們來了，一、二、三、四、五，哈哈！五嶽！五座高山！來呀，來啊，你們來超渡我呀——」

然後撲到鐵栅前，雙手抓住鐵栅石柱力撼，狂嚷道：「妹妹，啊，妹妹——碎夢刀，我的夢碎了，我的刀呢？還我碎夢刀來！」

唐失驚無奈的向鐵手、冷血搖搖頭。五人只好循着來路，退了出去。

遇到這樣的情形，又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鐵手和冷血這才明白了唐失驚、習英鳴、習良晤三大總管不讓自己等人會晤習笑風習莊主的原因。

× × ×

出到大廳，離開地窖裏那怪異的霉濕之氣，衆人這才彷佛眞正舒了一口氣。

鐵手抱拳道：「我倆因不明白……箇中內情，惟適才一再强諸位所難，要見習莊主，實在是不好意思，望三位不要見怪至好。」

唐失驚黯然道：「那會見怪，勞二位費心關心之處，是習家莊所欠的情！」

鐵手忽問：「是了，適才大總管提及：莊主夫人和小少爺均告失踪，却是怎麼一回事呢？」

唐失驚道：「這本來是莊中醜事，本不足爲外人道……只是鐵兄問起，我也不敢不答，唯望二位聽後……」

鐵手忙道：「在公在私，我們都不會與他人說起，吃我們這門飯的，更要守口如瓶，這點請大總管儘可放心。」

唐失驚笑着道：「二位俠兄不讓在下難爲，實在感激不盡……在兩天前，其時剛好下着狂風暴雨，莊主提着劍，追殺小少爺，可憐小少爺只那末一點的年紀，一面哭着嚷娘求饒，一面狂奔莊外，莊主夫人出來勸攔，也着了莊主一刀，踣倒於地，我們趕過去時，夫人只叫我們去追莊主，阻止他對小少爺下毒手，但仍然是遲了一步……。」

鐵手不禁問：「怎麼了？」

唐失驚歎着氣，搖着頭道：「我們趕過去的時候，已看見莊主一刀斬中小少爺……可憐小少爺逃到江邊，也無路可逃了，吃了莊主一刀，就往下掉，掉進江中去了……」

鐵手沉聲道：「據說……習家莊嚴令弟子不可接近流水的是嗎？」

唐失驚黯然道：「自然，小少爺不諳水性，又捱了一刀……唉……」

冷血道：「他這樣瘋，也不是辦法，你們把他關起來，能關到幾時？」

唐失驚同意道：「是呀，莊中大大小小的事務，可像排隊一般等候着莊主批示呢。」

冷血問：「那麼莊主夫人呢？」

習英鳴接道：「自從那兩夜凶殺後，我們小心翼翼，勸得莊主回來，夫人巳經……唉，可能因傷心於莊主喪心失魄之故，離莊出走了。」

習良晤也道：「哼，莊主聽到夫人出走，一點也不傷心，居然還揮了揮刀，說：『好，省了我底事？』夫人一直待我們不薄，這話教人聽了也憤慨。」

鐵手道：「如此看來，習莊主的情形實在是十分嚴重。」

冷血又問道：「習莊主還有些什麼親人呢？」

唐失驚答：「莊主本來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鐵手即問：「大總管話裏『本來』的意思是……」

唐失驚又嘆了一口氣，却不接話，在旁的習良晤道：「莊主也把他唯一的弟弟，逼落江中，大概……大概也是凶多吉少了。」

鐵手道：「哦……」

冷血道：「那末說，習莊主還有一個妹妹了？」

習英鳴這才有了笑容：「是……玫紅姑娘總算還平安，所以……我們把莊主鎖起來，也不敢讓紅姑娘見到他……怕萬一莊主那個……那個起來，連紅姑娘都給害了，到時習家莊有事，我們都不知找誰拿主意才好？」

鐵手道：「這當然，還是愼重的好，習家莊在武林中，自有其地位，却不知那位……紅姑娘，能不能掌得住舵？」

唐失驚搖首太息：「這位……玫紅姑娘麼？就是跳跳蹦蹦，愛養兎躬鳥，滋事打架，對莊中大小事務，就是少理……所以……」

鐵手望向唐失驚道：「現下世事混淆，習家莊在兩河武林是圭臬，希望唐大總管，及二位當家的穩得住大局，造福武林，是爲之辛。」

唐失驚苦笑道：「這担子……實在是太重了，所以我才請二位勿把此事張揚出去，否則……人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萬一江湖中人知道習家莊把舵的出了事，來混水摸魚的人還不知有多少——」

鐵手笑道：「我們也是在江湖上厮混的，自是曉得，決不外傳……既然凶案巳發，習莊主看來神智的確不太正常，又巳爲你們所看守，我想，我們回去研究案情，再行定奪，你們暫且安心吧。」

冷血道：「你們莊的……紅姑娘，却不知在……」

唐失驚道：「這幾天的事，她也心情很壞，多在外邊，很少回來。」

鐵手道：「既然如此，今日多所打擾，就此謝過了。」

唐失驚忽道：「天下四大名捕耳目自然靈便，這是人所皆知的，但在下仍有一事不明……」

鐵手笑道：「大總管請直說。」

唐失驚道：「是。這些事情，所謂家醜不外揚，莊裏上下，都不會說，就算苦主，也給我們打點過，諒也不致傳出去，二位是在京城，却不知因何到此，又知道此事的呢？」

鐵手微笑答道：「我們倒不是專誠爲此事而來，只是在下正好到此地辦一件案子……」

冷血忽截道：「我們知曉習家莊的事情，原因非常簡單。」

唐失驚有些詫異：「哦？」

冷血道：「因爲習莊主逼他弟弟和一個青樓可憐女子，落江掏月的時候，我們的船，就在附近。」

三個總管互望一眼，臉上露出愕然的神色來，習英鳴問：「那麼……」

冷血道：「所以習二莊主習秋崖並沒有淹死，他就在我們處。」

習英鳴，習良晤一齊「哦」了一聲，唐失驚則喜道：「二莊主沒事麼？……那，那太好了。」

鐵手回答道：「他此際受震盪太大……我們先救女的，再去拯救男的，所以他也灌了不少水，過幾日，讓他復原了我們會把他送回來的，現刻騷擾巳久，就此告辭了。」

唐失驚忙揖道：「請。」

習英鳴向唐失驚請示道：「我們送鐵二俠，冷四俠出去。」

習良晤首先引路：「請請。」

一個名字換一隻鼻子

離開了習家莊，冷血第一句就說：「唐失驚是個不易對付的人。」

鐵手笑笑：「他是。」

冷血道：「儘管習良晤竭力裝成隻老狐狸，習英鳴更加圓滑精明……但唐失驚根本就不讓人對他有敵意，而他對人也似乎全無敵意。」

鐵手頷首道：「他這種人，就算面對的是敵人，他也一樣可以讓對方不感覺到敵意。」

冷血道：「所以要做這種人的『敵人』，實在不容易。」他又補充道：「幸虧我們不是他的敵人。」

鐵手笑道：「却不知跟踪我們的，算不算是敵人。」他說完了這句話，就聽到一聲冷哼，這聲冷哼就像是一個刁蠻的大小姐稍不如意就對自己追求者大發嬌嗔一般，冷血回過頭去，就看見一個正如她這聲音所給予人的印象的女子。

這個女子正在指着鐵手。

不是用手指？而是用刀，一把又輕又薄、但比一般刀都稍長一點的快刀。

這女的瓜子臉蛋兒，翹得高高的鼻子，眼睛發着亮，紅唇也發着亮，白生生耳垂上的金環，也灼着亮光，好像她站到那裏，一切的光亮都給她一個人奪光了。

所以她就噘着小嘴，使她的薄嗔更添嬌嬈。

冷血一見到這樣的女孩子，彷佛頭重一下子增加了六十五斤。

其實冷血無論在任何時候見到女孩子，都恨不得把逾重的頭提着來行走，追命就曾詼笑過他，冷血見到女孩子，要是朋友，冷血就找不到話說，要是敵人，冷血就不能拚命，所以冷血見到女孩子，就像大象見着了老鼠，遇到了命裏的尅星。

當然，以冷血的儀表才能，有的是女子的青睞，說起來冷血第一次的亡命逃逸，就是爲了怕一個叫黑目女的女子追！

現在這個女子，用刀指着鐵手，快碰到他的鼻子，鐵手苦笑道：「姑娘，妳知道妳拿的是什麼？」

那姑娘答得倒爽快：「刀。」

鐵手又苦笑道：「妳知道我……在下我是幹那一行的！」

姑娘回答得更爽朗：「捕快。」

鐵手只好說：「我是捕快，妳拿着刀，通常，如果給我在街上碰到有人拿刀指着另一個人的鼻子，我會……」

姑娘倒是問了：「你會怎樣？」

鐵手故意裝出一副兇狠狠的樣子：「我會把他用分筋錯穴手法擒住，點了他之七道厤穴軟穴，用十六斤重的大鐵鍊，鎖他回衙，再以三十二斤重的枷鎖把他釘上，押他回又髒又是不見天日的蛇鼠出沒由早橫行臭氣薰天的監牢裏再說。」他說完後，望定那高挑身裁的姑娘。

那姑娘却很不滿意的搖了搖頭。

「不好。」她說。「要是我，誰敢鎖我，我會先一刀把他鼻子割下來，然後再砍掉他一雙耳朵，塞到他嘴裏，先讓他叫不出聲，再用十根釘子，把他十隻脚趾釘在地上，叫他移動不得，再叫他右手用刀，切左手的肉，切一塊，我就跟他上一道鹽，再切一塊，我再替他醮一把糖，等螞蟻來齊之後，就沒我的事了。」她佻皮地向鐵手問：「你看我這個方法是不是比你的好？」

鐵手不禁睜大了眼：「妳是誰？」

她的刀又伸近一寸：「一隻鼻子。」

鐵手側了側頭道：「姑娘芳名是『鼻子』？」

「去你的！」那姑娘當眞罵了出口，一點也不臉紅：「我是誰，凡是問我名字的，代價是一隻鼻子。」

鐵手的鼻子不禁有些發癢，只好問：「妳要別人的鼻子幹什麼？煎？炒？醃？還是羨慕大笨象的鼻子，所以妳收集起來駁上去？」

那姑娘寒了臉，一刀就要刺來。可是冷血這時巳忍不住說了話，一句話。

「一個大姑娘家，拿了刀子，當街指着人家的鼻子，這像什麼話？」他剛說完了這句話，他鼻尖上又多了一把刀！

刀本來在姑娘的右手，剎那間巳換到左手，刀本來是指着鐵手的鼻子，現在是指着冷血的鼻子。

冷血道：「我不想知道妳的名字。」

那姑娘杏眼圓瞪，喝道：「你是什麼東西？」

冷血道：「我不是東西。」

那姑娘倒是噗嗤地笑了出聲：「原來你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東西。」

冷血沒好氣道：「我當然不是東西，我是人。」

那姑娘嘴一呶，故意不屑地道：「什麼四大名捕？什麼冷血……本姑娘才不放在眼裏！」

冷血冷冷地問：「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姑娘嘴一撇：「知道你名字好了不起麼？通街通巷都知道，你們沒有來之前，去跨虎江泛舟的時候，本姑娘，哼。」說着又把又漂亮又俏鼻子一翹：「早就知道了。」

鐵手和冷血迅速地對望了一眼。

冷血忽道：「我也有一個脾性。」

姑娘倒是怔了一怔，冷血道：「別人知道我名字，我也要知道我名字的人付出些代價。」

姑娘杏目圓瞪，好像從來沒有想過天下還有比她更不講理的人。

冷血道：「我不要妳鼻子，妳鼻子像一隻茄子，我只要一巴掌，妳遞過左邊臉來，給我打一個巴掌，一巴掌就够了。」

姑娘的刀抖了起來，當然刀抖不是因爲怕，而是實在太生氣之故。她雖然從來沒眞的把別人的鼻子割下來過，但也沒有人比她更不講理。

她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一刀就向冷血的左耳刺了過去。

——雖然不割他的鼻子，好歹也要在這可恨的人耳上穿一個洞……就像女兒家耳垂下穿個小孔一般。

想到這一點，她反而開心了起來：因爲她替對方穿的不是小孔，而是一個大洞——瞧他還敢對自己說這種話不？

她當然不想殺害對方，這人跟自己也無怨無仇——不過，只要給「失魂刀法」

所傷，對方就會失去抵抗力，那時，才好好給他幾個耳括子！

她一刀刺過去，冷血好像動了一動，又好像完全沒動，她以爲刺中了，但定睛一看，刀是貼着冷血右頰，却沒有刺中。

——見鬼了。

姑娘提刀又刺，冷血又似乎動了一下，刀又刺了一個空。

這會姑娘可氣了，提起刀來，嗖嗖刀尖轉起五六道厲風，刹時間刺了五六刀，不管左耳、右耳、鼻子、延尉、蘭台，都刺了下去。

冷血好像動了五六下，每一刀都貼着冷血臉肌而過，但沒有刺中他一分一毫。

忽聽鐵手揚聲道：「行了。」

姑娘想迴刀，不用刺而改用劈（這傢伙有些邪道？要打醒精神來對付才行！）時，却發現刀鋒挾在冷血頸項肌肉與下頷骨骼之間，她居然用盡氣力，却猶似被什麼東西黏住了似的，拔不回來。

姑娘嬌叱：「你想死了……」

鐵手忽道：「習姑娘。」

姑娘一呆，問：「你怎麼知道我姓習？」她這一問，無疑等於向人承認了她就是姓習。

鐵手笑道：「不僅知道姑娘姓習，也知道姑娘芳名叫玫紅。」

習玫紅微張紅唇，露出兩隻雪白的兎子牙：「你們……」

鐵手道：「冷四弟是激妳出手，試試妳武功家數，妳刀法不錯呀，難得的是，雖情急出刀，也只不過戮人鼻耳，不致人於死命，倒沒嘴巴上說得那麼凶。」

他笑笑又道：「不得已，一個大姑娘道出我們這兩個吃公門飯的名號，咱倆如果連姑娘的底細都摸不清楚，那可在路上摔觔斗了……沒法子，只好試試，姑娘莫怪。」

習玫紅氣得玉臉通紅，冷血微微一笑，一側首，欠身而退，習玫紅本仍怕刀被人奪去，一面氣着一面發力拉拔着，猛抽了一個空，差些沒給自己的刀鋒割着，當下又氣又羞，頓足幾乎沒哭出來。

這下冷血可不知如何是好。

鐵手趕忙道：「姑娘刀法好，姑娘心腸又好，姑娘笑起來更好，將來一定生個好寶寶！」

習玫紅聽了，本是要哭，又忍不住要笑，嗔道：「誰要生個寶寶？」

冷血見她薄怒輕颦，不知怎麼的，心裏想到了一些事，血氣往上冲，竟生生地脹紅了臉。

習玫紅一見到他就新仇舊恨，跺足嗔叱：「這人欺負我……他，他還說要打我呢——」說着就一巴掌摑過去。

其實習玫紅的「失魂刀法」，已經使得有三成火候，在武林上已站得住脚，只不過她與冷血的武功還有一大段距離，所以才給冷血兩三下險着套出了眞本領。但是沒想到她這一掌，竟結結實實，清清脆脆地摑在冷血臉上，打了一個五指掌印，留在冷血俊偉的臉上。

這一下，三個人同時間都有些錯愕，因爲三個人都沒有想到。

習玫紅沒想到自己居然能清脆地打了這武功高得神出鬼沒的東西一巴掌。冷血被打得訕訕然，痛倒是不痛，臉却紅透了，鐵手當然也沒想到冷血會避不過去。

習玫紅摑了冷血一記巴掌，不禁「啊」了一聲，把手藏在背後，却見冷血右頰迅速泛起一道紅掌印！

冷血怔了怔，連另一邊的臉頰也通紅了。

還是鐵手恢復得最快，他笑着道：「啊，如今算是都扯平了，冷四弟也捱了妳一巴掌，習三小姐也不要生氣了，還是把爲什麼跟我們來的事情說一說罷。」

習玫紅居然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好像爲了使冷血太難堪，便搶着說：「是呀，都扯平了。」

其實她越要圓圓場面，冷血就越難恢復，鐵手只好問：「習姑娘，妳是怎樣跟踪起我們來的？」

習玫紅翹着小嘴道：「今天聽守門的習獲說的，但大總管一定不讓我見客人，便沒有出來，等你們走後，二管家跟我提起是你們，我就隨着你們出來的路前來跟踪了。」

鐵手笑着道：「難得三小姐大好興緻，來跟踪咱們兩個莽夫……却不知又是爲何？」

習玫紅笑笑，露出兩隻兎子門牙，問道：「你們呀，其實也不算莽，但做公差的嘛，就是這點煩，做事一定要有原因的嗎……」

說着她把小嘴一翹，黑白分明的眼珠兒一轉：「我一早就知道你們來了，跨虎江上，我也曾經跟大哥說過，天下二大名捕的舟子就在附近，問他要不要請你們過來……」

鐵手一聽，即問：「當時令兄怎麼回答？」

習玫紅像受了點委屈的扁了嘴：「他……他那時神智已有點……他聽了，綳着臉不說話了一會，又把我……把我無原無故的罵了一頓，我忍不住要哭，爹爹在生時大哥對我也不是這樣的，大總管就在旁勸我上岸去避一避他的火頭……只剩下二哥還陪他在船上，我那時還……還不知道大哥會瘋成這個樣子的，把二哥也……還害了小珍姑娘……」

從習玫紅的神情可以看出她這樣一位三小姐居然被人「無原無故」的臭罵一頓，是一件多麼委屈的事。

「那麼三小姐又怎樣知道我們來了這一帶？」鐵手這樣問。冷血也很想知道，反而自然了起來。

習玫紅笑了。

「郭秋鋒啊！」

一下子，鐵手和冷血都明白了。

自從跨虎江邊山杜鵑那一場浴血戰後，鐵手救了帶傷的冷血，既不想驚擾官府，逼得要作勸酒宴舞的無謂應酬，也不便投店因傷者招人疑竇，更不能露宿荒山或荒野古廟使傷者加重傷勢，所以他們只有一個地方可去。

找朋友？

郭秋鋒外號「白雲飛」，輕功在兩河一帶，數得上三名以內，而且左手鐵板右手銅琶，是六扇門少有的好手。

郭秋鋒是鐵手冷血的朋友，主要是因爲在一次案件中，鐵手救過他的性命，冷

血還同他並肩作戰過。

郭秋鋒既是六扇門中的人，那麼冷血的養傷自然不受驚擾，而且刀創藥，煎熬藥劑請大夫方面，都得到特別的方便。

而且冷血是鐵打的。

加上這麼好的調理傷勢，換作別人要三十天才能痊癒的傷口，他三天已好了七七八八。

這三天除了鐵手對他悉心照料，郭秋鋒也費了不少心。

但郭秋鋒是年青人。

就算是吃公門飯的年青人，也難免爲感情衝動。

何況郭秋鋒年正「好色而少艾」。而習玫紅又如此嬌俏美艷。

鐵手不禁暗嘆了一口氣：看來郭秋鋒這樣守口如瓶的人也變得露了風聲，似乎是有可以被原宥的理由的。

只聽習玫紅發出鈴鐺一般清脆的嬌笑聲：「你們名聞天下，我也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個模樣啊！」

河塘月色

鐵手暗地裏歎了口氣，可是當他望向冷血的時候，却發現冷血正好偷偷而迅速地望了習玫紅一眼，他就多歎了一口氣。

「習姑娘，恕我直言，令兄習莊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習玫紅紅了眼圈，很傷心地道：「我也不知道。大哥以前，也不是這樣子的。爹爹去世後，他也很達觀，但過了一年多，就鬱鬱寡歡了……近十天來，還做了……做了這樣子的事……他從前不是這樣子的。」後面一句她說得尤爲肯定。

「就算是習莊主落落寡歡時也不至如此？」鐵手重覆問了一句。

「這只是最近的事。」習玫紅倔強的道：「年來他是沉默寡言，可是決不會作出神智失常的事。」

鐵手忽然問：「還有一件事，想向習姑娘請教。」

習玫紅笑了，她的紅唇在白皙的瓜子臉上，笑得像一朶紅花綻放那末動人。「唷，四大名捕也向我請教麼？」她眞是有些得意非凡起來：「你就請教吧。」

鐵手也不和她爭些什麼，只是問：「我們在地窖中見到了被鎖着的令兄……他嘴裏嚷着『碎夢刀』，好像這把刀已失去了，衆所週知，『碎夢刀』係習家莊鎭莊之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習玫紅怔了怔：「碎夢刀？」

鐵手點頭道：「就是能把『失魂刀法』發揮十倍功力的『碎夢刀』。」

習玫紅唇又一扁，又似有滿懷委屈。

「我自出娘胎，就沒見過有什麼『碎夢刀』。」她道，「『碎夢刀』是習家歷代相傳的，唯有莊主，才能佩戴，大概是爹臨終前已把『碎夢刀』託囑給大哥吧。」

「那麼，」鐵手又問：「這把刀可是失去了？」

「不可能罷，」習玫紅幾乎叫了起來，「『碎夢刀』是咱們『習家莊』武藝精萃之所在，怎能遺失的呢？」

「這個當然，」鐵手知曉這習三小姐對這把刀所知的只怕也不比自己多，便道，「『習家莊』若失掉了『碎夢刀』，問題就大了，就算是，也不會張揚的。」

習玫紅睜大了眼睛，却不知她聽不聽得懂。

其實道理是非常簡單的，習家莊在兩河武林，儼然是以號令者的世家地位，「失魂刀法」雖然厲害，但要懾伏兩河精英，仍力有未逮，如果武林中人知道「習家莊」已失去使其「失魂刀法」發揮十倍力量的「碎夢刀」，跟着下來習家莊所面對的挑戰與冲擊，是不可想像的。

習玫紅畢竟是個三小姐，對這些江湖上詭譎風雲的事到底攪不過來，她只是道：「『碎夢刀』有沒有失去，我可不知，大哥也沒對我提起。但大哥腰畔那柄，是他小時候練武就使用的刀，那柄刀，絕不是『碎夢刀』——」

鐵手即問：「何以見得？」

習玫紅一笑，笑容裏有幾分高傲，幾分不屑。「那柄刀，又老又舊，而且大哥使來，也沒什麼……」言下之意，頗有習笑風如果以一把平凡的刀與她過招她還能佔上風的意思。

鐵手當然想到這個三小姐的脾氣，但心裏也着實同意她的話，眉頭一皺，只好說：「哦，原來是這樣。」

隨着眼一抬，又問：「那末，妳大哥跟大嫂、孩子之間，又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習玫紅反問道：「大哥傷了大嫂追斬球兒的事，大總管沒告訴你們嗎？」

鐵手一怔：「球兒……是？」

習玫紅一蹙秀眉，好像是怪鐵手怎麼那末蠢，連這一點都扳不過來：「球兒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呀。」

鐵手忙道：「大總管已經說了……不過，我是在問妳，大哥跟大嫂的感情怎麼樣？」

習玫紅有點難過的樣子：「也沒怎樣，大哥跟現在的大嫂談不上好……你知道，大嫂並不是球兒的生母……」

「這我可不知道，」鐵手目中閃着光，「妳說『現在的大嫂』，那是說有『以前的大嫂』？那麼『以前的大嫂』就是習球兒的親生母親罷？她……她此刻又在那裏呢？」

習玫紅點點頭，眼圈兒又紅了起來：「……她，早在兩年前，就死了。」

鐵手沉吟了一陣，沒有說話。

冷血生怕習玫紅難過，忙不迭要告訴她一個好消息：「習姑娘，妳二哥並沒有死，他就在我們處……」

習玫紅是個易喜易怒的人，她一聽冷血說話，就佻皮地說道：「怎麼？啞巴也說話了？」敢情她一直注意到冷血沒有說話。

冷血耳根一紅，一時又不知如何應對是好。鐵手笑道：「郭秋鋒既把我們的行藏告訴了習三小姐，當然也不會對她隱瞞二莊主還活着的訊息了。」

一個男子爲了要討好自己正在追求的女子的歡心，又怎麼會不告訴她這個大喜的訊息？習玫紅臉有得色地道：「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要跟你們一道去探訪我二哥，還有我那末楚楚可憐的小珍二嫂子？怎麼？行不行？」

三小姐的話，誰敢說不行？

就算不行，也只好行了。

×　　×

郭秋鋒是這一帶六扇門中的名人。

但他的家絕不像一個名人的家。

吃公門飯的人，不管怎麼有名，都不像在文在商的名家，有個妥貼的家。

吃公門飯的好漢，正如江湖上的浪子，家，只是一個在風雨中長夜裏暫時棲身之所在，在裏面匆匆渡過一宿，明日便要去面對那新的而不可知的挑戰。

所以這些今日不知明日生死的武林人的家，反而是茫茫江湖上，有時在野店裏與馬上相逢的故人喝酒，有時在破廟裏跟陌生的浪子用刀割烤好的獐肉，能有幾個好友，一起猜拳酣酒，醉倒相擁，再醒時各自分散，就已經很滿足了。

冷血、鐵手當然也嘗遍這種生活。

所以他們反而對這個「家」心裏生了溫暖、親切。

習玫紅可不。

雖然她在莊裏從不必收拾過她弄亂和丟棄的東西，但反正莊裏永遠有人帮她收拾乾淨；她看到郭秋鋒的家，就忍不住想起「豬窩」這兩個字。

不過此刻這「豬窩」裏面倒是乾淨。

不但乾淨，而且一塵不染，所有的器具物件，都放置在它們應在的地方，由於它們放得如此妥貼，就算最挑剔的人，也無法作出任何移動。

這樣的格局，郭秋鋒當然是收拾不出來。

習玫紅一面走向茅屋，一面大聲叫：

「二哥，可憐二嫂子，括秋風的，我們來了，我們來啦。」這倒有點像縣官出巡時的喝道，惟恐別人不知道似的。

不過屋子裏面倒沒有她所想像的那末多人。

裏面就只有一個人。一個小小的女孩子。

由於她那麼白皙溫文，於是在暮色中也可以明顯地見出這女子的兩道眉毛，是那麼濃密柔靜。

這樣的一個女子，無論她站在華宅還是寒舍裏，都那麼柔順，彷彿那地方都是屬於她的，就像一尊玉彫的觀音菩薩寶相，放到那裏，都能使那地方明淨了起來。

習玫紅看見了那女子，也柔靜了一些兒，走過去，握着她那雙柔荑，輕輕的說：「我可憐的二嫂子，我眞服了妳，把這樣一間豬窩，也佈置得那麼寧靜。」

女孩子笑了。她微微地笑，那麼文靜，可是又分明帶着些驕傲。她笑，可是她沒有望向鐵手。

她始終沒有眞正望過鐵手，除了鐵手轉過身去的時候大步行開去的魁梧身影。

×　　×　　×

這女孩子當然就是小珍。

她自小在青樓裏長大，除了自己勤力用心，勤於練音律歌舞外，還着實讀了些詩書，可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她的命運也似乎被編定了似的，養成了一種逆來順受的個性。不管她如何出污泥而不染，但她的前程都是掌握在別人的手裏。

直至她遇到了「習家莊」的二莊主習秋崖。

習秋崖就似她懸崖峭壁上的長籐，她除了緊緊抓牢，已別無選擇。

所幸習秋崖是「習家莊」的二少爺，有他關照一句，鴇母自然不敢對她相脅，而習秋崖又是個能文能武的溫柔男子。

比起她」同長大的姊妹們，小珍自然感覺到自己着實比她們幸運得多了，但在慶幸之餘，心裏又不禁有一股莫名的淡淡哀愁……

——這是為了什麼？

——是因為她已別無選擇……？

小珍不知道，她只知道以自己的身份，是不宜多想的。她最應該做的是去感覺到自己的幸福，而她的幸福就繫在習秋崖的身上。

這樣她才能安慰自己滿足和快樂。

可是這種感覺，在三天前被打碎了，像江水中的皎月，一下子，被搗得一盤零散。

——習家莊的大莊主，習秋崖所崇仰的大哥，竟令自己和他，脫掉衣服……

小珍不敢再想下去。

她被幾條大漢，脫去了衣服，那一刻的羞憤，她只情願死了的好，永遠也不要再在塵世間丟人。

她迄今仍奇怪自己，雖然生長在青樓之中，這種事情理應司空見慣，怎麼一旦落到自己身上時，會有那末大的痛苦，那麼可怕的羞憤！

羞憤得令她眞恨不得立刻死去——所以她根本不用別人拋丟，是自己跳下江中去的。

——那麼多人看見她赤裸的身體……

其中還包括習秋崖！

這雖然全是習笑風一人逼使的，但小珍心裏深處已立下誓願：她永遠永遠不要再看見習家莊的人，永遠永遠也不要踏入習家莊一步！——因為她在習家人的心目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犧牲者，一個可以隨便受到牽累就丟掉的陪葬品！

她掉下水去，喝了幾口水，覺得整個人都像月亮一般浮起來的時候，沒想到一雙強而有力的手臂就扶住了她，把她拉拔了起來，使她重新有了實在的感覺，而且從那溫厚的手掌傳來的熱流，使她喝下去令胃裏又脹又難過的水，全都吐了出來。

吐在那個人的身上。

然後她就看見那個人。

一個溫厚的、瞭解的、臉帶着關懷神色的，剛從青年變作中年的人。

小珍那時好想哭，她就在他壯實的懷裏，哭了一大場，把自己過去十七年來的悲酸身世，全都哭了出來，眼淚幾乎可以洗濕那個人的一雙袖子。接着下來，另一個年青人也把習秋崖救了上來了。

從此以後，小珍再也沒有去正式看那一張臉，那一張溫厚的臉。

雖然她知道那個人叫做鐵手。

而她知道他的手不是鐵鑄的，因為鐵鑄的手，不會那末暖……

×　　×　　×

鐵手跳進河裏救她的時候，河裏的月影都碎了。鐵手把她救了起來，儘量不去看她的身子，可是他永遠忘不了那月芽兒一般的皎潔的身軀……他想盡一切辦法要讓這女子活下去，不惜耗費他的內力，甚

至恨不得自己能代替她喝下那些水……

然後他就聽到冷血救起的男子，在昏迷中仍呼着一個女子的名字。

小珍。

鐵手即刻盡一切力量來歛定自己的心神。救活了她以後，他就很少跟她說話，一直很少。

鐵手的手冷血的劍

小珍看到習玫紅來，就拉着習玫紅的手，兩個女子這樣子的時候，男人就知道女孩子們有很多悄悄話要說，如果自己不先行迴避，就得把隔壁阿珠買了條紅裙人家阿玲七老八十還紮了根小辮子好不要臉諸如此類事情，當作四書五經一般恭聽。

不過這樣的兩個女孩子在一起，只怕談的話不會太多，倒是彼此欣賞的時候來得多一些。

就算是說女兒家的話，也只是習玫紅說，小珍在聽。

「我二哥眞是好福氣，有這樣的小妻子，他嘛，他要是再敢胡攪，就不是人了，我就把他——」

鐵手、冷血不約而同想起一個人——郭秋鋒。

也許只有這個六扇門裏的鬼靈精在，才能應付這種場面。

幸虧，習玫紅因話題問到了主題。

「他——他呢？」

小珍淡淡地問：「誰？」

習玫紅更感驚詫：「他呀，我二哥呀，妳的——」

小珍趕快打斷她的話，語氣比她更感驚訝：「他剛剛不是被你們叫去了嗎？」

鐵手幾乎整個人跳了起來，問：「妳說——誰、誰叫習二公子去的？」

小珍茫然道：「你們啊。」

鐵手急道：「那末，是誰來叫的？」

小珍也感覺得出事態不妙了，想了一想，說：「當時我在屋裏……二少爺在庭園裏跟郭大爺閒聊，後來好像有人來到，談了一會，我也沒有出去看，似乎是個相熟的人。後來二少爺走進來，他……」小珍說到這裏，耳根緋紅了一片，別人沒有察覺，鐵手倒是看出來了。

也許，也許以習秋崖這樣一位二少爺，走進來的時候，而屋裏只剩下了小珍一個人，他難免會有一些什麼特別親暱的舉動罷，反正，小珍遲早都是他的人了。

小珍却很快的接上了話題：「他……他說，鐵二爺和冷四爺叫他去，他去去就回來。我問他，有沒有叫我去，他說沒有，又說留在這兒很安全，沒有事的，就走了……」

鐵手勉強鎮定心神，問：「那末郭捕頭呢？他有沒有一起去？」

小珍知道情形十分不妙，急着道：「我聽到院子裏有爭執聲，好像是郭捕頭不放心，也要一塊兒去，二少爺說不用了，好像說是回去習家莊罷了，用不着保護，何況是冷四爺、鐵二爺叫他去的，自然不會有事，但郭捕頭好像執意不肯……」

鐵手不禁苦笑起來，他知道郭秋鋒的脾氣，既答允了自己保護這兩個人，就決不讓他們受到任何損傷的。

「……後來二少爺說我一個人在屋裏，也要人保護，我聽了就揚聲說：『我不會有危險的，郭大爺，你就煩走一趟吧。』二少爺不再作聲，隨後我便聽到：『小珍姑娘，自己小心了。』是郭大爺叫的聲音。然後是二少爺不情不願的嘀咕聲，便是開啟籬笆竹柵的聲音，走出去了……」

鐵手也知道小珍說的甚是。就拿隆河事件而言，針對的只是習秋崖，小珍只是個受累者，對方根本沒有必要加害她，危險的倒只是習秋崖。而習秋崖又極聽小珍的話，小珍叫郭捕頭陪他一道去，習秋崖也沒法子不聽話。

冷血即問：「妳可知道那來叫的人是誰？」

小珍道：「我沒出去看，但似乎是跟二少爺相熟，但郭捕頭並不相識的人。」

冷血再問：「妳聽他們是說要到習家莊？」小珍點頭。冷血立時望向鐵手，鐵手立刻說：「我們這就趕去。」

習玫紅反應也極快，鐵手「去」字未完，她已搶着道：「我也去。」

鐵手迅速作了決定：「好，都一起去。」他實在不願剩下的人還出什麼意外。

×　　×　　×

習玫紅自視刀法甚高，但曾被冷血那種不要命的閃躲法懾伏，但是她仍充滿自信。

可是現在她想不自卑都不行了。因為鐵手，冷血，一左一右，扶着小珍疾掠，小珍完全不會武功，扶她行走頗為費力，但鐵手冷血仍遙遙領先，在她前面。

看來如果鐵手冷血不是為了等她那末一等，絕對可以更快。

只是習玫紅已經用盡全力，仍是追趕不上。

她本來可以索性停下來撒賴，但是她這回却說什麼也不敢把她那三小姐脾氣發出來，因為她知道她二哥只怕此刻已遇了險。

她想得一點也不錯。

習秋崖已經遇險，而且所遇的是一髮千鈞的極險！

×　　×　　×

這地方是個小丘，已在城外。

「習家莊」也是在城外，而這條路是必經之道。

小丘上還有一座土崗，土崗上有一頂木架茅頂的瞭望台，這是守城門外若遇動亂時士兵戍守瞭望的地方。

台上的人影疾幌。

鐵手、冷血立即疾掠上去。

在疾衝上去的同時鐵手拋下一句話。

「照顧小珍。」

他當然是對習玫紅說的。在許許多多的惡鬥中，鐵手已深刻地瞭解，有些格鬥往往一動手，就不知生死存亡、能不能再見到今天的親人、明天的太陽。

×　　×　　×

當鐵手、冷血掠上戍守的瞭望台時，局面不但已經險象還生，而且甚是駭人。

瞭望台上茅頂下有一橫木，是架着茅頂的主樑，只見一個人就吊在上面，一隻手高舉，一隻手垂着，不住的幌過來、幌過去。

然而那却是個死人。

那人赫然就是郭秋鋒！

郭秋鋒雖然已經死了，但他左手的鐵板，全嵌入木樑中，右手的銅琶，仍向下幌動着，而他的雙眼也凸露着，咬着牙齒，可以知道他死前還跟敵人英勇的格鬥着，而且他最後一招是以鐵板插入樑柱，再以銅琶居高臨下揮擊敵人。

而他身上，至少有十八道傷痕。其中最深的一道，是小腹上的一道刀傷，自右腰到左臂，腸子都拉了出來；但那還不是最重的傷痕。

最重的一道傷是在額頭，他額頭有五個洞：血洞，血洞旁的骨骼全都裂開掀露，好像曾被人用五隻銅錘猛擊了五記。但這也不是致命的傷口。

致命的傷口在脖子。他的頸項被人以重物猛擊，以致折斷。

這在在都可以顯示出郭秋鋒曾經歷過怎樣驚心動魄的一場拚鬥：尤其是郭秋鋒死了，而他所保護的人仍沒有死。

這都因爲郭秋鋒是個好差官，而且是個值得信託的朋友，鐵手冷血把習秋崖小珍交給他保護——除非他先死了，否則他不會讓人碰一碰他要保護的人！

但是郭秋鋒也不是個好對付的人。殺他的人武功自然甚高。

而且不止一個人。

×　×　×

三個人。一個身形彪悍，一個身裁纖小，一個稍爲傴僂，三個人，都是幪着臉，穿密扣勁裝，手裏持着武器。

身形彪悍的人使的是熟銅棍，顯然就是在郭秋鋒頸背打了一棍子的人。身裁纖小的人執鋸齒鐵扇，當然就是切開郭秋鋒腰際的人。身裁傴僂的人空着雙手，十指如鈎，揮動時發出格格聲響，自然就是在郭秋鋒額骨印了一爪的人。現在三個人，圍着一個人。那個被圍的人，已是瀕危力搏。那個苦拚的人，自然就是郭秋鋒捨死維護的習秋崖！

×　×　×

然而習秋崖此刻的險，已非筆墨所能形容。

如果不是郭秋鋒先擋了一陣，習秋崖早都死了——突擊者顯然沒有料到郭秋鋒會跟着來，而且武功會那末高，他們合力將之擊斃，正要殺了「正點子」習秋崖的時候，鐵手和冷血，幾乎是一齊出現了。

鐵手，冷血乍現之際，正是那細小的人用鋸扇將習秋崖雙膝割傷，彪形大漢用銅棍將習秋崖手中刀砸飛，而傴僂人正以雙爪直取習秋崖胸門之際。

這兩爪破空之聲，就像有十顆流星在空際上一起飛殞一般，習秋崖只要給掃中，只怕身上的肋骨，不會剩下有一根不斷的。

鐵手沒有奔上樓梯，他是貼梯而上的；他的頭才一冒起，就看見那兩記凌厲的鷹爪，也瞥見在爪下像兔子一般無助待斃的習秋崖！

鐵手用力一腳踩在其中一格木梯上！

「拍」的一聲，那梯級立時粉碎，但鐵手藉這一彈之力，急遽縱起，已搶在習秋崖之前！

這下快若電光火石，他的雙手已推了出去，越過習秋崖，以雙掌硬擋了雙爪！

那傴僂人一呆。

他本來抓向習秋崖胸膛足以撕膛裂肺的兩爪，變成抓住兩隻手掌。

他雖然呆了一呆，但出招全不遲疑，不單不猶豫，而且把本來凝聚於雙爪的七成功力，遽增至九成功力！

他且不管來的是誰的手掌，只要是來救習秋崖的，他先廢掉來人一雙手再說。

他自己對自己的爪功再清楚不過：只要用六成功力，就可以把銀兩搓成銀團！

他在等待聽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　×　×

沒有聲音。

他抓住那兩隻手掌，好像一隻貓用爪子去抓一塊石頭一般的感覺。

他立即覺得不妙，隨而他看到了出現的人。他瞥見來者何人之後，才對自己且不管來的是誰他都先將其一雙手掌廢掉的決定後悔起來。

可是在這剎那間，他的兩個夥伴，都出了手。

鋸齒鐵扇，旋切入鐵手的手腕上，而熟銅棍也擊在鐵手肘部關節上。

在這剎那間，鐵手的雙手，被兩爪、一棍、一扇所攻襲！

×　×　×

「鐵手的手，追命的腿，冷血的劍，無情的暗器。」——這是天下四大名捕有名的「暗器」，在京師，更被小兒譜成兒歌來唱，上半闕是：「唐仇的毒，屠晚的椎，趙好的心，燕趙的歌舞」，這唐仇屠晚趙好燕趙四個人，合稱「四大凶徒」，從來沒有人能把他們懲戒，這兒歌的意思，也是百姓們的心意：彷彿只有鐵手追命冷血無情四大名捕，才能把這四個窮凶極惡的人制住。

他們遇上的正是鐵手的手。

鐵手從來不需要武器。

他的手就是武器，而且是武器中的武器。

×　×　×

「啪」地一聲，熟銅棍折斷，而細小、傴僂二人的身影，也飛了出去。

鐵手悶哼一聲，他雖運勁於臂，震退二人斷折一棍，但雙臂也受極大的震盪，血氣逆冲，他的臉色剎時轉白。

他原本是要將三人都震飛出去的，但是使熟銅棍的，用的是硬功，武器更是硬兵器中的硬門貨，鐵手反震之力又是硬勁，所以棍爲之折，那大漢反而沒有被勁力所冲而身退。

那人沒想到碗口粗的熟銅棍，斷在一個人手臂關節上，斷的居然是自己的棍子，是以呆了一呆。

呆了一呆只是極短的時間，這時間鐵手的臉色已迅速由蒼白轉至正常，但正在深吸一口氣——仍未完全恢復正常之際。

那彪形大漢也是反應極快的人，他離鐵手極近，手中半截熟銅棍，向鐵手臉部直砸了過去！

他這一棍當然是想把鐵手的臉砸得稀巴爛——本來鐵手避不避得開去，或用甚麼辦法來應付，這尚不得知，因爲鐵手根本還沒來得及作出任何閃躲或還擊，冷血已經到了。

鐵手震退二人救習秋崖，只不過是剎那間光景，冷血已經趕到。

冷血又怎會讓鐵手獨撐危局？

冷血的身子，胸腹幾乎是貼地而掠，在鐵手袴下才驀然拔起，「嗤」地一劍，在大漢棍未打落之前，已刺進他的胸膛裏去。

大漢一怔，忽見鐵手之前，憑空多出一人，三人站得如此貼近，大漢忽覺對方手中握着劍，但已沒有了劍身，只執着劍鍔。

劍呢？劍在自己體內！一想到這點，大漢再也無力握棍，而發出一聲尖銳的嘶吼來。他發出這一聲嘶吼的同時，仍不相信自己會莫名其妙地栽在這小子劍下，所以他竟向後疾退！

他這樣向後急退，無疑是等於把劍身自前胸拔了出來！

彪形大漢退了七八尺，才勉強停住，低首一看，看見自己胸前一個血洞，再抬首一看，看見冷血那把淌血的劍。他這才知道自己中了致命的一劍。

他因知道自己無望遠比他傷勢的致命力來得快，他厲嘯一聲，戟指冷血啞聲道：「你……」仰天而倒，立時斃命。

×　×　×

鐵手的遽然出現，震開三人，救了習秋崖，除了彪形大漢因距離之便立時反擊外，其他兩人，並沒有立時再撲上來，而是迅速的互覷了一眼。

接着下來是冷血驟然出現，刺殺了其中一人，却見那空手的幪面人，狂嘯一聲，冲出茅蓬，往下落去！

這當然就是不敢戀戰，落荒而逃。

另一個較纖巧的人影也想跟着就逃，但他稍爲慢了一慢，鐵手已截住他所有的去路。

這人反應也極快，不向外逸，反向內闖，直掠向梯口。

梯口有冷血。

有冷血在，這人再快，也快不過冷血的劍鋒。

却就在這時，梯口却响起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使得冷血不禁要回過頭去看。

一聲尖叫

冷血回首去看的時候，却看見習玫紅冒出頭來。

冷血回頭的剎那，那人已越過冷血，跟習玫紅打了一個照面。

如果那人是要在掠過冷血身邊向冷血出手的話，那麼，就算冷血因返首而分心，那人一樣奈何不了冷血。

因爲冷血的劍，尤利於一雙眼睛。

可是那人彷彿也知道自己絕不是冷血的對手，所以並不出手，只想盡力逃走。

冷血此際若出手阻止，必然來得及，只是他看見習玫紅已揚起刀來，一刀三花，向幪面的人攻了過去！

冷血不禁遲疑了一下，一是因爲習玫紅的三小姐脾氣不知高不高興有人助她一把；二是看來習玫紅已有作戰的準備，雖然以習玫紅的武功只怕贏不了這人，但要輸也是一兩百回合以後的事。

冷血猶疑了一下，一下只不過極短的光景，但一個出人意表之外的變化就發生了。

習玫紅一刀砍向幪面人，幪面人以鐵扇兜住，兩人似乎都要把對方發力推跌，但幪面人却冷哼一聲，做了一件事。

他把臉上遮着的黑布，用另一隻空着的手掀了開來。

他才掀開便又放手，臉紗又重新罩在臉上，却就在他把臉上蒙紗掀開來的剎間，習玫紅陡地發出一聲驚呼。

這人背向鐵手、冷血，所以鐵、冷二人也看不見這人的臉孔，但却看得見面向這邊的習玫紅的臉孔，在這一剎間是充滿了驚詫、詭奇，以及疑惑、不信。

接下來習玫紅收了刀，顯然是想說話，但她才啓口，對方已用手點了她胸前三處穴道，冷血、鐵手全力撲近時，幪面人已一手搭着習玫紅的脖子，轉到她身後，鐵手冷血正要出手搶救的時候，幪面人已把有鋒利鋸齒的鐵扇扇沿，貼到了習玫紅雪白的頸項上。

鐵手、冷血都不禁暗透了一口氣，陡然站住。

四個人僵在那裏，都沒有說話。

這時習秋崖驚魂甫定，見三妹落在敵人手裏，不禁大呼道：「別殺她——」

那人冷笑：「我想要這樣，我不說，你們應該知道。」竟是很低沉有韻味的女子聲音。

鐵手又長吸一口氣，點點頭道：「好，妳走，我們不追。」

那幪面女子冷笑道：「你以爲你這樣說，我就會相信？」

鐵手攤了攤手，說道：「妳要怎樣才相信？」

幪面人發出一陣低沉的笑聲：「你們遠遠的走開去，我在高地，可以望得很遠，一直到我看不到你們的影子爲止。如果在我還可以望得見的地方你們稍作逗留。」她的手在扇子一用力，習玫紅雪白的脖子上立時出現了一道血痕，冷血激動地叫：「別——」

幪面女子尖笑一聲，笑聲一歛，道：「要我不殺人，你們立刻走！」

鐵手冷血對望一眼，可全無把握：這三個刺客既然主旨是殺害習秋崖，那末，很可能因爲同樣的理由，而不放過習玫紅，尤其自己等人走出那末遠，幪面人大可殺掉看過她眞面目的習玫紅，再從容逃走的。

幪面女子似乎也知道兩人在想些什麼，尖聲催促道：「怎麼？還不走——我現在就殺了她！」

冷血和鐵手，一時也不知如何拿定主意是好。幪面女子挾持人質，自己並不倉惶奔逃，反而要各人離開，實是十分難以應付的高明作法。

那幪面女子冷笑道：「你們已別無選擇，否則，她立即就得死！」

只見習玫紅的臉上，露出極爲驚駭與憤怒的神色來，眼色裏又極爲惶怖，似乎想說什麼，但穴道被點的正是「啞穴」，冷血瞧在眼裏暗嘆一聲，跺了跺足，道：「好。」

鐵手衡量局勢，實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反敗爲勝的。他這才注意到，除了木樑上郭秋鋒的屍首，以及地上彪形大漢的屍

假外，平台草堆裏還有兩個戍卒打扮的人，早已氣絕多時，想來是駐守這兒瞭望的邊防衛兵，剛好碰着這件事，想來干涉，結果被殺。

除此之外，石窟邊還伏着一具屍首，是家丁打扮，腰繫黃帶，這種服飾鐵手與冷血極爲熟稔，便是「習家莊」壯丁的衣着打扮。

敢情是這「習家莊」的壯丁來找習秋崖，習秋崖才毫無懷疑的跟他去了，中途遇敵時，這壯丁也不知是被郭秋鋒揭發使他形跡敗露而殺之抑或被自己人爲求滅口所殺。

鐵手這細慮只不過是片刻的功夫，然而幪面女子已極不耐煩，尖聲道：「好，你們不走，我可下毒手了——」

冷血扯了扯鐵手衣袖，示意要走，鐵手眉一揚，沉聲道：「習夫人——」

他一叫出這三個字，習秋崖和冷血都呆了一呆，習玫紅的大眼睛却霎了一霎，然而幪面女子却全身震了一震，從她臉上的布形忽然緊收看來，她是極爲震訝，鐵手怎麼會叫出她的身份來。

就在這時，她的背後，陡地响起了一聲尖叫。

這一聲尖叫，是一個人用盡全力叫出來的，叫的人雖然不會武功，但這突如其來又在幪面女子心裏亂至極點的尖叫，確令她顫了一顫，霍然回首！

這受驚動而回首的情形，就跟冷血因習玫紅在背後出現而回頭完全一樣。

一回首有多快？

但她這一回首是永遠。

因爲她的頭已永遠回不過來了。

她回首的瞬間，鐵手猛撲近，雙手一拍一合，挾住鐵扇。

鐵扇就似被熔鑄到石塊裏，分毫也不能搖動。

同時間，冷血出劍。

劍貼習玫紅頸項而過，穿入幪面女子咽喉裏，在頸背「哧」地露出一截帶血的劍尖！

四個人，就停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直至習玫紅驚駭欲絕的雙眼，慢慢有了一種無依的神色，習秋崖大叫一聲躍了過來把他的三妹拉走，解了她的穴道，習玫紅才能伏在他的肩上號啕大哭起來：「……是……嫂子——」

× × ×

地上排着六具死屍。

兩個守衛軍、一名壯丁，郭秋鋒、彪形漢、習夫人。

不管是忠是奸，是好是壞，賤或尊貴，死了都只有一副沒有生命的軀體，完全平等，完全一樣。

習秋崖在餘悸中轉述他的經歷——

「習甘（就是那已死的「習家莊」壯丁）到郭捕頭家來找我，說是大嫂叫我回莊，鐵二爺與冷四爺已使大哥回復清醒了，可以回去，沒事了……於是我就跟他去了，郭捕頭不放心，也跟着我去，沿路來到這裏，突來了這三個幪面人要殺我，郭捕頭一面護着我一面跟他們交手，叫我逃上瞭望台向衞兵求助，但他們也追殺上來了，郭捕頭捨命救我，犧牲了性命，兩個衞士，加入戰團，也給殺了，習甘不知發生什麼事，上前來護我，也給那幪面女子……大嫂……殺掉，我正在危險時，你們就來了。」下面的情形，大家都知道的。

而在習夫人背後陡然發出尖叫的是小珍。

鐵手、冷血放下小珍衝上樓台之後，習玫紅是急性子的，她只叫小珍留着，便也掠了上去，只不過她的輕功，當然比不上鐵手冷血，所以慢了一點點，這慢一點點的時間，就是鐵手救了習秋崖冷血殺了彪形大漢的時間。

當小珍走上去時，習夫人已挾持住習玫紅，由於習夫人全神貫注面對大敵，是以並沒有察覺小珍自背後的樓梯漸漸向她逼近。

但是小珍並不會武功。

她瞭解了局勢後，便用盡氣力，發出那一聲尖叫。

她相信自己能使得那幪面人分心，鐵手冷血一定有辦法應付得了。

她這一聲尖叫，果然奏效。

鐵手見習夫人倒地而歿之後，才舒出一口大氣，衝到梯邊，見是小珍，他笑了，看到小珍又害怕又佻皮的神情，他不禁用手去拍了拍她的頭：「原來妳叫起來會這麼大聲的。」

小珍笑了。鐵手看到小珍那一笑，眼神裏有一種極爲疼惜的神色，但這神色很快一閃而逝，鐵手又恢復了平日他辦案時的臉孔，他伸出去的手，也縮了回來。

小珍過了一會，才緩緩走上樓台來，爲受傷的習秋崖裹紮傷口。

× × ×

聽完習秋崖的轉述後，鐵手和冷血齊齊跪在郭秋鋒屍體前，鼕鼕叩了三個响頭。

鐵手臉色沉得像一塊鐵：「郭兄，你盡職而死，爲友而亡，你安心吧，你的心願，我們會替你了的。」

冷血也一字一句地道：「郭兄，你雖不是爲我們而死，但也可以說是我們連累了你，你放心去吧，你未了的事，我們會替你辦妥照料。」

其實「白雲飛」郭秋鋒最主要未了的是兩件事：一是他盼望着他唯一的親人弟弟也能秉公執法爲民除害，二是一樁事關他叔叔被殺的案件未破，鐵手、冷血這番話，是對死者說的，但他們一諾千金，生死無改，等於是把兩件事都攬在身上了。

習秋崖忍不住問：「鐵二爺、冷四爺，却不知……你們是怎麼知道……這幪面人就是……」

冷血道：「我不知，他知。」他轉首望向鐵手。

鐵手笑道：「我也不知，我只是猜……」鐵手目光露出深思的神情：「首先我看到樓台上有習家莊莊丁的死屍，設想此人便是來請習二公子回莊的人……當然，請二公子回莊必不是這三個刺客，如果是，他們在殺你時就不怕萬一被認出來而殺不死你以致幪起了臉。能使得動習家莊家丁的人，當然是習家莊有權力的人，而這人又不想暴露身份，所以更可能是這三個幪面殺人者之一。」

他頓了頓，又道：「習三小姐被這人挾持，是因爲看見此人面目，太過詫異，

以致全無抵抗，所以，我推想這幪面人是習三小姐的熟人，甚至可能是長輩。以習玫紅的刁蠻個性，要不是長輩，她可能還照樣發狠打下去。

「這都使我聯想到神奇失踪的習夫人來。所以隨口叫了一聲，圖使她失神分心，沒想到果然叫破——只是，如果沒有小珍姑娘的尖叫，要救習三小姐還是沒有把握的。」說着把很欣賞的目光報向小珍。

小珍垂下了頭。她勻美的後頸，有一個恰好的彎角，讓人有柔軟寧靜幸福的感覺。

習秋崖捉住她替他包紮傷口的手，深注道：「小珍，沒想到妳叫起來會那末大聲。」他沒有注意到小珍的眉心迅速的皺了皺。

習秋崖又道：「我起初聽到妳叫，還以爲妳出了事……」

習玫紅掩臉茫然道：「大嫂她……她不是失踪了嗎……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她睜大眼眸向鐵手問，顯然已把鐵手當作是萬事通。

鐵手沉聲道：「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我更沒有想到令嫂居然就是『神扇子』的門下女弟子黎露雨。」

習玫紅驚道：「什麼……大嫂是——是——」

習秋崖也悚然道：「你說大嫂是『鐵扇夜叉』？」

鐵手道：「黎露雨殺人放火，打家刼舍，愛財如命，的確有此難聽的綽號。」

習秋崖叫起來道：「我只知道大嫂原姓黎，兩年前，二管事始把她介紹給大哥的……」

習玫紅也訝然道：「我從來都不知道大嫂她……她會武功哪！」

鐵手皺着眉頭道：「你們大哥的繼室居然是黎露雨，這裏面只怕……一定有不爲人所知的內情。」

習秋崖駭然道：「另……另一人是誰？他的腕力好猛，我的刀就是給他一棒子震飛的。」

鐵手道：「這人的膂力當然沉猛了，因爲他就是呂鐘。」

習玫紅吃驚地道：「呂鐘？大力神呂鐘？」

習秋崖喃喃地道：「難怪他一棍就能砸飛了我手上的刀。」他似乎是爲自己被震脫手的刀找藉口，却忘了呂鐘曾一棍打在鐵手手臂關節上，結果是，熟銅棍打斷了。



習玫紅被幪面人所挾持。

冷血忽對鐵手道：「呂鐘、黎露雨這一對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在這裏，加上三日前我們遇上而殺掉的岳軍、唐炒，不是很湊巧的事嗎？」

鐵手點了點頭，向冷血道：「恰好習家莊是這一帶武林魁首，比起那八個被毀了的莊園，還要有份量得多了。」

鐵手和冷血這番對話，其他三人，却不知他們究竟在討論些什麼，直至聽到鐵手乾咳一聲，問：「三小姐。」

習玫紅側了側頭：「唔？」

鐵手道：「我們藏身在郭捕頭家裏的事，妳是聽郭捕頭說起的，是不是？」

習玫紅不了解鐵手何以有此問，便偏了頭，端詳着他，一面答：「是呀。」

「那末，」鐵手又問：「妳得知我們在郭捕頭家裏的信訊，有沒有跟妳大嫂提起過？」

「我怎麼告訴她？」習玫紅瞪大眼睛反問道：「她已失踪數日了，我還以爲……以爲她遭了大哥的毒手，誰知……我倒有說給另一個人知道。」

「誰？」

「三管家，艮晤叔叔。」

鐵手和冷血都不約而同，互相對望了一眼。

鐵手沉聲道：「妳只告訴他一人知道？」習玫紅點頭。

鐵手道：「三個幪面人，一個是呂鐘，一個是黎露雨，另一個的身形，我看似眼熟，却不知是在那裏見過……」

冷血接道：「便是習艮晤的身影，我們見過的，而且，也只有他最了解，你和

我都不在郭捕頭家，大可輕易把習二公子引走，再從旁動手——問題只剩下，習良晤爲何要殺二公子？這件事跟習莊主又有什麼關係？跟最近那一夥殺人滅口的强盜又有沒有什麼牽連呢？」

習玫紅睜大着眼睛，明明亮亮的望着冷血，却發出迷迷濛濛的光彩，她實在不明白這沉默寡言的人怎麼一說起話來有這麼精强的分析能力。

只聽鐵手說：「這些謎，都要到習家莊去探望，才能解決了。」

冷血道：「如果要去，只怕要即刻動身，遲了，只怕來不及了。」

習玫紅聽得甚不服氣，不禁問了一句：「有什麼遲不遲的？」

冷血却答得沒有一點不耐煩：「因爲在我們想到這場暗殺跟習家莊的三管家有關的時候，對方也同樣料到我們想到。」

習玫紅三小姐看來仍很不服氣，叉着腰瞪着杏眼說：「他們想到又怎樣？難道去買一張龜殼把頭伸進去藏起來？」

冷血冷冷地道：「如果藏起來倒沒有什麼，只怕對方並不是藏起來，而是採取行動，譬如說，對付令兄——」

習玫紅和習秋崖一起跳起來叫道：「走！現在就走！」

六十四張椅子

習家莊前，紫花遍地，使得綠草如茵的草地上，點綴得像一張精心編製的綠底紫花地氈一般。

風涼沁人心。草地的末端，小路的盡頭，是習家莊的大門口。

大門前有一個人。

這個人傴僂着身子，抽着烟桿，一臉都是笑容，雖然年紀極大，但絕不衰老蹣跚，反而有一股威勢。

鐵手、冷血沉着臉，走前，習玫紅不明白鐵手冷血何以如此冷靜淡定，她幾乎忍不住用手指住那滿臉假笑的老狐狸鼻子罵道：「你還有臉見我？」

不過她還沒有來得及問出口來，習良晤已經笑嘻嘻的問道：「二少爺，三小姐可好？你們可回來了？」

習玫紅倒是被氣得愣住了，習秋崖冷哼道：「我們若是不回來，豈不正中你下懷？」

習良晤好像沒有聽見習秋崖的話，逕自笑瞇瞇的道：「快進去罷，莊主已等你們好久了。」他瞇着眼笑嘻嘻的向鐵手冷血臉上一溜：「莊主也在等候鐵二爺、冷四爺。」

「哦？」鐵手沉住氣道：「那就有煩三管事引路。」

習良晤一躬身，笑嘻嘻的走在前面。習玫紅忍不住想上前去摑他一記巴掌，她身影一動，忽覺手給人握了一握。

那人握了一握，立即放手。

習玫紅叫了一聲，轉頭看去，原來是冷血，臉紅得似公鷄冠般的冷血。

習秋崖警覺問：「怎麼？」

習玫紅低聲道：「沒有。」她也紅了耳根，這時鐵手已大步跟在習良晤身後，其餘的人自然也魚貫行去。

× × ×

大廳十分寬敞，却放了六十四張椅子，置放的位子，十分不一，有的朝外，有的朝內，椅座有的向西，有的向東，而椅子的色澤，木質，形狀，甚至大小，全都不一，有的甚至有龍彫檀木扶手，有的只是一張圓櫈子，連靠背都沒有，有的舖陳雕花錦座，像御座一般華貴，有的却已漆木斑剝，還缺了一隻椅脚。

這六十四張椅子上，其中有一張，形狀甚是奇怪，是實心柚木做的，八卦形的小櫈上，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披頭散髮，滿身髒臭，但雙眉插鬢，臉上露出一種沉思的神態，使他整個看去，令人有一種，十分溫文儒雅的感覺。

這個人盤膝而坐，膝上打橫放着一把刀。

這個人鐵手冷血已不是第一次看到。

但冷血和鐵手第一次看見這個人的時候，這個人還是被人鎖在牢裏。

這個人當然就是「習家莊」莊主習笑風，他背後還有一個兵器架，上面架着三、四十柄不同形狀的單刀。

× × ×

習秋崖一見習笑風，怔了怔，脫口低呼了一聲：「大哥——」一面叫，却退後了一小步。

小珍一見習笑風，臉都白了，退到一個人的身後，藏住了大半個身子，隨後才知道那人是鐵手。

習玫紅最開心，叫道：「大哥，你沒有瘋啦？」

習笑風平靜地笑笑，目光緩緩地看了鐵手一眼，又轉到冷血身上看一眼，緩緩地道：「鐵大人，冷大人，久仰了。」

鐵手微微稽首：「習莊主，不必客氣，請直呼鐵游夏名字便可。」

習秋崖對脾氣古怪的哥哥猶有餘悸，不敢說話，習玫紅却爭着說：「大哥，我們沿途受到刺客的突襲，都是三管事幹的好事！」

習笑風臉色一整，道：「胡說，三管事對習家莊忠心耿耿，怎麼會作出這等事情來，女孩兒家嘴裏可別亂說話！」

習玫紅被這一喝，委屈得扁起了嘴，幾乎要哭出來。在一旁的習良晤却走上前來，作揖一叠聲地道：「是，是呀……三小姐可寃枉人了，幸有莊主明鑒。」

習笑風向習玫紅叱道：「還不快些向三管家賠不是。」習笑風近年來雖脾氣古怪，但極少對習玫紅疾言厲色過，是以習玫紅聽了更覺委屈。

習笑風忽然在座椅上挺直了身子，他身子一直，也不見他有任何動作，已到了習玫紅、習良晤之間，喝道：「還不道歉？」鐵手冷血心知「習家莊」莊主的武功高，定有過人之能，却沒想到連輕功也那末高，都暗自提防。

習玫紅嘟起了嘴：「我——」忽然疾風勁閃，「哎唷」一聲，習良晤已倒了下去。

這變化委實太快，衆人還未看清局面，習笑風已點了習良晤的穴道。

習笑風道：「其實三管事殺人刦財的事，我早已留心了，只是一直按兵不動，

以防會打草驚蛇，……現在可把他制住的了。」

習玫紅和習秋崖都震詫他們兄長的淸醒。冷血忽道：「只怕習三管事還不是主謀。」

習笑風愕了愕：「冷四爺指的是？」

冷血道：「近月內，兩河一帶一連八門慘禍，是由六個匪首帶一干歹徒做出來的。六人之中，岳軍、唐炒，已被我們所殺；今日暗算習二少爺的三個兇徒中，黎露雨、呂鐘二人，只怕也是那剩下的四名匪首之二。」冷血望定習笑風道：「匪首至少還剩下兩人，如果其中之一是習三管事，還有一個是誰？」

習笑風苦笑了一下：「你問我？」

鐵手補充道：「我們得悉在江湖上刦財殺人的黎露雨，就是尊夫人……」

習笑風眉一揚，道：「你們把她怎麼了？」

鐵手略一沉吟，道：「尊夫人脅持三小姐，我們……爲了救人，把她殺了。」

習笑風一震，問：「她……她……死了？」

鐵手冷血暗下戒備，以防他猝起發難，答：「是。」

習笑風驟然發出一陣狂笑，笑後痛快已極，連聲道：「好，好，好！」然後又道：「這樣的女人，該殺！」

衆人一陣錯愕。習笑風滿眶淚影，抬頭道：「你們殺得好，可惜主謀並不是我，我也並不是三個匪首中任何一人。」

習玫紅這才看出原來冷血和鐵手對她大哥已經生疑，氣冲冲地道：「大哥是一方莊主，才不會做這種鬼鬼祟祟的事？」

鐵手道：「三小姐，我們也同樣希望令兄不是這樣的人……不過，很多事情，我們這兒都有一個活口，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問出一些什麼來。」

冷血接着道：「但是，三管事若有任何意外，不能說話了，就不能說出他的夥伴來了……所以，任何人，包括以一時怒氣，誅殺强盜的名義來殺他……就是同謀之一。」

習笑風嘆道：「二位不愧是名捕，果然小心過人……你們儘量去問話吧，我可以保證三管事不會出事……」

他的話未說完，地上的習良晤倏地躍起！

鐵手、冷血二人，防的是別人對習良晤來殺人滅口，却沒想到殺人滅口的是他自己！

習良晤躍起，右手五指，飛扣鐵手左頸大動脈！

鐵手雖然未防習良晤猝起施襲，但任何人想近他的身，畢竟不是一件易事！

他反手一格，習良晤五指，就扣在他的右手手臂上。

只聽「格」的一聲，習良晤五指如同電觸，疾彈了起來，鐵手手臂上的衣服，也似被灼焦了一般，現出了五個指頭大的洞！

但習良晤的另一隻空手，却抓住了小珍的後心。

鐵手虎吼一聲，振臂欲擊，却不敢動，因爲習良晤說了一句話：「你再動手，我殺了這女子。」

× × ×

就在鐵手發出怒吼的同時，冷血乍覺後腦急風驟至！

冷血急忙一伏，他一伏的同時，劍已自後刺了出去，由於他這一下反擊急極險極，是以劍未拔離腰帶，就自後疾刺了出去！

他的劍，一向是沒有鞘的。

這時，習玫紅跟他對面而立，顯然是看清楚了偷襲的人，於是發出一聲尖叫。

但她發出尖叫之時，冷血已背着對方，劍在腰後不離腰帶地跟對方過了十七、八招，這十七、八招之內，冷血是完全沒有機會回過身來應戰，那是因爲對方的攻勢實在是太急了！

習玫紅尖叫完畢之後，震惶莫名的叫了一句：「大哥，你幹什麼？」

冷血就在習玫紅這一聲呼叫中，肯定了偷擊他的正是習笑風！

冷血知道偷襲者是習笑風之際，又已交手二十餘招，在這二十餘招內，冷血有後退有前進的，變了七八種不同的劍招，雖然他此刻發劍應敵的位置使得他前進反而等於後退而後退等於前進，但他始終沒有餘空在習笑風密集的刀法中回過身來。

鐵手和冷血，不但是同事，而且是同門，他們在闖蕩江湖，爲民除害的日子裏，不知經過了幾番生死大難、險惡風波，所以兩人相知甚深。

鐵手一見冷血被習笑風追擊的情形，雖然佔於下風，但也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冷血暫時不會有生命之虞。

只要一開始殺不了他，冷血永遠能越戰越勇，反敗爲勝。

鐵手對冷血永遠有信心，就像冷血對他一樣有信心。

鐵手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比冷血所應付的更爲困難，雖然習良晤的武功只怕比習秋崖好不了多少，根本不能和習笑風相較，但習良晤却操縱了一個人的生死。

一個全不會武功的可憐女子之生死。

小珍的生死。

鐵手手心出汗，但臉上微笑如故。

這些年來在江湖上的險死還生大風大浪告訴他：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場面，表現得越鎭定越有機會把局面扳過來，相反的，則是情形會越來越糟。

在江湖上，就算對朋友，也只能以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去應付，何況是敵人；其實縱使是朋友，在詭譎江湖裏，也不知會那一天突然變成敵人。

× × ×

鐵手微微笑道：「三管事，你好像抓錯了人了。這位姑娘並不會武功。」

習良晤楞了一楞，他猝起暗算鐵手，因知鐵手功力，也未抱着太大的希望，所以他一方面出手攻擊鐵手，另一方面抓住小珍，的確想藉以脅持鐵手，至少，也可以作萬一時的護身盾。

鐵手這一句話裏，使他從第一種作用，退到第二種作用去：小珍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女子，拿來要脅鐵手，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當時習良晤又不能抓住習玫紅或習秋崖，那是因爲習笑風的關係。

只要在他驟起動手之際，習笑風並不

出手，自己孤身一人在兩大高手的環視之下，那是極其危險的。

習艮晤冷笑道：「鐵手，你是捕頭，一個官差難道置人命而不顧？」

習艮晤這一問，正問中了鐵手心中弱點，鐵手不禁倒抽一口涼氣，但在他外表，却一點事情也沒有似的，微微笑着。

而在此時，他接觸到小珍的目光。

小珍被抓着後心，自然無力掙扎，就算她沒被抓着，在習艮晤這樣的高手在旁，也無法作出任何抵抗。

通常人在這個時候，尖呼饒命，或求鐵手就範，以使自己得倖免於難，這也是較自私的做法。

另一種情形，是被挾持者與圖謀救人者的感情較深，所以都不會叫對方來救自己，或求對方別輕舉妄動，反而會要求對方別管自己，先行逃離、或者是無所顧忌、儘管攻擊。這種要求，無疑是把對方性命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要。所以，聽到這種要求的人，無疑比哀呼更亂人心。

但是小珍並沒有叫鐵手不要管她的安全，而是像一般貪生怕死的俗人一般，叫：「別殺我，求求你不要殺我，鐵大人，你千萬不要動手，他會殺我的。」

這幾句話，顯得小珍十分自私怕死，但此時鐵手正與小珍目光相對，鐵手在小珍烏亮的眼眸裏，看出了許多許多的心事，在這生死關頭中，一下子，許多千言萬語，鐵手都從她眼色中看懂了。

所以鐵手冷冷地道：「小珍姑娘，這很難說，我總不能為了救妳，而讓盜匪逍遙法外。」

習艮晤一聽兩人的對話，眉心就打了一個結，情知這人質，對自己並沒有什麼用處，鐵手跟她可沒有什麼特別關係，決不會為她作出任何犧牲，所以把這女子留在身邊，反可能是累贅，他立時想把小珍放棄了。

可是這時候，習秋崖從旁發出一聲痛心疾首的厲呼：「不能！不能！不能傷害小珍！鐵二爺……你是公人，不能這樣做！不能傷害小珍！」語音甚是悽楚，還帶着哭泣的聲音，習艮晤本來要把小珍推在一旁，一聽了這句話，又重新把她擺在身前，五指如鉤，緊執不放。

失踪寶刀

鐵手迄此，不禁發出一聲微歎，他這才知道，習二公子習秋崖不單止缺少江湖閱歷，而且對一直在他身畔的小珍之個性，也未曾瞭解。

只聽一個人拍手笑着走出來。哈哈笑道：「今晨在下才和鐵、冷二位大人討論過濫用權威、誤人害己、先斬後奏的事，當時鐵大人一定要秉公行事，但而今鐵大人似乎把執法之時害了無辜性命，當作家常便飯一般稀鬆平常，那末這個法字，對官家似乎沒什麼作用了？」

說話的人正是習英鳴。此人六尺高，虬髯滿臉，極有威儀。鐵手沉聲道：「法制本就對官不對民。」他板着臉孔說這句話，但心裏暗叫了一聲：慚愧。

習英鳴慢慢走近，斜睨着鐵手道：「那末，鐵大人為了立功，無視於他人性命了？」

習秋崖在一旁厲聲叫道：「不，鐵大人，小珍她不能死，不能犧牲小珍……」

鐵手不去理他，只低沉聲道：「殺人放火不是我，而是你們。」

「其實誰不都是一樣？」習英鳴哈哈笑道：「逼死人與殺死人相比較，只是少了一刀！」

鐵手冷冷地道：「那末，二管家和三管事，就是賸下的兩位匪首了？」

「回到正題兒來了？」習英鳴哈哈笑道，「到這個地步，揭盅的時候也到了，我們當然不必否認了。」

鐵手淡淡地道：「那麼，正主兒為何不一起出現，省得一個個出場，分別動手費事。」

「主角永遠是最遲才出場現身的，」習英鳴仍豪氣干雲如一個好客的主人在招待遠來的客人一般，「正如你們吃公門飯的辦案時殺幾個人，可以解釋自衛或為公事殺人，沒什麼殺人者死的責任要負的道理一樣。」

鐵手聽了這句話，心頭是極為沉重的，事實上，的確有不少公差拿公事作一個幌子，逼害了不少善艮無辜的老百姓，就算有些真的是盜賊奸人，其實也沒有到死罪的地步，這些被冤死者的數字，恐怕絕不比真正該死的人數字來得少。

所以捕快，差役，在絕大多數民衆的心目中，不但不是執行正義的救星，而是欺騙壓搾的煞星。

習艮晤見習秋崖要衝過來救小珍，左手五指，便緊了一緊，小珍強忍着沒有叫出聲來，可是只要看見她臉色還有一種驚心動魄的白，就知道她在強忍非人所能忍受之痛苦。

鐵手一伸手，搭住了習秋崖的肩頭。

習秋崖掙扎着，急促地叫道：「放開我！」但他被鐵手的手這一搭，人就似被釘入了土地裏，無論怎樣也掙脫不出來。

鐵手道：「二少爺，你這樣子，不是救她，而是害她。」

習秋崖仍是叫道：「我要救她，我要救她……」就像一個悲憤至極的拗執小孩一般。

習英鳴斜着眼睛道：「是了，習二少爺，你如果要救這小姑娘，除非先殺了那位鐵大人……殺了鐵大人，就可救了小姑娘。」

習秋崖看看小珍，又看看鐵手，臉上露出一副極其憤懣的神情，向習艮晤，習英鳴戟指忿道：「你們……你們是習家莊的人，你們這樣做對不對得起習家莊？」

他以為這樣厲聲質問，會使兩人愧無自容，誰知道習英鳴笑態如故，反問：「二少爺，我們的莊主，你的大哥，現在也不是一樣捫着艮心做事。」

他說了這句話，習秋崖瞠目不知以對，可是戰局突然起了很大的轉變。

因為習笑風對冷血的攻勢，遽然停了下來，他攻得極快極急，但一停下來的時候，刀已回到鞘中，刀鞘已放在膝上，人已盤膝而坐，而且就坐在原來的櫈子上，人也現出一種文靜儒雅的氣息來，就像剛才發出的閃電驟雨一般密集攻擊者，是跟他完全無關的人似的。

只聽習笑風嘆息了一聲，道：「是，我是昧着艮心，但却是你們逼我昧着艮心的。」

習英鳴冷笑道：「凡是昧着艮心做事的，人人都可以說他是被逼的。」

習笑風道：「但我被你們所迫，已逼了三年了。」他平靜的臉容忽然青筋躍動，但他依然端坐着，顯然是用了極大的力量來鎭靜自己。

「自從三年前，先父去世後，我就發現，習家莊只是一個空殼子，眞正的實權，是在你們手上。」

習艮晤忙道：「我怎配有？是大總管，二管家領導有方。」

習英鳴也道：「我也不過是受到大總管感召，為他效命而已。」

兩人這匆忙的澄清，倒似怕惹禍上身似的，忽聽一人淡淡笑道：「其實莊主還是莊主，習莊主言重了。」

說話的人正是英華內斂，氣定神閑的唐失驚，正施施然的緩步出來，右手却拖了個六、七歲大的小孩。

鐵手淡淡地道：「幕後人物終於登場了。」

習笑風看見那孩子，臉肌抽搐着，却並不站起來，習秋崖，習玫紅一見，不禁叫了出聲：「球兒，你怎麼在這裏？」

「球兒，你不是已經……」

後面一句，總算及時省起，沒說下去，但見那小孩神態木然，雙目緊閉，顯然已被制住了穴道。

習笑風澀聲道：「大總管，你要我做什麼事，儘管出聲便可，其實又何須要挾制球兒呢……」

唐失驚一笑道：「莊主，我們就是因為大意，差點給你裝瘋賣傻而着了你的道兒，我們還能不小心一些嗎？」

習笑風苦笑道：「最後還不是瞞不過你。」他的聲音雖經過極力抑制，但聽來仍似哭的一般，一個人若不是悲屈已極，是不會發出這樣的聲調的。

唐失驚笑道：「我們能揭穿你的計謀，其實應該多謝二位名捕。」

鐵手忽道：「大總管。」

唐失驚道：「請說。」

鐵手道：「到這種地步，我想，不管你們進行的是什麼計劃，計劃都非成功不可的了，若要成功，則非要殺我們滅口不可，我們自然也不會束手待斃的。」

唐失驚顯得極安詳：「這個當然。」

鐵手道：「既然我們雙方，是非有一場殊生死鬥不可，那我倒有個請願。」

唐失驚淡淡地道：「你是想弄清楚這件事情。」他笑着向習笑風注目：「由莊主先說吧！」

習笑風臉上露出一種苦澀的神情來，雙眼空洞洞，直勾勾的：「先父在三年前去世的時候，習家莊的大權，實已移轉到大總管的身上，這習家莊上上下下的人手，都由他來調度，一切的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他來處理，更重要的是，這莊裏的收入支出，都落在大總管，二管家，三管事手上……」

一個組織的這幾件要務都落在他人頭上，主頭人的權位被架空是可以想見的，這點鐵手和冷血當然明白。

「所以，」習笑風自嘲的笑了笑：「我只是一個傀儡莊主。」說到這裏，習秋崖已叫出聲來：「不是的，大哥，你不是的，你是莊主，你還是莊主！」

習笑風說道：「我當然是莊主，起初，我還很感激大總管二管家三管事為我分憂解勞，為習家莊出力，可是……後來我知道我不能夠決定什麼，甚至什麼也不能決定的時候，我已無力去把這危機扳過來了。」

唐失驚道：「因為根本沒有危機，習家莊不是好好的嗎？又何須要扳過來。」

習笑風冷笑道：「你當然不需要把局面扳過來，因為你已經把局面扳向你了。」他額上的青筋，又在皮膚下躍動着，道：「習家莊的眞正莊主，已經是你，不是我的了。」

習玫紅睜大着眼睛道：「怎會呢？大哥，我沒有感覺出來呀。」

習笑風淡淡一笑道：「妳當然沒有感覺出來了，妳平日只得抓鳥雀鬥蟋蟀在後門偷偷絆人摔倒，怎有空來感覺這些事兒，不過這樣也好，不管是大總管二管家三管事，都沒有把妳放在眼裏，所以妳倒沒有生命之虞，使我放心……」

習秋崖道：「我倒有點感覺出來，大哥很不開心……」

習笑風截道：「你則是非死不可的，球兒也是他們的眼中釘……他們要奪習家莊的大權，就得把一切可能的繼承人都殺光。」

習秋崖訝然道：「他們會……」

習笑風冷笑道：「怎麼不會？當我知爹爹原來是死於他們手上的時候，就知道再沒有什麼手段，在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了。」

習秋崖赫然道：「爹——他不是病死的嗎？」

習笑風道：「別忘了大總管是唐家的人，蜀中唐門子弟，至少有五百種方法，使中毒的人死得自然到連良醫都查不出死因來。」

習玫紅驚道：「原來爹爹他是——」

習笑風冷冷地接道：「被毒死的。」

鐵手忽道：「蜀中唐門，數百年一直是武林中最可怕而實力最深遠的一個家族，三百年來，不止一次想稱霸武林，而上一次獨霸江湖的計劃，還是給大俠蕭秋水粉碎的。」

唐失驚微微笑道：「事實上，唐家的人也從未放棄過統一武林的努力。」

冷血忽問：「那末二管家三管事是世世代代是習家的人，怎麼為唐門的人効勞起來了？」

習英鳴只低了低頭，就立刻道：「我們這些奴才，自然要追隨個明主……何況，習家莊自太莊主過世後，就一直沒有什麼起色，要中興習家莊，還得……嘻嘻……」他所說的「太老莊主」，就是驚才傲世的習奔龍，亦即是習笑風的爺爺，「碎夢刀」的主人。

習英鳴還未說完的話，習艮晤替他接下去：「……還得沾大總管的光……仗賴唐門，光大習家莊。」

冷血冷冷地道：「好個仗賴唐門光大習家莊，有這麼堂而皇之的理由，你們就

算出賣祖宗十八代改姓唐，也是披肝瀝胆的事了。」

唐失驚却不管冷血對習英鳴和習艮晤的諷刺，加插了一句道：「其實，習奔龍的暴斃，一樣是我唐門子弟下的毒！」

習奔龍壓得第一高手，無人敢與爭鋒的名號後，突然暴斃，這個謎一直至今天才給唐失驚一語道破。

鐵手冷冷地道：「看來，唐門這次要獨霸天下的計劃，已經進行好久了。」

唐失驚淡淡地道：「事實上，唐門從來沒有中斷過統一天下的行動。」這句話，聽得鐵手、冷血二人心裏一陣寒意，彷彿在雙肩上，加上一道重逾千鈞的担子。

冷血忽道：「習奔龍武功蓋世，要殺他，自不容易，所以你們用毒，但習酒井與世無爭，在武林也並不出鋒頭，你們唐門大可乾淨俐落滅了習家莊……」

冷血發言雖少，但每次均能針對重點，提出質疑。唐失驚橫睨了冷血一眼道：「唐門要滅的是不服小流的派別，但對有相當影響力的組織，則是要併吞，如此才能壯大，推展唐門的實力——」

他笑笑又道：「滅了習家莊，唐門必小有折損，這於己何利？不如把習家莊的大權，奪了過來——」

衆人聽了，只覺腰脊俱生了股寒意。

鐵手道：「所以，你們在習酒井一代中，暗裏替換代了實力。」

唐失驚淡淡地道：「所以習酒井糟老頭兒，除了酗酒外，再也找不到別的事可以做了。」

習笑風苦笑一聲：「正如我到末了，除了悶悶不樂以及瘋瘋顛顛外，還能做什麼？」

唐失驚却正色道：「習莊主，其實你也算不錯了，你裝瘋賣傻，差點就把我們騙過去了。」

冷血忽道：「你們在習酒井一代，已奪得實權，爲何不索性殺了習莊主，取而代之，却要那末大費周章？」

習笑風道：「那是因爲一把刀。」

唐失驚點頭道：「碎夢刀。」

× × ×

衆人聽得「碎夢刀」，均是一怔。

習玫紅道：「『碎夢刀』是莊主的信物。跟這事又扯上什麼關係？」

習笑風一笑，這笑容充滿了自況自調：「若沒有這把刀，我早就給人不明不白的殺掉了。」

唐失驚以一種嚴肅的聲調道：「習家的『失魂刀法』，雖然厲害，曾叱咤武林一時，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失魂刀法』也不是不可破的刀法，何況，習家一直也沒有像當年獨創『失魂刀法』的習豫楚這樣的天才出來，『失魂刀法』更顯式微！」他臉有得色的笑了一笑：「而且，習家的『失魂刀法』，我已完全學得。」

他當然是自得而笑，他這一笑的意思是說：習家莊的家傳刀法我會，但唐門的秘技你們可不會，唐門這些年來，不知用多少種不同的手段學得了多少種不傳的絕技，但武林中人却對詭秘的唐門依然不瞭解。

「可怕的是『碎夢刀』，」唐失驚又道：「這把刀鑄冶之後，習奔龍一戰而雄踞武林，這刀能把『失魂刀法』發揮十倍的力量，那是不容忽視的。」唐失驚說着的時候，眼睛發出一種懾人的異彩，這異彩在一般權力慾極重野心極大的人眼中，尤其是在爭奪到手的一件事物時，常常可以見到。

也許，幾頭獅子在爭噬一塊羊肉時，那野性的殘暴的眼與此近似。

「但這把刀去了什麼地方呢？」唐失驚說這句話的時候，是望向習笑風的。

習笑風這次回答的時候，臉上有了一些神采。

「我爹雖然昏庸，但是，他却沒有把刀交給任何人，包括我。」

衆人都明白他的意思，若習酒井把「碎夢刀」交給唐失驚，自然是等於把習家莊雙手奉送給唐門一樣，日後奇患無比，但如果把刀交給習笑風，不管是明交還是偷傳，結果都是一樣，唐失驚一定會奪取寶刀，習笑風有殺身之禍。

可是習酒井沒有交出寶刀。

但是刀呢？刀在那裏？

唐失驚寒着臉道：「這把『碎夢刀』是習家莊的命根，一定藏在某處，習奔龍一定把寶刀傳了給習酒井，但習酒井却沒有把刀傳給習笑風，刀會在那裏？」

冷血冷笑道：「如果習酒井把刀交給了習笑風，你早已殺了他去作你明正言順的莊主了。」

鐵手沉聲道：「所以如果你一天找不到『碎夢刀』，就一天不能正式奪取習家莊！」

唐失驚笑了。「不過，這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習莊主不聽話了，不受控制了，或者，知曉一切，明白眞相了，要反抗我們了，我們就會不惜一切，縱沒有刀，也殺人！」

「還有，」唐失驚補充道：「『碎夢刀』雖爲習家莊鎭莊之寶，但可能已經失去，否則，習酒井他雖昏庸，如果一刀在手，不可能不試試看能不能剷除我們的，至於習少莊主——」

唐失驚充滿信心地笑了：「我們至少用了一百種方法，用了各種不同的壓力，要是他有『碎夢刀』，不早就跟我們拚命，也早都獻上給我們了。」

四十張不同形狀的單刀

單只聽唐失驚這一番話，就可以想見習笑風身上所承受的壓力與痛苦有多鉅大了。

習笑風痛苦地道：「碎夢刀的確是失去了，失魂刀法的精萃不能發揮，習家莊只剩下一個空殼子。」但他却是這「空殼子」習家莊的主人。

鐵手道：「這些年來，要不是爲了想利用習莊主把碎夢刀找到，你早就把他殺了，是不是？」

唐失驚笑道：「他本來就不是我的對手。」

鐵手冷笑道：「你身兼兩家之長，如果沒有料錯，我們曾經交過手。」

唐失驚點頭道：「當時的情形，我實在應該殺了你，但我想殺了四大名捕之一，必定驚動諸葛先生，所以我忍住了，看

來，這決定實在很錯。」

鐵手頷首道：「是錯的，因爲，今日的局面，你未必殺得了我，而且，就算你殺得了，也要殺掉兩個，殺兩個遠比殺一個轟動。」他說的「兩個」指的當然是他自己和冷血。

冷血聽在耳裏，心裏分明，鐵手提到曾和唐失驚交過手，無疑就是在跨虎江畔救了自己之役，鐵手曾道出陝北抓到了大盜唐拾貳時，唐拾貳正準備把作案兇徒供出之際，被人所殺，而鐵手也跟一黑衣幪面人大打出手，數十招內不分勝負，後來黑衣人見夥伴已殺人滅口得了手，立時退走，看來那黑衣幪面高手便是唐失驚。

唐失驚同意地道：「看來打鐵趁熱，殺人要快，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我就是因爲想到如果殺了習笑風，碎夢刀就更不可能有到手的一天了，所以遲遲未下殺手，終於幾乎爲他所騙，而且，還惹出你們的事來。」說着似有些追悔。

習英鳴這時接道：「習莊主裝得一副對我們十分信賴的樣子，把莊中實權，全都交給我們，使我們以爲他對習家莊的權力並不稀罕。而且並未發現我們的意圖……我們差點就給他瞞過去了。」

習玫紅叫起來道：「大哥，這樣的事，你爲什麼連我們也不說？」

習笑風冷笑道：「告訴你們又有何用？以你們的武功，衝動的性子，只是死快一些而已！何況……莊中上下，全是他們的心腹，連你們嫂子也給他們害死了，而派黎露雨來監視我，你們一旦知道這件事，一定忍不住，況且，在他們嚴密監視下，爲安全計，我也沒有機會告訴你們這件事。」

鐵手、冷血聽在耳裏，心中也不禁暗歎：不管怎麼說，習秋崖和習玫紅自小是在莊裏長大的，居然感覺不出這樣嚴重的情形，其對於權力爭鬥的無知程度，也眞是令人震異的。

習艮晤道：「所以他表面柔順，骨子裏在計劃謀反。」

習笑風抬頭冷冷的望了他一眼：「謀反？究竟是誰謀反誰？」

習艮晤一時爲之語塞。

習秋崖顫聲道：「那麼，大哥爲何要追殺球兒？」

習英鳴代習笑風答道：「那是他的鬼計，爲求保住習球這一點骨肉，他故意裝成神智不正常，做了一些逆常的事來，然後名正言順的殺傷黎露雨，使她不能在旁監視，而又不殺死她，以免我們起疑竇，他就乘亂把習球逐至江邊，假裝把他殺傷，其實只是推他落江而已……」

冷血忽問：「習家子弟不是規定不能近水，不准學泳術的嗎？」

習英鳴冷哼一聲道：「所以，我們也信以爲眞，料定習球必死，習笑風如果連自己孩子都照樣逼死不誤，那倒是眞的瘋了。」

習笑風道：「其實我知道那時候你們已動了殺心，要不是眞是裝癲，你們已經要下殺手了。」

唐失驚道：「其實那暴雨之夜，你砍傷黎露雨，佯作追逐習球到江邊，然後告訴他游泳到前岸去找習野寺，然後讓習野寺去通知四大名捕，前來勦捕我們，這計劃也眞好。」

習笑風嘴角牽動，望了望唐失驚手掌下木訥的孩子：「對付你們，不得不如此。球兒是不聽話的孩子，因爲住在江邊，自小學會了泅泳，這却只有我和他生娘才知道的事。」

唐失驚笑道：「可惜……可惜習野寺雖是你唯一的心腹，但腦袋瓜子太過愚騃，他不知如何去找四大名捕，所以找上了縣太爺來問……」

說到這裏，唐失驚哈哈一笑道：「縣太爺是我們的人，所以，習野寺立刻以拐帶小孩的名義下獄，第二天就在牢裏斷了氣。」

唐失驚說到這裏！故意摸摸孩子的頭髮：「故此，小球又落回我的手裏。」

習笑風雙眼發直，喃喃地道：「早知如此，那天暴風雨之中，我該一起逃出去的。」

唐失驚斷然道：「不可能，因爲我立刻趕到，他逃不了，如果你背負習球而逃，更加逃不掉，而且，你可以放棄你的弟弟妹妹，却仍未能狠心到放得下兒子，放得下習家莊……」

習秋崖至此不禁問道：「大哥，那你爲何要……要逼我和小珍落江，我和小珍……可是眞的不會泅泳啊！」

習笑風道：「我逼你們下去，因爲我聽三妹說，四天名捕其中二人，就在這江上，如我呼救，只怕名捕未來前我已遭到毒手，所以把你們弄下江去，製造騷動，讓鐵大人、冷大人對習家莊的事，生了興趣……」

唐失驚撫掌道：「就算是我，也不得不佩服確是好計，況且，你這一來，殺兒害弟的，使到我們更相信你是一個瘋子，我們要奪一個瘋人的產業地位，更是輕而易擧，用不着殺你……你佯作瘋狂，至少是自保妙策！」

「但……」習秋崖囁道：「若鐵、冷二位大爺沒有來救我們呢？」

「那怎麼樣？」習艮晤瞇着眼笑道：「你不就淹死了，心狠手辣，你可比不上你的哥哥，這也是我們不急於殺你的原因之一。」

他的話非常明顯：在他們的心目中，習秋崖這二公子根本就沒有什麼份量。

習英鳴也道：「他故意要你們脫衣下江，弄一大堆噱頭，使得自己更像瘋子，除此以外，他的所作所爲，令人觸目，我們總不能在他被外界注意時殺了他的，何況，他也抓住我們一個心思：因爲我們也希望他把自己的形象弄得越壞越好，這樣有便於我們日後的奪權，但却有利於我們對他放任鬆弛時便有逃遁的機會！」

唐失驚發出一聲輕噓：「可惜他逃不掉。我們抓回球兒後，便開始懷疑他，雖當時已滿城風雨，不能殺他，但立即把他關了起來，等到從三姑娘處知道，原來二公子落江時有四大名捕中二位施援手，我們就明白了你只是在裝瘋賣傻，根本是在演戲！」

冷血截問道：「那末，今早我們到地窖裏看你的時候，你爲何不發任何一絲警訊？」

唐失驚代答道：「因爲他知道，我在地窖中他的牢房裏，裝了六道即刻使人致命但又似因瘋狂而致命的毒，只要他一說錯了話，我立刻就可以使他說不出一句話來就死去，他是聰明人，自然不會亂說話了。」

「我也說了。」習笑風喟息道：「我特別提到碎夢刀，就是想藉此激起你們的懷疑與興趣。」

冷血問：「那末，祖上眞的沒有把碎夢刀傳下來麽？」

習笑風把膝中的刀一擧，臉上出現一種極其悲憤的神情。「若我手上這一柄破刀是碎夢刀的話，我早就跟這干賊子一拚了！」

唐失驚緩緩道：「可是此刻碎夢刀我已不想要，想在此事已惹來了冷血鐵手，我不想把它鬧大下去。」

鐵手沉聲道：「所以你一面使人告訴紅姑娘我們的行踪，你深知紅姑娘的性子，一定會把我們絆住，命習艮晤、呂鐘、黎露雨把習二公子引出來殺掉？」

唐失驚道：「可惜……我少算了一個小珍，所以！只有一個三管事回來——我就知道你們馬上就會追到這兒來的了。」

鐵手又問：「那麽，陳家坊、照家集、鄢家橋、鞏家村、淡家邨、河南鄞家、眞心道場、年家寨、河北宋停墨酒莊的滅門慘禍，全是你叫手下習英鳴、習艮晤、呂鐘、唐炒、黎露雨、岳軍幹的了？」

唐失驚淡淡笑道：「還有這習家莊——只不過習家莊實力雄厚，尙有利用之處，我們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毀滅罷了。」

他擺以一種極高傲的神態說道：「我本來就是唐門特遣來統領兩河武林的負責人。」

鐵手冷冷地道：「難怪『九命大總管』在『落雁帮』與『灌家堡』先後當過要職，而後來『落雁帮』成爲唐門的附庸，『灌家堡』却在不到一年間土崩瓦解，勢力盪然無存了。」

唐失驚笑道：「不過你放心，習家莊會跟落雁帮一樣，而不是像灌家堡下場悽慘：……今天的事，我早已遣開莊中子弟，所以誰都不會知道這兒曾發生了什麼。」

鐵手淡淡一笑道：「唐失驚，你眞有如此把握？」

唐失驚也微笑道：「我跟你交過手，可以說是不相伯仲，但冷血一人，決不是英鳴、艮晤外加上習莊主的對手。」

習玫紅叫嚷了起來：「大哥爲何要帮你？活見你的大頭鬼！」

唐失驚依然微笑：「因爲習球在我手裏，他不帮我，小球就死定；不相信，妳可以去問妳聰明知機的大哥看看？」

習玫紅走上前去，扯着習笑風的衣袖，急得一叠風般的問道：「大哥，哥哥，是不是，是不是？哥哥……」

習笑風仍然看着膝上的刀，並沒有言語。

冷血大步上前，只說了一句話：「你要是帮唐失驚殺了我們，事後唐失驚一樣會殺你。」

習笑風緩緩抬首，苦笑，只回了一句話。「如果我現在不殺你，唐失驚佈在小球身上的毒，就立即發作，你說，我能害死我自己的孩子嗎？」他把這句話說完，就對冷血出刀！

他一出刀，戰局便開始了。

戰局開始的時候，習秋崖猶在高聲大呼：「還有我們！你們算漏了，還有我們！……」可是在戰局中的人誰也沒有理會他。

× × ×

戰局一開始的變化就是極爲激烈的。

習笑風快刀飛斬冷血，但就在他猝出刀的刹那，冷血已倒飛出去！

冷血倒飛的同時，鐵手突然向唐失驚出拳！

唐失驚正要出手，忽覺拳頭小了。

本來拳往臉門打，應該是愈近愈大才是，此刻拳頭怎反而縮小了？

唯一的理由就是，出拳的人拉遠了距離。

當唐失驚發覺這點時，他已來不及阻止。

鐵手倒退，退勢之疾，實在莫可形容，所以幾乎在同時間，冷血的劍與鐵手的拳，同時擊在習艮晤的身上。

習艮晤怪叫一聲，也可以說是在被擊中的同時，喪失了性命，仰天倒了下去。

而小珍也等於是立時被救了過來。

鐵手、冷血二人共同作戰，經年累月，心意相通，竟一出手就殺了對方一名好手，救了小珍。

唯在這時，唐失驚發出一聲怒嘯，向鐵手撲了過來。

鐵手在小珍之左，冷血在小珍之右，任何對鐵手與冷血的襲擊，其實對小珍都有危險，所以鐵手冷血兩人，立時迎了上去！

所不同的是，鐵手迎向唐失驚，而冷血是迎向那一團刀光。

× × ×

冷血曾跟習玫紅交過手，習玫紅用的也是「失魂刀法」，可以算是十分逼急凌厲。

但此刻比起習笑風所用的同樣刀法來，習玫紅的刀法就像小孩子舞刀弄劍玩樂的一樣。

鐵手和冷血利用突擊，救了小珍，殺了習艮晤，無疑是奪得了先聲，但他們也同樣因此已失了優勢。

因爲這等於給予了敵人蓄勢以發的先機。

高手對敵，一點點的客觀因素，可以造成極不同的效果；而一點點的優勢，可以扭轉兩個實力相仿的人之勝敗。

鐵手的武功，要比冷血高出一點點。

鐵手的武功，與唐失驚難分勝負。

唐失驚的武功要比習笑風高出很多。

所以冷血的武功，其實高於習笑風。

可是，對付冷血的人，還有習英鳴。

習秋崖、習玫紅想要帮冷血，但是如果帮冷血的話，豈不是等於對付自己的親哥哥？

故此，習玫紅、習秋崖一直沒有動手，也不知如何動手是好，小珍不會武功，想動手也無法。

只是，習笑風加上習英鳴，兩人合併起來，武功實力就要比冷血高出一些了。

何況，冷血一上來就失去先機，給習

笑風搶攻得如暴風驟雨，正全力應付着。

因此三十招一過，「錚」的一聲，冷血手中長劍，被習家兩把「失魂刀法」下絞得脫手飛出！

但是冷血利用敵人捲飛自己手中兵器時，他趁此急退，他退至兵器架旁。

兵器架上有刀，有三、四十張不同形狀的單刀。

失魂刀法

當冷血手上劍被習笑風、習英鳴兩把單刀震得脫手之際，鐵手和唐失驚的戰局也有了新的轉變！

唐失驚用的也是習家失魂刀法！

但是他的失魂刀法，比起習笑風來，就像駝鳥跟小鷄一樣，雖同是鳥，可是相距實在太遠了！

他的刀法就似一個醉了酒或失了魂魄的人一般，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後一刀、虛一刀、實一刀，刀勢倏忽，一層復一層，一叠又一叠，教人無從招架起，縱招架也招架不住。

鐵手沒有招架。

他以沉着爲要，以不變應萬變，見招拆招，固守要害，唐失驚的失魂刀法，始終攻不入他的一雙鐵掌裏去。

如果唐失驚只靠「失魂刀法」，還眞奈何不了步步爲營天衣無縫的鐵手。

但唐失驚是唐家的人，唐家的人都會唐門的暗器。

唐門子弟的暗器，毫無疑問是江湖人最頭痛的一種尅星。唐失驚一面揮刀，一面發出暗器。

鐵手雙手全力控制失魂刀法的攻勢，一面挪動身形，避開暗器。

他一面閃躲一面應戰，戰局下來，他已閃到那六十四張椅子中心。

他一閃至椅子擺放之中，心中即知不妙，因爲他發現，不止有一個唐失驚。

唐失驚變得有兩個，或無數個，有時在一張彫花古椅上向自己攻擊，有時却躲在一張龍鳳紫檀木椅背後向自己偷襲，有時更在高籐椅之上向自己居高臨下猛攻，有時甚至是躲在太師椅下向自己雙脚暗算！怎麼會這樣？

唐失驚當然只有一個，不可能有兩個或者更多。這種現象，是鐵手陷入這些椅子之中才發現的。

鐵手立時知道，自己是陷入陣中了。

也就是說，這些擺置得不規律的椅子，是一種陣勢，既是許多面鏡子，反映出無數個唐失驚向自己攻擊，也是許多棟大牆，攔阻自己向唐失驚的反擊。鐵手想起傳說中的川中唐門有許多厲害的陣勢，甚至使當年大俠蕭秋水也陷身其中，心裏就一陣悚然——他已處於捱打的情境。

要在平時，他大可以踢開這些椅子，或以掌力一一震碎，可是，唐失驚狠命的刀法，以及難以防範的暗器，不住襲來，令鐵手無法騰出手來毀掉椅子——情勢更危急了。

他跟唐失驚的武功，本來相去不遠，可是這樣一來，他就佔盡了下風。

唐失驚的刀光密集，刀意迷玄，鐵手的雙拳，始終制住刀光。

就在這時，又有一道刀光，閃電般擊了下來！

× × ×

刀光何來？

其實刀光是從冷血這一邊的戰團中來的。

冷血退到兵器架旁，一伸手，抄起了一張刀，又跟習笑風、習英鳴廝殺起來。

冷血是一流的劍手，但他的刀法並沒有劍法那麼好。而他此刻持的是刀，所以才鬥了十五、六招，刀又告脫手飛出！

但是冷血立即又抄了一張刀。

如果冷血不是遇到當今武林第一流詭秘靈動的「失魂刀法」，他一刀在手，一定可以再戰下去。

可是「失魂刀法」實在太飄忽，太精妙了，所以冷血的刀一旦被習笑風、習英鳴刀光所捲，就像一跟竹子被壓到磨子裏去一樣，立即被絞碎了。

冷血反應極快，又拿了一柄刀。

習笑風和習英鳴迅速對望一眼，和身撲上，刀光捲至！

冷血大喝，刀攔二人，就在這刹那間，他突覺手上一輕。

原來這刀身，跟刀鍔並沒有鑄冷在一起，而只是黏上去，所以刀一旦被大力揮動，刀身脫離刀柄，而冷血握的當然是刀柄了。

也就是說，冷血如今正使出一記刀法，但却沒有刀，只有刀柄。

刀本長及三尺三寸，而今刀身失去，只剩三寸不到的刀鍔，仍留在冷血手裏！

這樣的一種局面，若換作是任何人，都會呆住的。然而這時，習笑風和習英鳴凌厲的刀風已湧捲而至！

可是冷血完全沒有震愕，甚至連怔一怔都沒有，雖然他也似乎因手上驟然一輕而皺了皺眉，但他發出去的招式，並沒有因此停頓，甚至也沒有因此而減緩，却反而加快！

他本來一刀砍向習英鳴的，此刻力與速度遽增，仍一「刀」砍了下去！

這回輪到習英鳴一震。

就在這瞬息間的一震之際，冷血的刀鍔已中了他的天靈蓋，冷血這一擊所蘊藏的力道，是極其之大，是以整把刀鍔，都插進習英鳴的腦袋之中去！

習英鳴當然是立時死了。他一死，本來砍向冷血的一刀，就因失去了力量，軟了下來。

但是冷血還是着了一刀。

饒是他一擊得手，但苦於手中沒有武器招架，只及廻身一側，習笑風那一刀，就掃中他的腰際，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

冷血痛苦地低吟一聲，同時他也聽到習玫紅的尖叫聲：「大哥，不要，不要殺他——！」

他精神一震，又想集中精神，對付習笑風——冷血素來是以拚命出名，他傷得極重，鬥志也就越高昂，武功比他高的好手，都怕了冷血，主要還不是因爲怕了冷血的武功，而是對冷血的拚命招式大感畏懼。

對冷血而言，「掛彩」——即是受傷——才是格鬥的眞正開始。

可是這一次對冷血來說，不單是例外

，而且是意外。

冷血剛想轉過身去，就感覺到腰間一陣劇痛。這陣劇痛如此入心入脾，以致令他感覺到一陣昏眩，幾乎就此暈了過去。

他這時才看見就在他一側身的當兒，腰際傷口，流血不止，比流血不止更嚴重的是，那些血水竟似泉水一般，噴濺了開來。

這時候，耳際只聽到一陣陣瘋狂的大笑。

他知道是習笑風的笑聲。

——敵人隨時會取他的性命！

冷血即刻想撑地而起，豈知才一用力，本來血流較緩的傷口，一下子又爆裂了開來似的，又激濺出血水來，足足射出三尺遠，任何人都經不起這樣嚴重的失血，連鐵鑄的冷血也不例外，他立時感覺到一陣天旋地轉，要不是冷血，換作旁人，早已昏迷過去了。

冷血又「叭」地一跤跌下。

他一旦倒了下來，血流又告緩和，只有血流不急的時候，傷口才能有凝結封住血口的機會。

只聽習笑風怪笑道：「凡是中了失魂刀法的人，無論傷勢多輕，都失去戰鬥能力，在傷口未癒合前，一個對時以內，不能運力，否則血盡而死。」

他狂笑又道：「一個對時？……一個對時够把你們宰一百個，剁一千刀，殺一萬次了！」

冷血這時在心中生起了一股極大的悔意。大廳中設了刀架，分明是預佈下的局，唐失驚等人既然料定自己等人會來，而且勢所難免在廳中有一場龍爭虎鬥，那麼，就絕對不會把對敵人有利的佈設擺在廳上。

「失魂刀法」顯然是一種特別能將敵方兵器絞去的刀法，廳上擺了刀架，顯然就是要引手無兵器的敵人去取單刀。

而這單刀必定有鬼！

所以冷血打從一開始，他就特別留了心。

第一把刀，正常，第二把刀，無事；到了第三把刀，果然出了事。

換作是旁人，手中有刀忽等於無；難免在一怔之間死於習笑風、習英鳴亂刀下，但冷血反而利用對方勝劵在握的心理，殺了習英鳴。

可惜他仍爲習笑風所傷。

他現在才明瞭，當年習奔龍爭取關內第一高手名號的擂台比武中，所有與他交手的對手，一旦受傷，即踣地不起，無法再戰，原來習家失魂刀法，每一刀發出之際，刀鋒都微微的顫動着，這顫動其實十分之急，而且動盪很激烈，這對與敵手過招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功效，但是一旦劃傷對方，不管傷及對方有多輕微，只要一見血，即將其血管切傷形成鋸狀，致使流血不止，而且刀鋒所透的眞力所及，仍附在傷處，如果稍有牽動，即造成流血不止的狀況。

所以凡是爲失魂刀法所傷者，俱等於暫時的廢人！

所以冷血心中追悔，早知如此，他就寧願先不殺習英鳴，以免捱這一刀，寧可穩打穩紮纏戰下去！

刀

習笑風砍倒了冷血，正在狂笑着：習玫紅卻衝上前來，護在冷血面前，急促地道：「哥，你不能這樣子，哥，你不能殺公差……」

習笑風的眼中，突然發出一種十分異特的光芒來。這種奇異的眼神，令想上前勸說的習秋崖，也不由自主的騰、騰、騰的倒退了三步。

就在這時，習笑風橫掃了站在角落的習球兒一眼。

習球兒因被唐失驚藥物所制，整個人木木訥訥、愚愚騃騃的站在那裏，對眼前的情形似視若無覩。這當然都是因爲唐失驚所施的毒物控制其神智之故。

因爲唐失驚知道習球兒已中了他獨門毒藥，而解藥只有他懂得配製，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曾配有，所以，他大可以放心讓習球兒站在那裏，因爲除了他自己，誰也救不回習球兒。

習笑風看了習球兒一眼後，眼裏露出一種出奇慈祥的眼色。

但緊接這種眼色之後，習笑風的行動，是狂吼着，呼號着、怒嗥着，衝向鐵手的戰團中，一刀砍了過去！

鐵手和唐失驚，正到了生死立判的苦鬥中！

唐失驚一見習笑風砍倒了冷血，揮刀過來相助自己，不禁大喜，就在這時，他驀然發覺習笑風那一刀，竟是向他劈來！

唐失驚這一回可說是大驚失色，百忙中抽刀格住習笑風一刀，但「格」地一聲，鐵手的拳已擊在他執刀的臂骨上。

「格」是他臂骨折碎的聲音。

唐失驚不愧是身經百戰，臨危不亂，他一個騰身倏然撤離戰團，撲過去用剩下一隻完好的手，抓住了直楞楞的習球兒

習玫紅不禁掩嘴一聲驚呼，唐失驚的五指指縫，都扣着一枚發出藍汪汪色彩的「東西」，這「東西」無疑那是極厲害的暗器，見血封喉，而正抵在習球兒頸上。

習秋崖撲過去營救，他忽覺有七八道暗器，不帶一絲風聲的向他射到！

唐失驚右手已折，左手扣住習球兒要害，但暗器卻不知從他身上那裏射出來！

習秋崖閃躲過一輪暗器，別說救人，幾乎連命都丟了。

唐失驚扣住習球兒，逼退習秋崖，看他的精神，正是揚聲想說些什麼，但就在這時，習笑風怒嘯着，一刀劈下！

唐失驚沒想到習笑風在愛兒受他掌握下仍敢出刀，他情急中提起習球兒攔在自己身前，如果習笑風這一刀砍下去，必定先斬中習球兒，才會砍中他。

所謂虎毒不傷兒，無論如何，都能把習笑風的瘋狂攻勢擋得一擋。

但是接下去的變化，完全未可預料。

習笑風仍一刀砍了下去。這一刀，自習球兒，唐失驚頭頂切了下去，一直切到習球兒腹際，也等於斬到唐失驚胸際（因唐失驚高擧習球兒當作盾牌，而習球兒還是小孩子當然比唐失驚矮小得多），這一刀，幾乎把兩個人，劈成四爿。

這樣的場面，不但使習秋崖駭絕，習

玫紅尖呼，小珍畏怖，就算是遍歷武林殘殺的鐵手冷血，也爲之震住！

唐失驚當然死有餘辜，但習球兒——習球兒只是一個孩子，而且還是習笑風的親兒啊！

× × ×

習笑風一刀砍了下去，再也沒有多看一眼，倒提着刀回身，跟鐵手說：「大惡已除，多虧你們替習家莊力挽狂瀾。」他一面說着的時候，刀鋒上還在淌着他兒子的鮮血。

鐵手怔了怔，不知怎地，心頭總有一股寒意，但習笑風是確確實實地救了他一命。他只好說：「是莊主機變百出，制住了大局……」話未說完，刀光一閃，習笑風已一刀向他當頭劈到！

鐵手見習笑風一刀殺死唐失驚和自己的兒子，心中大有餘悸，卻未料到習笑風會向自己突襲；那是因爲習笑風根本沒有理由去殺害他們！

習笑風殺死自己的孩子，還可以解釋爲無毒不丈夫，生怕自己被唐失驚挾持，及錯過殺死這巨奸的時機，所以寧犧牲自己的孩子，也要殺了唐失驚。可是，習笑風此刻實在沒有理由要殺鐵手、冷血。

也許因爲見習笑風殺兒而不變色太過震愕，其實鐵手應該想到，一個人如果連自己親兒都可以一樣照殺不誤，這個人還有什麼做不出來？

鐵手眼明手快，右手一格，格住了一刀。

習笑風卻似瘋狂了一般，左手二指，直插鐵手雙目。

鐵手左掌一抬，掌心擋住習笑風的雙指。

可是習笑風卻似瘋了一樣，同時間抬足一踢，這下鐵手倉促之間，再也避不過去，被踢中「窩心穴」！

這「窩心穴」不是軟穴麻穴，而是死穴。

習笑風雖並不精於脚法，但這一足踢出，却是全力施爲。

「砰」地一聲，習笑風發出一聲慘呼，因爲鐵手力貫胸膛，習笑風一脚踢上去，如踹在黃銅上，五隻足趾，被巨勁反震下折斷。

可是鐵手死穴上捱了這一下重擊，也眞够受了，這一下憑他過人的內力，及時將眞力氣功護住胸部，他這一脚仍使他全身痙攣起來，撫心踣地。

換作是別人，這一脚踢中死穴，早已七孔出血而死；鐵手內功渾宏，雖可不死，但也心痛如絞，一時之間，未經過調氣復原之前，全身乏力，喘息急促，十分痛苦。

習笑風一脚踢去，却被震斷了五趾，心中驚疑，但終見鐵手仆地不起，忍不住發出一連串的狂笑來。

這一陣狂笑的瘋狂程度，可謂令人驚心動魄，他一面笑着，一面揮刀舞着，這時候如果還有人不相信他是一個瘋子，只怕那人才是一個眞正的瘋子。

待他笑聲剛笑完，習玫紅就悲聲問：「哥，你在幹什麼？你究竟在幹什麼？你知道你在幹些什麼？」

習笑風瘋狂的笑聲一歛，但他的眼神卻比瘋狂的笑聲還瘋狂：「妳問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我當然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麼！我這幾年來，受盡了委屈，忍受別人的控制，現在，我才吐氣揚眉，才是眞正的武林泰斗，才是眞正的習家莊莊主……」

他的眼睛佈滿了血絲，披頭散髮，臉容可怖，反過來指着驚惶中的習秋崖和習玫紅，狠狠地問：「那你們呢？你們曾爲習家莊做過什麼？妳問我爲什麼……我告訴妳，唐門控制了習家莊，要把習家莊塑造成另一個小唐門，所以，他們打家刦舍，刦得了不少財物——那些財物，金、銀、珠、寶、翡翠、瑪瑙、字畫，足够拿來起一座大城……」

習笑風的眼睛發出近乎癡呆，但又十分邪惡的異彩：「你們想想，那麼多價値連城的寶貝，都是我的了，我是習家莊的莊主，我要用這筆財富，來盡情享受，把習家莊建立得金碧輝煌，實力宏大，然後反攻唐門，報仇雪恨……哈哈……哈哈……」說到這裏，他又發出一連串瘋狂的笑聲。

「可是，哥，」習玫紅驚懼地道：「你，你要你的金銀，不必要殺人啊。」

「我不殺人？」習笑風臉上換了一種十分猙獰的表情，「我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把金銀財寶搶回去，交到那些貪官汚吏手上，那也不是給那些狗官享用？難道還會交回給連遺孤都沒有的事主？……我連自己心愛的兒子都殺了，難道會饒了這兩人？」

習秋崖驚惶地顫聲道：「那……那，我們，我們……」

習笑風睨了他們一眼，忽笑道：「我不殺你們，你們要替我重振習家聲威，你是我的弟弟妹妹，我只殺他們，不殺你們。」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十分柔和，但在習玫紅、習秋崖耳際聽起來，却毛骨悚然。

只聽冷血沉聲道：「二公子，三姑娘，令兄長期扮成瘋子，此刻，他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了。」

習秋崖和習玫紅聽了這句話，臉色大變，兩人迅速互望了一眼，習玫紅在習秋崖耳邊迅速的說了幾句話。

習玫紅跟習秋崖說話，習笑風並沒有注意到，因爲他此時正揮着刀，猶似一個張牙舞爪的人向冷血逼近，桀桀笑道：「我瘋？你說我瘋？我就要你一輩子再也說不出話來！」

冷血捱了一刀「失魂刀法」，傷口迸裂，自然無法再躲過他這一刀。

就在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使習笑風沒有料到的事，習玫紅背了冷血就跑。

習笑風楞了一楞，揮刀大叫：「回來，回來……」

他大叫的同時，發現習秋崖也扶了鐵手，奪門而出！

習笑風揮刀狂追，一面叫嚷着：「放下，回來，回來！」但他一面揮刀，他的弟弟和妹妹更是沒命的逃跑。

習笑風一面咒罵着，披頭散髮的追了出去，只留下了一個小珍，在三、四十柄單刀架，六十四張椅子及四具屍首的大廳上。

× × ×

習笑風不但武功、刀法比他的二弟三妹好得多，輕功也比他們高得多——何況武功還有合起來對付可以使到自己武功加倍的情形，但輕功完全是個人的表現，不能兩人合併起來就可以跑得快一些的。

而且，習玫紅和習秋崖還要背負另一個完全不能移動的人的重量。

習笑風原本很快就可以追上他們，但是，習笑風的一足五趾，却爲鐵手內勁所震傷，以致他一隻左腿，幾乎難以移動，要不是過了綠草坪，紫花地的盡頭，就是攔面的跨虎江，而偏生習秋崖和習玫紅又完全不懂水性的話，習笑風就一定趕不上他們倆。

可是，習笑風現在趕上了。

他曳着一隻受傷的脚，眼光發出狠毒的神色，嘴裏咒罵着：「好，好，你們眞不聽我的話，幫着外人……你們……就不要怪我……」

習笑風曾爲了要驚動四大名捕來解他的危難，不惜逼自己弟弟和未來弟婦脫衣投水，而爲了不受唐失驚的威脅，竟殺了自己的孩子，此時此際，習秋崖和習玫紅都心知肚明，習笑風要幹什麼了。

習秋崖放下了鐵手，揮着刀，也一面揮着無力的手，他那樣胡亂的揮法，就像不斷的搖着手一般，只聽他嘶聲道：「哥，你，你不要過來，不要過來，再過來，過來，我，我就……」

可是在他的話每頓一頓的時候，習笑風就陰沉着臉，逼進了一步，所以習秋崖一句話都沒有說完，習笑風已逼近他的面前，揚起了刀，此刻他的臉容，就像一個狂魔在飲着血一般。

同時間，一聲清叱，人影疾閃，又一陣兵刃碰擊之聲。

習玫紅已向習笑風出了手。

習秋崖仍呆在當場，不知怎麼好。

習玫紅的武功，本就不如習笑風，十幾招一過，習玫紅一面打一面叫道：「二哥，二哥快……」她下面的話已叫不出聲，習笑風雖傷了一足，但凌厲迅疾的攻勢使習玫紅根本離不開他的刀風籠罩中，而且根本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

習秋崖手裏緊緊握着刀，由於他把刀握得那樣地緊，以致手背上的青筋，全都凸了出來，冷血勉力想掙扎起身，但終又摔倒，他向習秋崖喘息疾道：「你再不去，你妹妹就要——」

他話未說完，「噯」的一聲，習玫紅肩膊上已受了傷，但習笑風手上的單刀，也因太圖急攻，被習玫紅反刀迴切，習笑風匆忙撒手，刀脫手飛出，「嗖」地落在江邊，大半刀身浸在水裏，只餘刀鍔在岸上。

這時小珍也已趕到，她不會輕功，能趕了過來，已誠屬不易。

習玫紅雖打脫了他哥哥手上的刀，但也受了傷，被「失魂刀法」所傷可不同別的兵刃，習玫紅也馬上喪失戰鬥的能力，是以習笑風一劈手，就把她手中的刀奪了過來，一脚把她踹倒，舉刀就斬。

習秋崖狂吼一聲：「不可——！」揮刀架住習笑風劈下的一刀，兩人就打了起來。

紫花簇簇，綠草地上，沁風如畫，但兄弟兩人却作着捨死忘生的搏鬥。

鐵手這時强忍痛苦，想支撐起來，但死穴上曾給人重重一擊，饒是他功力高深可以不死，但一時三刻想回復活力也絕對不能，他强忍痛楚，才沒發出一聲呻吟來：「小珍，妳……快逃！」

無論誰都可以看出來，恐慌中的習秋崖絕對不是習笑風的對手，習笑風殺了習秋崖，一定會把這裏活着的人逐一殺死，連小珍也不例外。

不過在這些人中，不會武功的小珍倒是唯一有能力逃跑的人。

鐵手催促小珍趕快逃走，小珍堅決的搖首。

就在這當兒，「噹」的一聲，習秋崖手中的刀，因太慌亂而被習笑風震飛。

空了雙手的習秋崖，在習笑風瘋狂的刀光中，更是手忙脚亂，左支右拙。

小珍忽然走到江邊去，拾起習笑風脫手的刀，跑到戰圈邊，揚聲叫：「二公子，刀，刀——」說着便向習秋崖將刀拋了過去。

習秋崖這時也拚出了生死，因爲他知道，他哥哥將隨時一刀把他斬死的時候，更是拚出了眞火，他乍聽小珍呼叫，胆氣一豪，一脚橫掃，習笑風一方面是因太過有信心，料定習秋崖必死於自己刀下，另一方面因左足爲鐵手震傷轉動不便，竟給習秋崖這一脚掃得踰踉後退。

習秋崖接過小珍丟來的一刀，大喝一聲，就一刀向習笑風斬了過去。

這一刀在半空中發生極大的變化！

這一刀是剛從江邊拾起來的，斬到一半，水珠散開，竟似一串彩虹一般，發出極之奪目的光彩，又似一連串的迷夢，在天空閃現，令所有的人，從受傷的鐵手、冷血到不會武功的小珍甚至於被攻擊者習笑風與攻擊者習秋崖，全都迷眩於那一連串夢一般的幻像裏。

可是夢碎了。

刀已斬中習笑風。

習笑風嘶吼：「碎夢……」仰天倒落江中。

× × ×

碎夢刀原來就是習笑風由小到大所用的一柄又老又舊的破刀。

但這柄破刀，只要沾上了水，就能發出十倍「失魂刀法」的力量來。

習秋崖斫習笑風那一刀，鐵手冷血看在眼裏，完全明白了當年習奔龍爲何奪得關內第一高手的稱號。

當「碎夢刀」以「失魂刀法」的劇烈顫動刀鋒出招時，竟能發出這如同夢境一般的幻彩來，與之對敵的人，可以說不是被武功打倒的，而是給幻像裏的美景擊敗的。

却不知爲何，也許，習奔龍不想子孫們仗賴這一柄刀的魔力而怠於武功實力的根基，但也不想毀掉此刀，或許，他是怕別人偸窺此刀，替習家引致大禍，可能他有習家莊的六親不認的血統，不想他子孫們的名頭比他更响亮，所以，他把刀傳了下來，但下了禁制令，不給習家的人近水，這刀的性能，也就跟普遍的刀一樣，完全沒有辦法發揮。

直至如今，習笑風因爲要殺他的親弟，刀脫手，落入江中，旋被一個不會武功的小珍拾起來，丟回習秋崖手裏，然後，以「失魂刀法」一刀殺了他哥哥。

習笑風是否被習秋崖一刀殺死的呢？誰也不知道，反正，習笑風不會游泳，落入江中，被水冲去，必死無疑。

習秋崖斬出那一刀之後，整個人愕住了。

久久也不能回過神來。

而鐵手、冷血、習玫紅却苦於無法動彈。

幸虧還有小珍，完全不會武功的小珍，否則，他們還不知要在這綠草紫花地上，渡過多少時刻，綠草雖清，紫花雖美，但對幾個受傷的人來說，還不如躺在屋裏牀上來得容易恢復得多了。

× × ×

三天後，鐵手和冷血從習家莊出來，又看見綠草這麼青青，紫花那麼新新，而跨虎江在遠方，更那麼清清。

他們深吸着沁涼的江風，眞想留下來不走。

何況，這三天來，習玫紅和小珍，一直希望他們留下來，不管留多一天兩天，都是她們所期盼的，雖然她們都沒有把這期盼表達出來。

但是從習玫紅不斷把莊裏許多好玩好吃的東西拿出來引他們注意，和小珍低下頭去沉思及抬頭起來柔靜的目光，鐵手和冷血，都能感覺到那種期盼。

可是他們還是要走了。

小珍和習玫紅送他們出來。

習秋崖沒有送，是因爲他病了。

他不斷的發着高燒，晚上做夢，不斷的重覆着他揮刀弒兄的一幕；但是，碎夢刀在他的手上，也在他的手上，習家莊不能沒有了莊主，莊主的位子，必須要他來承担。

鐵手和冷血看到病中的習秋崖，知道他身上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但在他心上，可謂病入膏肓，他們可以破一件七省廿四縣的衙役都破不了的案子，但實在提供不出什麼辦法，來解決這青年人身上無形的担子。

他們只好走了。

外面世界還有很多案子，正待他們去破。

習玫紅送到門口，忽然扁着嘴向冷血道：「我知道了。」

冷血詫異問：「妳知道什麼？」

習玫紅擰過身去，不去看他：「你是趕着去見那個鼻子又高又俏又嬌又翹的女人！」

冷血愕了一愕，在這一刹那間，他不知道這女孩子到底在講些什麼，只能重複那一句：「什麼鼻子又高又俏又嬌又翹的女人？」

鐵手悄悄把他拉到一邊，悄悄地問：「你還記不記得當初你跟三小姐第一次見面時，你罵過她什麼來着？」

冷血想了一想，立刻就記起來了，他走過去，眼睛發着亮，向別過臉去不睬他的習玫紅叫道：「鼻子扁得像茄子的姑娘，我們辦案去了。」

習玫紅哼了一聲，不去理他。小珍蹙蹙秀眉說：「你們要走，就走好了，還氣她作甚？」

冷血笑着道：「如果天下間有像她鼻子那末好看的茄子；我寧願天天吃飯不吃別的，只吃那麼好看又俏又嬌又翹的茄子了。」

習玫紅破涕爲笑，但她又不好轉身過去。小珍幽幽一嘆：「可惜，你們要走了，否則，我做醬燒茄子給你們吃。」

鐵手踏前一步，他比小珍高一個頭有餘，小珍只能抬起柔靜的眸子的時候，才能看到他溫柔的眼睛。

「那麼，今個兒晚上，我們等着吃茄子了。」

小珍一震：「嗯？你們不是要去辦案麼……」

「是，我們是去辦案。」冷血笑道，「但這件案子，就是這裏捕頭郭秋鋒叔父離奇被殺的血案，地點就在這一帶，所以晚上能回來。」

捕頭郭秋鋒的叔父，也是一個有名的捕快，他的死還牽涉了許多曲折離奇的事，但小珍和習玫紅聽了，都覺得綠草特別青綠，紫花特別艷美，江水特別清清，連風，也多情。

（全文完）



天涯亡命故事之三

馬騰·文
黃耀基·圖

死裡逃生

江邊遇救星

春江水暖，楊柳多姿。

楚秋千徘徊在漢水江頭，被春日的柔媚迷住了。

一羣衣着花俏的少女嘻笑追逐着打從他身旁走過，那清脆悅耳的嬌甜語聲入耳，令他驀然想起了身世可憐的青荷。

青荷曾救他一命（詳見本故事集之二），是他亡命江湖以來，第一個認識的女孩子，也是第一個認識的朋友。他本不想與青荷分開——青荷也是孤苦零丁一個人，無奈他自己隨時會被天殺組織的殺手追殺，而青荷又不懂武功，要是帶着她在身邊，那無異是害了她，所以他只好將青荷留在那小鎮一戶無兒無女的年老夫婦處，並叫青荷認了那夫婦作義女。

那對年老夫婦平白得了一個女兒，高興得闔不攏嘴，對青荷呵護備至，有若親生。

青荷也被那夫婦的慈愛感動了，雖然有點捨不得離開楚秋千，她還是高高興興地留下來了。

長長地吁了口氣，楚秋千折下一條柳枝，投入江水中。

柳枝落水，在水面打了個漩，便隨波逐流而去。

楚秋千不禁深有感觸地喟嘆一聲。

——他若是肯像柳枝一樣的隨波逐流，現在也不用亡命江湖，隨時有生命之憂了。

江水眨眼間將柳枝衝帶得看不見了，

廟前死還生

楚秋千的目光依然定定地凝視着永不停息的滔滔江水……

× × ×

「閣下是否姓楚？」不知什麼時候，一個人來到楚秋千背後，突然發話。

楚秋千心頭微震，却沒有回轉身，但却將目光收回來。

——這人身手好高明，來到我背後一丈不到，我竟然毫不知覺！

楚秋千邊想邊開口道：「閣下又是誰？找楚某有何貴幹？」

他在話中已承認了自己姓楚。

「那麼閣下一定是楚秋千了？」那人不答再問。

楚秋千這時已暗中將一身功力提聚起來，從容地答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背後那人語聲平板地道：「是，咱們可以談一談，不是，立刻走。」

楚秋千依然面對江水。「閣下若想我明確答你，請先報上姓名。」

背後那人故意咳了一聲，才道：「這樣很公平，我先將姓名說出來。」頓一頓，語聲略爲沉宏地道：「趙雙洲！」

楚秋千一聽，心頭不由一跳，却平淡地道：「原來是江湖人稱刀枴雙絕的趙雙洲！」

楚秋千雖然很少在江湖走動，但由於在天殺這個組織中，接受殺手訓練時，必須了解江湖上的人與事，故此他雖然少在

江湖走動，但對於江湖中的人事知悉得清清楚楚，而趙雙洲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所以他立刻想起來了。

趙雙洲嘿嘿一笑，道：「閣下應該答了吧？」

楚秋千生性耿直，不善欺詐，這也是他不能適應殺手生涯的原因之一，當下他毫不猶豫地答道：「在下正是楚秋千！」

「好爽快！」趙雙洲在背後撫掌笑說：「希望你能爽快地答應我的要求。」

楚秋千聞言心頭一動：「請說。」

背後的趙雙洲好一會才道：「我要你將身上的犀甲寶衣送給我！」

楚秋千一聽，不禁在心裏冷笑一聲——狼子野心，果然被我猜到了。

趙雙洲見楚秋千不答他，加重了語氣道：「閣下到底給不給？」

楚秋千依然背着趙雙洲，冷冷地道：「憑什麼我要將犀甲衣送給你？」

「就憑我這手上的一刀一拐！」趙雙洲刀枴一碰，發出鏘然震响。

「閣下這樣說，豈非等於強盜？」楚秋千雖然背着趙雙洲，但對方若有什麼動靜，逃不過他的一雙耳朵。

「既然你這樣說，那我就動手強搶了！」趙雙洲語氣又重了幾分。「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楚秋千右掌已藏了彈丸劍，只要背後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就會毫不容情地揮劍動手。

不過，他不想與趙雙洲歪纏下去，而他的身上也沒有犀甲衣，所以他深深地吐了口氣後，說道：「我身上根本就沒有犀甲衣，閣下就算強搶，也是搶不到！」

趙雙洲那裏相信楚秋千的話，重重地哼了一聲，道：「你當我是三歲小孩？今日，你若不交出犀甲衣，休想離開這裏一步！」

楚秋千倏地心頭一動，問道：「閣下是怎樣知道我身上有犀甲衣的？」

趙雙洲不耐煩地道：「現今江湖上，誰人不知你身上懷有犀甲衣！乖乖地交出來，你就可以保存住一命，也省去很多麻煩。」

楚秋千聽了，心裏不禁叫聲：「苦也！」同時他亦猛然想到，在江湖上散佈這種謠言的人，肯定是古鳴薔薇那伙人，借刀殺人，這條計可謂毒辣！

楚秋千暗暗咬牙，知道就算他怎樣說，趙雙洲也不會相信的了，所以他也不申辯下去，冷然道：「閣下既然不相信，那就請動手吧！」

「好狂妄的小子！」趙雙洲吼喝一聲，拐砸刀斬，攻向楚秋千。

楚秋千聽風辨位，半身一旋，讓過斜砸下來的鐵拐，「卡崩」彈响聲中，右掌彈丸劍彈展，一抹一封，恰好接住了趙雙洲斬向他腰背的那一刀！

刀劍相擊聲中，楚秋千的彈丸劍一彈一標，有如靈蛇一樣折彈起，戳向趙雙洲的下頷！

趙雙洲料不到楚秋千的彈丸劍有如此妙用，猝然之下，不禁吃了一驚，尚幸他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反應神速，仰身拗腰，砸空的鐵拐迴臂一掃，砸向楚秋千的腰腹。

楚秋千身形接再一旋，堪堪避過了趙雙洲那一拐。

同時間劍急引，「叮」一聲，點開了趙雙洲的單刀。

「嘿，果然有兩手！」趙雙洲喝聲中，刀拐掄斬如急風，將楚秋千的身形圈入拐影刀光中。

楚秋千吸口氣，清嘯聲中，一劍千鋒，但聽一連串急激的交擊聲中，兩人同時躍開一步。

剛才，楚秋千一口氣接下了趙雙洲三十二拐四十八刀！

兩人都有點氣促，互相注視着。

「好小子，倒要看你接得下我多少招！」趙雙洲目中殺氣森森，身形一欺，再度展開凌厲的攻勢。

楚秋千深深地吸了口氣，軟劍一振，嗡然聲中，劍身有如靈動的飛蛇一樣，竟然蹈隙鑽罅，突入了趙雙洲的刀枴中，劍尖如蛇噬人般，刺向趙雙洲的咽喉！

趙雙洲不禁吃了一驚，臉色微變，刀拐一合，企圖鎖住楚秋千的劍。

但楚秋千的軟劍像溜滑無比的泥鰍一樣，趙雙洲的刀拐竟然鎖不住，驚得他連眼色也變了。

不過他到底是成名人物，應變奇快，猛一拗腰，施出一招鐵板橋，同時飛起一脚。

楚秋千的軟劍，貼着他的鼻尖刺過，一眼瞥到他飛脚踢來，左掌一沉，截斬下去。

趙雙洲悶嘿一聲，單腿一蹬，身形平射出去。

但他怎也料不到，楚秋千的軟劍倏然一折一沉，劃向他的胸腹！

這一次，趙雙洲驚得手足僵冷，再也閃避不了，裂帛聲中，身形倒射出二丈過外。

楚秋千却沒有動，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狼狽地挺彈起身形，落在地上的趙雙洲。

趙雙洲一張臉煞白，低頭一看，胸腹前衣衫盡裂，露出一條紅紅的血痕，江風吹來，涼颼颼的，隱隱生痛，不禁打了個寒噤。

「閣下現在還要不要犀甲衣？」楚秋千迫視着趙雙洲。

剛才，只要他加一分勁，趙雙洲就不止衣裂那樣簡單，只是他不想殺趙雙洲，因爲趙雙洲雖然蠻橫兇惡，但與他沒有深仇大恨，所以他沒有痛下殺手。

趙雙洲一張臉變得難看死了，急喘着氣，目光兇毒地望着楚秋千。

他實在想不到會栽在眼前這位後生小子的手上，他到底是個成名人物，這個臉他掉不起。

猛地狂吼一聲，趙雙洲像頭瘋虎一樣，掄動刀拐，撲向楚秋千。

楚秋千冷冷一笑，軟劍一抖，「忽忽」聲中，迎向趙雙洲的刀輪拐網。

一陣急激的金鐵交擊聲立時連串响起，楚秋千竟然被逼退了二步。

趙雙洲以刀枴稱絕江湖，這一輪狂攻之下，果然威力無窮！

再一輪急攻，趙雙洲又將楚秋千逼退了一丈有多。

趙雙洲得勢不饒人，刀枴再度狂攻而出。

但這一次，楚秋千沒有揮劍封擋，身形忽地拔起，劍一震，當頭洒下千百點劍光！

趙雙洲不禁又吃了一驚，大吼聲中，一矮身，刀枴齊舉，護住頭頂！

但楚秋千却如漁翁收網般，洒下的千百點劍光一斂，身形一翻，飄落在趙雙洲的背後。

在飄落的同時，軟劍反手倒劃出，在趙雙洲的背上劃了個「一」字！

裂帛聲中，趙雙洲的背上由上到下，衣裂肉現，那件衣服已不成衣服了。

趙雙洲驀覺背後一涼，驚慌中吼喝一聲，身形疾旋，刀枴旋擊，但是却擊了個空！

楚秋千人在丈外，冷冷地望着他。

趙雙洲不禁又羞又怒，呆在當地。

「閣下請離開這裏，別迫我殺你。」楚秋千說話間，「卡崩」一聲，將彈丸劍收在掌中。

這刹那，趙雙洲一張臉變顏變色，氣息粗濁，緊閉着雙唇，一聲也不出。

但他的眼中，却盡是恨毒之色。

霍地一轉身，趙雙洲終於一聲不响地走了。

楚秋千望着看漸去漸遠的趙雙洲身形，深長地吐了口氣，苦笑出聲。

× × ×

怔怔地望着奔流不息的江水，楚秋千不由感嘆出聲。

他實在不明白，「天殺」爲何不能放過他，非要殺他而後甘心。

現在，古鳴他們向江湖散佈的這一謠言，將會令到他窮於應付，因爲犀甲衣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護身寶衣，誰也想得到它，那麽，從這一刻起，他隨時會遇到向他索取寶衣的武林人。

想到這裏，他不由切齒痛恨古鳴薔薇這班人。

春光雖好，這時他已失去了欣賞的心情。

他正欲離開江邊，欸乃聲中，一艘小舟貼着江邊順流而來，舟上只有一人，划着木槳，引吭高歌——

放棹中流……

楚秋千不禁被舟上那人吸引住了。

而那操舟者的歌聲也戛然而止。

他也看到了楚秋千，一雙冷電也似的目光，射在楚秋千的身上。

這時舟已貼岸來到楚秋千站立的岸邊，那操舟者，忽然棄槳長身射起，一掠上岸。

那艘小舟急幌了一下，被流水一帶，緩緩向下流漂去。

楚秋千在那人長身掠起的刹那，不由戒備地退了半步。

那人年紀大約三十許，穿一身粗布衣裳，有一股逼人的氣勢。

那人一掠到岸上，對着楚秋千，露齒一笑。

這一笑，又令人感到其樸實可親。

但楚秋千却沒有因爲那人的一笑而放鬆了戒備，狐疑地望着那人，掌中緊扣着彈丸劍。

那人依然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走上前一步，笑笑問道：「這位朋友，你在等人，還是渡江？若是渡江，我可以載你過去。」

說時，拿眼瞅了一下漂蕩出三數丈的小舟。

楚秋千摸不清楚這人的來路，但又不能不答，搖了搖頭。「朋友的好意，心領了。」

那漢子目光上下打量着楚秋千。「我看你眉宇間隱露愁意，別是心中有解不開的結，而……」

楚秋千趕快截住他的話，道：「告辭了。」

轉身便欲離開。

那漢子也沒有再說什麽，深深地看了楚秋千一眼，身形急掠，追上那隻漂流的小舟，接一個燕子掠波，飄落在小舟上，放棹高歌而去。

楚秋千耳聽那漢子豪邁高吭的歌聲，不由悵然嘆了口氣。

——我若是能够像那漢子一樣，了無牽掛，自由自在，那有多麽好！

楚秋千不由放慢了脚步，扭頭望向那艘飛箭一樣滑行在水上的小舟，目光又怔然。

但立刻，他就被一陣脚步聲將他的目光拉回來。

四名勁裝疾服的漢子，正朝着他迎面走來。

楚秋千一看四人的步法及神態，便知四人都是高手。

——在「天殺」的組織，接受殺手訓練期間，他曾經接受過觀察別人這一門學問。

那四人八道目光也在看着他，打量起來。

楚秋千急忙將目光收回，身形一側，偏身從那四人身旁走過。

這時那四人已停下來，目光灼灼地打量着楚秋千。

其中一人突然開聲道：「老大，你看清楚這人像不像那小子？」

另一個鼻尖上生了個小肉瘤的漢子目光一緊，不敢肯定地道：「有點像……」

另一個水泡眼漢子立刻尖聲道：「既然有點像，何不截住他問一問？」

楚秋千一停，知道麻煩又來了，但他詐作不聞，繼續急步離開岸邊。

「喂，停一停，老子有話問你一問？」一個鵝公聲的漢子，大聲朝向楚秋千喝叫。

楚秋千的脚步不由窒了窒，却沒有停下來。

「喂，老子有話問你，你爲何不停下來？」仍是那鵝公聲漢子在叫。

楚秋千心裏不由有氣，但他還是忍住了，放開脚步向前走。

「媽的，這小子找死了！」鵝公聲的漢子見楚秋千毫不理睬他，不禁勃然大怒，喝一聲，身形一掠，凌空越過楚秋千的頭頂，飄落在楚秋千身前丈許遠，截住了他去路。

衣袂破空聲中，其餘三人也急展身形，將楚秋千圍在中間。

楚秋千脚步急停，目光急掃四人一下

，冷冷道：「四位光天白日之下將我截住，莫非想剪徑？」

那四人一聽，臉色齊皆一變，鼻尖長着肉瘤的漢子陰狠地盯着楚秋千，惡聲道：「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竟然信口胡說，快報上姓名！」

楚秋千心知不能善了，故意氣氣四人。「我看是你們活得不耐煩了，再不走開，小爺可要高聲叫了。」

那鵝公聲的漢子兇巴巴地搶着道：「你若叫，咱們立刻殺了你，看有人救得了你否？」

「老大，我越瞧這小子越像咱們要找的人。」四人中一直沒有開過聲，賊眉賊眼的漢子那雙賊溜溜的目光直在楚秋千身上溜轉。

「小子，你是否姓楚？」鼻尖長着肉瘤的老大惡狠狠地問。

楚秋千一聽，一顆心不由沉了一沉。

「你們又是什麽人？」

水泡眼漢子眼泡一鼓厲聲道：「大爺們是什麽人你不配問，快說你的姓名。」

楚秋千針鋒相對。「小爺的姓名你們也不配知道，快滾開！」

這一來，四人勃然變色，怒喝厲吼聲中，紛紛將兵器撤出來。

楚秋千一看四人的兵器，立刻就省起了四人是誰。

——他在接受殺手訓練時，曾專門了解過江湖上的人事及帮派組織，所以他雖然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但却對江湖人事動態瞭如指掌。

這四人的兵器皆很特別，却是極難練的外門兵器。

鼻尖長着肉瘤的老大手上握着的是一對齒輪刀。

水泡眼漢子手上握着的是一只銅脚，起碼有五十斤重。

鵝公聲漢子握着的是一對銅鈸，黃光閃閃，鋒銳無比。

賊眉賊眼漢子使的是形狀有如蛇矛一樣的奇形長劍，劍身足有六尺長。

這四人的兵器非常特別，江湖上的人一見這四人的兵器，只要是稍爲有點見識的人，都知道他們是誰。

× × ×

「滇西四惡。」楚秋千心頭一懍，一字一字說出來。

這滇西四惡竟然毫不以爲忤，且臉有得色，老大毛良陰笑道：「想不到你這小子也聽聞咱們四惡的大名，並且一眼就認出！」

水泡眼老二田茅哈哈一笑道：「既知大爺們是誰，還不將姓名報上來？」

鵝公聲老三牛錯緊接道：「再不說大爺們就不客氣了。」

賊眉賊眼老四符杜仍是那句話：「這小子越看越像那姓楚的！」

楚秋千知道碰上這四位橫行滇西的惡人，不可能會善了，於是咬咬牙，朗聲道：「你們聽着，小爺姓楚，大名秋千！」

賊眉賊眼老四符杜一聽，首先歡喜得跳起來。「我果然沒有看錯，他正是咱們要找的人。」

鵝公聲老三牛錯樂得戛戛笑起來。「老大，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水泡眼老二田茅眼泡一鼓一鼓的，尖聲道：「還等什麽，那件寶衣就在他身上，動手搶啊！」

老大毛良却一擺手，陰聲道：「小子，你眞的姓楚，名秋千？」

楚秋千一挺胸，大聲道：「小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如假包換！」

毛良臉上泛起一抹陰笑。「嗯，你是自動交出犀甲衣，還是要咱們動手？」

楚秋千一笑。「我身上根本就沒有犀甲衣，本來想自動送給四位也送不成。」

水泡眼老二田茅臉色一變，尖喝道：「你小子休想誑得了咱們，再不交出來，別怪咱們心狠手辣！」

楚秋千却一點懼色也沒有，雙手一攤，道：「你們幾時手下有過活人？你們就算殺了我。也得不到犀甲衣！」

鵝公聲老三牛錯勃然道：「這小子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四符杜在牛錯說話時，悶聲不響，身形一動，蛇形劍有如長槍一樣，疾搠向楚秋千的腰眼！

楚秋千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錯開一步，右臂一揮，彈丸劍暴彈而出，錚一聲，封開了符杜的蛇形劍。接一引劍，「叮」一聲點歪了田茅的銅脚。

忽哨聲中，牛錯的一對銅鈸旋斬楚秋千的頭頸腿膝，百忙中楚秋千劍一抹，封開了旋斬頸顮的銅鈸，身形一拔，旋斬向腿膝的銅鈸「嗡」地一聲，自他脚板底旋過了。

只有老大毛良沒有動，但楚秋千身形拔起的刹那，他也動了。

如跳蚤一樣蹦彈起，撲向楚秋千，一雙齒輪刀直切向楚秋千的腰脅小腹。

楚秋千人在空中，覷得直切，軟劍嗡然顫鳴中，疾刺向毛良的眉心。

楚秋千這種打法，是兩敗俱傷的打法，毛良志在那件犀甲衣，自然不肯與楚秋千拚個兩敗俱傷，切向楚秋千小腹的齒輪刀向上一絞，封鎖楚秋千的軟劍。

而切向楚秋千腰脅的齒輪刀去勢不變。楚秋千劍勢急變的同時，腰身硬生生一擰，開錯足有四尺，而劍勢急變的軟劍向下急劃，劃削毛良的腰腿。

毛良不禁吃了一驚，切空的齒輪刀反臂一掄，砸向楚秋千的軟劍。

楚秋千疾忙收劍沉身，「忽」地一下急响，一面銅鈸貼着他的頭頂旋飛過。

說險，那眞是險極了！

旋飛的銅鈸竟像有靈性一樣，去勢一迴，接旋而下，追斬身形急墜的楚秋千。

楚秋千急墜的身形倏地一窒，長劍彈點出，錚一响，準確地點擊在旋飛至的銅鈸邊沿上，擊得銅鈸忽地幌動了一下，歪斜着飛開去。

楚秋千身形一彈，竟然追着那面銅鈸，急掠了過去！

楚秋千決心毀了這面銅鈸，因爲銅鈸對他威脅最大，一個不小心，就會被其旋飛斬中！

牛錯在地上看得眞切，大急之下，粗喝一聲，另一面銅鈸脫手旋飛出，截斬楚秋千！

而他的身形一掠，急掠向那面銅鈸！

楚秋千一眼瞥見，軟劍揮彈出，恰好

將旋飛斬至的銅鈸彈擊得向上旋升。

而牛錯也一手抄接住一面銅鈸！

楚秋千身形一擰，往斜裏掠去，飄落地上。

但立刻就被毛良田茅符杜圍住，三樣兵器兇猛地齊往他身上招呼。

楚秋千朗喝一聲，軟劍急展，與三人惡戰起來。

牛錯將兩面銅鈸收回亦加入了戰圈。

刹時間，但見人影亂幌，刀光劍影交錯，連串的金鐵交擊聲爆响，簡直分不清誰是誰。

這滇西四惡合擊楚秋千，令到楚秋千兇險萬分，初時還有攻有守，漸漸就只有招架之力了，而且險象環生。

滇西四惡却一點也不敢鬆，攻勢更加兇猛凌厲。

楚秋千幾次全力衝突，也脫不出滇西四惡的合擊範圍，只好咬牙苦撐着。

「姓楚的，你若肯跪下雙手奉上犀甲衣，咱們饒你一命。」水泡眼田茅銅脚攻勢呼呼轟轟，更加沉猛。

「老二，這犀甲衣遲早也是咱們的囊中物，加把勁將這小子幹掉，免除後患！」鵝公聲老三牛錯一對銅鈸不離楚秋千的要害。

而毛良的一對齒輪刀更是兇險，將楚秋千的長劍封鎖得施展不開。

楚秋千只好仗着靈巧的身形，閃避四人的攻擊。

若是他身上眞的穿着犀甲衣，情形就不會這樣兇險。

「哧」地一聲，楚秋千閃避不及，肩頭被符杜的蛇形劍戮中，衣破血流，痛得他渾身一顫。

而田茅的銅脚挾着勁風，有如泰山壓頂一樣，力砸而下。

楚秋千剛想閃避，毛良的齒輪刀迫住了他的軟劍，牛錯的銅鈸與符杜的蛇形劍却將他的身形封死了。

楚秋千這一驚非同小可，暗嘆一聲：「吾命休矣！」閉上了雙眼。

× × ×

田茅的銅脚若砸在楚秋千的頭上，就算楚秋千的頭是鐵鑄的，也會被砸扁。

田茅的眼中已露出一種獸性的光芒。

就在田茅的銅脚堪堪砸在楚秋千頭上的刹那，一人凌空撲至，手中鐵槳於間不容髮間，迎着那只銅脚掄砸過去。

但聽一聲震耳的交擊聲響起，田茅的銅脚竟被砸彈開，身形也歪退了一步。

這驀然殺出來的「程咬金」，救了楚秋千一命！

楚秋千耳聽震响，立刻睜開了雙眼。

而他的軟劍由於毛良要閃避田茅彈歪撞向他頭肩的銅脚，身形閃躍帶動了齒輪刀而一鬆，他立刻把握這個機會，軟劍繞身一撇！

牛錯與符杜冷不防之下，同時向後暴躍開。

而凌空撲至的那人，恰好落在楚秋千的身旁。

楚秋千目光一瞥，認出了這個救他一命的人。

這人竟是那位放棹高歌的操舟者。

但楚秋千却來不及向那人道謝，那人已一手執着他的臂膀，喝一聲：「起！」

楚秋千立時雙脚一蹬，在那人的帶動下，身形騰拔起。

滇西四惡在一怔之下，暴吼連聲，接連騰掠起來，追撲向楚秋千與那名漢子。

那漢子的輕功顯然很高明，帶着楚秋千一掠數丈，落地之後鐵槳呼地一聲向後掄掃出，逼得追躡而至的滇西四惡急不迭翻躍開去。

那漢子接又帶着楚秋千縱掠向前，掠射向江邊。

滇西四惡喝罵連聲，縱掠如飛，緊追不捨。

那漢子帶着楚秋千飛掠到江邊，毫不停頓地縱身投掠向泊在江邊的小舟。

楚秋千這時已不容有所考慮，被那漢子帶得縱掠向小舟。

兩人掠落小舟，那漢子鐵槳一點岸石，小舟如箭般射向江心。

滇西四惡接連急掠到江邊，小舟已射離江邊足有十丈過外。

滇西四惡的輕功雖然不俗，但要掠過十丈距離，却沒有這種能耐，望着衝向江心的小舟，氣怒得破口喝罵不已。

那漢子却毫不理會滇西四惡的喝罵，鐵槳急划，小舟去勢如箭，衝破急流，瞬眼已至江心。

楚秋千穩穩地站在舟中，對於漢子的操舟術及深厚的內力，由衷佩服。

滇西四惡眼看着煮熟的鴨飛走了，對那橫插一手的漢子恨得切齒不已，但望着滔滔的江水，却又徒呼奈何。

× × ×

小舟泊在岸邊，，漢子一聲不响，從楚秋千的頭上掠上岸邊，將小舟繫好，招呼楚秋千上岸。

楚秋千一掠上岸，那漢子已在一塊石上坐下來，含笑望着楚秋千。

楚秋千感激地上前一抱拳。「這位兄台，救命之恩，在下沒齒不敢忘。」

那漢子豪爽地笑說道：「兄弟，你我皆是江湖兒女，何須掛懷，來，你昔才力戰滇西四惡，也累了，坐下來再談。」

楚秋千亦洒脫地上前，坐在漢子的旁邊。

那漢子一眼看到楚秋千肩頭血漬殷然，濃眉略皺。「兄弟，你受傷了，來，我爲你包扎一下。」

接從懷中掏出一個瓷瓶，傾了些藥末在楚秋千的肩頭上，撕下一只衣袖，替楚秋千將傷口扎好。

楚秋千在漢子爲他敷藥裹傷時，心潮起伏不已，心頭溫溫的，眼眶竟然濕了。

那漢子拍拍手，道：「兄弟，你怎會惹上那四個惡人的？」

楚秋千長吁一口氣，語聲有點低沉地道：「不瞞兄台，在下與那滇西四惡素無瓜葛，這一次還是第一次遇到他們，他們竟誤信流言，硬要向在下索取一件物件，小弟確實沒有，他們不信，便與在下打起來。」

那漢子濃眉一聳，道：「兄弟高姓大名，可否見告？」

「在下失禮了。」楚秋千抱拳道：「在下楚秋千。」

「原來是楚兄弟，」那漢子亦連忙抱

拳一拱。

「請敎兄台高姓大名。」

「趙重威。」那漢子爽快地說。

「原來是趙兄。」楚秋千搜索了一下記憶，却沒有聽聞過這個名字，但以趙重威的身手，當不是無名之輩，足可列入高手之列。

「楚兄弟，滇西四惡向你取索的物件，必是很貴重的，未知他們向你索取的是什麽物件？」趙重威眼神湛湛地望着楚秋千。

楚秋千長長地吐了口氣，一字一字道：「犀甲衣？」

「犀甲衣？」趙重威嘟喃一次，雙眼一睜。「楚兄弟，他們怎會認爲你懷有這件武林人夢寐以求的護體寶衣的？」

楚秋千重重地嘆了口氣，沉重地道：因爲有人欲殺在下，所以散佈謠言，使我成爲衆矢之的，達到殺死在下的目的。」

「卑鄙！」趙重威一拳擂在台上，「那人是誰？」

楚秋千這一次却是遲疑着沒有回答。

趙重威眉頭一跳，道：「楚兄弟若不便說，那就不要說，你的傷不要緊吧？」

楚秋千爲難地一笑，終於下定決心說道：「趙兄於我有救命之恩，在下又有什麽不可對趙兄說的？」

頓一頓接道：「欲殺在下而沒甘心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天殺』這個組織！」

趙重威一聽，神態也震動了一下，急聲道：「『天殺』是個可怕的殺人組織，你怎會惹上他們的！」

語氣中流露出一種關切之意。

楚秋千只好硬着頭皮，實說道：「不敢瞞趙兄，在下本是『天殺』中人，在下由於不願一輩子做一個失去自由的殺手，所以叛逃出來，被他們追殺！」

趙重威神色倏地凝重起來，湛湛的眼神注定在楚秋千的身上。「你年紀這樣輕，却是聲震天下的『天殺』中人，若不是你親口告訴我，我眞的不敢相信。」

楚秋千只好苦笑笑。

趙重威接又道：「這就怪不得他們要殺你了，據我所知，『天殺』對於叛徒，是從來不放過的，你有這種勇氣脫離他們，實在可嘉。」

楚秋千呻吟般道：「在下只不過不想做一件殺人的工具，他們爲何不能放過在下。」

「你怎會加入『天殺』的！」趙重威接問。

楚秋千感觸地道：「在下是個孤兒，自幼被『天殺』首領收養，接受殺手的訓練，便成了組織中的人。」

「原來如此，」趙重威同情地道：「你能够出汚泥而不汚，這份勇氣，令人欽敬。」

接從石上站起來，道：「楚兄弟，若不嫌簡陋，請到舍下一坐。」

楚秋千忙站起來。「只怕打擾了。」

趙重威豪邁地一笑，一手執着楚秋千的手，邁步道：「舍下離此只有半里路，走吧。」

楚秋千反手執住趙重威的手。「趙兄請。」

手執着手，兩人離開了江邊。

× × ×

竹籬小院，草屋三間，這就是趙重威的家。

而趙重威也是孤家寡人一個。

分別坐下之後，趙重威望一眼顯露出疲累的楚秋千，說道：「楚兄弟，相信你也餓了，待我去捧一些吃的來，咱們飲兩杯。」

楚秋千確實也餓了，遂不客氣地點點頭。

趙重威很快便捧出幾大碗魚肉，及一小罈酒，擺在一張木桌上，分別倒了兩碗酒。

「楚兄弟，相識便是有緣，來，爲咱們的相識乾了它！」趙重威雙手捧起那碗酒。

楚秋千被趙重威的豪爽感染了，暫時放開一腔思緒，誠敬地雙手捧起那碗酒。

「趙兄，在下借花敬佛，敬你一碗！」一碰碗，兩人一傾而盡。

趙重威爽朗地笑起來，連聲道：「痛快，痛快！」

接又倒酒，一聲：「請！」又乾了一碗酒。

楚秋千也一口氣乾了。

連盡三大碗酒之後，兩人邊吃邊談起來。

「楚兄弟，那件犀甲衣到底在誰的手上？」

「不瞞趙兄，那件犀甲衣本是『天殺』首領擁有，但在下逃出來時，偷取了，却又被一個叫封不平的惡賊奪去，那惡賊後來墜崖身亡，犀甲衣也就隨着那惡賊掉落懸崖下。」楚秋千將他逃出「天殺」之後，發生的一切，告訴了趙重威。

他之所以毫無保留地將一切告訴趙重威，是因爲他覺得趙重威是個可以信賴的朋友。

趙重威默默地聽完，喝了一口酒，道：「楚兄弟，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必須設法加以澄清，否則，你今後將寸步難行，成爲衆矢之的。」

楚秋千深有同感地道：「在下也想及這一點了，但在下初涉江湖，名不見經傳，就算在下說破了咀皮，他們也不會相信，在下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趙重威頷首，說道：「這確實是棘手得很……」

楚秋千苦惱地說道：「在下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之前，在下只好見一個應付一個了。」

趙重威忽然目光一亮，道：「這不是辦法，你應付得了十個，應付不了一百個，我倒想出了一個辦法。」

楚秋千大喜過望，急道：「趙兄請快說。」

趙重威於是將他的辦法說出來。

楚秋千聽得連連點頭，一抹笑意也在唇邊泛起。

× × ×

江湖上先是流傳出犀甲衣在一個楚秋千的年輕人身上，令到不少想佔有這件護身寶衣的人四出在江湖上尋找楚秋千這位年輕人。

而不少欲搶奪這件寶衣的武林人，大多數會集在漢江城附近。

因爲傳言說姓楚的年輕人就在漢江附近。但接着，又散佈出一種傳言——姓楚的年輕人躲藏在大石山上。

那些奪寶羣豪正因爲連日來在漢江附近找不到楚秋千而不耐煩起來，一聽聞這個消息，立刻一窩蜂湧向大石山。

所謂財迷心竅，那些欲搶奪到犀甲衣的武林羣豪，在久尋不獲之下，只要有消息傳出來，誰也不去探查一下消息是否可靠，或是揑造出來的，只要是有關寶衣的消息，他們都會毫不考慮地信以爲眞。

其實，就算奪到犀甲衣，難保不被人再搶去，並送掉一命，說起來，武林人在這種情形下，是愚蠢復可憐可悲的。

× × ×

大石山原來就是封不平與楚秋千激鬥之後墜崖的那座山。

大石山本來荒寂無名，但忽然間却像名山古刹一樣，名傳江湖，一羣羣的「朝拜」者絡繹不絕地湧向大石山。

這幾日，大石山上可說人頭攢動，滿山是人，熱鬧得很。

這些「朝拜」者當然是不是來遊山進香的（大石山連一間破廟也沒有），他們是來尋「寶」奪寶的，尋的當然是楚秋千，奪的當然是那件犀甲寶衣。

這幾日大石山上，少說點也有二三百武林人，幸虧大石山離那座小鎭不遠，那些武林人不至餓肚子露宿山頭，小鎭上的人却喜得眉開眼笑，一下子湧來這樣多人，自然可以大做生意。

這一日清晨，住在小鎭上的武林人都聽聞一個消息——姓楚的年輕人將會在大石山上的斷魂崖出現！

這個消息一經傳開，所有武林人唯恐來遲了，吃着早餐的掉下不吃就跑，起床稍遲的連早餐也不吃，匆匆抹把臉就往大石山跑去，誰也唯恐遲了，太陽還未升上樹梢，已一山是人！

太陽升上樹梢時分，斷魂崖前已聚滿了武林人，相識的互相招呼問候，不相識的則東張西望，希望發現那位身懷犀甲衣的姓楚年輕人。

× × ×

斷魂崖的面積不很大，但却非常平坦，方圓大約畝許二畝，由於崖深百丈，崖壁如削，加上崖底遍佈奇形怪狀的尖銳亂石，不論人畜若從崖上掉下去，斷無生理，所以稱作斷魂崖！

太陽升離樹梢高些的時候，崖前數百武林人的目光忽然集中在從人羣中走出來的兩個人身上。

人羣中忽然有人大聲叫出：「穿淺藍長衣的那個就是楚秋千。」

這一聲叫出，就像一塊大石投落潭水一樣，激起軒然大波，數百個武林人剎那騷動起來，爭先恐後地往前擠。

——誰也不想落後，搶佔到一個有利的位置，好搶先出手刦奪犀甲衣。

剎那間，呼喝聲與叫罵聲混成一片，間中夾雜着打鬥聲，好不混亂。

從人羣中走出來的兩個人，穿淺藍色長衫的的確是楚秋千。

至於另一個人，却是趙重威。

兩人毫不理會那些爭先恐後往前搶的武林人，一直走到離崖邊大約五六丈距離時，才停下來，轉身面對羣豪。

搶在最前面的有些已急不及待地搶撲向楚秋千，但却被趙重威霹靂一聲大喝震住了。

「各位先別亂動，咱有話說！」

喝聲在崖空迴蕩，震人耳鼓，羣豪俱不由心神一震，靜止下來。

數百雙目光利箭一樣射在楚秋千趙重威身上。

兩人却臉無懼色。

「各位，在下確是楚秋千！」楚秋千高聲叫出。

羣豪立刻又起了一陣騷動。

「各位來到這裏，都是想得到犀甲寶衣，是嗎？」楚秋子目光環掃羣豪。

羣豪立刻又騷動起來，嚷叫聲亂成一片。

「廢話，那還用說嗎？咱們巴巴地跑來這荒山野嶺，難不成來喝山風，晒日頭嗎？」

楚秋千却毫不理會羣豪的嚷叫聲，鎭定地大聲說道：「犀甲衣不錯是在我的身上……」

這一來，羣豪像發了狂的野獸一樣，互相推撞拚命往前撲。

最前面的人已撲向楚秋千。

楚秋千幾曾見過這種場面，臉色微微變了，露出一絲驚慌之色。

若不趕快制止，楚秋千不難會被爲奪寶衣而喪失了理智的羣豪撕成肉片才怪！

一直沒有出聲的趙重威，目中神光暴盛，提氣大喝一聲：「呔，趙兄弟還有話說！」

這一聲喝，總算又將洶湧的羣豪鎭住了。

楚秋千感激地望了趙重威一眼。

趙重威則用鼓勵的目光回望楚秋千。

楚秋千胆氣一壯，大聲道：「不過犀甲衣已給一位名叫封不平的自我身上搶走了！」

「這小子將咱們當做傻瓜，白痴才會相信！」有人大聲叫起來。「咱親眼看見犀甲衣穿在他身上！」

楚秋千臉色一變，目光急掃向發出叫聲的方向。

——因爲他發覺這叫聲很熟悉。

可惜人頭湧湧，他根本看不出是那一個叫出來的。

「這小子竟然以爲三言兩語就可誆騙咱們，眞眞可恨！」

「別信這小子胡謅。先殺了他，扒開他的衣服不就清楚了？」

這些叫嚷聲像乾柴上點了火一樣，哄地一聲，羣豪又洶湧撲前！

這一次連趙重威也不由心驚起來。

但楚秋千却表現得出奇地冷靜，陡地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各位如不相信在下的話，那就請看吧！」

「嘶」地一聲，楚秋千竟然將一身衣衫撕開，露出精赤的上身，及只穿着中衣的下身。

瘋狂的羣豪被楚秋千的喝聲及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得窒了一下，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他的身上。

——楚秋千衣裂肉露，身上那有犀甲衣？

羣豪皆呆瞪着雙眼，剎那間靜得落針可聞。

「各位，現在相信了吧？」趙重威這時振吭大叫。接側身一指崖邊，「封不平奪得犀甲衣之後，在此與楚秋千激鬥，不敵而墜崖身亡，各位欲想得到犀甲衣，可下崖去取！」

羣豪的目光俱不由從楚秋千的身上移向崖邊。

「閣下是誰？」有人大聲問。

「趙重威！」趙重威目中神光如電，凜然掃視了羣豪一眼。

「趙重威？」一個身穿錦袍，相貌清癯的中年文士有點驚疑地道：「莫非是漢江神釣翁的唯一傳人趙重威？」

「閣下說得一點不錯！」趙重威朝着那中年文士一抱拳。

漢江神釣翁乃是成名近六十年的人物，是近百年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風雲人物，只要是武林人，鮮有不知的，其人一身武功出神入化，隱居於漢江畔，行踪無定，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由於其爲人謙謹愼言，正直不阿，故此備受武林推崇敬仰。

羣豪想不到眼前這磊落豪邁漢子竟是漢江神釣翁的傳人，出於對神釣翁的欽敬，對趙重威也就另眼相看了。

而趙重威也把握這機會，向着羣豪大叫道：「所謂口說無憑，各位何妨到崖邊看看，是否崖下亂石上躺着一具屍體，屍體上是否穿了那件有如鱗甲一樣的犀甲寶衣！」

經趙重威這一說，羣豪已有幾位相信了，紛紛低聲議論起來，不少人躍躍欲動，想到崖邊看個究竟。

趙重威這時又大聲道：「崖邊狹窄，若各位一擁上前，恐會發生意外，最好公推十數位出來，看個究竟。」

羣豪聽了又起了一陣嗡嗡的議論聲。

結果，推選出十二位身份名望兩重的人士出來。

這十二位人士包括了武林中八大門派及三帮一會中人，由這十二人到崖邊察看，確是最適當的人選。

這十二人越衆而出，在趙重威楚秋千的帶引下，走向崖邊。

羣豪的目光皆隨着走向崖邊的十四人移向崖邊，肅靜得彷彿個個變成了石像。

楚秋千早巳將撕裂的衣衫草草用一條布帶束掩起來，走在前頭。

這時太陽巳升在中天，燦耀的陽光猛烈地晒射下來，無遠弗屆。

十四人終於走到崖邊。

在楚秋千的指點下，衆人一齊稍微前傾，探首向崖下探望。

崖深雖然近百丈，但由於陽光直射而下的關係，加上崖底只有亂石，沒有草樹，所以下面的情形各人皆能看到。

各人看到崖底亂石有如猛獸鬼怪一樣猙獰，不禁吸了口氣，暗暗心驚不巳。

順着楚秋千手指向下望去，衆人赫然望到一具屍體躺在一塊鋸齒一樣的怪石上，一身衣衫破裂，露出貼身穿着的一件有如鱗甲一樣、黑亮得閃閃發光的甲衣。

那具屍體由於死了不少時日，乾癟得滋牙陷目，形狀可怖。

「那屍體身上穿着的那件甲衣，確是犀甲衣！」一個年紀巳近古稀的老者以肯定的語氣說。「五十多年前，老朽曾經有幸一睹此寶物！」

這說話的古稀老者，乃是勢力遍及大江南北，創帮巳近一百五十年的江河帮首席長老董希民。

衆人對於董希民的說話，絕不置疑。

因爲董希民確實目睹過犀甲衣。

而十二位人士中，也有幾位曾經有幸看過犀甲衣，他們的目光很銳利，也認出來，所以他們也出聲附和董希民的說話。

至於那些沒有看過犀甲衣的人，也聽說過其形狀，而屍體上那件甲衣，其形狀與傳說無異，所以他們也一致認爲那確是犀甲衣。

確定了之後，十二人退離崖邊，與楚秋千趙重威來到羣豪面前。

羣豪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十二人的身上，這時，更是緊緊地盯在十二人身上。

這十二人也沒有要其他羣豪多等，由董希民代表十二人向羣豪宣佈——

各位聽着，經咱們十二人察看之後，一致認爲崖底亂石上那具屍體身上的甲衣，確是犀甲衣！

屏息靜聽的羣豪聽了董希民的宣佈，立時又議論起來。

董希民揮動雙手，示意羣豪靜下來，再大聲道：「各位如有不信的，請到崖邊探望一下！」

羣豪立刻蠢動起來，他們不是不相信董希民的話，而是老遠跑來了，好歹也要看一看，或許可以下到崖底，奪到那件犀甲衣也未定。

但董希民又大聲道：「這件事終於澄清了，希望各位從今以後不要再纏着這個楚少兄，各位欲想得到犀甲衣，可到崖下去取！」

羣豪未等董希民把話說完，再也忍不住了，哄地一聲，一窩蜂湧向崖邊。

董希民望着爭先恐後的羣豪，禁不住搖頭嘆息。

楚秋千至此，才算放下心頭一大塊石；重重地舒了口氣，上前抱拳對董希民等人感激地道：「在下多謝各位前輩直言之恩！」

董希民含笑道：「楚少兄何謝之有，今後你可以放心了，再沒有人會找你要犀甲衣了。」

楚秋千抱拳對一十二人羅圈一揖。「各位前輩，後會有期。」

轉身走到趙重威身邊，道：「趙大哥，咱們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趙重威含笑點頭，兩人頭也不回，並肩走下大石山。

董希民等十二人看一眼崖邊攢動擠碰的人羣，各自含有深意地互望一眼，相偕走下大石山。

寶物，人皆愛之，犀甲衣乃護身寶衣，只要是武林人，誰也想得到它，問題是：得到了它，能否保住它呢？甚或會送掉一命的？看到剛才那種場面，稍爲有點頭腦的人，也會打消欲得犀甲衣的念頭。

董希民他們就是想通了這一點，才下山而去。

寶物與生命相比之下，畢竟是生命可

寶貴！

據後來從大石山下來的武林人說，不少為了得到犀甲衣的武林人竟想設法下崖，欲得到寶衣，有數十人摔落崖下怪石上慘死，更有不少人為着能够搶先下崖而大打出手，互相砍殺，場面之混亂慘烈，為二十年來所罕見。

結果，沒有一個人能成功地攀下崖底取到寶衣，崖底遍佈的屍體，竟然將封不平的屍體也壓住了，而那些屍體死狀之慘，令到那些見慣了血腥的羣豪也不禁魄動心驚，倖存者都不敢再存非份之想，匆匆下山。

× × ×

楚秋千與趙重威安然回到了漢江畔的草屋，有感於趙重威對他的仗義帮忙，堅要拜趙重威為大哥。

趙重威是個性情中人，他若不是認為楚秋千是個可以結交的人，也不會先是出手救他，繼之為他担風險，想出那個為他洗脫「懷璧」罪的辦法，毫不矯情地爽快答應了。

於是，兩人結為異姓兄弟。

楚秋千有生以來，從未有這樣開心過，從趙重威的身上，他感受到友情之可貴，人間之溫暖，更堅定了他追尋自我的信心。

不過，他有一點感到憂慮的是，「天殺」組織肯定不會放過他，既然欲嫁禍於他的陰謀已失敗，必不甘心，只不知又會採取那一種手段來對付他。

而在大石山上的那次羣豪會，他肯定「天殺」中人混在其中，那有點熟悉的聲音，有可能是古鳴他們其中一人。

想及這一點，他不禁悚然心驚，打消了與趙重威多聚幾天的念頭，決定離去。

他不想趙重威為了他的關係，惹上「天殺」的人。

翌日一早，楚秋千向趙重威告辭。

令人出奇的是，趙重威竟然沒有出言挽留他，並道：「年輕人志在四方，到處走走，增廣見聞，歷練一下自己，是件好事，愚兄若不是要守在這裏等家師回來，也會隨兄弟你出去走走。」

楚秋千急忙道：「小弟本不想這樣快離開大哥，無奈小弟亡命江湖，不得不如此，望大哥見諒。」

趙重威緊緊握着楚秋千的手，語重心長地道：「江湖險惡，兄弟凡事小心，保重。」

「多謝大哥關顧，小弟銘記在心。」楚秋千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別忘了愚兄，當你想見愚兄的時候，愚兄隨時歡迎你來。」趙重威眞摯地望着楚秋千。

楚秋千感動得喉頭一熱，却強忍着，抱拳一揖道：「小弟拜別大哥。」

趙重威一手執住楚秋千一只手臂，道：「兄弟，愚兄送你過江。」

楚秋千樂得與趙重威多聚一會，默言點頭，與把兄一齊舉步走出草舍，向江邊走去……

× × ×

江州城。

臨江樓頭，楚秋千憑欄而坐，眼望滔滔流水，目光隨着奔流的江水向下流移望，移向水天相接處。

水天相接那邊，有他敬重的義兄趙重威，他的一顆心彷彿脫腔而出，隨着奔流的江水飛去。

桌上有杯，杯中有酒，楚秋千却彷彿忘記了，呆望着足有大半個時辰，動也不動。

終於，他無聲地喟嘆一聲，站起來掉下一塊碎銀，走下樓。

走在熱鬧的長街上，楚秋千被街上繁盛的熱鬧景像吸引了，暫時拋開了煩惱。

順着長街一直走下去，楚秋千跟着人潮，不知不覺走到城隍廟前。

城隍廟前人更擠擁，廟前那一大片空地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攤檔，其中當然少不了跑江湖賣藝的，雜耍的，算命的，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楚秋千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熱鬧，光怪陸離，百技雜陳的場面，不由被深深地吸引住。

他滿有興趣地這檔瞧瞧，那檔走走，感到新奇有趣。

在說書攤前聽了一會三國，再到雜耍攤前瞧了一會猴戲，被那只精靈淘氣的小猴子逗得笑出聲來，拋下一塊碎銀，轉到另一個攤檔前。

這個攤檔却是賣藝的。

由於本身是個武人，所以楚秋千自不免對賣藝這個攤檔有點偏愛。

他站着看了好一會。

賣藝的共有五個人，一個師傅，兩個徒弟，還有一個敲鑼，一個打鼓的。

楚秋千已看完了兩個徒弟的表演，覺得他們的拳脚好看而不實用，屬於花拳綉腿那一類，若是眞的與人打鬥，簡直不堪一擊。

徒弟要完之後，照例輪到師傅出塲。

那位師傅的身手不知怎樣，但從他的外表去看，倒相當威猛。

這位師傅身高足有八尺，膀闊身粗，肌肉虬結，精赤着古銅色的上身，先是抱拳行了個羅圈揖，跟着說了一些塲面話，然後要了一路拳法。

楚秋千覺得很新鮮，含着笑一直瞧着那位師傅在耍拳。

那位師傅倒有幾斤臂力，一套拳耍開來，倒有虎虎生風。

不過在楚秋千的眼中看來，那位師傅要出來的這套拳法，希鬆平常得很，熟而不精，而且露出不少破綻！

但楚秋千仍然跟着圍觀的人鼓掌。

那位師傅一套拳耍完，雖然臉不紅但却有點氣喘，楚秋千不禁啞然失笑起來。

要完拳脚之後，照例是再說幾句場面話，然後求圍觀的人賞個錢。

楚秋千雖然覺得那師徒三人的身手平庸，但人家表演得這樣賣力，就這樣走開終究有點過意不去，探手入懷，準備掏出一塊碎銀，拋向場中。

那知就在這時，一聲斷喝傳來，圍觀的人羣個個臉現驚色，慌不迭往兩邊閃避開去。

一羣人也就在這時衝入了場中。

這羣人也是五個，個個橫眉豎目，氣勢洶洶，直衝到那位師傅面前才站住。

為首一人身材精壯，相貌兇猛，氣勢

逼人地對着那位賣藝師傅喝道：「好大的狗胆，竟然連地主也不拜就敢在大爺的地頭討生活？」

隨來的四名惡漢也跟着叱喝助威！

圍觀的人胆小的一見這陣仗，悄悄溜了，剎那，只溜剩十來個胆子比較大的，楚秋千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土霸凌人的場面，他想看看結果如何，所以也沒有走。

那位賣藝師傅臉色立時變了，惶恐地朝那位大漢一抱拳，謙卑地道：「這位爺，請恕區區禮數不周之罪，區區一會自當親自登門謝罪！」

但那位大爺却寒着一張臉，兇狠地道：「這是什麼話？快收拾傢生，滾出江州城！」

那賣藝師傅忍氣吞聲地道：「我這就立刻收拾傢生走。」接轉對兩名徒弟道：「收拾傢生……」那漢子却獰笑一聲，對身後的四名惡漢打了個眼色。

那四個惡漢立刻如狼似虎地撲上前，喝道：「給一點顏色你們看看，你們今後會懂得規矩！」

搶上前去動手將那些傢生兵器砸爛！

那位賣藝師傅好脾氣，這時也忍不住了，臉色變了一下，喝道：「別欺人太甚！」搶上前去急攔住那四個惡漢！

那知他才一動，那位「大爺」目中兇光一閃，一個箭步搶上前，一拳直擊賣藝師傅的後心！

賣藝師傅猛然擰腰挫身，迎着來拳擊出一拳！兩拳相擊，「拍」一聲，那位賣藝師傅臉色大變，一連蹌退五六步！

「好哇，竟敢跟大爺動手，不給一點厲害你嘗嘗，還以為大爺是好惹的。」

喝聲中，一欺身，一拳擊向那賣藝師傅的太陽穴！

那位賣藝師傅知道技不如人，不敢再接，只好閃避！但以他那樣的身手，如何閃避得了那閃電雷擊似的一拳？

站在一旁觀看的楚秋千已看出賣藝師傅不是那位「大爺」的敵手，不禁為賣藝師傅揑了一把汗，也心生不平。

而在「大爺」與賣藝師傅動手的時候，那四個惡漢已將那兩名徒弟打翻在地，將鑼鼓摔裂砸破，那兩個敲鑼鼓的夥計跪下求饒也不成，被踢得倒地翻滾出去。

那位「大爺」獰笑着，一拳堪堪擊在賣藝師傅太陽穴的剎那，不知怎的却擊在驀然擋在那賣藝師傅太陽穴前的拳頭上。

「拍」一下暴响聲中，那位「大爺」臉色遽變，痛叫一聲，收拳疾退。

替賣藝師傅接下那奪命一拳的人，赫然是楚秋千。

原來楚秋千眼見賣藝的師傅就要喪命在那位「大爺」拳下的剎那，再也忍不住，激於義憤，掠射而出。

那位「大爺」站定了之後，捧着右腕，顫聲道：「你……你敢架樑？」

楚秋千冷冷道：「我為什麼不敢。」

「小子，報……上名……來！」那位「大爺」硬撑着喝叫。

「憑你還不配小爺將大名報上。」楚秋千冷笑出聲。

那位「大爺」却忽然也發出一聲冷笑，好怪異的一聲冷笑。

× × ×

就在那「大爺」發出冷笑的剎那，楚秋千驀覺腰上一痛，疾忙一撐腰，一肘倒撞出去！

但那一肘却撞了個空。

一條人影及時倒掠出去！

但他救了他自己一命！

楚秋千一手按在腰上，一手是血，痛得他咬牙不已。

楚秋千也顧不得察看一下臉上的傷口，目光一掠，瞥向那倒翻而出的身形！

那人在兩丈外落在地上，赫然是那賣藝師傅，手上執着的尖刀刀尖血漬殷然！

楚秋千不由倒吸了一口氣，心知又中了奸計。

那場「戲」是為了誘他中計而演的！

「你到底是誰？」楚秋千一雙目光比冷電還凌厲！「這陷阱是否古鳴佈的？」

那賣藝師傅這時已像變了個人一樣，變得有如獅豹般兇猛。「不是，是薔薇想出來的！」

楚秋千忍着腰上的劇痛，拿眼掃一下全場。

這時，圍觀的人一見動刀子，早已嚇得一哄而散，而那位大爺與四名手下，也在楚秋千與賣藝師傅說話時溜了，場中只剩那賣藝師父與兩個徒弟及兩名伙計。

而那四個人也像脫胎換骨般，目光陰森地注視着楚秋千。

楚秋千目光在那四人身上一掃，最後落在那名身材瘦小的敲鑼伙計身上，冷沉地道：「妳是薔薇！」

那瘦小的伙計格格一笑，說道：「楚秋千，你現在才認出小妹，太遲了！」

楚秋千這時好像有點支持不住，身軀幌了幌，語聲有點澀澀地道：「想不到妳對我會如此狠毒！」

薔薇擧手一抹，露出本來臉目，裝作地嘆了口氣。「小妹若不這樣對你，首領一定不會讓小妹活下去，小妹不想這樣年輕就死，所以請你體諒一下小妹苦衷！」

楚秋千深注了薔薇好一會，才迸聲道：「想不到妳小小年紀，心腸這樣毒，但願我從來沒有識過妳！」

薔薇格格一笑道：「可惜咱們是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

楚秋千腰上的傷口可能很深，血一直流出來，染濕了衣衫，滴落地上。

「為何還不動手？」楚秋千掃視一下虎視眈眈的另外四名殺手（即是那賣藝師傅與兩名徒弟及另一名伙計），語聲明顯地低弱下去！

「咱們這樣談談不好嗎？」薔薇的目光惡毒如蛇，語氣却柔媚極了，「談到你支持不住。咱們才動手，你說好麼？」

楚秋千長長地吸了口氣，上身一幌，急向前踏出一步才將身形穩住。「我不會讓你們等到最有利的時機，我死也要拉你們陪我到地府走一趟！」最後一個字出口，他的身形已如激矢一樣射向薔薇！嘶嘶破空聲中，彈丸劍有如掣電一樣閃刺向薔薇的眉心！

薔薇臉色一變，衣袖一揚，紅光乍現，如飛雲一樣捲抽向楚秋千的人劍。

而在楚秋千一動的剎那，那位「賣藝師傅」橫裏掠撲向楚秋千，尖刀翻向楚秋千的脅門！

另兩名殺手亦一左一右搶撲上前，手上多了一根紅纓槍一柄單刀，護住薔薇！

楚秋千覷得眞切，掠射的身形半途一頓一沉，那片飛捲向他的「紅雲」從他頭上飛過；那位「賣藝師傅」由於他身形驀然一頓一沉，立時撲了個空，搠向他脅門的尖刀變成從他頭上搠過！

這一切皆是楚秋千計算定的，彈丸劍即時刺出，「哧」一聲，劍尖自那「賣藝師傅」的腰眼刺入，腰腹側刺出！

那位「賣藝師傅」張口發出一聲慘叫，身形却停在空中！那全是因爲楚秋千的軟劍將他的身軀貫穿了的關係。

一停之後，那位「賣藝師傅」却身不由己，飛撲向薔薇及三名殺手！

那又是因爲楚秋千運勁於臂，掄劍將「賣藝師傅」向前一送的關係！

薔薇三人一聽那人的慘叫，同時一懍，一眼瞥到那人向他們撲來，薔薇抽捲空的紅綢立時一抖，倒捲而回，恰好將那位「賣藝師傅」的身軀捲纏住！

而楚秋千在紅綢捲纏住「賣藝師傅」的刹那，乘機抽劍，身形凌空一翻掠出去，一掠二丈過外！

飄落地上，身軀一幌即穩，剛才那一擊，耗了他不少體力，若是未負傷前，根本算不了甚麽，但現在却不同了。

腰上的傷口血流不止，他感到一陣眼花，疾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瞥到薔薇正鐵青着臉，氣狠狠地將「賣藝師傅」的屍體重重地摔在地上！

楚秋千知道機不可失，這時若不走，被薔薇他們纏住，恐怕再也走不了！

所以他不等薔薇他們追撲過來，忍着傷痛向前急掠！

——他非常之清楚自己現在的情形，若被薔薇他們纏住，只怕十招也接不了，便會倒下。他的身形才掠出，驀地一道劍光如飛虹一樣向他射來！

楚秋千不禁吃了一驚，咬實牙關，揮劍盡力磕出去！「錚」然一聲大震，楚秋千竟然被震得身形一歪，斜翻落地！

一連踣跟了幾步，軟劍一點地面，才勉強站穩，胸膛急促起伏不已。重重地喘了口氣，楚秋千終於看清楚了，飛劍將他截住的人，竟是胡琴殺手古鳴！

古鳴就站在離他一丈左右的地上，一條右臂斷了一截，左手握着鍊子劍，正以惡毒的目光盯着他！

楚秋千不由倒抽了口氣，一陣昏暗的感覺也襲上心頭，忙甩甩頭，保持清醒。

就這瞬間，薔薇與兩名殺手已先後掠到，將楚秋千包圍起來。

「楚秋千，看你今次還能逃得了！」古鳴一抖鍊子劍，抖得筆也似直，直指楚秋千眉心。

楚秋千這時却出奇地清醒冷靜。「我若不是負了傷，憑你們幾個，未必留得住在下。」

「這倒是眞話！」古鳴嘿嘿笑道：「但現在就算咱們不動手，只要將你圍住，你也會因流血過多而死！」

楚秋千一咬唇：「我已找了個墊背的，死也不算白死，但我不會站着等死！」

「死」字才出口，身形向上陡然拔起！

薔薇叱嬌一聲，紅綢疾展，追捲楚秋千拔起的身形！

古鳴暴喝聲中，身形掠起，鍊子劍流星飛渡一樣閃刺向楚秋千的胸腹！

使長槍的殺手則向上一撩，搠向楚秋千的下陰！使單刀的殺手則身形一起，探臂揮刀斬向楚秋千的雙脚！

但楚秋千的身形拔起得快，急墜得更快！這一着倒大出古鳴他們意料之外，所以四樣兵器皆擊了個空！

楚秋千一墜落地，身形一矮，貼地標掠出去！驀地腰上傷口一陣劇痛，忍不住微呻出聲，標掠前去的身形受到影响，速度不由一緩！

這一來，就給飛虹一樣追掠到的紅綢「忽」地將他的雙脚捲纏住，嬌叱聲中，薔薇奮力往回一帶紅綢！

楚秋千欲掙却力不從心，身形被帶得一窒一倒，古鳴的鍊子劍已隕星飛瀉一樣閃刺向楚秋千的背心！

而紅光一抖，長槍亦疾刺向他腰背！

楚秋千這一次難逃一死了！

× × ×

驀地，一道烏光駭電一樣乍閃砸至，「鏗」「崩」「嘶」三聲急响聲中，古鳴的鍊子劍竟然被砸得倒飛回射向他；那根長槍却被砸斷！而薔薇的紅綢更被割斷！

古鳴身形在空中硬生生一擰，才堪堪避過倒刺而回的鍊子劍。

使長槍的殺手却被那一砸之力，震彈得連退九步，才穩住身形。

薔薇由於紅綢已斷，回帶之力過猛，令到她身形猛地倒翻滾落在地！

他們無不駭異震驚，因爲那烏光一砸之力，竟是如此巨大，令到他們吃了虧！

古鳴於擰腰閃避的刹那，一眼瞥到一條全身黑衣的身形挾着那道強猛的烏光掠到，伸手一抄，將楚秋千抄挾起來，接閃電一樣急掠而去！

由於那人的身法太快，所以古鳴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只看到那黑衣人握在手中的是一根烏黑的鐵槳！

薔薇翻滾落地，只能夠看到那黑衣人挾着楚秋千急掠而去的背影！

嬌叱一聲，薔薇往前追掠！

但却給古鳴喝停了。

「薔薇，別白費氣力，那人的輕功比咱們高明一籌，就算咱們跑折雙脚也追不上！」古鳴目光有點怔怔的。

「姓楚的就是命大，總有人及時將他救走！」薔薇不甘心地氣鼓鼓說：「古老，你看出那人是何路數嗎？」

古鳴搖搖頭，嘆口氣，有點疲頹地道：「那人身手太快，我看不到那人的面貌，唉，殺那小子眞難，咱們不知又要費多少手脚才能再找到他！」

薔薇氣恨恨地將手中那截紅綢摔在地上，緊抿着雙唇，望着那黑衣人消失的方向，哼哼連聲。

「別站着發呆了，走吧。」古鳴將鍊子劍收起，一轉身，掠向城隍廟。

薔薇悶聲不响一擰嬌軀，跟着掠去。那兩名殺手互望一眼，隨在薔薇身後掠向城隍廟。

楚秋千到底被什麽人救走？是死是活？會有一些什麽遭遇？請留意本故事集之四。

精選短篇故事

黑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赴約會佳人　無辜揹黑鍋

一湖碧波，點點漁火，再加上一抹輕霧，幾聲欸乃，這鄱陽湖的夜景，當得是美不勝收。

人世有光明，也有黑暗，有美麗，也有醜惡，鄱陽湖雖是景色如畫，它却無法掩蔽人世間的紛擾與罪惡。

× × ×

能够抓住眼前的美好總是對的，那怕只是片刻……

× × ×

現在就有這麽一個人，他不只是抓住了眼前的一切，幾乎已達忘我之境。

本來嘛，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原是一件賞心樂事，他怎能不被眼前的美景所迷惘！

但他的脚下突然一窒，臉上的笑容一斂，忽然變爲一股驚詫之色。

因爲，他瞧到了一具仆倒在路邊的人體……

那是一個鬢髮斑白，身着錦袍的老者，身上血漬未乾，錦袍已有幾處破綻，他一目之下，就能猜出這位錦袍老者必然遭到了橫禍。

人是有惻隱之心的，他原是一個具有正義的熱血青年，於是他蹲下去查看錦衣老者的脈息，但他的眉頭也同時一皺。

錦袍老者並未失去生命，只是生命却已十分微弱，他那殘存的一點脈息，隨時都有斷絕的可能。

他將錦袍老者扶得坐起，然後雙手貼着他的脊心，送出一股熱力，約莫頓飯時間，錦袍老者醒來了，不管這位管閒事的少年能否救活錦袍老者，至少他已盡了全力。

他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以關切的語氣詢問道：「老丈，你住在……」

他原是想問錦袍老者住在那兒，以便送他回去，誰知錦袍老者忽然一躍而起，口中大吼一聲道：「包麟小賊，你好狠，老夫跟你拚了！」

隨着話聲，右手中指突然一挺，猛點包麟的喉結重穴，別看他身負重傷，如果讓他點中了，那也不是好玩的。

包麟可不幾乎被他點中了！

因爲這位錦袍老者素昧平生，他壓根兒就沒有見過，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一目之下就能叫出他的姓名，叫他如何能不吃驚？而且這位毫不相干的錦袍老者，竟然將他當作生死仇家，自然更要增加他的駭異了。

還有更使他駭異的，就是錦袍老者那一招中指點喉結，包麟身負絕世武功，這一招他自然識得，三晉世家的「絕命指」就是這種招式。

本來今晚佳人有約，他是赴約而來，約他的佳人，正是三晉世家的大小姐魏素素。

在三晉世家，除了幾個重要人物，沒有人能够習得這項名滿武林的絕學，這位錦袍老者，必然是魏家的重要人物之一。

那麼這個問題就複雜了，三晉世家是名門，武功自成一系，在當代武林之中，是一個頗受器重的門派，是誰敢向他們找碴，使錦袍老者受到如此沉重的傷害。

不管是誰傷害了錦袍老者，也跟包麟扯不上半點關係，錦袍老者爲甚麽要跟他拚命？而且還能叫出他的姓名！

這些都是使他精神震撼，思想迷惑的，如非他功力超絕，反應極快，他可能會糊裏糊塗的傷在絕命指力之下。

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際，他出手如電，扣住了那隻要命的右腕，但錦袍老者的左手又使出了這招絕學。

包麟爲了自衞，只得又扣着錦袍老者的左腕，並極口分辯道：「老丈，你只怕認錯人了，咱們素不相識，那兒來的什麽仇恨？」

錦袍老者哌了一聲道：「小賊，你毀了三晉世家，居然還敢當面撒謊，老夫：：嘿嘿……」

他眞像遇到勢不兩立的仇家，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現在他的雙手被扣，有力無法施展，他竟然一頭向包麟的頭部撞去。

這是兩敗俱傷，與敵偕亡的打法，看來錦袍老者是當眞不想活了。

他不想活，包麟却沒有活够，二十郎當歲的小夥子前程似錦，他自然不願跟錦袍老者同歸於盡。

於是他雙臂一振，將錦袍老者摔了出去。

他只求脫身，並未存心傷人，因而這運勁一摔，只不過用了六成眞力。

噗的一聲，錦袍老者被摔到路邊的草地之上，雙腿輕輕抖了兩下，就再也不動了。

包麟見狀一呆，暗忖：「莫非他被摔死了？」他走上前去察看，希望這不是眞的，但不幸得很，錦袍老者竟然氣息全無，而一瞑不視了。

他茫茫然的站了起來，不勝懊悔的嘆口氣道：「這從那裏說起，無緣無故的被人指爲兇手，又無端端的殺了一個人，這該怎麽了結？」

他語音甫落，忽然銀芒劃空，一股凌厲無比的劍氣向他迎胸射來。

隨在劍氣之後的是一條銀色人影，同時傳來一聲嬌叱道：「姓包的，本姑娘跟你拚了！」

這又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傢伙，對一個無辜之人出手竟是如此的兇狠，好像有殺父之仇似的。

其實這不能抱怨別人，包麟本來就殺了人家的父親。

莫非來人竟是三晉世家的女公子魏素素？

誰說不是，她正是魏素素。

這位姑娘披頭散髮，嬌容慘澹，身上穿的是一襲白衣，却已沾上了不少塵土及斑斑血跡，乍然瞧她一眼，多半會認爲她是一個瘋子。

她當然不是瘋子！

只不過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突然親人被殺，家園全毀，原先是一個高不可仰的鳳凰，現在連一隻烏鴉都不如了，遭到如此沉重的打擊，她還能不氣得發瘋？

更令她氣憤的是，那個使她鳳凰變烏鴉的兇徒，竟然是她新近在江湖上交結的朋友，他們郎才女貌，一見鍾情，她約他本晚前來拜見她的父母，却不道招來了一位煞星。

極度的傷心，使她悔恨交集，她不想活了，因而一上來就全力以赴，恨不得一劍就剁下包麟的人頭。

包麟現在明白了，被他失手摔死的就是魏素素的父親，只有一點他不明白，魏氏父女爲甚麽一口咬定他是兇手，莫非有人栽贓嫁禍？

但他初次踏入江湖，與人無爭，與物無忤，他實在想不出會有人設計害他，而這個栽贓嫁禍之計，又是這般毒惡！

他想不出一點原因，却已連遇險招，有幾次都是千鈞一髮，差一點就傷在魏素素的長劍之下。

他一面閃避，一面分辯，但說破了嘴唇，喊啞了喉嚨，所得的反應，是魏素素瘋狂的進攻，無情的痛擊。

最後他實在忍不住了，也不願再這麽纒鬥下去，於是，他不再避讓，左手倏的一吐，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一把扣着魏素素持劍的右腕，右掌以柔勁向前一登，魏素素一連倒退了數步，仍然一跤摔倒下去。

她沒有哭，也沒有鬧，只是瞪着一雙充滿迷惑之色的大眼珠，向包麟冷冷的瞧看着，半晌，她忽然嘆息一聲道：「我愛你，原想以身相托的，你却毀了我的家，殺光了我的親人，這究竟爲了什麽？」

包麟忙說道：「不，素素，那並不是我——」

魏素素忽然一躍而起，尖聲叱喝道：「姓包的，你還要狡賴？好，今天算你狠，但只要魏素素還有一口氣在，誓必報復這筆血仇……」

她不接受包麟的解釋，幌身一躍，抱起她父親的屍體，向夜幕之中急奔而去。

× × ×

湖上烟波如謎，包麟的頭腦也是一片紊亂。

三晉世家遭到橫禍，他却無端的揹上了毀家殺人的黑鍋，天下的巧事雖多，但像他這等遭遇的只怕不易多見。

他在湖濱的道路上呆立着，幾有何去何從，不知所措的感覺。

忽然，一股簫聲由湖中緩緩昇起，婉轉清幽的音韻，隨風飄入他的耳鼓，他那原已昏昏沉沉的頭腦，竟然爲之一振。

吹簫者是一個雅人，也許是一位高人，既是無心巧遇，怎能失之交臂？於是他身形一轉，逕向那嫋嫋簫聲之處緩步走過去。

那兒是一塊由水中突出的小丘，四週長滿了蘆葦，微風吹拂，其聲幽幽，好一個引人入勝的所在。

在那蘆葦之旁，停泊着一艘畫舫，船頭一張矮脚琴枱，焚着一爐檀香，還陳設着一些香茗美點，枱後一張矮脚錦櫈，坐着一位長髮披肩、身着霞披的紅衣姑娘，月色星光照着萬頃碧波，也照着她那張嬌艷明媚，宜嗔宜喜的粉頰。

她不是在鼓琴，而是在弄簫，但簫藝之高，決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望其項背的。

她吹的是「謝絳」的「夜行船」：「昨夜佳期初共，鬢雲低，翠翹金鳳，尊前和笑不成歌，意偷傳，眼波微送……」相思深深，情意綿綿，敢情這位美絕天人的紅衣麗人，竟然是爲情所苦！

但，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包麟身負奇寃，那有閒工夫去管別人？

在長長一聲嘆息之後，他擰過身來，但脚步還沒有移動，一串像珠走玉盤般的嬌音又將他留住。

「公子，月下清談，湖上品茗，不也是一件樂事？公子何必來去匆匆？」

「月下清談，湖上品茗」不管是不是一件樂事，至少是一件雅事。

祇不過包麟心情沉重，不只是無法追求快樂，連雅都雅不起來了。

可是他剛剛將脚舉起，連一步都沒有踏出，忽然原地一個急轉，目光炯炯的瞧着那艘彩舫。

莫非他改變了主意，準備接受紅衣姑娘的邀請？不錯，因爲紅衣姑娘說了兩句擊中他要害的話，使他不得不停留下來。

那兩句話是：「公子，你如果不想揹黑鍋，小妹倒可指引你一條明路……」

黑鍋自然指的是三晉世家了，他正爲這件事弄得焦頭爛額，片刻難安，能够有洗刷的機會，他焉能輕輕的放棄？

此時彩舫已經離開蘆葦，向他立身之處的岸邊盪了過來，待離岸約莫三丈，包麟點足彈身，一躍而起，以天馬行空之勢，向彩舫的艙面投去。

身如飄絮，比四兩棉花還要輕巧，待雙脚踏上艙面，水不驚，船不搖，輕功之高，當得是江湖罕見。

紅衣姑娘由衷的稱讚道：「高明，當眞叫小妹開了一次眼界，公子請坐，小雨，快沏茶來。」

紅衣姑娘有兩名侍婢，名叫小風，小雨，加上後梢搖櫓的黑衣婆婆，一共是四個人。

小雨送來香茗，包麟沒有喝，也不想坐，只是雙拳一抱道：「三晉世家遭到慘禍，包某無端的揹上了黑鍋，姑娘能够賜敎眞正的兇手，在下將感激不盡。」

紅衣姑娘幽幽嘆道：「小妹既然將公子請上船來，自然會說出眞正的兇手，不過，公子數年別離，當眞不認故人了？」

包麟愕然道：「故人？姑娘是說咱們早就相識？」

紅衣姑娘幽怨的一嘆道：「在趙家屯，咱們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雖然沒有齒臂之盟，但已兩情相悅，兩心相印，估不到小別數年，竟然視同陌路，下天的男人都是這麽無情麽？」

包麟呆了一呆，再注意瞧着紅衣姑娘，依稀瞧出她是當年隨着父母寄居趙家屯時，所認識的趙芝芝。

趙家是當地望族，家財萬貫，牛馬成羣，芝芝小姐當然被人捧成鳳凰似的。

但趙芝芝却獨具慧眼，十分喜愛家無恒產，父母以作工來維持生活的包麟。

他們的確有一段不平凡的感情，但雙方的父母都以爲齊大非偶，禁止他們繼續來往，包麟的父親也因此遷地爲良，離開了趙家屯，想不到在這霧鎖鄱陽，烟籠碧波之中，他們竟然故舊重逢！

他鄉遇故知，原是人生一大快事，不管包麟的心情如何惡劣，仍然禁不住大爲驚喜道：「芝芝，原來是妳，這眞是令人夢想不到。」

趙芝芝嫣然一笑道：「坐嘛，麟哥哥，你既然認出了我，自然也認出奶娘七婆了。」

包麟向後梢的黑衣婆婆抱拳一禮道：「對不起，七婆，請恕晚輩眼拙……」

七婆微微一笑道：「這沒有什麽，人事滄桑，你怎會想到是咱們。」一頓接道：「包公子是獲得奇遇了吧，令師是那位高人？」

包麟道：「家師姓安諱九曲，只教了晚輩一點莊稼把式，如果跟前輩及芝妹子相比，那就成了班門弄斧了。」

趙芝芝撇撇嘴道：「別損人，麟哥哥，孤烟門主安老爺子是當代武林第一高人，名師出高徒，小妹應該向你道賀，寒夜客來茶當酒，小妹就敬你一杯茶吧。」

包麟哈哈笑道：「多謝妳，妹子。」

他們飲了一杯茶，包麟忽然面色一正道：「妹子，妳說，究竟是誰讓我揹上黑鍋？」

趙芝芝道：「秦輝。」

包麟道：「秦輝？我不認識他，他爲什麽要害我？」

趙芝芝道：「秦輝是三晉世家魏大小姐的表哥，他們本來跟咱們一樣，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愛侶，結果被你橫插一脚，他自然會因愛成恨了。」

包麟不安的道：「這是我害了三晉世家，但秦輝的心腸如此狠毒，我不會放過他的，妹子，妳可知道秦輝現在何處？」

趙芝芝道：「我知道，咱們由都昌登岸，快馬加鞭三日可達。」

包麟道：「那就有勞妳了，妹子。」

趙芝芝櫻唇一噘道：「咱們之間還用客套？麟哥哥，你把小妹當外人了。」

包麟哈哈一笑道：「相敬如賓嘛，妹子，這有什麽不對？」

趙芝芝白他一眼道：「討厭……哦，麟哥哥，現在時間太晚，馬匹準備不及，咱們今晚宿在都昌城裏，一切連夜準備，天一亮就出發，你看可好？」

包麟道：「也只好如此了。」

於是，他們當晚趕到都昌，次日凌晨由都昌往東，沿馬澗、漳田之綫直奔石門街。他們曉夜奔馳，速度十分快捷，第三天晌午過後不久，便已趕到這個山鎭。

鎭上沒有客棧，却有兩家酒館，趙芝芝扭頭對包麟道：「麟哥哥，咱們先吃飯，塡飽了肚子再說。」

包麟道：「好的。」

待匆匆飯罷，趙芝芝目注七婆道：「七婆，請妳去打聽一下，看秦輝還在不在鎭上？」

七婆道：「好的，包公子請歇歇，老婆子去去就來。」

她果然很快就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道：「找到秦輝了，老婆子已經跟他約定在山神廟前了斷。」

包麟道：「多謝七婆，但不知約定的是什麽時辰，山神廟座落何處？」

七婆道：「咱們不能再讓他逃掉，所以約定的時辰就是現在，山神廟的位置老

婆子知道，咱們走。」

七婆對當地似乎頗爲熟悉，他們出鎭往東走，進入山區，待越過一座山頭，果然瞧到一片斷瓦殘垣。

原來這是一個名存實亡，已經廢棄的山神廟，不過在那斷瓦殘垣之前，却挺立着一名青色的人影。

他穿着一身青衫，連頭上的英雄巾都是青色的，但包麟一眼瞧出，不只是面色大變，一股怒火也迅速昇了起來。

包麟燒起這把無名怒火，是因爲此人的裝扮跟他完全相同，在暗夜之中很難分得出眞僞，那麽此人就是三晉世家的滅門眞兇了。

他摘下長劍，怒叱一聲道：「你是秦輝？」

那人道：「不錯，秦輝正是在下。」

包麟道：「在三晉世家縱火殺人是你幹的？」

秦輝道：「你說對了。」

包麟道：「爲什麽？」

秦輝道：「這不關你的事，我不必告訴你。」

包麟道：「本來不關我的事，但你讓我揹黑鍋，就關我的事了。」

秦輝道：「誰說的？別血口噴人！」

包麟道：「怎麽，你沒有冒充我？」

秦輝道：「秦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爲什麽要冒充你？」

包麟道：「但你的裝扮……」

秦輝哼了一聲道：「我的裝扮怎樣？莫非你註過册，立過案，經過皇帝老兒的特許，只有你才能這麽裝扮？」

包麟估不到此人舌尖嘴利，這一頓排頭幾乎使他招架不住，最後他冷哼一聲道：「三晉世家是你毀的，人是你殺的，這沒有錯吧？」

秦輝道：「不錯，可惜你不是官府，你又能對我如何？」

包麟道：「我不是官府，却要將你送往官府繩之以法，撤劍。」

秦輝哈哈一笑道：「慢點，朋友，你是誰？咱們素昧平生，你爲甚麽要管這檔子閒事？」

包麟道：「在下包麟，跟閣下原本無仇無怨，只是三晉世家將包某當做兇手，所以不得不請閣下到官府去說個明白。」

秦輝道：「原來如此，咱們打個商議你看如何？」

包麟道：「商議甚麽？請說？」

秦輝道：「到官府就得打官司，並不是件好事，在下願意找三晉世家的人解釋，替閣下洗刷這黑鍋，閣下認爲如何？」

包麟道：「三晉世家只剩下一個大小姐了，你到那兒去找她？再說閣下殺人放火，心性極端兇殘，如果不讓你接受法律的制裁，這人世間就沒有天理了。」

秦輝面色一變：「你當眞要抓我？」

包麟道：「不錯，你出招吧。」

秦輝大喝一聲道：「好，姓包的，接招。」

此人一身功力頗爲不凡，一劍揮出，罡風急湧，劍芒一閃之間，森森劍氣已籠罩包麟上半身的五大重穴，

包麟哼了一聲，長劍隨手一划，空氣中立即爆起滋的一聲異響，有如紅炭入水一般，聲音清脆無比。他只是信手揮出，但却擊破了秦輝的劍燄，使他不得不撤招後退，一臉駭異之色。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們一招硬拚，勝負立判，秦輝技不如人，他已穩居一個敗字。

只是包麟不願傷他，更不能殺他，此人如果一死他的黑鍋就永遠無法昭雪了。

秦輝看準了這一點，因而採取不要命的打法，只是狂呼酣戰，着着進攻，有時還向包麟的劍尖上闖，好像嫌活得太長了似的。碰到這麽一個亡命之徒，包麟鬥得辛苦之極，雖然他的功力高過對方，但要生擒活捉却也不易。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機會，噹的一聲脆響，秦輝的長劍被他震得脫手飛出，同時斜身上步，出掌如風，左手五指猛扣秦輝的肩井重穴。

煮熟了的鴨子，應該不會再飛了的，但一片寒芒，挾着凌厲的勁風，忽然向秦輝罩來。

這是怎麽說？是帮他還是想殺人滅口？帮他麽，沒有這個必要，殺人滅口麽，那也太小看包麟了。

不管怎樣，包麟絕不能讓人傷了秦輝，否則今後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他的寃屈了。因此，當晶芒耀眼，勁風攝衣之際，他無暇細想，長劍急速閃動，猛擊襲來的暗器。

以包麟這身功力，一旦舞起長劍，滴水也難潑入，但在他全力施展之下，竟然響起兩聲慘呼。

莫非他自己及秦輝一起中了暗器？

不，秦輝的確中了暗器，另一個却是趙芝芝，她被包麟震回的「蜈蚣釘」傷到左肩，可以說是無妄之災。

發暗器的是七婆，蜈蚣釘是她成名的利器，由於手法特殊，並淬有劇毒，因而江湖上稱它爲「閻王帖子」。

秦輝的心窩旁中了一隻，準頭雖是稍有偏差，但劇毒攻心，看來是活不成了。

但他似乎心有不甘，因而現出一臉激奮之色道：「包……冒充你的是……芝芝，她……花銀子買我……頂替……却要殺我滅……滅……」語意未竟頭一歪死了。

此時趙芝芝已經服過解藥，包好了傷口，正在眼巴巴的瞅着包麟，七婆及小風小雨護衛着趙芝芝，表情上一片嚴肅。

包麟冷哼一聲道：「趙芝芝，這是爲了甚麽？」

趙芝芝沒有說甚麽，七婆却大聲叱喝道：「爲了你移情別戀，這一切後果都應該由你負責！」

包麟呆了一呆道：「妳錯了，七婆，在下跟芝芝並無婚嫁之約，而且關山修阻，音訊杳然，這……怎能算移情別戀？」

一頓接道：「在下還不知道七婆是高人，請賜招。」

七婆道：「不，我不能跟你動手。」

包麟道：「那麽，殺人者死，我要趙芝芝接受法律的裁制！」

七婆哼道：「你太無情了，麟哥兒，想帶走咱們小姐，除非先殺了老婆子。」

趙芝芝嘆息一聲道：「別這樣，七婆，自作孽不可活，麟哥哥，我跟你走。」

——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　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前文提要：

南宮素爲葉孤鴻辯護，三大世家與龍在田等人都不信，要將葉孤鴻擊殺，南宮素只有放出烟幕，掩護他逃走，叫他去捉拿眞正兇手錦衣侯，而錦衣侯此時正和黑羅刹，鬼書生趁司馬山莊混亂之際，鬼書生將龍在田、南宮靈、歐陽笑殺死，黑羅刹將司馬如龍殺死，錦衣侯以爲青娥是南宮素，也將青娥殺死，原來錦衣侯就是杭春華，將自己有了夫婦關係的青娥誤殺，正在悲痛不已，三大世家在未死之前才知道中了殺手之計，但事實演變是無可挽救了，南宮素在事變前喬裝青娥打扮去找葉孤鴻，幸免刼難……

恩師原殺手　臨別訴衷言

沈歸愚令他意外，他一樣令沈歸愚意外，裝死也實在裝得太似。

沈歸愚連殺龍在田，南宮靈，手中其實已有些輕敵，但因爲知道歐陽笑精打細算，才又小上心，結果還是要歐陽笑上當，到扇骨射進歐陽笑胸膛，看着歐陽笑慘叫倒地，他的精神已完全鬆弛。

好像歐陽笑這種高手，居然會裝死，實在在出他意料之外，那刹那，不由一陣恐懼。

可是他的眼中還是立即又有了笑意，那刹那，他已經看見杭春華鬼魅般從後面欺來，也就在那刹那，他的身子已被歐陽笑摔在地上。

他早有預防，雙手抓着的扇骨先着地，消去大部份的力道，雙脚接借力一掙，一掙即脫，却不是歐陽笑已乏之力，而是歐陽笑已將雙手鬆開，抓住了從後心插入、前胸穿出的纓槍，他的脚亦已在同時踢在沈歸愚的胯下。

這一脚沈歸愚避無可避，也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他實在怎也想不到歐陽笑竟然會踢出這樣兇殘的一脚。

他慘叫，整個身子蝦米般抽搐弓起，再伸直，當場氣絕身亡。

歐陽笑捧着不住滴血的槍尖，笑起來，道：「我總算解決了一個……」語聲嘶啞而微弱，一斷同時身子一硬，亦氣絕。

杭春華將槍抽出，緩緩回頭，看着從後面迫前來的司馬世家弟子，忽問道：「南宮素在那裏？」

沒有人回答，杭春華嘶聲接道：「是她害死了青娥，是她——」

他的纓槍接指着一個弟子。「告訴我她在那裏，我饒你一命！」

那個弟子的回答是吼叫着撲前，揮刀亂斬，杭春華亦同時吼叫，振槍亂刺！

槍比刀快，那個弟子的胸膛連開了幾個血洞，慘叫倒下。

杭春華纓槍轉指向另一個。「你來說！」語聲神態已顯然有些失常。

那個弟子冷笑揮刀，杭春華連人帶槍立即撲上，接連幾槍亂刺將那個弟子刺殺，吼叫着接撲下其餘的弟子，瘋狂撲擊。

青娥的死對他的影响竟是如此大。

× × ×

南宮素一騎這時候正衝上一道木橋，險些就與對面衝上來的人撞在一起，還是那個人及時閃開，那個人也及時抓住了旁邊欄干，總算沒有掉進水裏去。

目光雙觸，兩人同時「你」一聲出口，南宮素已出鞘的劍一囘，左手同時勒轉坐騎，接嚷道：「小葉——」

那個人正是葉孤鴻，同時脫口一聲：「青娥——」

南宮素一掠秀髮，微嗔道：「看清楚才叫！」

葉孤鴻已經看清楚，奇怪道：「怎麽你穿上了青娥姑娘的衣服？」

南宮素道：「不是這樣如何出得了司馬山莊。」

「這麽夜了你還跑出來？」葉孤鴻接問：「不怕遇上那些殺手？」

「找你啊——」南宮素嘴角一撇。

葉孤鴻更奇怪。「你知道我躲在那兒嗎？」

「不是那間破廟？」

「你怎麽知道？」葉孤鴻瞪大眼睛。

「除了那間破廟你這個傻小子還懂得躲到那兒去？」南宮素「噗哧」的接一聲嬌笑。

葉孤鴻尷尬的抓着腦袋，道：「幸好只是你知道那間破廟。」

南宮素正色道：「他們已廣佈眼綫，也準備搜遍這附近一帶。」

葉孤鴻苦笑道：「他們就是不肯相信我。」

南宮素道：「我相信你就是了。」

葉孤鴻感激的道：「你對我這樣好，這輩子我也會記着你。」

南宮素嬌靨一紅，轉問：「你又要到那兒去？」

「司馬山莊。」

「你瘋了。」南宮素一怔。

葉孤鴻訥訥地道：「我方才一直在想，會不會是有人故意這樣陷害我。」

「那又怎樣？」南宮素一皺鼻子。「難道你要去司馬山莊將他找出來？」

葉孤鴻搖搖頭。「我是考慮那個人這樣做的目的，會不會是藉此轉移別人的注意，到別人不防他的時候，才突然下手偷襲。」

南宮素不由一驚，葉孤鴻接道：「我也許只是胡思亂想，但總是放心不下，要到那邊走一趟，若是出了事，看能否及時阻止那個人的殺人。」

南宮素歎息道：「你心腸眞好，就是沒想到自己可能會因此招致殺身之禍。」

葉孤鴻有點傻氣地抓着腦袋，南宮素目光一轉，接又道：「給你這一說，我也有些不安了。」

葉孤鴻道：「那我們一齊去看看。」

南宮素想想又問：「你到底在懷疑那一個？」

葉孤鴻欲言又止，南宮素試探地問：「高永？你那個二師兄？」

葉孤鴻喃喃道：「他看來眞的很像一個殺手，也只有他用纓槍。」

南宮素沉吟不語，葉孤鴻接道：「若是眞的是，那個喜歡喝酒的龍老人家可就危險了。」

南宮素道：「那個老不死，人是他帶來的，給殺了也是活該。」

葉孤鴻怔住，南宮素笑接道：「話是這樣說，我的心可沒有這麽黑，好，我們趕囘去看看。」

葉孤鴻轉身方欲奔出，南宮素突然叫住：「你也上馬來。」臉隨又一紅。

葉孤鴻道：「我雙腳沒有受傷，跑得不比馬慢。」

南宮素喃喃道：「倒是不知道跑累了如何有氣力去救人？」

葉孤鴻又怔住，南宮素接往鞍後一拍，輕叱道：「還不快上來。」

葉孤鴻忙躍上去，兩人一騎隨即往來路奔囘。

× × ×

冷月下，夾在竹林中的小徑竹影班駁，有如羣鬼亂舞，高永却一些恐懼的感覺也沒有，在他的後面正追着一個羅刹。

黑羅刹的輕功本來在高永之上，只是高永彷彿有用不完的氣力，而且無論怎樣崎嶇的道路，對他一些影响也沒有，這與他在萬劍山莊後面山谷的朝夕苦練當然有很大的關係。

黑羅刹好幾次追近去，但稍爲囘氣，又給高永走脫，連他也奇怪這個人是否藏着一個氣袋，一路跑下來，竟然連喘氣也不用，可是在她追近的時候，她的暗器亦出手。

高永閃不開她的暗器，但總算能够讓開要害，他也自信再跑下去，一定能够將黑羅刹抛下。

看見了這片竹林他更就喜出望外，毫不猶疑的奔進去，他原是以爲竹林中更容易躲避黑羅刹的追擊，那知道一進竹林，黑羅刹反而追得他更接近。

竹樹的彈力使黑羅刹的身形更迅速，到了竹樹上，她更就無須再花那麽多的氣力。

高永立即發覺，脚步加快，往竹林外奔去，一條飛索隨即在黑羅刹手中出現，飛纏往一條竹樹，黑羅刹也就藉着這條飛索的帮助，凌空飛越高永頭頂上空，接一劍當頭刺下。

高永拔槍急迎，擋三劍，黑羅刹經已不知所踪，他方自奇怪，一股寒氣已然從背後襲來，倉猝間也不敢多想，當機立斷，往前仆倒，饒是如此，後背仍然一陣劇痛。

黑羅刹果然就在他後面攻至，一劍在他的後背削了一條深長的血口，接又拔劍攻前來。

高永人與槍貼地翻滾，連閃多劍，槍桿往地上一點，身形便待橫竄出去，黑羅刹也就在這時候一劍削在槍桿上。

「刷」地一聲槍桿一斷爲二，高永一個踉蹌仆倒，黑羅刹的劍隨即又削至。

好一個高永，手中斷槍一擲襲向黑羅刹面門，雙掌按地，身形仍然倒竄出去。

黑羅刹一劍將斷槍擋開，那邊高永已然從地上拔起來，發足狂奔！

她冷笑，飛索再出手，纏住了那邊的一條竹幹，身形凌空飛蕩，迅速追上，劍又刺出！

高永中劍慘呼，仍然奔前，耳聽馬蹄

聲，抬首望去，一騎正向這邊奔來。

這個時候飛騎趕路的應該是江湖人，高永又有了希望，迎着來騎再發足狂奔。

黑羅刹飛索一蕩即至，劍一長，高永後背又多了一個血洞，再也支持不住，倒下去，黑羅刹方待補上一劍，希聿聿馬嘶聲中，一個少女已離開馬鞍，凌空一劍刺來，正是南宮素。

葉孤鴻緊接掠至，雙掌亦拍向黑羅刹，掌力非常強勁，黑羅刹與南宮素接一劍，忙閃過一旁，讓開葉孤鴻拍來雙掌，劍一引，連刺葉孤鴻七劍。

葉孤鴻一閃再閃，刷地一聲，旁邊一株竹樹已然給黑羅刹削下來。

他隨手抄住，閃開第四第五劍，以斷竹迎向第六第七劍，正好借黑羅刹的劍將多餘的横枝削去，剩下丈二長短的一截竹身當作槍使用，反攻黑羅刹，南宮素的劍同時刺來。

黑羅刹囘身接一劍，身形借力拔起，在葉孤鴻的竹竿刺到之前，飛上了頭頂竹梢，一閃便不見。

南宮素方待追前，兩枚暗器已迎面射來，揮劍擊落，黑暗中那裏還有黑羅刹的踪影。

「這就是黑羅刹！」南宮素退到葉孤鴻身旁。

葉孤鴻已俯身將高永扶起，說道：「那紅纓錦衣侯也不是我這個二師兄了。」

高永正喘息着插口道：「紅纓錦衣侯是……是……」

南宮素急不及待追問：「是誰？」

高永以歉疚的目光望着葉孤鴻。「是大師兄——」

南宮素葉孤鴻一齊怔住，高永接道：「他們裏應外合，山莊裏的人都死得差不多……」

南宮素的面色一變，急問道：「我哥哥……」

她話才說到一半，高永的頭已一側，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二師兄——」葉孤鴻脫口叫出來，一股冷風同時自他的頭頂襲至，他的反應總算仍保持，急一閃，一柄短刀，從旁落下，沒入土中及柄。

「簌」地竹葉聲接响，黑羅刹人劍凌空筆直插下，葉孤鴻南宮素左右倒退，隨即撲囘，原是要左右夾攻，聯手對付黑羅刹，那知道黑羅刹半空中身形一變，風車般一轉，追刺葉孤鴻！

葉孤鴻竹竿急迎，黑羅刹的身形又再變，從葉孤鴻頭上滾過，劍倒掛而下，這一劍用得很險，葉孤鴻及時滾身避開。

黑羅刹劍落空，身形着地，葉孤鴻竹竿已追刺到來，囘劍欲擋不及騰身急退！

葉孤鴻緊追不捨，追前丈八，右脚落處一股泥土揚起來，竟出現了一個繩圈。

繩圈迅速收縮，勒住了葉孤鴻的右足，葉孤鴻驚呼未絕，一個身子已被拉得栽倒，接被拉得疾往上飛起來。

繩子的另一端已經在黑羅刹手中，黑羅刹雙手交替，將葉孤鴻拉上了半天，往旁邊竹竿一繫，暗器便出手。

南宮素即時凌空掠至，脫手一劍飛出，正中葉孤鴻脚上那條繩子，繩子一斷，葉孤鴻一個身子便掉下來，頭下脚上，及時讓開射來的暗器，他手中竹竿同時脫手擲出，擲進了黑羅刹的心窩。

這完全是眨眼間的事情，若非葉孤鴻的反應那麽快，縱然閃開些暗器，亦未必能够準確的擲出那一竹竿。

黑羅刹當然意外，也所以囘劍不及，她的左手立即抓住了那支竹竿，却在將竹竿拔出之前已經氣絕，也就抓着那支竹竿倒下去。

南宮素將劍接囘，凌空落空，看見黑羅刹那樣子便知道可以省囘一番氣力。

葉孤鴻却呆在那裏，這到底還是他的第一次殺人，南宮素看在眼內，道：「你不殺她，她就要殺你，已根本沒有你選擇的餘地。」

葉孤鴻點頭，感激的看着南宮素，忽然問：「這就是江湖人的生涯？」

南宮素道：「雖然很刺激，却並不有趣。」

葉孤鴻苦笑道：「殺人的滋味也一樣不好。」

南宮素道：「但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雖然你不喜歡殺人，不喜歡事情轉變成這樣，事實到底是事實，你就是不找那些殺手，他們也會來找你。」

葉孤鴻道：「我不怕他們來找我，我也絕不會讓你一個囘去。」

南宮素道：「你眞的可以不用冒這個險。」

葉孤鴻搖頭道：「素姑娘，你應該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再說，我也很想弄清楚大師兄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南宮素道：「我並不懷疑高永的說話，只是仍希望他說的不是事實。」

葉孤鴻道：「我也不希望。」

這若是事實，司馬山莊內的人現在只怕已一個也不剩。

除了黑羅刹，紅纓錦衣侯，還來了什麽人？葉孤鴻南宮素不知道，也沒有在乎，即使司馬山莊已變成虎穴龍潭，他們也要闖一趟的了。

二人一騎再奔出，奔進黑暗中。

× × ×

黑夜終於逝去，凄迷曉霧中，葉孤鴻、南宮素雙雙推開了那兩扇緊閉的大門，直闖進莊內。

觸目都是屍體，血流滿地，二人一路走來，驚心動魄，他們雖然沒有參與這一戰，亦不難想像得到這一戰的慘烈。

「哥哥——」南宮素停在南宮靈的屍體前，方待蹲下去，眼角已瞥見杭春華，那個眞正的紅纓錦衣侯。

葉孤鴻也因爲看見杭春華，停下了脚步。

杭春華就懷抱着青娥的屍體盤膝坐在堂前石階上，一動也不動，有如木石，那支紅纓槍遍染鮮血，就插在他面前。

葉孤鴻南宮素相顧一眼，再舉步，一直走到了石階下，杭春華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

「大師兄——」葉孤鴻先開口。

南宮素悲憤的截道：「你還認這種人做師兄？」

杭春華這才抬起頭來。「不錯，小葉應該改一個稱呼的了。」語聲異常的冷靜，有如寒冰。

葉孤鴻接問：「你眞的就是十七殺手之一，那個紅纓錦衣侯？」

杭春華道：「當然是眞的，到這個時候你難道還要懷疑？」

葉孤鴻再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杭春華冷笑。「說你蠢就是蠢，這個時候怎麼還問這種無聊的問題。」

葉孤鴻怔住，杭春華反問：「高永黑羅刹都死了？」

「都死了。」葉孤鴻好像還有什麼要說，但最後還是閉上嘴巴。

杭春華接道：「現在只剩下你們兩個人了。」

南宮素冷冷應道：「這個賬還是要算清楚。」

「該算的。」杭春華反應異常冷淡。

葉孤鴻目光一瞥，歎息道：「連青娥你也忍心下手？」

杭春華眼角的肌肉一抽搐。「我們這種人，不能不忍心。」

葉孤鴻搖頭，接問道：「你殺龍天遊，難道就是爲了嫁禍我，好使別人相信我就是紅纓錦衣侯？」

「這是別人胡塗，我開始沒有想到嫁禍你，龍天遊也不是我殺的。」

南宮素輕叱道：「到這個時候你還要狡辯？」

杭春華冷靜的道：「殺龍天遊的是他本人。」

「胡說！」南宮素脫口一聲，但一看杭春華那種表情，後面的話到底沒有接上來。

杭春華接道：「當夜龍天遊心懷不軌，偷訪青娥，出手封了她的穴道，原是要強來，可是這個人武功雖然不錯，身子却很糟，心有餘而力不足，必須借助春藥，也許是用量不當，也許是長年服食春藥，身子巳淘乾，再加上興奮過渡，終於在有所行動之前血管迸裂，暴斃當場。」

南宮素脫口道：「該死！」

杭春華淡然一笑。「青娥後來運功衝開了穴道，本要找我商量，看如何處置龍天遊的屍體，當時我却巳醉倒，她苦思之下，也就將屍體拖到那邊走廊，在他的額子上刺一劍，當作是被殺。」

葉孤鴻恍然道：「是這樣啊。」

杭春華接道：「這是青娥親口告訴我，至於你們相信與否，是你們的事。」

葉孤鴻轉問道：「出一千兩黃金殺我的人又是什麼人？」

杭春華道：「遠在天邊——」

「是你？」葉孤鴻怔住。

「你留在人間，始終是我的絆脚石，以你的武功，一千兩黃金仍然便宜。」

葉孤鴻道：「我不明白。」

「應該明白的時候總會明白的。」杭春華笑得怪異。

葉孤鴻又問道：「爲什麼你自己不下手？」

杭春華道：「你雖然不會提防我，可是我仍然不能不冒險，而且我也很想借你的武功將他們除去。」

「黑羅刹？沈歸愚？」

杭春華連連點頭。「金南宮，銀歐陽，玉司馬乃是武林三大世家，我們也是不過是殺手世家，但一向不爲人知，而一直以來都是投身名門大派，掩飾自己的身份。」

葉孤鴻道：「那你們更加應該團結，爲什麼你要殺掉黑羅刹沈歸愚？」

杭春華反問：「你難道不知道我極有可能成爲萬劍山莊下一代的主人？」

葉孤鴻點頭。「我也聽說過，師父有意將莊主一位傳給你。」

杭春華接道：「他們也希望我能夠成功，這對於他們大有好處，萬劍山莊非獨在江湖上地位甚高，而且弟子衆多，可惜我這個人一向不喜歡被人要脅，被人知道得太多。」

葉孤鴻又問：「你怎麼知道我懂得武功？」

杭春華道：「你忘了我是一個僞裝的天才，我也早就發覺你深夜在山莊後面深山窮谷中練武，也從中得了不少好處。」

葉孤鴻道：「難怪你學劍，槍也用得那麼好。」

杭春華冷笑。「公孫無畏却也未免偏心，難道我的資質竟然不如你？」

葉孤鴻道：「師父却無意要我留在山莊內，我對你的前途根本毫無影响。」

杭春華又一聲冷笑。「那個老狐狸，天知道他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南宮素插口道：「這裏的人既然都死光了，爲什麼你還留在這裏？」

「等你們。」杭春華緩緩接道：「我怎能夠留活口？」

南宮素的劍立即指着杭春華，葉孤鴻亦從躺在地上司馬山莊弟子的屍體旁邊以脚挑起了一支纓槍，抓在手裏。

杭春華搖頭道：「不是現在。」

南宮素叱喝道：「還等什麼？」

杭春華道：「現在我們都有事要打點，而且我們都巳很累。」

南宮素道：「那在什麼時候？」

「今天黃昏我在斷腸坡等你們。」杭春華從容地站起來，接將纓槍從地上拔出來。

南宮素橫劍道：「要走？」

杭春華道：「要走早就走了。」

南宮素冷哼一聲，道：「好，不來的是畜牲。」

杭春華淡然道：「我不是畜牲。」接抱起青娥的屍體，往前一步跨出。

「慢着——」南宮素又截道：「將青娥的屍體留下。」

杭春華只是問：「你知道我們是什麼關係？」

「師兄妹罷了。」南宮素接一聲冷笑。「你現在不是經巳背叛萬劍山莊？」

杭春華緊抱青娥，一字字的道：「我們巳經是夫妻。」

南宮素怔住，葉孤鴻亦傻了臉，杭春華也就抱着青娥的屍體在他們的身旁走過，頭也不回，走出司馬山莊。

葉孤鴻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好一會才道：「怎會這樣的？」

南宮素搖頭。「也許這就是報應。」

「看他好像很難過。」葉孤鴻歎息。「他對青娥我看的確是眞心一片。」

南宮素道：「我們還是別管這些，好好休息，黃昏到斷腸坡赴約。」

葉孤鴻說道：「希望這就是最後的一戰。」

南宮素道：「另外我們還得小心一個人。」

葉孤鴻想想，問道：「十七殺手的頭兒？」

南宮素道：「十七殺手除了杭春華，就只剩下這一個頭兒的了。」

葉孤鴻道：「他來了也好，省得以後麻煩。」

南宮素點頭，葉孤鴻這樣說正合她爽直的性格，她甚至沒有考慮到那個頭兒若是也來了，他們能否應付得來。

葉孤鴻也沒有理會，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

× × ×

黃昏，晚霞織錦，斷腸坡上一株老樹盤根，更覺景色蒼凉。

坡上添了一個新墳，一支紅纓槍插在墳前，杭春華却背負雙手立在老樹下，衣衫舞風，獵然飛揚，面容又是木石般，毫無變化。

南宮素葉孤鴻一齊到來，這時候就站在杭春華對面五丈處。

又是葉孤鴻首先開口，一聲：「大師兄。」

杭春華冷截道：「殺手無情。」

葉孤鴻目光一轉道：「你還是親自葬下了青娥姑娘。」

「那是因爲她巳成爲杭家的人。」杭春華一面說一面移身到墳前，將槍拔出，順手一捋，颼地有聲，紅纓飛洒。

南宮素劍立即出鞘，却喝道：「慢着，你還未將話說清楚。」

杭春華道：「你們還要知道什麼？」

南宮素道：「十七殺手，連你在內我們巳見識過十六個，還有一個，也即是你們的頭兒，到底又是何人？」

杭春華緩步踱了開去，一面道：「黑羅刹你們跟她交過手的了。」

南宮素道：「那個人難道與黑羅刹有什麼關係？」

杭春華道：「他是黑羅刹在中原惟一的親人，是黑羅刹的伯父。」

南宮素詫異道：「黑羅刹到底又是什麼人？」

杭春華道：「我以爲你們巳經瞧出來的了。」

南宮素道：「她所用的武功看來就是扶桑一脈。」

杭春華接道：「她本姓木村。」

南宮素脫口道：「怎麼眞的是扶桑來的……」

「這原是一個秘密，很不幸她喜歡上了我，無意中透露出來。」

南宮素道：「你當然知道她的伯父是那一個的了。」

「這更是秘密，若非我暗中追踪得法，到現在仍然不知道他眞正的身份。」杭春華淡然接道：「他們三年才會面一次，我只有那一個機會，幸好是熟悉的環境，追踪的方法也還算巧妙。」

南宮素急不及待追問：「到底是那一個？」

杭春華冷冷的道：「我現在告訴你，隨又殺掉你，不是白費唇舌？你們知道又有什麼用，難道化爲厲鬼去找他算賬。」

南宮素道：「你到底要怎樣才說？」

杭春華道：「你們有本領將我擊倒，在我頸項上掛着的寄名鎖中自然會得到答案。」

南宮素又問：「是什麼答案。」

杭春華道：「一個地方一個姓名。」

南宮素道：「你沒有騙我們？」

杭春華冷笑：「這不是說笑的時候，我也沒有心情跟你們廢話。」

葉孤鴻插口說道：「大師兄既然這樣說……」

杭春華冷截：「難道你的爲人眞的與你的出生同樣低賤，一定要挨一頓臭罵才會改稱呼？」

葉孤鴻無言，南宮素應道：「你神氣什麼，他叫你大師兄其實是抬擧了你。」

杭春華道：「我不與你們鬥口，要動手就上來，否則就給我滾。」

南宮素一聲冷笑，道：「小葉，我們上！」

葉孤鴻手中長槍一探，道：「得罪了。」斜指杭春華。

杭春華大笑道：「最好一齊上，省得我一個個的打發。」接一聲暴喝，長槍暴長，刺向南宮素，葉孤鴻一槍立即刺出，截向杭春華長槍。

雙槍半空中一撞，杭春華收槍再出槍，一支纓槍彷彿化成無數支，同時攻向葉孤鴻二人，他在槍上顯然花過一番心血，每一槍都是殺着，所刺的也都是要害。

葉孤鴻的槍勢變化與杭春華的看似一致，却沒有杭春華的純熟，也沒有杭春華的俐落，杭春華的是殺人的槍法，他的每一着顯然都留有餘地，但因爲有南宮素的劍一旁相助，並沒有感到太大壓力。

百招一過，他的槍法亦變得俐落起來，完全去掉了那些多餘的招式，幾乎變得與杭春華所用的一樣，他們在杭春華的纓槍下，本來只有招架的能力，與他的槍勢一變同時，巳能夠攻守俱備。

杭春華越戰面色越凝重，突然道：「師父果然沒有走眼，你果然是一個練武的奇才。」

葉孤鴻應聲：「多謝大師兄指點。」槍勢不停，一面配合南宮素的劍勢。

杭春華接道：「我實在奇怪他打的是什麼主意。」突然猛一聲喝叱，槍勢怒龍般翻滾，一連十三招都是「白蛇吐信」，攻向葉孤鴻。

葉孤鴻破一招「白蛇吐信」，實在想不到接一招又是，不由不退一步，杭春華接連十三招都是同一招，更大出他意料之外，只有以相同的招式拆解，靈活的槍勢不由變得笨拙起來，到杭春華十三招之後突變，回復之前的迅速變化，他立時一陣手忙脚亂，又退了四步。

南宮素一劍同時被杭春華的槍柄封在外門，竟然攻不進去。

四步之後巳經是那株老樹的樹幹，杭春華暴喝，槍勢再一急，葉孤鴻後背即時撞上樹幹，一頓却立即凌空翻滾起來，也竟然就貼着槍桿翻滾面前，一槍反刺向杭春華的面門。

杭春華倒退，槍一抖，將葉孤鴻的身子挑起來，葉孤鴻仍然貼着槍桿撲下，有

如蛇一樣。

南宮素把握機會揮劍撲上，人劍的速度亦發揮至極限，撲攻杭春華要害。

杭春華槍桿上糾纏着葉孤鴻，完全施展不開，又因為要閃避葉孤鴻那一槍的襲擊，無暇將葉孤鴻的槍挑開，只有倒退。

一退再退，越退越急，葉孤鴻南宮素如影隨形，緊追不捨。

眨眼間，杭春華已退出了十丈，突然棄槍，却從槍桿中抽出一柄錐子般的劍，身形風車般翻滾中，一劍削向葉孤鴻的咽喉。

南宮素看在眼內，身形要拔起，却為杭春華棄槍所阻，葉孤鴻長槍一收不及，一個身子總算及時斜滾出去，饒是如此，那一劍仍然削在他的肩背上。

一聲裂帛，鮮血激濺，葉孤鴻悶哼聲中，人槍着地倒滾了出去。

杭春華身形凌空未落，劍一震，「倉啷啷」暴響，一支劍突然斷成七截，每一截相連着尺許長一條鍊子，三尺劍立時變成了一條丈許長的鍊子劍，射向葉孤鴻心窩。

這一個變化實在太令人意外，葉孤鴻身手再敏捷，也難以閃得開，跟着他便要喪命在這一劍之下，人影一閃，南宮素突然迅速地撲來，以肩頭擋住了這必殺的一劍！

劍尖奪地射進了她的左肩，一穿而過，鮮血怒激中，她整個身子被牽得疾往上飛起來。

杭春華目的在殺葉孤鴻，那一劍的變化發揮至極限，也算準了葉孤鴻身形變化已盡，絕對閃不開那既意外又迅速的一劍，怎知道南宮素劍截不及，竟然以身子替葉孤鴻將劍擋下，那剎那，他心中實在憤怒到了極點，暴喝聲中一抖鍊子劍，將南宮素牽上了半空，左手一柄短劍隨即擲出去。

這一劍南宮素無論如何是閃避不了，但葉孤鴻一個身子却已從地上彈起來，凌空一腳將短劍踢飛，右手纓槍同時脫手擲出。

杭春華第二柄短劍已在手，這柄短劍却還未擲出，葉孤鴻那支纓槍已然飛進了他的胸膛。

他混身一震，短劍那剎那雖然擲出，已失了分寸，在葉孤鴻身旁飛過。

槍從他前胸插入，後胸穿出，他面上的肌肉立時抽搐起來，雙手仍然奮力，將穿在鍊子劍上的南宮素拉近來，接翻掌拍出。

葉孤鴻的雙掌却先迎上來，一合相扣在一起。

南宮素身子同時落在一旁，面色慘白，但仍然立即站起來，劍一探刺進杭春華的眉心。

杭春華慘笑一下，鬆手，身形倒飛，一道血虹亦從他的眉心射出來。

這一退也很快，一直到他的後背撞上青娥墓前的碑石才停下，他也就雙手抱着那塊碑石，倒斃在青娥的墓前。

南宮素一劍刺出，身子亦栽倒，葉孤鴻及時一把摟住，他們看着杭春華倒下，才鬆過一口氣，才相扶着站起來。

葉孤鴻看看南宮素，好像要說什麼，南宮素已叱道：「你說一句多謝什麼的話我立即不理睬你。」

葉孤鴻苦笑，道：「我只是要問你痛不痛。」

南宮素一皺眉，反手將插在肩上的鍊子劍拔出來，葉孤鴻忙伸手替她封住了附近三處穴道，一面道：「我有自製的刀傷藥。」

南宮素笑罵：「那你還不拿出來。」

到葉孤鴻將藥取出她却又急不及待的道：「我們快過去看看，他寄名鎖上寫的是什麼。」

葉孤鴻舉步又停下，道：「我忽然不想看了。」

南宮素詫異地問：「你害怕什麼？」

葉孤鴻歎息。「方才他那麼說那顯然是我認識的人。」

南宮素一撇嘴角。「你這個小子認識的人中有那一個有那種本……」話說到這裏她突然住口。

葉孤鴻道：「只有一個。」

「怎會是你的師父？」南宮素搖頭，想笑，却笑不出來。

葉孤鴻想想，道：「但你一定要看我也不會阻止你。」

南宮素垂下頭，道：「你不要我看我不看就是了，只是我總覺得，人總要面對現實。」

葉孤鴻沉默了下去，南宮素接道：「你也莫要忘記，這個人是來自扶桑。」

葉孤鴻道：「你是說，他所以組織十七殺手是另有目的？」

南宮素道：「十七殺手的出現，非獨我們三大世家，中原各派高手也給殺了不少。」

葉孤鴻看看南宮素，終於舉步走了過去。

×　×　×

寄名鎖上只刻着八個字，每一個字就像是尖針般刺入葉孤鴻的心坎。

──萬劍山莊公孫無畏！

難道公孫無畏竟就是那神秘莫測，邪惡之極的十七殺手之首？

「我不相信這是事實。」葉孤鴻雖然心中已有數，仍然不由自主說出這句話。

「我也不相信，但杭春華這個時候應該也不會開我們玩笑。」南宮素接道：「只是要證實這件事情也並不太困難。」

葉孤鴻連忙問道：「你有什麼好辦法呢？」

南宮素道：「我只是突然省起了一件事。」

葉孤鴻心頭靈光一現，道：「我也省起了一個人，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南宮素道：「當然現在，難道你還有什麼事要做？」

葉孤鴻道：「我只是担心你能否支撐得住。」

「不是說，你那些刀創藥很管用？」

葉孤鴻忽然歎了一口氣，他的武功與醫藥方面的知識無一不是公孫無畏所授，沒有公孫無畏他根本沒有今天的成就，甚至早已餓死在道旁。

那麼慈祥的一個一派宗師，怎會是殺手中的殺手？

南宮素完全明白葉孤鴻的心情，對葉

孤鴻的身世她亦早已聽說過，只是他們都必須走這一趟，至於有什麼結果，在目前他們都不能計較，也難以想像得到的了。

以公孫無畏的武功，也不是他們能夠抵禦，尤其葉孤鴻，如何狠得下心腸，與這個救命恩人，授業恩師決一生死？

南宮素看着葉孤鴻，一顆心直往下沉，眼前所看到的就像只有一條死路。

無論如何他們都仍然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　×　×

夜又深，是初一，萬劍山莊那座山谷中升起了一堆火，公孫無畏負手立在火堆前。

之前每月的今夜，他都在這裏考驗葉孤鴻的武功，今夜只剩他一人，看他的神情，顯然是若有所失，難言的落寞。

他仰首向天，神情忽然間有了變化，雙目寒光暴射，霍地左望。

左面林木中「咪嗚」一聲貓叫，一條窈窕的人影一閃而過，一點寒光接向他射來，他抬手，接下了那枚十字形的暗器，寒冰般的眼瞳已溶化，一揮手，那枚十字形暗器颼地釘在旁邊一株樹上，笑接道：「小丫頭怎麼來開這種玩笑。」

一個黑髮披肩，一身黑衣的女郎應聲從那邊樹叢中走出來，黑暗中不辨面目。

公孫無畏又道：「司馬山莊一夜血戰，三大世家傷亡殆盡，你們方面到底如何，總該給我一些消息，不成受了傷，現在才能夠將消息送到來。」

黑衣女郎不答，腳步不停，公孫無畏笑臉突然一斂，輕叱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不是黑羅剎！」女郎走得更近，火光掩映中公孫無畏總算認出她是南宮素。

「是你啊。」他大感詫異。

「我們也想不到你竟然真的是十七殺手之首。」南宮素停步，搖頭歎息。

「你們？」公孫無畏突然回頭。

葉孤鴻失魂落魄的從那邊樹叢中走出來，公孫無畏一怔接道：「你這麼快便回來了？」

葉孤鴻無言點頭，步向南宮素，公孫無畏看得又一怔。「你們什麼時候走在一起的。」

葉孤鴻欲言又止，南宮素替他回答：「杭春華要殺他，給我們知道，我到來原是要跟你老人家說一聲，遇上他，只好拉着他走了。」

公孫無畏淡然一笑道：「春華一心要做萬劍山莊的主人，難免就不擇手段。」

南宮素冷笑道：「你其實早就知道他心懷不軌，佯裝胡塗。」

公孫無畏道：「他應該知道我是故作若無其事，在他偷窺我指點孤鴻練武的時候，我經有意無意告訴他不要對孤鴻有所行動。」

南宮素道：「也所以他才不敢自己下手？」

公孫無畏道：「否則以他的武功，突然出手暗算，孤鴻未必能夠躲得開，可是我却也想不到，他知道的事情竟然是這麼多。」

南宮素冷笑道：「你也知道是他告訴我們你的另一重身份？」

公孫無畏道：「若非他你們怎會跑到來這兒？我一向都很小心。」

南宮素道：「你知道疏忽了什麼？」

公孫無畏淡笑道：「大概只有黑羅剎對他的感情，我已經警告過黑羅剎不可感情用事的了。」

南宮素說道：「感情是絕對勉強不來的。」

公孫無畏點頭，輕歎道：「好像我這種人也難免動情，教出孤鴻這個弟子，黑羅剎情深一片，原就是不足為怪。」

葉孤鴻抬頭看着公孫無畏，欲言又止，南宮素目光一轉，忍不住又問：「你將武功傳給小葉，到底是什麼目的？」

公孫無畏緩緩應道：「只望他出人頭地，在江湖上立萬揚名。」

南宮素冷笑着又問：「沒有其他的目的了？」

公孫無畏說道：「你可以問孤鴻，這些年來我可曾教過他做一個殺手應具備的常識，又或者要他學成之後，為我做些什麼。」

南宮素目注葉孤鴻，只見葉孤鴻一再搖頭，公孫無畏接道：「孤鴻是一個練武的天才，我這種心情就正如一個高手匠人發現了一塊上佳的璞玉，不將之加以琢磨成器總是心有不甘一樣。」

南宮素道：「你應該知道假以時日，他武功不難在你之上，對你會構成很大的威脅。」

公孫無畏笑笑道：「你不是我這種人，是不會明白我這種人的心情的。」

南宮素一怔問道：「你到底是那種人呢？」

公孫無畏道：「美其名為梟雄，野心極大，喜歡追尋刺激，身居高位固然是快樂，但能夠目睹所有的成就被摧毀也一樣興奮莫名。」

南宮素再問：「你組織十七殺手，除了金錢之外到底還有什麽目的？」

公孫無畏道：「製造殺戮，春華竟以為我不知道他是三大殺手世家的後代，未免就將自己瞧得太高，我若是不清楚三大殺手世家的底細，又怎會安排黑羅刹變成其中一家的後代？」

葉孤鴻插口道：「大師兄說她本姓木村……」

公孫無畏道：「我也是，只是十八歲拜在三元宮門下已改姓公孫。」

南宮素忽又問：「三十年前中原武林的連番血戰與你有沒有關係。」

公孫無畏笑笑道：「沒有那一次的事，三元宮如何能夠號召武林？」

南宮素道：「我只是奇怪你何以制止他們繼續仇殺下去？」

公孫無畏說道：「其實，當時他們都已有罷手之意，我只不過做一個順水人情而已，反正三元宮的人死乾死淨也於我無損。」

葉孤鴻聽到這裏，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南宮素想想再問：「十七殺手若是不為我們所滅，接着一個行動又是什麽？」

公孫無畏道：「中原武林既然精英盡喪，萬劍山莊的地位當然更加穩固，然後我消息同去，扶桑武林大舉進駐，中原自又是另一番新氣象。」

南宮素變色道：「你的野心可真不小呀。」

公孫無畏搖頭道：「這件事我其實已沒有多大興趣，好像我這個年紀，就是再上一層樓，又還有多少日子？」

南宮素怒道：「你卻是還要組織什麽十七殺手？」

公孫無畏笑笑，仰首說道：「中原武林的人時常說我們島國倭奴體內流的是獸血，天性殘忍，好勇鬥狠，這自是天性使然。」

南宮素怔在那裏，葉孤鴻歎息接道：「弟子卻一些這種感覺也沒有。」

公孫無畏道：「十七殺手的計劃開始在十年之前，這十年以來，你這個師父大概亦已被中原文化薰陶得七七八八。」

南宮素冷笑：「你卻是不去制止十七殺手的行動？」

「有些行動開始了就很難制去止，你大概也知道，那些殺手每一個都甚有性格的。」

南宮素終於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知道了你的底細，你準備怎樣對付我們？」

公孫無畏反問：「這件事是不是太難以置信？」

南宮素道：「當然，有誰想到堂堂萬劍山莊的莊主是一個倭奴，而且還是十七殺手之首。」

公孫無畏又問：「你們是否已經掌握足夠的證據來證明一切？」

南宮素怔住，公孫無畏接道：「我是一個極小心的人，從來就沒有保留任何文書證據，而三元宮年長的一輩已經一個無存，也無人指出我所備的一份宗譜有何不妥。」

南宮素道：「可是我們……」

公孫無畏笑截道：「你們的說話是不是與我的同樣有力？」

南宮素葉孤鴻面面相覷，他們只是兩個小輩，尤其葉孤鴻，只要公孫無畏說一聲他偷學萬劍山莊的武功，天下之大，恐怕也無藏身之地。

公孫無畏笑接道：「我也不準備再有什麽行動，你們當然也無從搜集其他證據。」一頓又笑道：「若說到私下解決，憑你們的武功亦不是我的對手。」

南宮素冷冷一笑：「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公孫無畏笑起來，又顧葉孤鴻。「你以為我這個徒弟在師父面前，有多少本領能夠施展出來？」

南宮素怔了怔，對葉孤鴻道：「小葉，你只要不將他當做師父便成。」

葉孤鴻苦笑，公孫無畏笑接道：「假以時日，我這個師父又做了幾件令他大為憤怒的事情，也許他會的，現在麽……」

南宮素怒道：「你就是左一句師父，右一句師父的在套他。」

公孫無畏搖頭道：「看你應該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就是性子太衝動，很多事情都沒有仔細去想清楚。」

「說到我頭上來了。」南宮素目光轉向葉孤鴻，突然大聲嚷道：「小葉，你看仔細，這個人雖然是你的師父，但他卻是無惡不作，而且，還是十七殺手的頭兒，你若……」

葉孤鴻一些反應也沒有，南宮素看在眼內，後面的話再也接不上來。

公孫無畏也這才說道：「我這個做師父的怎樣壞也是以前的事情，他這個做徒弟的一件也沒有瞧在眼裏，又怎會有一個非殺之不可的壞印象？」

葉孤鴻苦笑，公孫無畏接道：「這麼多年，他是怎樣的性子，我這個做師父的難道還不清楚？」

南宮素盯着公孫無畏，儘管生氣，一時間倒是不知道該如何說話，葉孤鴻亦是只有苦笑。

公孫無畏轉身緩步踱了出去，一面又說道：「他若非一個那麽善良的人，相信你也不會跟他一塊兒。」

南宮素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公孫無畏繼續道：「好像這樣的青年人這年頭也已不多，你也莫要讓他給別的女孩子搶走了。」

南宮素臉一紅，接叱道：「你胡說什麽，我們……」

公孫無畏截道：「就算我胡說好了，其實我就是不說，你也已心中有數。」

南宮素又叱道：「你別將話題拉到別處去，我們……」

公孫無畏道：「方才要說的都說完了，再說下去也沒有意思，為什麽不說一些別的？」

南宮素目光轉向葉孤鴻。「小葉，你打的到底是什麽主意？」

葉孤鴻方說一聲：「我——」南宮素

已截道：「你不用說了，他救過你的命，又教你武功，也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對你不起的事，你是絕不會對他怎樣的了，可是我不同——」

「素姑娘——」

「我的親人一個個死在十七殺手手下，而眼前這個人現在已證實是十七殺手的頭兒，我是絕不會放過他的。」南宮素激動得很。

公孫無畏繼續緩步踱前，應聲道：「那你要怎樣？」

南宮素道：「就是你武功怎樣高強，我還是要跟你拚過明白。」

公孫無畏道：「好倔強的女孩子。」

南宮素接道：「可恨江湖上的人一個個全都是有眼無珠，給你這個倭奴瞞騙到如今。」

「倭奴——」公孫無畏腳步一頓。

南宮素接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你這個倭奴話儘管說得怎樣動聽，我就是不相信，誰知你那一天會不會突然會合其他倭奴，利用三元宮的勢力，再在武林中掀起一番腥風血雨。」

公孫無畏道：「也許會眞的有這一天，世事變化無常，也事實沒有人能夠肯定一切。」

南宮素道：「好像說，有些倭奴知道你的底細，一定要你助他們一臂之力。」

公孫無畏道：「不無可能，到時候他們以要揭發我的底細來威脅，難道我反而會殺自己的同類，與中原武林的人站在一起？」

南宮素道：「就是這樣。」

「可惜——」公孫無畏搖頭。「這裏若是還有幾個有份量的中原武林高手，你這一番話，一定能夠引起共鳴，有一定作用。」

南宮素冷冷的看了葉孤鴻一眼，接道：「你這個徒弟難道也是一個倭奴？」

葉孤鴻苦笑。公孫無畏目光亦轉向葉孤鴻，說道：「這是你惟一跟我動手的理由。」

南宮素却接對葉孤鴻道：「你却也莫要以為我這樣說是要你跟我並肩齊手，對付你這個師父，你就是完全不管，我還是要跟你這個師父拚一拚。」

葉孤鴻長歎。「素姑娘，你……」

南宮素把手一揮。「你還是快快離開好了，省得我們拚起來左右為難。」

公孫無畏插口道：「這也是不錯。」

葉孤鴻沒有移動，公孫無畏目光一轉，接又對南宮素道：「可惜他却是絕不會走的。」

南宮素冷笑道：「偏就是你知道。」

公孫無畏一笑道：「他不是這樣厚道，你以為我會輕易收他做弟子，傳他武功嗎？」

南宮素恨恨的一頓足，方待說什麽，公孫無畏已接道：「就是他站在你那邊，憑你們二人的身手，還不是我這個老頭兒的對手。」

南宮素冷笑一聲，道：「這句話你不是第一次說的了。」

公孫無畏道：「人老了，說話難免累贅一些，你到了我這個年紀，自然就會明白。」

南宮素又一聲冷笑，道：「我也想知道這是不是事實，可惜我不能夠證明，你這個徒弟，目前無論如何是不會跟我聯手對付你。」

「素姑娘——」葉孤鴻歎息。

南宮素搖頭道：「你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那麽不近人情的人。」這句話說完，她窈窕的身子便往公孫無畏疾射了出去，三尺青鋒同時有如閃電般在夜空中劃過，指向公孫無畏的眉心。

公孫無畏看着南宮素一劍飛來，面帶笑容，一隻右手輕捋飛舞在夜風中的長鬚，然後一個身子突然飛舞起來，飛舞在夜空中。

南宮素長劍的劍尖距離公孫無畏的眉心這剎那已不到三寸，也就這三寸之差，始終刺不進公孫無畏的眉心。

南宮素也知道只要再刺前四寸，便可以將公孫無畏刺殺於劍下，可是一任她的身形怎樣變化，劍尖始終不能夠再前進半分。她當然也知道這是公孫無畏故意如此，以三寸之差先挫她的銳氣，却是無計可施。

公孫無畏順着南宮素的劍勢倒退出七八丈才倒翻回來。

那一個倒翻迅速之極，難得竟然仍然與南宮素長劍的劍尖保持三寸距離，公孫無畏的輕功造詣可謂已臻化境。

百三十劍一過，南宮素不禁由心一寒，她的劍勢亦因為招式變化已盡，稍為停留了一下，那也只是一剎那。

公孫無畏就把握住這剎那，手一翻，中指「錚」的彈在劍背上！

那剎那南宮素只覺得一股奇大的力量從劍上透來，她本性好勝，一口眞氣隨即透進去。

這口眞氣還未完全透進，那柄劍已然中斷，劍尖半尺長的一截飛上了半天，南宮素手上的一截雖然沒有飛脫，却已被震得倒退了七步。

葉孤鴻面色一變，身形欲上未上，公孫無畏的身子已然飛鶴一樣拔起來，手一探，食中二指一挾，便將半截斷劍挾在二指之間，身形再一翻，飄然從天上落下。

南宮素看在眼內，嬌叱聲中，身形拔起來，人與劍連成一條直綫，飛射向公孫無畏。

公孫無畏身形半空中一凝，倒踏三步，讓開來劍，飄然落地。

南宮素一擊不中，半空中身形亦一頓，劍勢一變，再一變，一連向公孫無畏再攻出兩劍，可是公孫無畏倒踏那三步，便將之完全避開。

那三步看來簡單，但倒踏在半空中，竟一如平地，可就不簡單了。

南宮素看得清楚，身形落下，倒抽了一口冷氣，面色一變，雖然落地，竟忘了再向公孫無畏進攻。

公孫無畏身形着地，突然又升起來，平地升起三尺，悠然往前跨進三步。

南宮素駭然倒退三步，斷劍橫在胸前，左手腰帶上一抹，扣住了三枚暗器。

公孫無畏三步之後，悠然落下，道：「這是中原失傳已久的凌波虛渡。」

南宮素冷笑道：「嚇我不倒！」手一長，三劍疾刺了出去。

公孫無畏一動也不動，南宮素攻出的三劍竟都以半分之差刺不到他的身子。

這判斷，這鎮定實在驚人，南宮素面色不由又一變，倒退了半步。

公孫無畏這才道：「你忘了你的劍已斷去半尺！」

南宮素臉一紅，她不能不承認她的確疏忽了這一點，嘴巴上她却不肯服輸，冷笑道：「用不着你來廢話。」

公孫無畏道：「高手過招，絲毫也疏忽不得，那怕是一分半寸，掌握不住便難免傷亡。」

南宮素道：「你旣然掌握得住，怎麼不下手？」

公孫無畏淡然道：「我早已說過無意殺你！」

南宮素道：「話說得倒好聽。」

公孫無畏道：「好倔強的女娃子。」

南宮素沒有再說什麼，長身揮劍，再撲向公孫無畏，這一次她的劍已算準了距離，旣狠且勁。

公孫無畏當然沒有像之前一次那樣一動也不動，但動的只是右手，以食中二指挾着的半尺劍尖封擋來劍。

南宮素劍用得也很快，一口氣三十六劍，但都被公孫無畏以劍尖接下。

她的身形隨着繞着公孫無畏轉動，劍勢不停，不住攻向公孫無畏的要害。

公孫無畏沒有轉，反手出劍，腦後彷佛也長了眼睛，仍然是不偏不倚的將來劍擋下。

南宮素並不氣餒，繞着公孫無畏繼續出劍，以不同角度，再攻百十劍。

公孫無畏從容接下，忽然一笑道：「可惜就是不知進退。」

南宮素應道：「你若是有本領殺我只管用出來。」

公孫無畏笑着再接七劍，突然轉身，食中二指的斷劍閃電般落在南宮素手中斷劍的劍脊上，南宮素抽劍不及，劍已被纏上，接連三震，握着劍柄的五指終於被公孫無畏的內力震開，斷劍有如長了翅膀般飛上半天。

公孫無畏左袖即時一拂，凌空將斷劍捲住，他的衣袖並沒有那麼長，可是却像有磁力附着也似的，一捲便將那柄斷劍虛空捲下來。

南宮素欺身伸手去搶，眼前人影劍光一閃，劍與人一下消失。

公孫無畏的身形一快，只一轉，便到了南宮素身後三丈，接將劍尖斷劍拋上了半天。

南宮素身子一轉，還未撲前，公孫無畏衣袖已揮出，只聽「拍拍拍」三聲，那兩截斷劍再斷成九截激飛，紛紛散落在地上。

公孫無畏接笑道：「這是斷金袖，也是失傳已久的武功。」

南宮素怔在那裏，葉孤鴻亦怔住，他同樣想不到公孫無畏的武功已到達這個地步。

公孫無畏雙袖倏的又一揮，將散落地上的斷劍捲入袖中，雙手接從袖中穿出，一翻一拍，只聽一陣金鐵聲響，那些一截截的劍柄劍身再碎成數十截。

「碎玉功。」公孫無畏雙手接翻，數十截斷劍化成一點點寒光，一齊打在南宮素身旁不遠的一株碗口粗的樹上。

那株樹的樹幹立時斷成了數十截，數十截斷劍同時發出，沒有撞擊已經是難得，遠射兩丈，到了那株樹幹上，竟成一字兒，難得力道相若，距離相同。

這非獨眼力要準，內力要均勻，而且還要強勁，否則斷劍射在幹樹上，絕難將之射成那麼多截，同時斷下。

內力用到這麼巧妙的，武林之中只怕沒有多少人，最低限度，南宮素就沒有見過。

她怔怔的望着那數十截樹幹散落，雙手俱都揑了一把冷汗，葉孤鴻亦同樣的震驚。

公孫無畏輕拍雙手，轉過半身，道：「這是『朝天一炷香』化出來的暗器手法，我若是以這種暗器手法來襲擊，你們以爲江湖上能夠閃避得開的人有多少個？」

南宮素回答不出來，公孫無畏目光轉落在葉孤鴻面上，接說道：「斷金袖碎玉功朝天一炷香，我都跟你說過了，但要練成功，以你目前的功力仍然不足，有些武功只要朝夕苦練，一年半載便可以有成，有些却是必須深厚的內功基礎，你應該明白。」

葉孤鴻無言頷首，公孫無畏接道：「以你的資質，只要苦練，不出五年，便可以將我擊敗，我雖然已經一把年紀，再活五年應該是沒有問題。」

南宮素聽着看看二人，雖然很奇怪，並沒有說什麼，葉孤鴻也只是木然立在那裏發呆。

公孫無畏笑接道：「你若是能夠將我擊敗，才不枉我教導你的一番苦心，我很少會看走眼，這一次大概也不會例外。」

葉孤鴻垂下點，公孫無畏又道：「也許用不着五年，無論你什麼時候到來，我都是一樣歡迎。」隨即舉步往外走。

葉孤鴻抬起頭來，目光落在公孫無畏後背上，嘴唇顫動了幾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公孫無畏也就在這時候腳步一凝，嘴唇一動，好像要說什麼，但結果還是沒有說，繼續舉步走前去，消失在黑暗中。

葉孤鴻以目送之去遠，南宮素一旁亦只有發呆的份兒，她雖然性子剛烈，但公孫無畏表現的武功實在太驚人，使她的勇氣完全崩潰。

那到底過了多久他們都不知道，是非常突然的兩人從迷惘中清醒過來，對望了一眼。

南宮素苦笑搖頭，葉孤鴻看看她，欲言又止，歎了一口氣。

南宮素反手拋去手中扣着的暗器，頹然在一旁坐下來。

葉孤鴻緩緩走近去，歎息道：「素姑娘……」

南宮素搖頭，道：「你不必多說什麼抱歉的話，我完全明白你的處境，而且我也知道你那個師父眞的有意殺我，你也一定不會袖手旁觀，否則你根本就不會與我到這兒來。」

葉孤鴻沉聲道：「他雖然是我的師父，對我有救命之恩，可是我自己應該怎樣做，我是知道的。」

南宮素道：「但我們就是聯手，也絕非他的敵手，中原武林中有他那種身手的人也不多。」

葉孤鴻說道：「我也原以爲已經盡得他的眞傳，武功跟他差不多的了，現在才知……」

南宮素截道：「我若非也以爲與你聯手可以應付得來，也不會如此到來，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們都就這樣死去，誰知道這個秘密，他若是眞的包藏禍心，後果實在是不堪設想。」

葉孤鴻打了一個寒噤，南宮素接道：「你也許不知道方才我連出手的勇氣也都已失掉。」

葉孤鴻目光落在散落在地面的暗器上，點頭道：「我不比你好多少。」

南宮素目光轉向公孫無畏離開的方向，苦笑道：「或者是因我見識少，我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人的武功能夠練到那個地步。」

葉孤鴻目光隨着轉過去，亦自苦笑，南宮素接道：「我們的胆子都不小的了，但當雙方功力的距離大到這個地步，還是不由得爲之胆喪。」

葉孤鴻無言，南宮素又說道：「他全力出擊，我大概可以接得下十招，或者更少。」

「他若是出手偷襲，我們只怕連一招也接不住。」葉孤鴻歎息接道：「所以他的話我其實並不……」

他沒有說下去，南宮素看看他，淡然一笑道：「我也是的。」

葉孤鴻沉吟接道：「這些年來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南宮素想想，道：「一個人對某一件事若是仍然有野心，多少都難免有些透露出來，這樣看來，他眞的已有些……」她突然住口。

葉孤鴻道：「從一切跡象來看，他是眞的已放棄初衷了。」

南宮素輕聲問道：「那……那你的意思……」

葉孤鴻沉着聲道：「我會繼續苦練，以備師父他那一天又改變主意，好得去阻止。」

南宮素看看葉孤鴻，好一會，點頭。「我跟你一起。」

這句話出口，她的臉不由羞紅，葉孤鴻看在眼內，心頭怦然震動，不由自主的捉住了南宮素的玉手，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當然要等到公孫無畏死去才清楚，也許要等上十年，二十年，但無論多少年，兩個人結伴在一起等待，總比一個人孤零零的去等待要好得多，是不是？

× × ×

遠遠的那邊林木中，公孫無畏停步，仰天歎了一口氣，又舉步，看來是那麼落寞，腰背已變得有些佝僂。

是不是一個人老了壯志就會消沉？他雖然不清楚，却清楚方才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

至於葉孤鴻南宮素相信已否他並不在乎，天下之大，也已沒有什麼能要他在乎的了。

（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　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爲慧圓女修士救起，並贈王烈「蝴蝶十八變」秘譜，王烈正在柴房中看守一名擄來大漢，誰知突然有個小孩送來一封信，信中內容是說百里映紅已爲他人擄去，叫慧圓帶着那被擄的大漢到百丈岩去雙方來個交換，慧圓無法可想，只好帶着被擄大漢去百丈岩赴約……王烈在茅屋苦等慧圓之際，突然有人以飛刀偷襲，並威脅王烈不得追查趙南星死因，接着迅速離去，王烈手中握着那柄飛刀，決定往找公冶老爹請敎……慧圓和百里映紅平安回來後，王烈離開她們，前往公冶老爹住處，由公冶老爹口中得知此飛刀九成是趙北星所有，這使王烈更感疑惑不解……

求助緝兇手　拯救兩姑娘

司徒皓道：「可是……你的意思是：該讓師抱眞死在仇、趙二人的手裏？」

王烈道：「仇、趙二位堡主已不一定會動手，因爲數日前小弟曾分別拜訪過金龍堡和百劍堡，轉達了師姑娘的心意。」

司徒皓一怔道：「你見過師素貞？」

王烈點頭道：「是的，她要求小弟爲她查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

司徒皓聽了更爲驚訝，問道：「那趙南星是不是她殺死的？」

王烈道：「不是……」

當下，便將眞實情形說給他們聽，一直說到師素貞在長城上殺死仇香爲止，只未說出師素貞殺死仇香的眞實理由。

司徒皓驚問道：「那麼，師姑娘爲何殺了仇香？」

王烈道：「當時她以爲趙南星遺棄了她，你一定想像得到一個珠胎暗結與人私奔的姑娘的心情，在那種徬徨無主的絕望時刻，她心情之惡劣是可想而知的，要是有人在那時候遇上她，對她說了些輕薄無禮的話，她當然會失去理智了。」

司徒皓重重的一擊掌道：「是了！仇香那小子定是譏笑她與人私奔，她一怒之下才把他殺了！可是……這個禍也未免惹得太大了吧？」

王烈道：「她已決定等生下孩子後便去金龍堡接受處罰，以死抵償。」

司徒皓嘆道：「若是如此，仇堡主應該沒有再找師莊主問罪的道理了吧？」

王烈道：「是的，仇堡主打算怎麼辦，就要看他的理智抉擇了，所以目前司徒兄等不宜去歸來山莊，仇堡主和趙堡主若聞知此事，必會誤認是師莊主邀來帮手，準備與他們一戰，這樣反而會把事情弄壞了。」

司徒皓覺得有理，連連點頭道：「嗯，王兄所言甚是，那麼我們暫時不去歸來山莊就是了。」

他接着問起王烈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的進展，王烈也將所遭遇的各事告訴他，只不說「飛刀是趙北星」所有一節，因爲此事在未完全證實以前不可以隨便亂說的。

「依王兄看，兇手是哪一方的人？」

「小弟尚未查出。」

「他殺害趙南星，可以確定是要嫁禍師家父女，使師莊主身敗名裂，故我看兇手必與師莊主有着深仇大恨，王兄以爲然否？」

王烈道：「這方面，小弟亦不排除其可能。」

司徒皓問道：「王兄此行欲赴何處？」

王烈道：「小弟打算再去百劍堡與趙堡主談談。」

司徒皓道：「何不再去田家看看？」

王烈道：「小弟原也想去，後來一想，那天小弟所見到的田二楞和田大寶一家人一定不是眞的，而是那些蒙面客所冒充者，故小弟再去田家，不可能發現甚麼……」

司徒皓道：「這可說不定呢！要是那天王兄所見的不是眞正的田家父子，那麼眞正的田家父子哪裏去了？」

對於這個問題，王烈也曾想到過，只因急着想去百劍堡求證飛刀之事，故打消再去田家的念頭，這也是他分身乏術之故，如今聽了司徒皓的疑問，才想到田家父子說不定已遇害，此事當眞不可不查，因說道：「司徒兄，你願不願意帮小弟一個忙？」

司徒皓點頭道：「好啊！」

王烈道：「司徒兄提起田家一事，倒使小弟非常担心，司徒兄等若是沒有其他事情，可否替小弟去田家看看？」

司徒皓道：「好，地址在那裏？」

王烈便把田家的詳細地址告訴他，然後說道：「你們去到田家，要小心觀察，如果田家無恙，便仔細問明他們是否曾被綁架，如有重大發現，請即去歸來山莊告弟，如弟不在歸來山莊，司徒兄亦可將所發現的事情告訴師莊主。」

司徒皓道：「王兄去百劍堡後，還要轉去歸來山莊？」

王烈道：「是的，小弟必須將一切進展隨時通知師莊主。」

司馬皓道：「好，我們這就前往田家一查，改天見！」

他是個很有衝勁的青年，說走就走，當下向衆兄弟一招手，大聲道：「諸位好友隨我走啊！」

拍馬當先向來路上馳去。

王烈目送他們八人遠去後，不禁微笑道：「這些公子少爺倒也有其可愛的一面，也許我可以帶他們去鬼風港救人呢！」

× × ×

這天薄暮時分，王烈又來到了百劍堡，求見堡主趙池。

出堡與他相見的是趙池的長子趙東星，他以一種不友善的態度道：「王捕頭又有何貴幹？」

王烈道：「謁見令尊，有事奉告。」

趙東星冷冷道：「家嚴已答應王捕頭的要求暫時不追緝師素貞和不去找師莊主，這還不够麼？」

王烈道：「小弟目前在追查令弟死亡眞相，此事與你們父子關係最密切，難道令尊不想知道小弟追查的進展？」

趙東星微微一怔道：「王捕頭已查出甚麼來了麼？」

王烈道：「我已確定了一件事。」

趙東星道：「願聞其詳。」

王烈道：「我想先了解一下：令尊是否已決定不接見我了？」

趙東星道：「王捕頭如果已有重大的發現，家嚴自無不接見之理。」

王烈道：「那就請帶我去拜見吧！」

趙東星似已找不到拒絕的理由，只好說了個「請」字，便轉身入堡。

王烈並不在意他的傲慢無禮，當下隨着他來到堡中的客廳，看見子母劍趙池坐在廳上，乃趨前行禮道：「晚輩又來了，希望不因晚輩的再度造訪而使堡主有所不便……」

趙池冷冷淡淡的答道：「好說，王捕頭爲追查小兒死亡之事而忙碌，老夫十分感謝，但不知是否已查出甚麼眉目了？」

王烈沒有立刻回答，含笑靜立。

趙池一笑道：「請坐。」

王烈道謝坐下，這才說道：「晚輩雖未查出甚麼，但已確定令郎非爲師素貞姑娘所殺，令郎之死，確實另有內情。」

趙池一眼不瞬的望着他，等待他說下去。

王烈便將自己在田二楞的家所遭遇的事情說出來，接着道：「那些幪面客的出現阻撓晚輩追查，適足以證明令郎之死別有內情，令晚輩深感費解的是：他們竟知晚輩要去田家查詢而先趕去冒充田家人，企圖毒殺晚輩！」

趙池道：「後來呢？」

王烈道：「晚輩一發覺中毒，連忙上馬逃奔，他們不肯放過，隨後追殺，所幸晚輩命不該絕……」

接着，又將自己落水爲慧圓女修士母女所救，以及四幪面大漢追踪而至，結果被慧圓擒住，百里映紅代自己去通知師抱眞而落入對方手中，慧圓逼自己賭棋而放走三個中年大漢等等，一一說了出來。

趙池靜靜的聽完之後，木無表情，道：「王捕頭沒有問出那些幪面人的身份來歷？」

王烈道：「沒有。」

趙池道：「眞可惜！」

王烈道：「是的，不過晚輩遲早會查出他們的身份來歷的。」

趙池道：「你這次來到敝堡，就是要告訴老夫這些事情？」

王烈道：「不，還有一事要痲煩趙堡主。」

趙池道：「你說。」

王烈道：「我想見見令郎趙北星。」

趙池道：「何事？」

王烈道：「趙堡主先把他請出來與晚輩相見，晚輩要當面請教他一個問題。」

趙池乃向長子東星說道：「東星，去叫你弟弟來一下，就說王捕頭要見他。」

趙東星應聲而去。

不久，趙北星隨着他哥哥入廳來了。

王烈一看他的身材與那身穿水靠的幪面人相差不多，心中更加肯定，當即起身拱手道：「四少爺，你好啊！」

趙北星還了一禮道：「王捕頭有何指教？」

王烈聽他嗓門不同於那發飛刀之人，斷定他那天以幪面人的姿態出現時，是故意發出另一種聲音的，不禁暗在心中冷笑道：「你很聰明，可惜的是：你的一把飛刀已在我手中！」

當下答道：「不敢，聽武林朋友說北星兄擅長飛刀之術，小弟想向北星兄請教一下這方面的知識。」

趙北星眉毛一揚道：「王捕頭是說：要與小弟較量較量？」

王烈道：「不，只想請教。」

趙北星道：「小弟的飛刀也是家人傳授的，何不直接向家父請教？」

王烈道：「北星兄愛玩飛刀，相信必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小弟是以要向北星兄請教。」

語聲微頓，繼道：「聽說北星兄去年曾找公冶老爹打造了十八把飛刀，可否取出一把讓小弟觀賞觀賞？」

趙北星看了父親一眼，道：「對不起，小弟的飛刀不願示人。」

王烈道：「爲甚麼？」

趙北星道：「武林規矩。」

王烈笑道：「沒聽說武林中有這麼一條規矩，但就算有的話，小弟此項要求與追查殺害令兄的兇手有關，北星兄應該勉爲其難吧？」

趙北星不答。

趙池沉吟道：「北星，王捕頭這個要求或許有其深意，你那十八把飛刀不是還剩下十四把麼？通通去拿來給王捕頭看看吧！」

趙北星這才答應一聲，道：「是，那十四把飛刀孩兒放在房中，待孩兒去取來便了。」

語畢，出廳而去。

趙池的目光回到王烈的臉上，問道：「王捕頭，你要看小弟的飛刀必有用意，請道其詳。」

王烈便取出懷中的飛刀，遞給他道：「晚輩在慧圓女修士的家中時，曾有一人發出這把飛刀襲擊晚輩，幸被晚輩躲過，那人警告晚輩不得追查令郎的死因，否則便將對晚輩的家人不利；晚輩發現這種飛刀略異於一般飛刀，可能是獨門暗器，而令郎北星兄是愛玩飛刀的人，他可能識得這把飛刀的所有人是誰。」

趙池乾笑了一聲，道：「這也用不着要小兒拿出他的飛刀來看，王捕頭莫非懷疑……」

王烈道：「不敢，晚輩只想拿這把飛刀和令郎的飛刀比較比較，並無他意。」

說話間，趙北星已提着一條插滿飛刀的皮帶回到廳上來了。

他抽出一把交給王烈，說道：「小弟使用的飛刀就是這一種，你看吧！」

王烈接過飛刀，一眼就看出它的式樣和重量均與那一把相同，便把飛刀拿給趙池比較，含笑道：「趙堡主請看看是否相同？」

趙池把兩把飛刀拿在一起一比，臉色登時變得很難看，冷冷一笑道：「北星，這是你的飛刀啊！」

趙北星趨前一看，面色遽變，回望王烈問道：「你這把飛刀是那裏得來的？」

王烈心中冷笑：「飛刀在你父親手上，你怎麼知道那是我得來的呢？」不過，他沒有將「冷笑」形諸臉上，而以嚴肅的表情道：「這是小弟從一個幪面人那裏得來的。」

當下，又將該幪面人的出現經過情形說出來，然後說道：「北星兄原有十八把飛刀，何以如今只剩下十四把呢？」

趙北星道：「這一年來，小弟曾經外出使用過，其中有四把未能收回。」

王烈問道：「未收回的四把，是怎麼個情形？」

趙北星道：「記得是九個月前，小弟有事赴川中，在路上遇上幾個黑道人物的攻擊，當時小弟寡不敵衆，便發出四把飛刀藉以脫身。」

王烈追問道：「幾個人？」

趙北星道：「五個。」

王烈再問道：「知道他們是誰麼？」

趙北星搖頭道：「不知道。」

王烈不大相信他的話，但也無法指出他在說謊，便轉問道：「這樣的飛刀，在武林中除了北星兄之外，是否尚有別人使用？」

趙北星道：「有一個他叫『柳飛刀』，據說他使用這種飛刀還在小弟之前。」

王烈從趙池的手中取回那把飛刀，道：「北星兄可知柳飛刀目前行踪何處？」

趙北星道：「不知。」

王烈聳聳肩道：「那幪面人擲飛刀的手法相當高明，他警告小弟若不放棄追查將對小弟的家人不利……趙堡主，您知道我們王家習武的人不多，我祖父年紀又那麼大了，萬一對方要對我們王家的人不利，晚輩可就束手無策了。」

趙池道：「那你就放棄追查好了。」

王烈微笑道：「趙堡主不想攪清楚殺害令郎的兇手是誰麼？」

趙池道：「老夫會自行追查。」

王烈道：「可惜晚輩已答應師姑娘的要求，而且事情發展到此，晚輩亦無退縮之理……」

趙池道：「你最好放棄，否則萬一發生不幸，那可是老夫的罪過了。」

王烈笑了笑道：「趙堡主請放心，晚輩的祖父年紀雖大，還有應付江湖宵小的能力。」

他起身一拱手，又道：「只是，晚輩在追查過程中自感力量有限，希望趙堡主接受晚輩的一個要求……」

趙池注目問道：「甚麼事？」

王烈道：「晚輩很需要一個幫手，可否請令郎北星兄與晚輩一起追查，助晚輩一臂之力？」

趙池一呆道：「這個……」

王烈忙道：「晚輩追查兇手，雖是師姑娘的要求，但倘能捕獲眞兇，令郎南星兄亦可瞑目於九泉之下，您說是麼？」

趙池沉吟道：「這個……小兒北星是愚昧無能，王捕頭若要幫手，老夫可指派堡中劍士——」

王烈截口道：「不，令郎北星兄與晚輩年齡相若志趣相投，由他協助爲是。」

趙池還在猶豫，那趙北星已開口道：「爹，王捕頭說的不錯，就由孩兒跟他一起，助他破案吧！」

一旁靜立的老大趙東星瞪了弟弟一眼開口道：「弟弟，此事應由爹來決定！」

趙池低頭沉思有頃，忽然笑道：「好，王捕頭既然中意小兒北星，就讓他跟着你王捕頭學習學習，說不定我們趙家將來也出現一個善於破案的捕頭哩！」

王烈色喜道：「那麼，就請北星兄打點打點，等一會便隨小弟一起動身。」

趙池道：「王捕頭打算怎麼着手？」

王烈說道：「晚輩打算先去歸來山莊一趟，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師莊主，然後再作定奪。」

趙池「嗯」了一聲，便叫趙北星去打點行裝，看着兒子出廳之後，他便向王烈問起那個慧圓女修士，道：「你說那位女修士愛下棋，而且棋力很高，那麼她是否與『棋王棋后』有關係？」

王烈聽他主動提起「棋王棋后」，心中很高興，答道：「她是否與『棋王棋后』有關係，晚輩不得而知，不過女人愛下棋確屬少見……」

趙池道：「你沒有跟她談起『棋王棋后』之事？」

王烈道：「有的，就像趙堡主一樣，她說不知道『棋王棋后』其人。」

趙池輕唔一聲，不再開口。

王烈道：「趙堡主當眞不知道『棋王棋后』這兩個異人的事蹟麼？」！

趙池神色一冷，說道：「老夫確實不知！」

王烈道：「那黑白牡丹兩位姑娘命在旦夕，晚輩一人之力却又無法搶救，趙堡主門下衆多，要是肯派出幾個人——」

趙池不等他說完，立刻一口拒絕道：「抱歉！小兒南星遇害不久，老夫沒心情過問他事！」

王烈道：「好的，這件事還是由晚輩自己來辦好了，總有一天，晚輩會弄他個水落石出！」

正說着，只見趙北星已揹着行裝走入廳上，趙池便道：「王捕頭，目前情勢極爲複雜，敝堡與師莊主將有何發展亦難預卜，所以老夫要私下與小兒談談，教他應對之策，你別見怪！」

說到此處，起身向趙北星一招手，把他叫到裏面談話去了。

隔了很久之後，才見他們父子一起回到廳上，趙池態度變得很和氣，笑道：「王捕頭，天已黑了，你不如就在敝堡住宿一宵，明早再走如何？」

王烈道：「多謝趙堡主的美意，晚輩

急着破案然後轉去鬼風港救人，所以非到疲累不堪時不會歇息的，改日有機會再來叨擾吧！」

趙池聽了也不再挽留，道：「那麼，小兒北星就交給你了，請多照顧教導。」

王烈欠身道：「不敢。」

於是，他和趙北星乘馬離開了百劍堡，連夜馳向歸來山莊。

他爲甚麼要求趙北星，做自己的帮手呢？

理由是：他要多接近趙北星，設法探出飛刀是不是趙北星打出的；憑他辦案的經驗，他相信有辦法使趙北星原形畢露！

×　×　×

上路不久，趙北星就先表明態度道：「王捕頭，小弟非常願意協助你做一些事情，只有一事：今夜到達歸來山莊時，小弟不能跟你入莊。」

王烈問道：「爲甚麼？」

趙北星道：「到現在爲止，雖有跡象顯示我哥哥不是師姑娘殺的，但畢竟尚未破案，在此情況下，小弟不宜進入歸來山莊與師姑娘相見。」

王烈道：「我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你說清楚一些好麼？」

趙北星道：「敝堡與歸來山莊一向是不來往的，特別是在這時候，彼此更無會晤的必要。」

王烈道：「可是我知道令尊曾與仇堡主到過歸來山莊，令尊都可與師莊主見面，你爲何不能？」

趙北星道：「那是例外，那是興師問罪。」

王烈微笑道：「這回不是與師問罪就不能進去與師莊主相見麼？」

趙北星道：「是的，我們不願給外人一個錯覺，以爲我們已與他們和解了。」

王烈笑問道：「這是令尊的意思？還是你自己的意思？」

趙北星道：「是家父的之意。」

王烈笑了笑道：「北星兄，有一點你好像還沒攪明白，你現在是我的帮手，既然是我的帮手，我可以會晤的人，你也可以。」

趙北星也笑了笑道：「王捕頭，我也要請你攪清楚，我只是接受你的要求來支援你，不是你的部屬，用不着事事聽你的指揮！」

王烈點頭道：「這個我明白，但我認爲貴堡與師莊主實無對立的必要，令兄之死已可確定不是師素貞下的手，你們雙方都是受害者，應該摒棄前嫌合起來追查眞兇才對。」

趙北星冷冷淡淡地道：「你說我哥哥不是師素貞殺的，這話言之過早吧？」

王烈道：「何謂言之過早？」

趙北星道：「沒有證據。」

王烈道：「我在田家的遭遇，以及在慧圓女士處出現的那個幪面人，不都是證據？」

趙北星道：「那些人也許可以做爲證據，不過，可惜你沒有逮住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王烈道：「我雖然沒能逮到一個，但那畢竟是事實，不是假的。」

趙北星哈哈笑道：「王捕頭，你在太原辦案時，若只見到小偷而沒有逮到小偷，能算破案麼？」

王烈道：「不能，但我既已見到小偷，便可證明的確有小偷的存在。」

趙北星笑道：「這是不够的，必須逮到小偷才能使人信服！」

王烈微微一笑道：「這話用在官府是對的，用在令兄遇害這件事上却是似是而非，因爲我現在的身份不是捕頭，而你們也不是官府。」

趙北星道：「對不起，我不明白你的話意。」

王烈道：「我的意思是：我現在是以江湖人的身份在替你們兩家偵辦此案，我的行爲雖不軌於正義，但我的話如不能使你們相信，那就太困難了。」

趙北星又哈哈笑了起來。

王烈道：「我說錯了麼？」

趙北星笑道：「我要說一句話，希望你王捕頭不要見怪才好……」

王烈道：「但說無妨。」

趙北星說道：「你王捕頭此次請假出來偵查此事，完全是爲了要替師素貞洗脫罪嫌，並非接受敝堡的聘請而辦的，是麼？」

王烈道：「不錯，但你如認爲我偏袒師素貞的話，那就太可笑了，我因判斷她所言屬實才接受她的要求，答應替她找出眞兇，難道你們不希望我找出眞兇，要讓令兄死得不明不白麼？」

趙北星面上一陣脹紅道：「師素貞的話未必可信，要有充分證據才能做準。」

王烈笑道：「對，所以我正努力尋找證據！」

趙北星沉默了下來。

王烈道：「現在言歸正傳，你還有甚麼充分的理由不願隨我進入歸來山莊會晤師莊主？」

趙北星忽然勒住了坐騎，以非常堅定的口氣道：「王捕頭，咱們現在就把話講明白，如果你一定要我進入歸來山莊，那很抱歉，我不跟你走了！」

王烈也勒馬停下，含笑道：「你不願會晤師莊主，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趙北星冷冷道：「沒有，我就是不想入莊見他！」

王烈原想帶他進入歸來山莊住幾天，那樣便可從他與師抱眞的談話中找出他們兩家交惡的原因（他認爲此事與趙南星的遇害可能有關），這時見他執意不肯入莊和師抱眞相見，不禁暗在心中冷笑道：「看樣子，你們兩家的交惡必是一樁不可告人之事，我非得查明眞相不可！」

但是，他可不願在此弄僵而迫走趙北星；他要求趙池派出這個兒子來支援自己，另一個目的就是想多和他接近以便查明他是不是那個發出飛刀的蒙面人，因此見他態度堅決，當即仰天打個哈哈，笑道：「北星兄既然執意不肯與師莊主相見，那就不見便了，這是小事一樁呀！」

趙北星一聽，嚴肅的表情才緩和下來，聳聳肩道：「那麼，你要去歸來山莊見師抱眞，我便在莊外等候。」

王烈道：「我可能在歸來山莊盤桓數日，怎好讓你一直站在莊外等候？」

趙北星一怔道：「爲何要盤桓數日之久？」

王烈道：「我與一位朋友約好要在歸來山莊等他，不見不散。」

趙北星問道：「誰？」

王烈道：「司徒皓。」

趙北星面上微露驚訝道：「滿天星斗司徒皓？」

王烈點頭道：「正是他。」

趙北星追問道：「你們見面幹麼？」

王烈不願實說，含糊答道：「我託他去某處辦一件事，講好在歸來山莊等他的回音。」

趙北星再問道：「託他辦甚麼事？」

王烈乃是有經驗的捕頭，能從對方的言語間窺出其心態，這時見他一再追問，便知他很關心自己的動態，當下故意賣關子道：「此事與追查令兄之遇害有關，不過目前未便奉告。」

他策騎繼續前行，接着道：「咱們走吧。」

趙北星跟了上去，說道：「你已經有了司徒皓這個好帮手，何必還要我來帮忙呢？」

王烈道：「你是你，他是他，是不一樣。」

趙北星不大愉快道：「你說可能在歸來山莊盤桓數日，那我怎麼辦？」

王烈道：「北嶽多宮觀，歸來山莊附近有一座九天宮，你不妨去九天宮借宿，只要奉獻一些香火錢，要住幾天都是可以的。」

趙北星皺眉道：「眞痲煩！」

王烈一笑道：「北星兄此言差矣！趙南星是你哥哥，爲了追查他的死亡眞相，我都可以四處奔波，你身爲弟弟，豈可不耐煩？」

趙北星沒話說了。

×　×　×

初更時分，他們抵達歸來山莊的所在地，王烈先陪趙北星去九天宮借住，爲他安排妥當之後，他自己才驅騎來到歸來山莊。

經莊僕通報，師抱眞在其書房接見，他對王烈的深夜來訪甚感意外，賓主落座之後，立刻問道：「王世兄深夜駕臨，是否已有重大發現？」

王烈點頭道：「是的，晚輩已有重大發現，可確定趙南星之死極不單純……」

當下，便將自己前往田家的遭遇以及後來在慧圓女修士的住處所發生的事一一細說了一遍。

師抱眞靜靜的聽他說完之後，面上並無驚喜之色，很冷靜的說道：「之後，你有沒有再去田家？」

王烈搖頭道：「沒有，不過已有人代晚輩去查，他即是『滿天星斗司徒皓』，還有他七個好朋友也跟他一起行動，可能這兩天就有消息來。」

師抱眞道：「你認爲下毒的人是田家父子或是別人冒充的？」

王烈道：「當然是別人冒充的，晚輩很担心田家父子等可能已遭殺害了。」

師抱眞道：「對方下毒的目的，是想阻止你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

王烈道：「除此之外，沒有更合理的解釋。」

師抱眞低頭沉思有頃，接着抬目凝視着他問道：「你說的那位慧圓女修士，她多大年紀？」

王烈道：「四十許人。」

師抱眞道：「容貌如何？」

王烈道：「看得出年輕時是個羞花閉月的美人。」

師抱眞又問道：「她女兒叫甚麼？」

王烈道：「百里映紅。」

師抱眞又沉思了一會，忽然問道：「王世兄，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及搶救黑白牡丹二位姑娘，你打算以何者爲先？」

王烈道：「這正是晚輩極感困惱的問題，按說搶救黑白二牡丹乃刻不容緩之事，但是要救出二女必須是晚輩的武功或棋力超過那位『棋王』才成，可惜晚輩的武功和棋力都相差得太遠。」

師抱眞點點頭道：「不錯，以你目前的功力絕非其人之敵，去了只有白白賠上一條命。」

王烈道：「要是有人願意拔刀相助，那便可以一試……」

說着，對他注視不瞬。

師抱眞避開他的眼光，道：「黑白二牡丹未必會死，若是她們運氣好的話，說不定會因禍得福。」

王烈道：「怎麼說？」

師抱眞道：「因爲……」

他只說出「因爲」兩字，就霍然警覺自己話太多了，立時住口不再說下去。

王烈追問道：「因爲甚麼？」

師抱眞搖一搖頭道：「沒甚麼，我看這件事，你暫時還是丟在一邊的好，多問無益！」

王烈嘆了口氣道：「師莊主，晚輩少不更事，原只道答應了令嬡的要求，憑晚輩辦案的經驗很快即可查明眞相，不想……唉！最令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趙堡主這個人，他死了兒子，按說應該急於找出眞兇爲兒子報仇才是，可是我看他非但不急，反而似乎不大喜歡晚輩過問此事，您說怪不怪呢？」

師抱眞默然不語。

王烈接着道：「還有，非常奇怪，在晚輩心目中原是可敬可佩的人，只要一聽到『棋王棋后』四個字，頓時便三緘其口，完全變了樣子。」

師抱眞苦笑道：「你在說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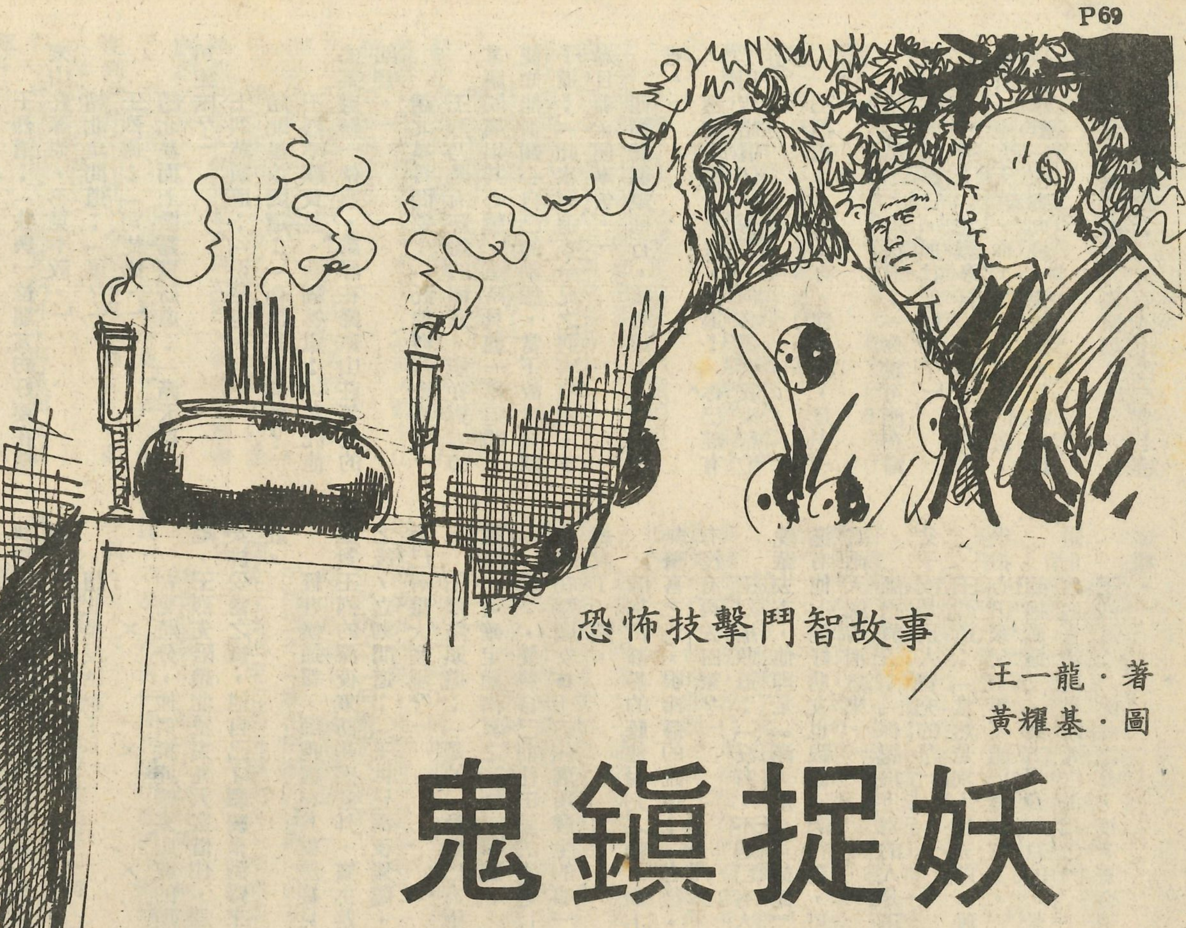
王烈避不作答，又道：「趙堡主和那位慧圓女修士也都知道『棋王棋后』的來歷，可是他們也不敢輕易洩露一個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就算『棋王棋后』是吃人的妖魔鬼怪，身爲俠義中人應是義無反顧呀！」

師抱眞面上的苦笑更濃，道：「是的，你說得是，我師抱眞實是浪得虛名的人，我根本不配稱爲俠義中人，我只不過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王烈覺得自己說話太重，忙道：「對不起，晚輩口沒遮攔，師莊主海涵。」

師抱眞低下頭去，沉默良久，才長嘆一聲道：「王世兄，你對老夫的指責，老夫都毫無怨言的接受，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不是單純的用『是』或『非』所可評斷的……」

（未完）



恐怖技擊鬥智故事

鬼鎮捉妖

王一龍·著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三手死後鎮上出現殭屍，首先將林巧姐扼死，跟着鴻福棧的人又被扼死，據賣唱的巫小娟說半夜有一具殭屍向她爹爹撲來，幸好翻窗跑避，但至今不知下落，小娟亦跑回城中躲避。鎮上父老郝大叔請和尚道士驅鬼，毫無辦法，請示鎮長，組織壯丁，分成幾隊，擾攘了幾個晚上，捉不到殭屍反而發現鴻福客棧的鄭掌櫃又被扼死了，再去請示鎮長，豈料鎮長已跑掉了，衆人更像驚弓之鳥，準備離開鬼鎮，此時來了一位像小商人打扮的人叫原賜福，向郝大叔追查情況……

鬼鎮疑團　漸趨明朗

郝大叔噴了一口烟，這才一五一十地把日來的經過說了個透徹，原賜福沒有搭腔，却聽得十分仔細，待到郝大叔說罷他才問了一句：「那郭三手真的能驅鬼？」

「這是很多人看見的事，」郝大叔又把六年多前的舊事仔細地說了一回。「小伙子，這回你該滿意了吧！」

原賜福露齒一笑，現出兩排雪白的牙齒來。「那個乞丐呢？」

「誰知道，早跑了，唉，都是咱累了他，害得他嚇瘋了！罪過罪過！」

「這樣說來，根本就沒人親眼看見郭三手變成殭屍吃人的情況。」

郝大叔「格」地一聲，敲掉烟灰窩火，生氣地說：「你以爲老漢跟你說笑呀，老漢又不是在廟會上開場子的說書先生，死了這麼多人難道還會假！」

「大叔別生氣，小可只是……」

「咦！對啦，誰說沒有人親眼看見郭三手吃人的情況？那個唱歌的小姑娘，嗯，對啦，她叫巫小娟，她就親眼看見過的！」郝大叔把烟桿兒往腰帶上一插，說：「好啦，你快走吧，不是老漢無情，是爲了你好，老漢也得到俺老婆外家去避一陣子。」

原賜福收起桌上的土烟，告罪了一聲，便轉身走去，剛邁開步子，又轉回身來：「嗯，對啦，大叔，你離開這屋子不就沒人啦？嗯，不瞞大叔，小可想在貴鎮呆一兩天，長個見識，晚上歇在這裏不知道大叔歡迎嗎？小可担保不拿一針一綫，不毁一磚一木！」

郝大叔生氣地說：「隨便你，你愛担驚受罪，老漢還敢攔着你啊，鎮上的人全都走光，除了那四個壯士！」他眼光突然射出兩道光亮的神采，「你愛住那兒，咱還管得着！」

「還有，」原賜福拉着他的手臂，「鎮上沒吃的，說不定小可會把你剩下的糧食吃了，這兩個大洋，小可先付給您！大叔請收下！」

郝大叔不由瞪大了一對老眼望着他，

隔了半响才嘆息地道：「在這時候，人命都不值錢，誰還來管那些白米麵粉的，老漢雖不是財主，家境還過得去，再說，這一去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回來，那些東西不吃了也會壞掉，大洋你自個留着吧！」

× × ×

小虎子等四個人在一家雜貨店的後廂裏商量。

大風說：「你們看，那個穿長袍的漢子是什麼來路？」

小三子不屑地說：「不是個多管閑事愛逞英雄好漢的傻小子。」

大木眉頭輕輕一皺，輕聲問：「你們說，那漢子年紀已有多大歲數。」

小虎子說：「怕也有二十七八啦！」

「是二十七八，不是十七八，這個歲數的人已不是什麼也沒分寸的楞小子可比，也不像是個愛逞英雄的人！」

小虎子雙眼一瞪。「那他又爲什麼硬要淌上這渾水？」

大木嘆了一口氣，目光忽然變得深遠無比，喃喃地說道：「而且他又來得何其巧啊！早不來，遲不來，却偏在這當口上來！」

大風大聲道：「喂，淌這渾水對他有什麼益呀，又不是逞英雄，難道是大米飯吃得太飽呀！」

小三子也說：「對啦，莫非他發了神經！」

大木說：「咱若知道了也就好辦啦，總之咱們小心點就是！」

小虎子冷冷地說：「看他那乾瘦的身子，給他一杆槍他也兒不起來，依俺看，你們也不用把他掛在心上，還是想想如何把那殭屍放倒吧！」

大風說：「那東西既然已有靈氣，只怕連刀槍也不怕，咱……」

小虎子說：「鬼不怕刀槍，不成連殭屍也不怕？俺就不信把他雙脚砍掉，他還能跳！」

小三子說：「對，這時候還是大砍刀管用，咱先去找幾把來，把它磨利今晚好殺殭屍。」

四人到附近人家討了些大刀長矛回到雜貨店後廂，使勁地把刀磨得鋒利。

弄好了一切，大木忽然說：「先莫煮飯，咱去看看那小子跑了沒有！」

小虎子說：「俺和你去，大風你們弄點吃的，有酒最好！」

大風笑說：「店內還有一罈二窩頭，夠你喝的！」

兩人在鎮上走了一匝，却不見原賜福的踪影。大木說：「咱去郝大叔家看看，他老人家不知走了沒有？」

「也好。」小虎子右手抓住刀柄，大踏步當先走過去，大門只是虛掩，小虎子粗着嗓子叫了起來：「大叔，大叔！」

院子中寂靜如死，半响才自內堂傳來回音。小虎子說：「回去吧！看來大叔已經離開了！」

「進去看看！」大木說罷反走在小虎子的前頭，登上大廳的石階。

這當兒原賜福剛好自外頭回來，看見人影，輕巧地閃在一棵槐樹之後。

只聽小虎子說：「你要找那個小子？算了吧，要是碰見他便把他趕走，何必白費功夫！」

「要是人家不走呢？」大木反問道。

「俺便一刀把他劈掉！這是什麼時候，他偏在此刻湊上來，九成沒有安着好心！咦，對啦，莫非想趁火打刦？雖說細軟大家都帶走，但走得匆急，必還有些值錢的東西留下！」

大木沉吟了一下，陰陰沉沉地說：「只怕沒有這麼簡單，這年頭啊，哼哼，知人口面不知心！小虎子，俺先告訴你，在他未反面時，你千萬勿輕舉妄動！」

「爲什麼？」

「俺的話沒有錯，你可得要聽！」

「啊哈，你來了本鎮後，人人說你像塊木頭，可是現在說起話來却挺厲害的！俺看你並不『木』啊！」

大木冷冷一笑。「過去瞧瞧！這座鎮子啊，藏虎臥龍的呢！俺告訴你，那天酒仙樓拉胡琴的老頭便不是個簡單人物！」

「如何不簡單？」

後面的話，因爲已進入了內堂，原賜福便聽不見了，他本來跟他們打招呼，可是回心一想便忍住了。

他又輕輕走出外面，但剛走了兩步，反又倒縱回去，颼颼幾下便爬上了那棵大槐樹上。居高臨下，只見小鎮屋頂一座連着一座，似沒邊際。

暮色蒼茫，風又漸盛了，可是沒有炊烟，一切顯得死氣沉沉。

過了半响，才見大木及小虎子並肩自內堂出來，匆匆自他樹下經過，頭也不回地離開。

原賜福待他倆去遠才自樹上溜下，跑入內堂。

破廟人語

小娟跌跌撞撞跑出小鎮，一口氣跑了三四里才坐在一棵樹下喘氣。

日尚未過午，途上行人頗多，大家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孤零零地坐在樹下，不覺多瞧了幾眼。

小娟取出一方絲帕，把臉上的淚漬拭掉，接着轉身面對大樹低頭不知看些甚麼，不一會兒，她右手一陣搖動，站起身來，向樹後走去。

她的背影剛消失在樹後，一個歪咀的漢子便走到樹下一看，樹基長滿了長長的野草，他把野草撥開，只見靠地的樹幹上面有一團白白的粉末，顯然有人在樹幹上置下了甚麼，而讓姑娘擦掉！

大漢想了一下，便忍不住悄悄轉向樹後，後面疏疏落落地長着些樹兒，那姑娘却不知去了何方。

漢子猶疑了一下，仍向裏跑去，剛走過一棵樹，不知從那裏伸出一隻脚兒向他一絆，「咕咚」一聲，大漢便滾落地上。

樹後立時飛出一團白影，向地上的大漢撲去！

不料這漢子身手也十分敏捷，右肩落地立即和身一滾，眼前一花，一朵白雲飛來，他即時把雙脚飛出，一高一低，時間拿揑得十分準繩。

那團白雲正是身着白衣的巫小娟，漢子反應之速，顯然也在她意料之外，無奈何中，只好擰腰一閃，把雙手護在胸前。

那漢子見她一退，雙脚立即虛踢一下，腰上用力一曲一彈，使了招「鯉魚打挺」便直起身來。

小娟粉臉生寒，低斥說：「你跟着姑娘幹什麼？」

漢子嘻嘻一笑，嘴巴裂得更歪。「誰說俺跟着你？姑娘走得，難道俺便不能走這條路？」

「姑娘看你也不是什麼好路數！」

漢子不由惱羞成怒地說：「你無端端踢了老子一脚，大爺還未跟你算帳呢！」

小娟冷冷地一笑。「不成你還能踢姑娘一脚？」

漢子臉色一變，忽又堆下笑臉。「姑娘美得一隻指頭能捏出一把水來，大爺怎捨得踢你？」

「狗嘴長不出象牙的東西！」小娟把聲音提高，「你請吧！」

「姑娘不走，俺也不走！」

小娟粉臉如結了層薄冰，寒聲說：「你是想找死呀！」

「俺還不想死，不過假如死在姑娘跨下，那也是風流鬼哩！」

巫小娟嬌喝一聲，飛身掠起，食中兩指如勾，向漢子的雙眼搭去！

那漢子哈哈一笑。「好狠的手段！」把頭一側，讓過對方的雙指！不料，小娟忽然來個「穿裙腿」，右腿自裙下飛蹬出來，踢向大漢的腰腹！

這下變生肘腋，那漢子幾乎着了道兒，幸而他身手也十分俐落，急切間，擰腰斜閃，右脚也及時踢起，反踢向小娟大腿肚！

小娟大腿在半空像風車般一旋，一縮一彈，如白蛇出洞，又蹬向漢子的膝蓋！

大漢再也不敢大意，急向後退！小娟左脚在地上一點，上身一俯，左掌合起如刀切向大漢的肩膊！

大漢忙使了招「霸王卸甲」，左拳畢直搗出，擊向小娟脹鼓鼓的胸膛！

「下流胚子！」小娟雙手急速地上下一個交差，「格」地一聲，把大漢的手腕架住，掌沿切去腕脈上，大漢右臂不由一陣酸軟！

他心知要糟，小娟的右脚又再由裙底下穿出，去勢疾如流矢！

那漢子反應十分敏捷，忽地一個沒頭跟斗躍起，雙脚反蹬小娟的臉門。

「找死！」小娟嬌喝一聲，身子一側，右臂一揮一旋，倏地抓漢子的左足踝，緊接着用力一拉，那漢子登時上身跌倒地上。

「你要死定要活？」

「要死又如何？要活又怎樣？姑娘不說俺怎知道！」

「你咀倒硬！」小娟柳眉一豎，粉拳突然擊在漢子的左腿關節上，「喀嗤」一聲，骨頭登時脫了臼。那漢子痛得死去活來，臉上熱汗如黃豆般大一顆顆沁出。

「現在姑娘也要不想再問你，看你怎樣做吊膀子！」小娟說罷俯下身來，右手左右一揮，「拍拍」兩聲，漢子的左右臉頰頓時腫起，那張嘴巴歪得更厲害！

小娟好整以閑地弄好衣裙，這才翩翩地入林而去。那漢子待她走遠了，才狠毒地咒罵起來。他支起身子，幾番想把脚骨扭回原處都不能成功，反而痛得他死去活來。

日頭更猛了，深秋的日間，依然十分炎熱，那漢子只好爬到樹下歇息。過了一陣，只見一個身子十分壯健的漢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入來，大聲呼叫：「馮歪！馮歪！」

歪嘴漢子不由罵了起來：「你他媽的！到現在才來！俺在這裏。」

那漢子急步跑了過來，低頭一看。「掛彩啦？怎地沒用，連個雌兒也……」

「他奶奶的，你別說風涼話兒，那妞兒的手脚可高明得緊！快幫咱把骨頭托回去！」

「大牛！那妞兒去了那裏？」

這個大漢赫然是郭三手生前的僕人大牛，他冷冷地哼了一聲。「往城中那條路去了，俺見你還不出來這才進來瞧瞧的！你忍痛點吧！」大牛提起馮歪的脚，用力一托一送，說道：「好啦，你站起來走動走動！」

馮歪站了起來，輕輕走了幾步。「沒什麼了，只是還有點痛！」

「俺先出去看看，沒讓那妞兒甩掉！」大牛急步衝出樹林，往官道望去，却不見有人，這一段官道彎彎曲曲，路旁又長滿了樹，視野不遠，大牛只得拉低那頂竹笠，急步追了下去。

走了五里，前面的路巳是筆一般直，可是仍不見小娟的影子，他不禁抓一抓頭皮：「他奶奶的！她是神仙？還是躲了起來？」

× × ×

小娟走出官道走了一陣，便又竄入路旁的小林裏，而且向前不斷奔去。她一口氣奔了三里多路，只見前頭一個山包上有座破廟，她四處看看沒人，便上前敲起廟門來。

「來的可是山神？」廟內忽然有個蒼老的聲音問道。

「不是山神，是王母娘娘座下的仙女嘛。」

「可有携來蟠桃！」

「秋天那來的蟠桃？帶來的是梅花！」小娟答。

「秋天又怎有梅花？」

「豈不聞高處不勝寒？天上的梅花早就盛開了！」

廟門呀地一聲拉開兩尺，僅够小娟側身入去。

那蒼老的聲音又再傳來：「現在是什麼時候呢？幾里路走了老半天的！」

只見小娟說：「路上碰上頭兎崽子，所以來遲了！」

「這人是什麼來路？是鎭上的人嗎？」那蒼老的聲音又問。

「可未見過，是個吊膀子的！姑娘把他的腿打折，兜了半個圈子才來！」小娟不冷不熱地說：「那件事怎樣？可是葛孝麟嗎？」

「咱還拿不準！也不知那殭屍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蒼老的聲音傳來說：「姓葛的比鬼還精，那有這般容易讓咱查出來！」

「姑娘再跟你說一遍，一查到眞相，就你走你的獨木橋，姑娘走姑娘的陽關道

！以後有什麼事全沒關係！」

蒼老的聲音突地笑了起來：「你又何必認眞，好歹咱也走了好幾百里路，做了半年多的父女嘛！」

「姓祝的，你莫貪便宜，小心姑娘不饒你！」

「得了吧，也不知跟了多少個男人睡過了，還口口聲聲姑娘姑娘，也不怕讓人聽了，起了一身鷄皮疙瘩！」

「姑娘跟男人睡覺你吃醋？你妒忌？我呸！姑娘就算十年沒男人也不會多看你一眼！」小娟的聲音忽然變得十分冷厲。「老娘再最後一次警告你，你若打什麼歪主意，可別怪老娘反臉無情！」

那個姓祝的呵呵乾笑一陣。「俺這些年來走南闖北才打探了點消息，說葛孝麟窩在小鎭內，眼看就快有結果，沒想到却讓一具殭屍把計劃打翻！」他喘了一口氣，續說：「你放心，俺少年時風流事可幹過不少，什麼樣的女人未見過？圓的尖的，疏的濃的，俺幾時未嘗嚐過？跟你合作當然是爲了辦正事兒！」

小娟哼了一聲：「姑娘也不怕你動歪主意！」一頓，又問：「喂，祝天雄，你跟他有什麼仇？」

祝天雄怒道：「俺恨不得生吃他的肉！寢他的皮！殺了他俺心中這口怨言也還未能洩掉！」

小娟嘻嘻一笑，聲音十分輕佻：「不成你老婆跟他睡過了！」

祝天雄忽然厲聲說：「冷桃仙！你忘了咱的協定！咱的合作只是爲了把那個葛孝麟抄出來，大家的目的可不得多問，你這頭母狗！」

「去你的！不說便不說，兇什麼？老婆跟人睡也不是什麼不光榮的事！要是你老婆沒人要，那也好不到那裏去！」聽聲音竟是那個自稱是巫小娟的聲音，莫非巫小娟是假名？冷桃仙才是眞的！

祝天雄厲聲說：「你再多說一句，信不信俺便先把你姦了！入你娘的！整天故意在俺臉前挺胸扭臀，分明是頭母狗！」

冷桃仙冷冷地道：「姑娘挺胸你就受不住了麼？好吧，今後你我各不相關！」

「不行！你不要找葛孝麟了？」

冷桃仙不吭聲了，只聽祝天雄又說：「俺提醒你一句，人前人後，你還得依舊叫俺一聲爹，莫把這半年的心血，毀於一旦！」聽口氣，祝天雄竟然是巫二胡！他兩個假扮賣藝的父女來這是幹什麼？

鬼屋魅影

黑暗把小鎭緊緊地包裹起來，原賜福草草吃了點乾糧便爬上院子中那棵梧桐樹上。

過了一陣，風漸盛了，只見大木，小虎子等四個壯士手持火把大砍刀沿着大街走了過來。

小虎子的叫聲不斷在夜風中飄盪。「你奶奶的郭三手，你如是殭屍便回來跟俺小虎子大戰三百回合吧？」

大風也叫了起來：「不出來的是龜兒子，王八蛋！」

小鎭死一般寂靜，既沒有人應他，亦不見影子，小虎子呼喊了一陣，四人又逐漸往街尾走去。

原賜福上身倚在樹幹上閉目沉思起來，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不能解釋，此刻腦中一片紊亂，過了一忽，他又想道：「小楊的消息是否確實，事情爲何會這般巧？莫非走漏了什麼消息。」

冰冷的石板傳來了一陣沙沙的步履聲，原賜福收起心思，低頭一望，原來小虎子四人又自街尾走了回來。

只聽大風說：「他媽的，莫不成咱把這石板街走破！」

小三子說：「嗯？你想打退堂鼓？」

「去你媽的，咱是豁出去啦，偌大的一個鎭子，幾百座大大小小的屋子，咱們只在這裏巡，準能碰上那怪物呀？」大風粗着脖子說。

小虎子說：「對，俺想過了，最好還是到亂葬崗那裏搜索一下，殭屍不窩在那裏，難道睡在屋子裏？」

大風聲音一變。「你眞的要去那裏？偌大的一個山憑咱四個，顧得東來失了西，顧得南來又失了北，有個屁用？」

小虎子怒道：「找不着也要找，否則俺們留下來是爲了逞英雄的呀？」

「大木，你看怎樣？」小三子轉頭對不發一言的大木問了一聲。

大木沉吟了一陣，說：「咱們留下來便沒存下僥倖的念頭，憑咱四個人力量是太小了點，不過，凡事都不能魯莽，否則便成了白費啦！」

小虎子問：「怎樣成了白費，半途而廢才算白費？」

「咱不會半途而廢！」大木堅決地說：「不過，小虎子俺問你一句話，咱留下來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小虎子一怔，隨即大聲說：「你嚇壞了啦，當然是爲了放倒那殭屍，不使再作害。」

「瞧啦？」大木笑口吟吟地說：「假如咱四個都讓它吃掉，那麼那殭屍又要等誰來解決。」

大風嘆了一口氣：「只怕沒人來了，像咱們這種人這年頭本就不多。」

「不是不多，而是太少？」小三子忿忿不平地說：「咱早上還以爲起碼沒有二十也該有一打哩，沒想只咱四頭呆鳥。」

「什麼呆鳥，你這話就不對了？」小虎子瞪了他一眼。

大木沉聲說：「你們別吵，聽俺說下去，俺們既然是爲殺殭屍而留下來，那麼便得注意自己的安全，殭屍不能不殺，但絕對要小心，千萬不能輕舉妄動，亂葬崗要去，不過俺們四個人絕對不能分開，即使要解手也得就地解決。」

小虎子說：「但那地方這麼大……」

「這樣雖然碰上它的機會較微，但總比較安全，只要俺們有恒心，一天找不到，便找他媽的兩天！兩天找不到便找上它一年，俺就不信碰不上它！」

小三子說：「大木這話倒有理，便依這個法子吧！」

「俺也有一句話！」大木說：「碰上了它，也不要貿貿然出手，要把它前後左右都困住才一齊動手！」

小虎子一拍胸膛，說：「好，俺便聽你的，你叫俺怎辦俺便怎辦！」

大木微微一笑，說：「現在可以走了

吧！」

這番話便藏在樹上的原賜福都一字不漏地聽進耳了，他心中不禁忖道：「不料這小地方還有這樣仔細的人！這個大木不簡單！」

小虎子四人的背影消逝在牆角黑暗中，原賜福居高望去，見那火光逐漸移近鎮口，便想下樹，就在這當兒，在他無意之中的一瞥之下，忽覺有一條白影如鬼魅般向郭三手生前住的那棟鬼屋飄進去！

這刹那，原賜福吃了一驚，白影的去勢實在很快，一閃即沒，到底是自己眼花，還是鬼魅作怪？沉吟了一下才決定冒險進鬼屋查看一下！

× × ×

原賜福眞的不怕麼？一個人空手赤拳跑來這陰森的鬼屋任誰也會心驚胆跳，儘管原賜福的胆子比別人的大，但還是毛管直豎。

風吹梧桐的聲音一陣陣傳來，似惡鬼御風而飛，又似千百條蛇兒在地上爬動，大廳上的布幔在夜風中獵獵作响，空氣中似仍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兒。

「嗚咪！」樑上一隻黑貓飛快地躍下，奔入內堂。原賜福給嚇了一跳，便躡手躡脚地往內走去。

廳後那道暗廊又狹又長，虛掩着的房門在風中伊伊呀呀地响着。原賜福眞的想點一盞燈，可是他還是忍着，甚至把脚步盡量放輕，像貓一般輕靈。

出了暗廊，是那座頹廢的院子，原賜福目光一抬，只見樹後飛起一團白影，望園牆邊兒飄去！

原賜福一怔之後，迅即拔足追了過去。內堂的房屋跟園牆之間還有一條丈把寬的通道，白影如烟似霧，足不沾地的向後花園飄去！

原賜福窮追不捨，忽見那白影望一堵牆飛去，身子一觸後牆壁白影忽然隱去！

這刹那，原賜福背心一陣冰冷，只覺全身三萬六千個毛管全都豎起。發了一陣怔，才輕輕吸了口氣，畧爲定下神來，輕輕走上前去，伸手在牆上一摸，却毫無異狀，這當兒，他一顆心不由又亂跳起來。

一陣冷冰冰，陰森森的寒風吹來，原賜福下意識地轉頭一望，只見牆頭上一道白影一閃，冉冉向外飄去，雪白的紗衣在黑暗中格外顯目，原賜福自信沒有看錯，立即大喝一聲，向園牆奔去！臨至牆邊拔身躍起，人在半途，左掌在牆上一拍，身子便輕輕巧巧立于牆頭上。

放眼望去，四面黑黑忽忽，那裏有什麼影子？强勁的北風一陣緊似一陣，他不覺又以爲是自己心中的幻影。

屋內忽又傳來一道尖銳的貓叫，原賜福瞿然一醒，跳下牆頭，提着步子向後花園走去。

那裏根本不像是花園，花園上長滿了一片人高的芒草，在風中搖幌，黑暗中彷彿有無數的惡鬼匿在其中。

原賜福眼睛在黑暗中閃閃發亮，他仔細向周圍端詳起來，這裏實在太過荒蕪了，假山亭子都倒塌了，水池的水也乾涸了，一座木橋也東歪西倒，毫無一點花園的樣子。

原賜福心中不由暗自忖道：「郭三手在這裏住了六年有多，他怎不把它整理整理？」

夜深了，寒氣迫人，原賜福只好退了出來，他一邊走一邊想：「要不要再到內宅的房間裏看看？」

心中暗自決定進去瞧瞧，可是雙脚却不由自主地自它與園牆間的甬道走去。剛才那個白衣影子實在太過不可思議了！難道這世人眞有鬼魂殭屍之物？

走了幾步，他終于停住了。「俺今夜怎樣啦？往日的胆子那裏去了？」想到這裏，精神略爲一振，紮好褲脚腰帶走了回去，然後推開通往後花園的那扇木門。

「咿呀！」木門發出一聲怪响，一股子難聞的味兒衝鼻而來，他又猶疑了一陣，然後取出一根蠟燭，踏入屋內，聽了一會兒，沒有發覺什麼，這才劃亮洋火把蠟燭點燃。

火光下，這才見到這是一座小小的花廳，裏面擺了一堂紅木高背椅，一個茶几，茶几上一隻瓷花瓶還插着幾朵白菊。

對後花園那邊的牆壁，以木格窗花組成，上面嵌了五顏六色的雕花琉璃，在燭光下閃着亮光。另外三面的牆壁刷着白堊，屋頂却一片暗黃。

原賜福伸手摸了紅木椅一把，上面沒有什麼灰塵，證明郭三手死前此地曾經常打掃。

花廳之後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寢室，裏面床櫃椅桌一應俱全，料是郭三手生前和她老婆睡覺的地方。床前那張錦帳落了一邊，原賜福輕輕走了過去，把蠟燭伸入帳內照射。

床上被褥凌亂，似有人睡過。原賜福右手五指輕輕抓向被角，接着用力一掀，錦被登時翻了起來。

「嗚咪！」一團黑影突地自大床的內邊竄起，向原賜福撲了過去！

原賜福啊地一聲驚呼起來，身子連忙一側，手上的蠟燭忽然熄滅！「撲」地一聲，那根蠟燭竟被黑貓撞掉地上。

燭光一熄，室內立即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原賜福慌忙再一個倒縱，把後背貼在牆上，凝神靜聽，窗外風聲呼呼，室內却靜得落針可聞。

原賜福定下了神，便蹲下身雙手在地上亂摸，那根蠟燭却不知滾去那裏，摸了一陣，漸漸走向床邊，伸手入床下摸動。

右手忽摸着一物，入手冰涼，不知是什麼東西。他左手也搭了上去，那件東西頗長，硬硬的，右手向外一移，忽然摸着五隻手指！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下意識地把手縮回，身子一退，脚下一滑，登時跌坐地上。

原來踩着了那根蠟燭，這當兒，原賜福一顆心怦怦亂跳，幾乎跳出口腔。右手在身上摸了好一陣，才拿出一盒火柴來，顫着手劃亮了一根火柴，微光下只見地上有一條斷臂，五指虛握，斷口的血經已乾涸，手臂上的毛孔又粗又濃，分明是個男人的手臂。

火柴很快便熄滅，這當兒原賜福已看到那根斷了的蠟燭，他連忙再劃亮一根火柴把那蠟燭點燃。

蠟燭比火柴光亮得多，原賜福目光又再落下，忽然發現那隻斷臂上清清楚楚地

現出上下兩排齒印來。

「眞有殭屍吃人之事？」原賜福心頭一跳，目光不由又瞥向那張大床，幸而一切如常。

他正想把斷臂拿出去仔細觀看，前堂突然傳來一道十分凄厲的叫聲，那聲音雖不大，却使人忍不住打了個寒噤，渾身上下都不舒服！

原賜福連忙把斷燭抛下，右手一踏把火踩滅，拉開通往外面的房門。

房門一開，一陣陰森森的寒風撲臉而來，令人毛骨悚然。房外又是一道長長暗廊，兩旁各有幾間廂房，其中一個房間的木門咿地响了一下。

原賜福抖着聲喝道：「誰？」

黑暗中立即傳來「誰、誰、誰」的回音，門聲却沒有了。

這時刻外面寒風却送來一陣喝聲：「入你娘的郭三手！你就算是殭屍也該出來現個身！別人怕你，俺小虎子却不怕！」

他說不怕，可是那叫聲實是怕得緊，隔了那麼遠，仍然使人覺得顫抖。

原賜福再也顧不得其他，自暗廊中衝了出去。

院子中梧桐樹仍在風中婆娑，樹葉不斷飄下來。暗淡的目光使那些樹影看來更加可怕！

原賜福放輕脚步，沿着園牆走向庭院。小虎子的聲音又再傳來了：「郭三手，有種的便不要做縮頭烏龜！躲在暗中傷人算是什麼好漢？」

原賜福連忙躍上一棵梧桐樹上，心想怎地只聽見小虎子一個人的聲音，莫非其他人都已遭了不測？

忽然遠處又傳來一個聲音：「小虎子，快回去，明夜咱再來！」

「大木！小三子的手臂怎樣？」小虎子急問。

只見大木說：「血已止住了，暫時沒有大碍，回去吧！」

小虎子狠狠地說：「郭三手，今夜便便宜你了！只要俺小虎子一口氣還在，便要教你永無寧夜！」

「永無寧夜？」原賜福聽了心中暗自好笑，忽地心頭又一動。「小三子的手臂有血？咦，莫非床底下那條斷臂是他的？」想到這裏後背又升起一股寒氣，心弦拉得緊緊的，幾乎崩斷！

假如郭三手睡床底下那隻胳臂眞的是小三子的，那眞是不可思議！

郭三手在亂葬崗咬下小三子的手臂？他又如何進入睡房把它丟在床底下。

莫非剛才自己看見的那團白影便是郭三手的幻影。

想到這裏，他一顆腦袋登時疼痛起來，一日之間所聽到及看到的情景全非他所能接受得來的。他覺得思想亂得再也不能裝下一點東西，不敢再呆下去，悄悄溜下大樹，返回郝大叔那棟院子裏。

過了不久，遠處傳來頭遍的鷄啼聲。

人死槍失

原賜福躺在那冰冷的炕上，雙眼睜得老大，毫沒睡意。

他想到雜貨店那裏探查一下小虎子他們，可是心中對大木却有了一份疑惑，這人不像是當地人，那麼他爲甚麼這般熱心留下來？難道他不怕殭屍。

還有，鬼屋裏那團白影到底是人還是鬼？說是鬼麼，似乎太過無稽，但若說是人她又怎能穿牆而過？而且又能在最短的時間中在自己的眼皮下翻過牆頭？

這些都是超過人體的極能，除了鬼物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理由可作解釋。

過了一陣，紙窗上已現出白色，原賜福突然生了一股衝勁，這個時候小虎子等人累了一夜必定在睡覺，而大白日即使鬼屋眞的有殭屍，此刻也不必怕牠，是以他立即爬了起來，悄悄溜出門外。

外面靜悄悄，沒有一個人影，也沒有一絲聲音，經過半個晚上，天氣竟然作了極大的變化，陽光普照，天氣悶熱得像是夏天。

原賜福輕輕推開了鬼屋的大門，閃身入去，又輕輕把它關好，接着便登上石階，走入廳堂，廳上的神枱紙牌靈位歪歪斜斜，一張板櫈仍然倒躺在地上。

他抬頭向上一望，屋頂離地頗高，横樑上滿是灰塵及蜘蛛網兒，幾隻壁虎在牆上爬來爬去，牆角還有一行密密的螞蟻在爬行，顯得十分忙碌。

他伸手入帳後一望，也沒什麼異樣，便拾起地上那台還插着半截子素蠟的燭台，把它點着自暗廊走了入去。

長長的暗廊，兩旁都是廂房，外面絢燦的陽光對這裏毫沒影响。陰陰沉沉的，透着一股子霉氣，原賜福輕輕推開一扇房門，裏面堆了一大堆雜物，上面佈滿了灰塵。

他只看了一眼便退了出來，後來他又推開了另一扇房門，裏面却是造飯的廚房，靠牆還放着一張粗木桌子，大概是下人們吃飯的地方。

另一頭堆着兩蔴袋子米，一袋麵粉，幾頭老鼠正在啃吃洒落地上的米粒，看到原賜福，瞪着一雙圓碌碌的眼珠子老大不願地望暗角跑去。

原賜福輕輕走了入去，伸手在灶台上一摸，冷冰冰的，灶膛裏還有一些灰燼。

灶台的對面有一座木櫃，木櫃旁放着兩個缸子，一大一小。

原賜福忍不住把蓋子打開，大的是水缸，小的却是個醃咸菜的罈子，裏面還有半罈子鹹菜。

他又把木櫃的趟門推開，上面放了不少碗碗碟碟，還有幾隻鹹鴨蛋，下面那格放的却是些瓦煲子及一隻銅製的火鍋子。

這廚房雖大，但東西並不多，他把一扇窗子打開，探頭望出去，外面有口井，上面還有木蓋，用來扣鎖匙的鐵[illegible]着，却不見有鎖匙，原賜福也沒留意便把窗子關回，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到一個沙沙的脚步聲自庭院那邊傳來。

他連忙把燭光吹熄，扭頭一看，廚房裏實在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只得跑了出去。

脚步聲已至大廳，無論出去還是通過暗廊跑入中間那座院子中時間都已來不及了，這實是進退兩難的地步。

原賜福急急切切之間，想起那間放雜物的房子，裏面有排竹梯，他當機立斷，立即竄入對面房門，又把門掩了起來，剛

做好這一切，外面那腳步聲已到暗廊了。

房裏黑乎乎的，只有一絲微弱的光綫自嵌在屋頂上的那片積得厚厚的塵垢的玻璃透射下來，他顧不得再猶疑，立即自竹梯爬了上去。

竹梯離屋頂的橫樑還有一截，原賜福苦思無計，此刻鞋子踏地的聲音又再迫近了一點，他咬一咬牙，微蹲着雙足，接着用力一蹬，身子便自竄高，右手一環，拉住了一根橫樑，腰一曲身子便翻了上去。

那竹梯吃他一蹬，發出「格」的一聲輕响，聲音雖然不大，可是在這裏面却顯得十分响亮。

大概是外來的人聽到了聲音，腳步聲登時急了，接着房門便被人推開了，微光下伸入了一顆瘦削的腦袋，那人眼珠子四處一掃，沒見着什麼東西，便把頭抬起。

原賜福藏在樑後偷偷向下一望，只見那人臉上一股子懶洋洋的味道，好似一切都不在乎的樣子，但兩隻眼珠子神光却十分充滿，眉眼間透出幾分狡獪之色。

原賜福心中暗呼一聲：「大木！」身子更加不敢稍動。

大木看不到什麼便把身子退了出去，把房門關好，一忽，腳步聲便逐漸遠去。

原賜福暗噓了一口氣，叫聲好險，正想沿着柱子爬向放竹梯的位置，耳畔那道腳步聲突然聽不見了，他怔了一下，心頭猛動，慌忙再縮回原處。

「咿呀」一聲，房門忽又再被人推開，大木手執着一把明幌幌的刺刀奔了入來，兩隻眼珠子像獵犬般四處搜索起來。

原賜福心中暗罵了一聲。「好狡猾的傢伙。」心中又生了一個疑問，「這人跟鎮上那種淳樸的風尚大不一樣，他是什麼來路。」

大木搜不到什麼終於回去了，原賜福這次待他的腳步聲在暗廊上消失後才爬了下來。

他怕大木站在院子中默查，是以又過了一忽，才輕輕拉開房門，露出半張臉孔，拿眼望了出去，只見大木的身影在內宅那裏一閃便不見了。

原賜福想了一下，也快速地跑出暗廊，出了院子，他並不跟着大木進入內室，却爬上一棵梧桐樹上，藏在枝葉茂密處。

不一刻，只見大木自內宅走了出來，手上空空，那把刺刀大概已收藏在身上，大木急步自樹下經過，向外出去，過了一陣，前頭又傳來一個關門聲，料大木已離開。

原賜福爬下了樹，向內宅走進去，他不查看廂房，直入郭三手生前的寢室，那座燭台仍在他手上，他把它放在桌上，劃着洋火把蠟燭點燃。

房內光綫一亮，原賜福目光一落，地上什麼也沒有，他急不及待，彎腰下床底，拿着燭台一照，那裏尚有那截斷臂？

這刹那，原賜福心頭一沉，心想剛才大木身上分明不可能藏得下什麼東西，那麼那截斷臂去了那裏？大木絕不會把它吃下，難道他把它收藏了起來。

假如斷臂被大木收藏了起來，那麼，它有什麼含意？

想到這裏，原賜福在房裏找了起來，抽屜裏都多是些零碎的東西，衣櫃內除了衣物之外，也沒有什麼東西。

斷臂那裏去了？

原賜福心頭一動，便爬入了床底，查視起來，他有一個感覺，床底下實在太過乾淨了，跟整坐屋子絕不調和，難道床底下面有什麼秘密？他心頭更熱，便自靴筒裏抽出一把七首，用刀柄輕輕地在地上敲打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他只覺流了一身的熱汗，今日天氣本就十分悶熱，房內又關了窗子，更兼窩在床底下，實在熱得令人難受。

不過，原賜福性格十分堅毅，有一股子不達目的絕不干休的精神，他把每一寸土地都敲打過了，可是，床底下的土地每一寸都是實心的，絕不可能有密室地道之類的建築。

他爬了出來用手擦了一把汗，心中又多了一個疑問。「床底下爲什麼會出乎尋常的乾淨？」正在沉思間，遠遠又隱隱傳來了一個聲音，原賜福心頭一跳，連忙拉開房門，那聲音又再傳來，似乎是在呼喊大木的樣子。

原賜福連忙竄了出去，衝向花廳，匆急之中，他忘了一件事，房板上留下了他一個染滿汗水的掌印。

原賜福出了後花園，躍上一座假山，接着翻上牆頭，向外面跳了下去！

那個尖銳的叫聲傳自鎮中心，鎮公所那裏，原賜福一邊拿眼察視周圍的環境，一邊向鎮公所跑去。

還未到鎮公所，只見小虎子，大風及大木圍在一起，原賜福縮在牆後，豎起耳朵偷聽。

只聽大木說：「這人是被人殺死的，不是被殭屍吃掉！」

大風聲音發顫：「你怎樣知道的？這個衞兵頭上分明也有四個齒洞！」

只聽大木冷冷地說：「這是兇手故佈的疑雲，你們看，這衞兵分明是先被人扼死的，這四個齒洞的位置也不對！」

這次連小虎子也不服氣了：「齒洞便是齒洞，還有什麼不對的？」

「假如殭屍咬人是爲了喝人血，牠一定咬在血管上，許義，鄭掌櫃，林巧姐等人都是這樣！」大木冷靜地說，「這個衞兵頭上四個齒洞的位置不是在要害上。」

小虎子還是不服地說：「這樣你也不能說是兇手故佈的疑雲，疑什麼的！」

「要不是爲了喝血，而是爲了殺人，他應該是咬在氣管上。」大木沉聲說：「這便證明是有人把衞兵殺死，却嫁禍於殭屍身上。」

小虎子粗聲說：「人會人咬人麼？」

「你就是不曉得用腦袋想想！」大木忍不住數了他一句：「你不見這衞兵的一桿槍不見了，殭屍要槍來幹什麼？」

牆角的原賜福心中不由暗讚一句。「這傢伙真的不簡單，頭腦冷靜，見多識廣，豈是蟄居小鎮的居民望塵莫及的！」

這句話倒使小虎子及大風作不得聲了，半晌，大風才失聲叫了起來：「你說有人？那……那個人來這個鬼鎮幹什麼？」

「難說！」大木冷哼一聲，「說不定這衞兵便是那個姓原的漢子殺的。」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找女响導　尋黑名單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婉芬請波比追查白鷹的下落，答應給五十萬元的酬勞，之後波比突想對唐婉芬非禮，幸得司馬洛適時出現，波比才停止行動，而司馬洛更告訴波比，他已爲波比除去了一個要暗殺波比的殺手，波比對此又迷惑又感激，此後，他願意做司馬洛的帮手……劉藝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不能動彈，突然一位黑衣女郎由窗口爬進來，拿着刀子威脅他，指他是殺死黑鷹的人，但劉藝却矢口否認，只承認他曾掘開黑鷹的墳墓，盜取一些證件以及一些財物，正說話間，天花板上一個聲音傳下，叫女郎投降……

劉藝不由得緊咬着牙齒。但有什麼辦法呢？世界上就是這樣的了，假如你還有高度利用價值的話，你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保障。

在天放亮的時候，司馬洛就到達醫院了。

他踏入一間特別的病房裏。那個爬繩的女郎就坐在房中的床上，曲起腿子，抱着自己的兩膝。現在她頭上那隻頭罩已經脫去了，她就並不那麼難看。事實上她一點都不難看，而且她還是一個美麗的女郎。年輕而美麗，眉清目秀。她並不像是一個刺客，而事實上她亦並不是刺客。她在離開的時候也並沒有企圖把劉藝殺死。

看守她的二個人看見司馬洛進來，便退出去了，關上門。

她抬頭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微笑，走上前去，掏出鎖匙來，把她手上的手銬打開。她的雙手是給手銬鎖在一起的，分不開來，所以她就索性抱膝坐在那裏，因爲祇有這樣的姿勢是較爲舒服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說：「你很本事，勇氣也是可嘉的，不過就是鹵莽一點，難道你不知道這樣做是等於自投羅網嗎？」

她沒有回答，而是忽然一彈而起，捉住司馬洛的手臂，就把他一摔。那是說，她企圖把司馬洛一摔。她這樣做，却並未成功，反而自己的人整個飛了起來。

因爲她並沒有摔倒司馬洛，反而給司馬洛把他一摔摔了一個跟斗，整個伏着趺在床上，一彈一彈的。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怎麼了？你居然在大行家的面前演功夫？」

她慢慢地扭轉身來，看着司馬洛。司馬洛把上裝拉開，讓她看看下面的衣服，說：「我身上並沒有携帶武器，你即使把我制服了，也是不能夠脅持我的，所以，你還是不要爲自己製造麻煩吧！」

這個女郎氣結地看着他。看來，這些人是什麼都想到了，進來向她問話的人不帶武器，她無法奈何。她恨恨地說：「你究竟想怎樣？」

「我不過是想跟你談談吧了。」司馬洛說。

「你自己講好了，」她負氣地說，「我不會回答你什麼的！」

「你爲什麼要問劉藝那許多事情？」司馬洛問。

她的臉朝着別處。

司馬洛又說：「聽劉藝所講，你似乎想知道黑鷹的屍體上還携帶着一些什麼。你要找的是什麼呢？」

「你別浪費時間吧，」她說，「我不會回答你的問題的，你要用刑，你就儘管動手好了！」

「我不是要用刑，」司馬洛說，「我不過是跟你討論一下吧了。你問劉藝那墳墓在什麼地方，似乎你是有意去把那墳墓掘開來看看？」

她還是不回答，也不看他。

司馬洛說：「你何不去看看呢？要就快點去，屍體是不等人的，埋在泥土裏，

尤其腐化得快。」

「哼，你在談風涼話，」她說，「你們把我捉住，你却勸我快點去！」

「我在想，」司馬洛說，「我們可以一起去。」

她猛的回過頭來，詫異地看着他：「你在開玩笑！」

「我不是在開玩笑，」司馬洛說，「我來找你，就是爲了跟你談這件事情呀。我反正是要去的，有你這個伴，比較一個人單獨去好得多了！」

「但——但——」她吶吶着，「你還不知道我是誰。」

「你是洪小瑛。」司馬洛說，「看這個！」他說着把進來時帶着，在床頭几上放下的一叠文件拿起來遞給她。

她遲疑着接過來了，發覺文件夾的封面上就有她的名字，而當她把封面揭開來時，她看見第一頁上就是她的照片，而再下一頁就是有關她的資料。

她一頁一頁地翻着，略看起來，臉漸漸變得很紅，後來看完了，難爲情地抬起頭偷望司馬洛一眼，才發覺司馬洛已經走到窗前，用背對着她。

司馬洛說：「你看完了沒有？」

她沒有做聲。司馬洛回頭走過來，她用兩隻手掩着臉。司馬洛把手輕輕放在她的肩上，柔聲地說：「不要難過，你的經歷過的事情，都不是你的錯！」

「既然你們都知道了，」洪小瑛說，「那你們不可以放我一馬嗎？你們難道沒有同情心的？」

「我不是說，」司馬洛說，「我們一起去嗎？反正我也是要去的了。」

「但是——但是——」洪小瑛吶吶地說着。

「其實你是最有權去把那些東西找回來的人，」司馬洛說，「所以我相信，我與你一起去，應該是最理想的了。尤其是，你也是一個有能力進入老虎山的人，你懂得那些人的話。我需要一個人跟我一起去，我需要一位响導！」

「但——」洪小瑛還是難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肯信任我？」

「我不相信你會殺死我。」司馬洛說，「其實在這件事情上，我與你之間是沒有什麽大衝突的。我們實在很有合作的基礎！」

洪小瑛忽然又掩着臉，又哭了起來。司馬洛又安慰地撫着她那一把現在已經放了下來，長長的頭髮，說：「好了，別哭了，你有這樣堅強的毅力潛進這個地方來行事，怎麽你又會軟弱到哭起來呢？別忘記，我說過，這種事情是不能拖的，越快就越好，我們現在就起程，那就更好了。我本來打算今天一早就起程，現在也已經給你阻遲了！」

洪小瑛點點頭：「好吧。」她又抬頭看着他：「你本來是有怎樣的計劃的呢？我是說，假如沒有人領路，沒有人通譯，你是很難進入老虎山的，而且進去了之後，言語不通，亦是查不出什麽來的。」

「我已經找到了一個响導，」司馬洛說，「而且也已經講好了條件付了錢。不過，現在既然有一個更佳的人選，我就大可以放棄本來的响導了。不要他工作，又不要他退錢，這是不算對不起他的，你認爲是嗎？」

「呃——你不是在跟我開玩笑吧？」洪小瑛說。

「我有理由跟你開玩笑嗎？」司馬洛說，「而且，試一試就知道了，你馬上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出門口。」

「好吧！」洪小瑛點點頭說。

「現在可以起程了嗎？」司馬洛問。

「可以，」洪小瑛說，「不過，我想先到洗手間去一趟！」

「隨便！」司馬洛微笑着，大方地一揮手。

他也是很明白女人的。她要到洗手間去，未必是要用那裏的廁所，而是到那裏面去修整一下自己的儀容。女人到底就是女人，女人對自己的外表總是那麽重視的。她們在出外之前，一定要到洗手間裏去整理一下。

洪小瑛出去了，司馬洛站在那裏，無聊地翻看着那本資料。那裏面的確有着關於洪小瑛的一切。而正如他所說，洪小瑛懷疑藏在黑鷹的身上而要找到的東西，也正是司馬洛要找的東西，而且，洪小瑛也是最有權找到這些東西的人。事實上，洪小瑛也是司馬洛一直希望找到的人，而她正好自己撞來了。

在兩年之前，洪小瑛與她的哥哥洪敬乃是一雙兄弟檔的竊賊。洪敬在一次行動之中失手，被捉住了。洪小瑛要營救她的哥哥，却無從入手，因爲捉住洪敬的並不是警察，而是一帮有勢力的人物，黑鷹乃是其中之一。洪敬可以說是找尋了對像了。洪小瑛在設法營救她的哥哥，而苦於無從入手的時候，却有人來找她講條件。

就是黑鷹來了。黑鷹說，要她的哥哥活着放出來是可以的。她陪他一個星期。黑鷹之所謂陪，當然就是陪上床去。她沒有辦法不答應。黑鷹把她享用了一個星期之後，却並沒有履行諾言，而且還把她撥爲一個高價妓女，一直控制着她。黑鷹那時是與一個國際販賣妓女的集團混在一起的，而洪敬就是給這個集團的首腦李文定捉住。洪小瑛雖然有一身本領，但是她是自投羅網的，一時也沒有辦法脫身。她很可能在被淫辱了一段時間之後就給賣到遙遠的海外去，永不超生了。

但是幾個月之後，黑鷹的脾氣使情形大變，他與這個集團的首腦李文定衝突，把李文定槍殺，逃走了。他又多了一個不能去的地方，多了一個逃的理由。太多人要追他了，結果他是逃到了老虎山去。

李文定死了之後，沒有人够能力維持那個組織，而警方亦趁着餘下的人在互相爭權奪利之際乘虛而入，把這個組織擊破了。洪小瑛是第一個逃出了的女人。她逃出之後就躲了起來，而且她亦知道，她受的苦是冤枉的，因爲在她自投羅網之後，她的哥哥洪敬就已經給李文定殺掉了。

她要找黑鷹，有兩個理由。第一就是爲自己及哥哥復仇，第二就是要把這販賣妓女的組織徹底毀滅。她知道黑鷹在臨走時從李文定的保險箱中拿走了一本簿子，這本簿子裏有各地的聯絡人的名單。

也許黑鷹是打算利用這張名單而自起爐灶，做其同樣的生意的，但是他的行爲

太差了，追尋他的人太多，他根本不能停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他就是想做這生意也不行了。估計他還是不會把這名單棄掉的，因爲他一定相信他有一天還會用得着。而且，許多人，起碼是名單上有名字的人，都知道他有這名單，有一天需要交出來換取自己的性命而交不出來的話，他會很麻煩。

洪小瑛要得到這名單，而把這名單上的人逐個殺掉。司馬洛也是要得到這名單，而把這名單上的人逐個殺掉。他的方式，與洪小瑛心目中的方式當然不會相同，但他相信他們兩個人應該是沒有衝突的，洪小瑛但求把這些人毀掉，即使是用司馬洛的方式，她應該亦是不會太反對。尤其是，她自己也應該知道，她雖然是胸懷這樣的大志，這件事情未必是她做得到的。事實上，她連殺死黑鷹一個人亦未必有把握。她祇是認爲這是一件她必須做的事情，她就勇往直前，不顧一切地去做。假如她就因爲做這件事情而死去了，她也算是盡了她的能力。

司馬洛很高興地找到了洪小瑛。他實在不希望洪小瑛幹那許多儍事，犠牲了性命。

二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就與洪小瑛一起走出醫院。洪小瑛仍然是穿着那一身黑色的緊身衣服。她說：「也許我應該換一身衣服！」

「可以，」司馬洛說，「但是用不着回家去換，你的行李，我們已經替你從家裏帶來了。就在我的車子裏。」

「你們做事眞周詳，」洪小瑛說，「你們想到了一切！」

「是的，」司馬洛說，「所以與我們爲敵，並不是舒服的事情。與我們合作，則有許多方便！」他的車子就是一部大型的旅行車，而且還是吉普車。司馬洛雖然一向都喜歡開豪華跑車，但是他們現在要去的，却不是適宜用豪華跑車的地方。

司馬洛開動車子說：「換衣服的事情，慢慢也不遲。我們現在又不是在參加什麽豪華的宴會，是用不着講究打扮的。」

「我明白，」洪小瑛說，「不過，我們這一去，就是開車，也是要兩天時間才能到達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因此車子裏已準備好了一切：食物，飲品，一切我們需要用的東西！」

「我的意思是，」洪小瑛說，「以你們的能力，爲什麽要開車去呢？」

「難道騎馬或步行嗎？」司馬洛說。

「我是在想，」洪小瑛說，「以你們的能力，你們大可以用兩部直升飛機，很快就可以到達，把墳墓掘開了之後又馬上飛回來！」

「我也想過了這個可能性了，」司馬洛說，「但是，假如掘開了墳墓，而找不到我們需要找的東西呢？」

「那開車去又有什麽分別？」洪小瑛說，「一樣是找不到的了。」

「我很相信我們掘開墳墓亦是找不到我們要找的東西的了，」司馬洛說，「殺死黑鷹的人不管是誰，有很大的可能性他是爲了這件東西殺他的。」

「那麽開車去還是沒有分別。」洪小瑛說。

「有很大的分別，」司馬洛說，「老虎山中的人是不會跟乘直升機去的人談話的，他們是原始得多的人，也不太信任文明的人。我們開車去，問問路，打打交情，可以跟許多人談談，那說不定會有人告訴我們兇手是誰了。」

「唔，」洪小瑛說，「你果然是什麽都想到了的，而你也是因此而要與我一起去。」

「這祇是其中一個理由，」司馬洛說，「至於其他對你有利的理由不講也吧，我不想領功，你就當我是利用你好了！」

她笑起來：「你是一個好人，我很喜歡你！」沉默了一會：「很可惜我早查不出黑鷹是到老虎山去了，不然我是會早早就趕去的。」

「你也會早就死掉了。」司馬洛說。

「也許吧，」洪小瑛說，「但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麽他會到老虎山去，假如有人早早告訴我，我也未必相信。老虎山也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到那裏去找他，是最方便了！」

「也許有一半的理由就是他想你到那裏找他！」司馬洛說，「你來，他把你殺掉，那就一了百了！」

「也許吧！」洪小瑛說，「可惜現在不能證明誰會殺死誰了！」

司馬洛微笑。一個人，沒有死去，信心自然是大爲增加了，認爲自己的能力更強。不過總之她是並未死去的，因此司馬洛就沒有與她爭論這一點了。司馬洛沉默了下來。

過了一會，洪小瑛的心情也似乎改變了，忽然由充滿喜氣和樂觀變成了沉鬱下來了。司馬洛雖然沒有側頭看她，亦可以感覺到她有這種轉變。但他亦沒有開口問她。

後來，洪小瑛就靠在車子的座位上，睡着了。這顯然是因爲她很疲倦，昨夜沒有機會睡覺，所以她現在就睡一睡了。她肯在司馬洛的身邊睡着，也顯然乃是表示她是信任司馬洛的。一個女人，通常不輕易肯在男人的身邊睡着的，即使男人與她是在一部行駛中的車中。

後來，在中午時份，他就停下車子，因爲這時他們需要進食，是午餐的時間。他帶來的食物大部份是乾糧及罐頭食物，不過他也帶來了簡單的爐具，加一些從路邊的小溪中取到的山水煮一煮，他們就可以有一些相當可口的食物了，尤其是由洪小瑛動手來弄，而她是弄得相當好的。

他們在吃着的時候，洪小瑛仍然是顯得憂鬱的。

司馬洛說：「你又有什麽心事呢？」

「我是在想，」洪小瑛說，「我給黑鷹這樣糟塌過，我相信不會有男人再要我了。」

「爲什麽呢？」司馬洛說，「這又不是你的錯。早上我不是已對你講過嗎？」

「這有什麽分別呢？」洪小瑛說，「總之我是給這樣一個可惡的男人糟塌過，雖然這的確不是我的錯，但是男人通常却都不是這樣想的。」

「假如你認爲男人不是這樣想，」司馬洛說：「那麽你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男

人就行了。」

「人家雖然不知道，」洪小瑛說：「但是我自己心裏知道呀。」

「也許你祇是這樣担心吧了，」司馬洛說：「在實行起來的時候，你的反應又未必會這樣糟，你有沒有試過呢？」

「沒有。」洪小瑛低着頭說。

「你應該試一試，」司馬洛說：「試過了之後才能够肯定的！」

「我——這種事情，」洪小瑛說：「是不能够隨便找一個男人來試試的。我喜歡的男人不容易找，而且，我也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一直是在忙着什麽的。」

「對了，」司馬洛說：「你根本沒有時間，有時，我不知道復仇是不是一件好事，以你的處境而言，沒有人能够對你說你應該忘記了這件事情，不過，你堅持下去，却要花很長的時間，可能把你的青春浪費掉了！」

「我知道，」洪小瑛說：「但是這件事情，我是非要做不可的！」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有我跟你在一起，這件事情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決的，解決了之後，你就可以開始過正常的生活，做一個正常的人。」

「希望是如此吧。」洪小瑛說。

「應該是可以如此的，」司馬洛說：「雖然黑鷹不是你所殺，但是他也是死了，是給人殺死的，這也是作惡多端，應有的報應。」

洪小瑛沉默了一陣，然後忽然抬起頭來凝視着他，說：「你知道我這許多事情，你會要我嗎？」

司馬洛感到這是一個相當難回答的問題。他小心地說：「我們是來這裏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的！」

「我祇是討論一下吧了，」洪小瑛說，「連你都避免回答我這個問題嗎？」

「我不是避免回答你這個問題，」司馬洛說，「我祇是不能回答。你知道——我是說，你大概已猜到或聽到過，我是一個不羈的人，對女人很不負責任。你說你要的是一個你所喜歡的男人，而且你要的是結婚的對象，這兩個條件，我都是不合的，那我有什麽資格回答你這個問題呢？我說要或不要，對你都是沒有影响的。」

她笑起來：「我有講過我不喜歡你嗎？而且，我也並沒有說過我是要找一個結婚的對象，假如我是要的話，我早就已經嫁了人了，因此我是有資格問你這個問題，而你亦是有資格回答我的。」

司馬洛聳聳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是可以回答你了。我是要你的，你是一個很美麗，很富吸引力的女人！」

「謝謝你！」洪小瑛得意地微笑着。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們繼續上路吧！」

他們回到車子上，繼續上路。

× × ×

在另一方面，波比也是正在做他的工作的。

他拿了這樣優厚的酬勞，他當然是不能不做事的。而且，在他沒有動手之前，對方就已經企圖殺死他，這更使他心裏有氣，很急於把那些下令殺他的人找出來。

雖然他對着司馬洛的時候是一籌莫展，可以說簡直是出了醜，然而波比却實在是一個有辦法的人，不然，也不會有人推薦他做這種工作了。

他得到了那個坐在他的車子裏等着殺他的死者的身份，便用他自己的綫路展開調查。

這天晚上，他已經有了初步的成績。他已到達了一間屋的附近，抬頭望着上面那亮着燈然而下着窗簾的窗子。時間不太晚，不過到底已經是黑夜了，在上一代，這個時間孩子是一定上床睡覺了的。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晚間，兒童仍然可以隨意活動，有些是過了午夜都不睡覺的。波比在那黑暗中看着的時候，就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正踢着一隻足球，沿着行人路走過來。

「唏？」波比對他招招手。

那個孩子停了下來，懷疑地看着他。

「你這個球，」波比說：「可以賣給我嗎？」

那孩子打量了他一會，說：「假如價錢好，沒有什麽是不賣的。」

波比掏出一張一百元鈔票，揚一揚，說：「這個價錢行了嗎？」

那個孩子表示懷疑：「我這球不值得那許多錢？」

「當然，」波比說，「我要買你這個球，是有附帶條件的。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做什麽事情？」那個孩子又懷疑地問。

波比從袋裏取出一隻用鷄皮紙包着的小包裹：「那邊，六樓，你替我拿上去交給一位楊先生。這樣，你就可以賺到一百元了。你做成了這件事情，回來我還把球送你！」

這是爲了防備孩子拿了錢而不做事，他這隻球也值幾十元的，他還可以得回這隻球，他就會回來，而他要回來的話，他就必然會做這件事情了。

「這不會是白粉吧？」孩子問。這個時代的兒童顯然是受了電視和電影的感染，沒有那麽容易上當。

「假如是。」波比說，「也不過是在對面吧了。這裏附近又沒有警察。而且這也不是白粉，我可以保證！」

孩子遲疑了一下，受不住誘惑，先接過了錢，然後接過包裹。拿在手中，他就有所感應，把包裹拿到耳邊去聽聽，果然聽到裏面有「的搭的搭」的聲音。他說：「這好像是一隻鐘！」

「這正是一隻鐘。」波比說。

「爲什麽你不自己拿上去呢？」孩子問。

「假如你肯做，你就做吧。」波比說：「你不肯，我就自己拿上去好了。」

「好吧。」孩子同意。

「那位楊先生可能不肯要。」波比說：「你別管他，他不要，你就丟在地上，回來好了。」

孩子點點頭，把球留下，拿着那隻包裹走到對街去了。

那個孩子依着波比的指示走上六樓，按門鈴。

有人從門洞內窺望了一陣，才把門打

開了，奇怪地看着他，問道：「有什麽事情？」

「是楊先生嗎？」那個孩子問。

「是的！」那人又說：「你找我幹什麽？」

「這是送給你的！」孩子遞上那隻包裹。

「是誰叫你拿來送給我的？」那位楊先生很小心謹慎，並沒有把這隻包裹接過來。

「是街上一位先生叫我拿上來的。」孩子說。

這使那位楊先生更加感到懷疑了。他說：「你知道裏面是什麽東西嗎？」

「我猜是一隻鐘。」孩子說：「你聽，有聲音的！」

那位楊先生幾乎連頭髮也直豎起來了。因爲，這種聲音，在孩子的眼中看來乃是鐘聲，但是在這位楊先生的眼中看來則並不是如此的。那是計時炸彈的可能性最高。

楊先生盡可能保持鎭靜，小心地說：「孩子，你聽我講！這件東西，我不想要，有點誤會了，你拿回去，還給那個人好了！」

「他叫我不要拿回來的。」孩子說。

情形一如波比所預測的，於是孩子也照足波比的吩咐，就這樣把盒子在地上一丟，轉身就跑。這個楊先生嚇得幾乎心也跳了出來，在盒子未到地之前就已經跳開，一跳跳到門後躲着。那隻盒子還滾進了門裏來。他連忙一個飛身撲到一張沙發後面，在那裏伏下來。

幸而那隻盒子却並未爆炸。

楊先生伏在那裏，滿頭大汗，不知如何是好。雖然盒子沒有爆炸，但是炸彈這種東西是很難講的，現在不爆炸，說不定在遲一點的時候又會爆炸起來了。

他連起來也不敢。

本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是盡快逃出這屋子爲妙的，然而盒子就丟在門口，他要逃出門口，就要經過盒子那裏，而他不敢肯定盒子會在什麽時候爆炸，說不定就在他跨過盒子的時候就會爆炸起來，那時他就剛好粉身碎骨了。

他又不敢靜着太久，不採取行動。於是他又再度跳起來，一個跟斗撲進了走廊之中，貼身在牆上喘着氣。

雖然他是很捨不得的，但是他也知道，他非要離開這裏不可。收拾什麽東西都來不及了。

還好這是比較舊式的樓宇，是有後門的。

楊先生就從走廊走到屋後，打開後門而逃出去。

這就正中了波比的調虎離山之計了。這時的波比已經在後門外等着，這個人一出來，波比手中的槍，就在他的下頜上一抵。

那人僵在那裏了，仍然不明白他是中了波比的計，因爲他實在太慌亂了。他吶吶着說：「不……不要……朋友，前頭有隻炸彈，隨時會爆炸。」

這個時候，孩子已跑回街上。他看不見波比在那裏，但是不要緊，他那隻球是還在那裏的。他就把他這隻球取回了，走了。

波比對那位楊先生吃吃笑着：「別神經過敏吧，那隻包裹是我送給你的，孩子說裏面是放着一隻鬧鐘，裏面就的確是放着一隻鬧鐘而已。」

那人爲之目瞪口呆。波比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搜不到武器。那人是連槍也來不及拿，就趕着逃出來的。

波比說：「好了，現在我們進去談一談！」

「你究竟想怎樣？」楊先生問。

「我已經講過了。」波比說：「我要跟你談談！」

那人祇好進去了，波比關上了後門，命令他走到屋前去，又命令他把地上那隻包裹拾起來，關上大門，說：「拆開來看看吧，楊先生！」

楊先生祇好把包裹拆開來。現在他對這隻包裹則是沒有那麽害怕了，因爲波比也是在場的，假如要爆炸的話，那祇有同歸於盡吧了。眞是炸彈的話，波比就不會叫他拆開來了。

那包裹拆開來，果然不是炸彈，而只是一隻上鍊的鬧鐘。波比得意地哈哈笑起來。

「你這究竟是什麽用意呢？」那人問，「爲什麽要跟我開這樣一個玩笑？」

「我是波比，我想問你一些問題，楊先生。」波比說，「你有一位好朋友死掉了，是我殺他的，因爲他去殺我。現在我希望你帮帮忙，告訴我主使的人是誰，何處可以找到！」

「我不知道。」楊先生說：「我是沒法帮你這個忙的！」

「別跟我開玩笑吧！」波比說：「你跟這個人是親密戰友，你怎會不知道呢？」他的槍擺了一擺，提醒楊先生。

「這是眞的。」楊先生說，「你這件事情，是他自己去做，不是我們合作做的，假如我有份，我也會跟他一起死掉了，怎麽還會在這裏等你？」

波比這時就下意識地感覺到情形不大妙，因爲這個楊先生不如他應有的那麽恐懼，而且似乎還是正在露出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波比小心地說：「你們既然是合作慣了的，你總應該知道一點點吧？」

「在他死了之後。」楊先生說：「我倒是知道得多一些了，不過，他那個狡猾地微笑，是更加明顯了，「我不能替你找到你要找的人，我祇是知道，那些人是打算直接與你聯絡。你祇要在這裏等電話响就行了！」

波比幾乎一跳跳了起來。他的眼睛迅速地四面望望。

楊先生吃吃笑：「別担心，他們祇是要跟你通電話吧了，假如要直接找你的話，你還能够行上來嗎？」

「通——電話？」波比無法不露出倉惶之色，「他們——知道我來？」

「是的。」楊先生說：「別問我怎麽知道。他們祇是叩我，當你來的時候，通知你在這裏等他們的電話。不過，你來得也眞特別，假如我是有心臟病的，我已經給你嚇死了！」

「他們——他們是誰？」波比問。

「我已經講過，我是不知道的！」那人說：「祇是一個電話來，要我帮帮死去的老朋友的忙，既然是老朋友，又是巳經死掉了，這個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波比站起來：「我不要在這裏等！」

「別心急吧！」楊先生說：「我也祇是受人所託吧了，我也作不了主的！」

「不！」波比說：「我不用他們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手中的槍一擺，「你！你跟我走！」

「我不能走。」楊先生說：「我依他們的做法！」

「現在拿着槍的人是我！」波比說。

楊先生遲疑着，祇好站起來，因爲的確是波比拿着槍。但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響起來了。兩個人都看着電話。楊先生說：「我看這是找你的電話！」

「我不要聽！」波比說。

「我認爲你聽了對你會有好處。」楊先生說：「他們說你有一個人在他們的手中！」

波比的額上忽然出現了汗珠。他走過去，一手把聽筒抓起來，槍則仍然指着楊先生。

那邊一個陌生的男人聲音說：「呀，波比，你果然來了！」

「有話就說吧！」波比說：「沒有時間。」

「我巳經代你問候了你最親愛的人！」那人說。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波比說着，汗出得更多。

「你的妹妹莎莎！」那人說。

「我——還是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波比這樣說着的時候，却巳再不能够保持鎮靜，而大聲叫了起來。

「你聽一聽，就知道是什麼了，」那人說：「不過這祇是一段錄音，不會回答你的！」跟着，那人的聲音就是換上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嬌弱而可憐地：「哥哥！他們捉了我——」隨即就斷了。然後那個陌生男人的聲音說：「現在，你相信了吧？」

這時的波比不但全身冒着大汗，而且把聽筒緊緊地執着，執到像想把這聽筒也揑碎了似的。

波比說：「假如——」

「假如我們把她殺掉。」那人說，「你也是找不到我們的！而且這也不是冒充的。你這位妹妹是寄住在一位鄧老太太的家裏，很美的，不過可惜今年祇有十三歲。十三，是一個不祥的數字，這也是一個尷尬的年齡！」

「假如——」波比又說。

「我不會碰她的。」那人又說：「假如我要女人，很容易找到，很好的都一樣可以找到，沒有需要在這一個這樣小的女孩子身上打主意！」

「你想怎樣呢？」波比問。

「殺掉這個唐婉芬！」那人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波比說。

「你有你的辦法！」那人說：「你是有藉口接近她的！」

「但是做了之後——而且殺了她也沒有用處呀！」波比說道。

「下一步，」那人說：「你就是把這個司馬洛也殺掉！」

「你以爲我是神仙嗎？」波比說。

「既然你做不到，」那人說，「我們就把你的妹妹還給你好了，不過不會是活着！」

「你聽我講，」波比說：「假如我殺了唐婉芬，就不可能殺司馬洛，那時會是他要追來殺我了，我連逃走都未必逃得掉，還有機會殺他。」

「那亦有道理，」那人說：「次序倒轉來吧，你先把司馬洛殺掉了，這之後，殺唐婉芬就容易了。」

「我……我……」波比吶吶着。

「你幹不幹！」那人說：「一句講清楚！」

「我盡力幹！」波比說：「但這是沒有把握的事！」

「我們祇是要你盡力。」那人說。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保證你會實行的諾言呢？」波比問。

「沒有保證，」那人說：「你祇能够信任我們了，怎麼樣？」

「好吧。」波比說。

「好了，」那人說：「現在，把那個姓楊的殺掉！」

「什麼？」波比驚愕地說。

「殺掉他，」那人說：「因爲他對我們巳經沒有用處了，現在，我要聽到。」

波比提起槍放了兩響，那人在電話中吃吃笑起來：「幹得很好，波比，現在，你繼續乖乖地行事吧！」

那邊掛斷了，波比也放下了電話。

這個楊先生臉青唇白，發愕地緊挨在沙發上，他沒有死，也沒有受傷，因爲波比的槍彈並未射中他，而祇是射在他的身子的兩旁而巳。

波比放槍之後就把槍管豎起在咀唇的前面，示意楊先生不要出聲，於是楊先生就沒有做聲了，現在，楊先生吶吶着說：「你——這是幹什麼？」

「你的神秘朋友，」波比說：「叫我把你殺掉！」

「你在開玩笑！」楊先生說。

「你也聽到我講電話時的口氣的，」波比說：「他們把我的十三歲妹妹捉去了，拿在手中威脅我，你相信嗎？」

「我……知道大概有這樣一件事情！」楊先生說。

「你知道就最好了，」波比說：「你想一想，既然我受着他們這樣的威脅，假如不是他們命令，我會開槍射你嗎？他們是聽到槍聲的！」

「但——但——」楊先生說：「怎麼可能，我——連錢都沒有拿他們的，他們說要我帮這個忙，我就帮這個忙吧了！」

「你的用途巳經完了，」波比冷冷地說：「當你對他們巳經沒有用處的時候，他們就不要讓你活着。」

「但——但我雖然對他們巳經再沒有什麼用處，」楊先生說：「我活着對他們也是沒有什麼阻碍呀！」

「一定是對他們有一些阻碍，他們才不想讓你活下去的，」波比說：「我猜就是因爲你對他們雖然巳沒有用處，但是對我却是有用處的！」

「所以你不殺我？」楊先生說：「但

是——」

「你還是不會與我合作嗎？」波比冷冷地說：「別做夢吧，他們要你死，你就是死定了的，我假如現在不管你就走掉，你以爲他們又會不會派人來殺你呢？」

「這個——」楊先生又吶吶着：「這個——」

「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就是反抗，」波比說：「你是拚死無大害的了，你與我一樣，也成爲了被逼害的人，我們祇有聯合起來反抗，你也不是一個沒有辦法的人啊！」

「但是，」楊先生說：「你的妹妹在他們的手中。」

「我知道，」波比說：「但是這與擄人勒贖是不同的，假如他們要的是錢，我付了錢他們就可能放人，但他們不是要錢，而是要我做這件事情，我做了之後，他們也不見得就會放人，那時他們會把我殺掉，也會把我的妹妹殺掉，他們能够這樣對你，難道對我又會例外嗎？我不服從，他們反而不敢殺我的妹妹，因爲假如我的妹妹死了，我祇會更瘋狂地報復。」

「但是——」楊先生說：「這樣下去，他們也不見得就會放你的妹妹的呀！」

「祇有盡力，希望搶回來吧了，」波比說：「人到了他們的手，就是死定的了，假如聽他們的指揮，那祇會死得更沒有價值，你想清楚吧！」

楊先生深呼吸着，眼睛凝視着地面，而漸漸，他的臉色由蒼白轉成了微紅，那是憤怒的紅色，他抬起頭來說：「媽的，他們不能够這樣對我！」

「不錯，」波比說：「所以我們非要合作不可！」

「我們……我們怎樣合作？」楊先生問。

「正如我所講，」波比說：「既然他們要我殺你，但可能就是因爲你對我有些用處的，你對我有些什麼用處呢？」

「唔——」楊先生緊皺着眉頭說道：「你這件事情，我的確是有辦法帮助你調查一下的！」

「那就最好了，」波比說：「我們走吧。」

「等一等，」楊先生說：「你的妹妹，到底還是在他們的手中的，假如將來他們又拿來逼你，要你殺我呢？」

「你聽我講吧，」波比說：「我剛才巳經殺了你一次了，假如你不與我合作，我把你丢下來，你以爲你又能够活下去嗎？即使我現在讓你把我殺掉了，對你的命運也是沒有什麼帮助的，你與我在一起，反而會活得更久。」

楊先生嘆一口氣：「看來也是祇好如此了。不過，你不殺我，也是騙不了他們的。」

「不能够永遠騙他們，」波比說：「不過却是可以騙得一時的。」

「我們一出門口，」楊先生說：「就巳經穿出來了。」

「你可以從後門出去，」波比說：「我從前門出去！」

「這有什麼分別？」楊先生說：「他們派人來看看，就可以知道了。」

「別傻吧，」波比說：「他們爲什麼要派人來看，他們派人來看，是很有可能給我捉到的，你的屍體用不着他們發現，發現屍體的人是會很脈煩的，你的屍體，自然會有別人發現的，這却可能要幾天之後。」

「對，」楊先生同意，「你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

「現在，」波比說：「你拿你需要拿的東西吧，我們在寶石街的夜總會那座停車場見面吧，我會開車來接你。」

「好的。」楊先生同意。

「半個鐘頭。」波比說。

波比從屋子的前門離開了。楊先生則是動手收拾他的東西，正如波比所吩咐的一樣。

半個鐘頭之後，他們果然就在寶石街那座停車場見面了。波比開一部車子接了他。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與洪小瑛還是正在向前進發，他們此時巳經改由洪小瑛担任駕駛，那是因爲司馬洛正把無綫電的耳塞塞進了耳朵裏，收聽着無綫電中傳來的消息和新聞，他現在雖然巳經身在郊野，他還是需要知道城市中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他聽了一陣之後，把無綫電收起來，說：「波比出了事，他的妹妹給對方捉去了，威脅他殺死我！」

「老天，他有個妹妹？」洪小瑛說。

「是的，十三歲。」司馬洛說。

「十三歲的女孩子！」洪小瑛憤怒地說：「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黑鷹和白鷹這兩個人，」司馬洛說：「他們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出來的。」

「但是你又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呢？」洪小瑛問道。

「是波比告訴我們的，」司馬洛說：「他不認爲他應該應他們的吩咐去做，因爲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但他的妹妹——」洪小瑛說。

「就像你的哥哥，」司馬洛說道：「你因爲你的哥哥而對黑鷹屈服了，結果可是如何呢？你哥哥還是死掉了，你的忍辱也是白費了。他們還是糟塌了你，而且假如不是情形有變的話，也許你亦是會死掉了！」

「是的，」洪小瑛說道：「也許他是做得對的。因此，現在我們要回去帮助他了？」

「不，」司馬洛說：「我們繼續我們的事情。」

「你不能够讓他就這樣算數呀！」洪小瑛說。

「我不是讓他就這樣算數，」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他是拿了一筆數目不輕的酬勞的——」

「這不是錢的問題——」洪小瑛說。

「你先聽我講好不好？」司馬洛說：「他能拿這樣的酬勞，他當然是有他的辦事能力，而且，我們亦有很多人可以協助他！」

「你以爲可以把他的妹妹搶回來嗎？」洪小瑛問。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誰能說有絕對把握呢？我們就祇能够盡力而爲吧了。」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馬國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浩下注非法外圍贏了大錢，便急忙趕去收錢，豈料當他離開馬塲範圍後不久，一輛車子停在他身邊，兩名大漢把他挾持上車，駛進一條僻靜街道停下，爲首中年人突見有個人在車頂上，那人正是超人，張浩見超人趕來，以爲超人可挽救他，誰知超人竟被幾名大漢制服，連同張浩一起被帶到一層大厦裏去，中年人正是要從他們口中探知那「贏錢貼士」是從何來，而超人也因爲希望能了解非法外圍集團的內幕，所以在迫口供迫得緊時，說出「大集團」一名字，而當中年人詢問是否莫利爾和朱尤德時，超人也只好隨便地點頭，目的讓他們鬼打鬼。

騎師突暴斃 警方查命案

師爺金本來正要落車去，聽了這話又是一怔：「你這麽說，又是什麽意思？」

超人道：「單據的作用是什麽，相信你一定明白。」

「我們規矩一向是認單不認人。」

「所以，萬一你一去不同——」

師爺金忍不住笑了：「好傢伙！你竟担心我會出賣你們麽？」他想了想：「好吧，你們一起跟我上去！」

於是師爺金的三名手下，就押住超人和張浩一齊上去；他們自然萬二分高興。

由地牢停車塲，有一部升降機可以直通到頂樓——那是第三十三樓的外圍馬總部。

這部升降機只可以停在最高幾層，同時裏面有通話設備，更有秘路電視監視。

因此，當各人入內後，立刻有人聲自通話機內傳了出來：「師爺，那兩個陌生人是誰？」

師爺金按鍵回話：「是我們的客戶，他們來對數收錢，沒問題的，放心吧！」

升降機很快上到了三十三樓。

機門彈開，立即有四名大漢把守住門外，小心翼翼地監視着他們。師爺金則帶着兩人到一間陳設豪華的會客室去。師爺金的三名手下亦步亦趨的，跟了入內，寸步也沒有離開過他們。

「來到這裏，你們可放心了吧？」師爺金又示意會客室門外那四名大漢：「拿些汽水來招呼他們。」

四名大漢之中，有一個走開了。

師爺金又說：「你們在這裏等一等，我去拿錢來，我們是做大生意的，我帶你們來這裏，也是故意讓你們見識見識。」

超人和張浩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

透過玻璃屏障，可以看見那邊有許多人正在十分忙碌地工作。他們有男有女，正在利用一些最新式的電子計算機，忙於計算。但最令超人注目的，却不是這些，而是牆壁上的小型電算機——從外形看，簡直跟賽馬公司在馬塲內裝設的，一模一

樣，只是體積較小而巳。

超人暗暗吃驚：「好大規模啊！」

張浩也低聲告訴他：「根據帶家告訴我，這是全市最大規模的非法外圍公司。一百幾十萬元，隨時隨地可以一下子就賠到人客的手上去，一刻也不用等候。」

單是看看現場上有份工作的男男女女巳達百人以上，再看看那些電腦式的計算機，張浩的話就值得信賴了。

不到幾分鐘，師爺金巳捧住一叠鈔票，以及一張機印的字條，回到超人他們的面前。

張浩喜形於色，也許當初他不敢相信可以這麽快就收到那筆非法外圍的賭賬，但現在看來一切都是那麽的順利，實在難免會有些意外，所以難怪他目不轉睛地盯實那些鈔票。

師爺金先把鈔票放在超人他們面前的玻璃几上，然後才展示一張機印的賬單。對張浩說道：「根據你這張底單計算，你總數本來贏三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元九角正。但是，我們外圍的規矩，你一定明白的吧？」

超人聽不明白，但張浩却非常明白：外圍規矩，只賠一定數目，例如每十元只賠一萬元，五元則只賠五千。又例如連贏位照例亦只賠一個限額，即使中正大冷門也只收那限額的數目……等等。

張浩以前也常常賭非法外圍，所以他很明白此中關鍵；同時，他也早巳在心裏盤算好了，這次全部收足也僅僅可以收二萬零七百元左右。

儘管如此，他也心滿意足了。因爲有了這筆錢，他就不用再受到放高利貸的人追迫。

師爺金交到張浩手中的總數，果然也是張浩心目中他應得的數目——二萬零七百七十元正。

表面上看來，非法外圍也的確相當的公道；但實際上巳經大大吃虧了！

試想想，難得贏它一次滿堂紅，結果却少了將近一半。雖然一切事先聲明，「照足外圍規矩」，你情我願，但是，如果下注在賽馬公司的投注分店裏，數目就可以收它一個「十足」，一個仙也不會吃虧。也難怪那些投注分店其門如市了。

然而無論如何，非法外圍單憑「可以賒賬」這一招，就不怕賭徒們不光顧了。何況還有折扣呢。

張浩收了錢之後，師爺金又問他和超人：「到底你們的消息這麽準，是由誰提供的？」

張浩望望超人，意思是：應該如何作答？

超人道：「這本來是我們的發財門路，我沒有理由要告訴你。但是既然你巳實踐了你許下的諾言，我不妨透露一點點，就是大集團中人，也有他們自私的一面，其實這也怪不了他們，這世界，試問誰不爲己？例如今天賽事中『白面書生』那一塲馬，我敢誇口，即使大集團中人，亦未必有人買中，除了朱尤德之外。」

師爺金立刻會意：「你的意思是說：朱尤德向你們提供了這一連串的內幕消息吧？」

超人故作神秘地望望張浩，他們都沒有再作聲。

師爺金悶哼一聲：「嘿！好傢伙，竟敢出賣我們！」

毫無疑問，朱尤德贏出「白面書生」那匹馬，實際上連他自己亦莫名其妙；只是那匹有靈性的馬兒作怪而巳。但超人不值他的所爲，更討厭大集團做馬欺騙馬迷，所以才决心害他一次，讓他們鬼打鬼。

超人和張浩正待離去，那部專用的升降機門打開，又湧出了一股人潮，爲首一人正是大鼻林——這個人，超人曾在馬塲裏面見過他。

只見師爺金走過去，與大鼻林耳語一番。大鼻林進來時面色巳十分之難看，聽了師爺金的話之後，面上更像蒙上一層烏紗。

然而，他也只是瞥了超人和張浩他們一眼；當時超人和張浩仍在會客室之內。所以，他們之間仍隔着一層玻璃。

大鼻林生氣地說：「這次我們可能要破產，那班傢伙極有可能利用外人向我們下注。換句話說，他們在暗地裏出賣我們。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巳是困難重重。」

師爺金道：「這兩個人絕不可能受他們利用，因爲其中一個巳輸到幾乎跳樓，今次若非有特別消息，他仍然要輸，甚至被放高利貸的人斬死。」

大鼻林似乎沒有心情聽他講下去，也沒有再留意會客室裏面的超人和張浩他們，只匆匆進入他的辦公室之內。

師爺金向一名打手示意，於是有人把超人和張浩帶着離開那裏。超人這才舒了一口氣！

張浩幾乎難以置信地摸摸口袋裏那一大叠鈔票，左張右望，彷彿担心有人攔途截刦似的。

超人很明白他的心理，一邊帶着他到路旁去截停一輛計程車，一邊安慰他：「你放心，我會保護你，直至你返到你家裏去爲止，還了高利貸的債項之後，你最好以後也不要再賭，做點小本生意，別讓你的妻子再爲你担心了。」

張浩唯唯諾諾。

登上了計程車之後，直駛張浩家門。

超人一直護送着他返家，然後才離去。豈料三名大漢老早巳向他們跟踪而來。超人這邊出來，他們那邊巳跟了入內。

張浩看見這三個人，當初也難免有點吃驚，但很快就聳肩一笑道：「你們來得正好，我剛想去找你們呢。」

三名大漢之中爲首一人說道：「我們的消息非常靈通，所以我們不必你通知，也會自己找上門來。你贏了錢，而且贏了很多，是不？」

張浩也是剛剛踏足入門口，他的妻子正要向他投訴，房租過期了，水電費也未交，再不交就會被二房東逐出去，截斷水電；還有孩子的書簿費等等，總之一切都與錢有關。但張浩却安慰他妻子：一切困難亦將會成爲過去。

可惜詳細情形他還沒有機會說下去，高利貸集團的三名打手巳找上門來。

這三個人分明是老早巳開始跟踪他們，只是等着超人離去後才出面向張浩追債而巳。

張浩根本也不想賴債，每一次下注他

都希望贏，甚至也會像其他賭徒一樣，希望必勝，肯定會贏；可惜到頭來每次都輸了。一家三口的生活也成問題，那裏有錢還債呢？現在既然贏了，自然要還。

但是，他向高利貸只借二千元，前一陣子已連本帶利要還過萬元，如今那名大漢告訴他：利疊利應該是二萬二千元！這數目當堂又嚇呆張浩！

他不敢開罪這班惡人，只訥訥地說：「我只向你們借二千元而已，怎麼可以超過十倍？」

「嘿！我們靠什麼吃飯的？」那大漢惡騰騰地說：「利息的計算方法不可以像銀行那麼樣。」

張浩心裏想：自己剛剛才贏了不足二萬一千元的數目，如今爲了借那二千元高利貸而須要付出二萬二千元，豈不是全部把贏來的都拿出來還不够麼？

但是那三個粗眉大眼的人，已不祗一次的恐嚇過他，張浩自然也知道：如果不付錢，後果將會怎麼樣。

他正在猶疑，那爲首一名大漢已一手抓住張浩的衣領：「把所有的錢都拿來吧，我們慢慢會跟你計算清楚。」

不幸的是，張浩那一包鈔票還未交到他妻子的手上，他妻子和兒子看見這情形，立即過去扯住那大漢，向他跪地哀求；張浩情急之下，也不顧一切地反抗！

三名大漢之中的其餘兩人，見狀立刻一齊動手，把張浩一家三口打得東歪西倒，呼救連天。

同屋住客見狀也不敢相救，張浩惟有目送那三名大漢匆匆離去。他妻子却哭得死去活來。

隣居們聞聲出視，不但沒有人伸出援手，甚至還有人說：「眞是自討苦吃，爲兒爲女，爲柴爲米去借高利貸還情有可原，爲賭借債，同情他那個才是傻子呢。嘿！苦只苦了他的妻子……」

因此，見怪不怪的隣居們，甚至沒有致電報警。

× × ×

超人絕未想到他們會被人跟踪。

他正要截停一輛過路的計程車之際，突然有一輛私家車「察」地在他的身邊停下來。

超人回頭一看，原來是許堅探員。

許堅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催促他：「快上車！」

超人沒頭沒腦地給嚇得一跳：「什麼事？」

儘管他滿腹疑團，還是上了車。

許堅探員話也不多講半句，立即就開車離去。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超人又問。

許堅這時才告訴他：「泰萊警司正在到處找你。」

超人問道：「找我幹什麼？」

「馬場裏面又出了事。」許堅把車子開得飛快，直駛向馬場那方面去，立刻就引起了一名交通警員的注意。然而許堅並沒有理會他。

並非許堅有所恃，而是他明白到馬場方面陷於混亂中，他載住超人早到一步，就可能更會有利一些。所以許堅探員是不顧一切，即使前面紅燈也照衝如儀！

後面的交通警員見狀，立即響起警號，亮起藍色的旋轉燈號追上去！如此一來，街道上的車輛更加紛紛迴避，對許堅來說，也就更加方便了。

那名駕駛着電單車的交通警員，一邊開足馬力去追，一邊利用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其他正在街上的巡邏警車以及總部。

因此，再過兩個街口，就有一輛警車橫阻在路心，攔住了許堅他們的去路。

許堅探員心裏又急又氣：「他媽的！笨蛋！」

他被迫停車，探首車窗外：「喂！是自己人啊！我有公事趕住去馬場。」

但是，警車上的警員却不認得許堅：「少講廢話，把駕駛執照交出來！」

那名軍裝警員的另一隻手已經探進口袋裏去取出了小册子和原子筆來，準備抄牌。

超人回頭看看，那騎住電單車的交通警員此刻亦已追了上來。超人情急智生，對許堅道：「事情是否眞的十分危急？非趕往馬場不可？」

「是的。」許堅道：「那兒又出現了一匹癲馬，有一名馬伕被踢死。練馬師和其他人都爲之束手無策。所以泰萊警司才四處找你！」

超人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出來吧！我有辦法。」

許堅探員在這刹那間忽然覺得自己未免太蠢，爲什麼他不記起超人會飛？在空中飛行無論如何一定比汽車在馬路上行走更加快啊！因此他立即落車，讓超人一手環腰抱住他，凌空飛去！

街道上面，那一班軍裝警員目睹二人升空而去，頓覺手足無措，也看得呆住了。其中有些人聽過超人的大名，但有些則根本不相信有人可以飛天的，如今也不得不相信。

交通警員無可奈何，惟有將許堅探員的座駕車，推過一旁，以免妨碍交通。

許堅探員則以萬二分驚喜的心情，飄飄然直達高空之上，他驚的是從未試過會飛，萬一超人一鬆開手，他就會直墮下去。跌得粉身碎骨，也是意料中事。

喜的却是騰雲駕霧，飄飄然的感覺，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那種愉快的感受，實在很難形容。

在高空中，他一度嚇得閉上了雙眼，因爲那情形，任何人也會嚇怕的，雖然明知超人不會失手讓他掉下去，同時他也不是有「畏高症」的人。但是，任何人由數百呎高空之上俯視下去，亦是會害怕；何況當時他根本沒有立足之處，只被超人攔腰抱着他，「飄」在天空之上，與一般人坐在飛機之上的感覺，可以說完全是兩樣的。

當他們飛到馬場上空時，居高臨下望下去，只見軍警林立，包圍着馬場，封鎖一切出入口的要道，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一片緊張。

馬場裏面，十分混亂！

超人發覺一匹馬正在瘋狂地四處狂奔，情形頗類似「灰鼠」。許堅探員想告訴超人，那正是他講的「癲馬」。但是，在「無倚無靠」的情況底下，他連輕輕移動

一下身體也不敢，又怎敢說話？

超人也沒有多問半句，只輕飄飄地，朝馬場的天台降落，這時他才對許堅道：「你乘升降機落去找泰萊警司吧，我先去設法制服那匹馬……」

話未說得完，超人又再次升空飛起！

許堅自然也明白超人的用心，如果超人將他一併帶到下面，第一：隨時有危險，因爲那匹馬正四處亂竄，軍警荷槍實彈，目的是防止「灰鼠事件」歷史重演。萬一有人開槍，隨時會射殺他們。所以超人才不敢帶着許堅探員一齊降落下面。

第二：超人會飛，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絕不想讓別人見到。所以知道他會飛的人，實在也不多。

現在超人也只是極力避開所有人的視綫，降落馬場一角。想不到泰萊警司老早已發覺他的踪影，當看見他降落時，立即過來跟他打招呼！

「怎麼啦？警司。」超人着陸後，首先發問。

「又一匹馬可能被人注射了興奮劑。」泰萊指指沙圈那邊，「快些設法去制止牠……」

超人循勢望過去，果然看見一些工作人員正在忙於攔阻一匹棕色馬；那匹馬發狂似的，四處狂奔。

由於有過「灰鼠」的經驗，警方與賽馬公司方面已取得默契，任何情況底下，也不可以讓這匹癲馬闖出去。必要時甚至下令射殺牠，也不會再讓牠跑到街上去。

然而這匹狂性大發的馬兒，正在沙圈之內，團團而轉，練馬師手持長竹，頭戴鋼盔，仍無法把他制服。

警員全副武裝，守在沙圈四周，只要馬兒再越雷池半步，就格殺勿論，大批賽馬公司的高級人員，正聚集在高處的樓台上，商討對策。

超人聽了泰萊警司的話之後，並沒有急急飛落沙圈下面去，只設法叫人拉過幾條救火水喉來，居高臨下，朝住野馬狂射，那情形就像下了一場大雨一樣。

消防水喉的水力十分猛烈，但超人指示工作人員不可直接射向馬兒的身上，只要有大量的水淋在馬兒的身上就够了。工作人員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惟有照做。因爲那是很易做到的事。

連泰萊警司也不明白超人爲什麼要這樣做，其他警方人員以及賽馬公司的人，更加不明白。

泰萊警司則跟超人併肩站在沙圈高處的欄杆後面，一邊俯視着沙圈下面的情形，一邊交談。

「究竟事情是怎樣開始的？」超人問道。

泰萊警司道：「我也不知道，只聽到下面突然傳來一陣吵鬧聲，我們想過去查看時，裏面有人急急衝了出來說：又有馬匹突然之間失常。」

「你瞧！」超人忽然往下面一指：「馬匹的情緒似乎安定下來了。眞奇怪！」

「眞奇怪」這句話，應該是泰萊警司和其他人說的，但却由超人的口中說了出來。

超人很奇怪，只因爲這方法不是他發明的，那麼，他又怎會利用水去馴服馬兒呢？

原來那次超人和白馬「白面書生」交談，知道了一些秘密，就是有人利用一些針藥令到馬匹興奮，在競爭時拚命去跑。但是，由於針藥控制不宜，令到馬兒失常。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用冷水令到馬兒冷靜下來，再爲牠注射一些化解的針藥。

超人就是記住這一句話，而想出了利用水喉的辦法來！當然他也沒有把握，只是「儘管一試」，想不到果然收效了。所以他才驚嘆地說「眞奇怪」！

練馬師與其他工作人員見狀，紛紛一湧而上，替那匹安靜下來的馬兒，匆匆加上韁繩，另外又迅速攔腰加上了繩索。獸醫則取出了鎮靜劑，替馬匹注射。情況才較爲好轉過來。

由何法倫警司率領的一隊警探，立刻開入馬房裏面去，在軍警的嚴密封鎖底下，展開了一次搜索。

警方的目的要搜查一些可能促使馬匹失去常態的針藥，所以那些練馬師，助手以及馬夫等人的宿舍，就成爲大搜索的對象。

新聞界把這件事列爲大新聞，所以一經報紙、電台以及電視台等等渲染過之後，立即轟動一時。

由於當地馬迷不但多，而且下注額又大，故此一切有關馬的新聞，動輒都會引起大衆的注意。

但在另一方面，賽馬公司當局却是一萬個不高興，因爲如此一來，馬迷對他們可能逐漸失去信心，所以一直以來，什麼事都好，他們只希望「內部調查、內部解決」，絕不希望張揚的。

上次「灰鼠」與「馬夫命案」交由泰萊警司處理時，已引起賽馬公司老闆卓文不滿，於是才會向局長投訴，結果局長一方面因爲他本人與卓文的私人關係，另一方面也由於這間專利公司每年納上數以億元計的專利稅，所以在公在私，都要尊重一下對方的意見，結果才會換上了何法倫警司負責調查，甚至還迫泰萊警司「放大假」去！

眞想不到這一次，他們的「內部問題」竟然嚴重到這個地步，也給傳播媒介渲染，令到差不多每一個市民都知道了這件事。

卓文當然不高興，因爲他覺得警方這次的行動，勢必影响到下一次賽馬的下注額。

但是，何法倫警司却沒有理會他的反應，只依公辦理。下一次甚至要求賽馬公司最高當局交出一些賽事過程的錄映帶，以便警方帶回去研究。

馬房方面的搜查行動無所獲，警方惟有寄望於那些錄映帶，希望可以在其中找出一些綫索來。

表面上，何法倫警司一切都是「依公辦理」，其實他多少也受到了泰萊警司的影响。

原來泰萊警司一直仍在注視着這件事的發展，因爲他覺得一連串發生的事，可能互有關連之外，還可能另有下文，若不及時查出眞相，加以阻止的話，說不定還會有人因此而死得不明不白。

何法倫警司就是因爲聽了泰萊警司的

意見之後，才不顧卓文的反對，採取了一連串的行動。

因此，當何法倫把那些有疑問的賽事錄映帶，帶回去與泰萊警司一齊研究時，另一方面，超人和許堅探員他們，也馬不停蹄的，向一些可疑人物，例如騎師朱尤德等，展開追查工作，怎料到就在他們找到朱家住所去的時候，竟然發覺朱尤德死在他的寓所之內。

超人和許堅探員他們都是曾經親眼目睹騎師范通死亡的人，范通「戰死沙場」，完全是因爲朱尤德在競賽過程中，故意將范通撞倒，以致被馬匹踏死。

因此，超人和許堅探員對朱尤德此人非常反感，想不到現在連朱尤德也死得不明不白。

泰萊警司等人正在研究那些賽事過程的錄映帶，想不到又有人死去，於是一干人等，又匆匆趕到現場來。

現場是一處豪華的住宅單位，位於富有人家的住宅區，所以左鄰右里全是非富則貴的人。

這是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朱尤德就住在下面一層，上面一層據講是住着另一位騎師的。

朱尤德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一切陳設佈置極之華麗，單是客廳那些古董，相信價值亦在千萬元以上。其他還有存放在私人保險箱內的有價證券以及珠寶首飾等等，暫時還未有人知道究竟有幾多。

總之，朱尤德給予人的印象就是：其貌不揚，但身價驚人。因爲他的外形就像其他騎師一樣，矮矮細細，而朱尤德更是生成了一副猿猴形——尤其是他的臉，更似猿猴，所以見過他的人，都不會把他看在眼內。

朱尤德只有三十歲左右，他是十八歲開始從事騎師生涯的，十二年來積聚了這許多財富，自然令人萬二分羨慕，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聲譽掃地。

在一般普羅馬迷的心目中，朱尤德肯定是個「古惑騎師」，他可以經常將一匹實力超卓的馬，騎到無影無踪，而手法又不够乾淨俐落，馬迷自然也就怨聲載道。

內行人都明白到「贏馬易、輸馬難」這一句話的含意。因爲一匹有實力的馬，只要拚命策騎，很易勝出，相反，要把一匹有實力的馬騎輸牠，就非有高深的造詣，難以騙倒馬迷，換句話說，要輸到令人心服口服就難！

此話究竟從何說起？跑馬乃體育競技，自然求勝，怎麽會求輸？這不是反其道而行麽？

妙就妙在：太平市的跑馬，並非競技，而是賭博，目的乃吸引市民下注，供賽馬公司抽佣和政府抽稅的。因此有些騎師便與一些人串謀，做假馬——例如把公衆大熱門輸掉，製造不尋常的賽事，以利私囊。

朱尤德每輸大熱門不外二種法門：一是出閘故意遲緩，二是鑽入馬林，裝成無路可上。因此，馬迷很易看出他的眞正用心，自然恨之刺骨。

既然有那麽多人憎恨他，會不會是馬迷輸了錢殺他洩憤，現在一切門鎖未毀，二樓的另一位騎師何必盈亦未返，所以外人入內行兇的可能行甚低。

正在泰萊等人在調查中，一名千嬌百媚的美女却送上門來了，她是來找朱尤德的。

那女郎年約十九，大紅T恤，白色的西褲，渾身充滿了熱力，駕駛着一輛銀色的跑車，闖進了警方的封鎖範圍來，警員聽說她要找朱尤德，於是把她送到泰萊警司等人的面前來。

「你貴姓？」泰萊打量着她。

「蘇，蘇絲。」她顯然未知她的男友已遭不幸，「他呢？可是被人竊爆？眞活該，我早知有今日。」

蘇絲的風騷扮相已是惹人注意，現在更嗲得令人暈眩，難怪在塲的警員都爲之觸目。

泰萊警司故意向他的同事——何法倫警司遞上一個眼色，然後問蘇絲：「你剛才那句『早知會有今日』，又是什麽意思？可否解釋一下？」

「他這裏有太多値錢的東西，瞧吧，單是古董就不得了，稍爲識貨的人都知道，偏偏平時又有那麽多閒雜人等跑到這兒來……」蘇絲忽然停止，她好像發覺自己有些話不應該說。

「你指的『閒雜人等』又是一些什麽人？」

「嗯——」蘇絲知道惹上麻煩，立即改口：「我是指他的朋友，看來總不大正經。」

「你常常來這裏？」

「是的，一個星期總有兩三次吧。」

「你們認識多久了？」

「你們查案還是審犯，難道你還以爲我會偷他的古董？其實我只勸他爲這些名貴古董購下保險，以及用不碎玻璃再加鎖，決不會動他念頭。」

「小姐，令你意外的是，這兒不是發生你所講的爆竊案，而是命案！」泰萊說道。

「命案？」那個有些「十三點」的女郎蘇絲嚇傻了：「誰被殺？難道是……是阿德？」

「正是朱尤德先生！」

「噢！我的天啊，」蘇絲差些暈了過去，但很快又說：「我知，我知道是誰殺他！」

她眞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剎那間，所有人都望住她。

泰萊和何法倫二位警司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你知道一些什麽？是誰殺了朱先生？」

「就是右隣的女人。走出花園就可以見到她的睡房窗口——」蘇絲一邊講，一邊示意着走出了花園外面：「上一個星期，阿德才和那位太太吵了一大塲，她指我們太過吵鬧，當時我親耳聽到她狠狠地說道：『你們再這樣吵到我睡不着，我會殺死你！』她很兇，但我想不到他眞的動手了！」

右隣也是一幢花園洋房。

那花園洋房高兩層，所以二樓的窗口就可以俯視過來，因爲那二幢樓宇之間，只隔住一幅圍牆而已，但是圍牆不高，而且彼此之間相距不遠，所以在這種清靜的環境底下如果吵吵鬧鬧，也必然是有影响的。」

然而這一帶是所謂「高尙住宅區」，如果聽了蘇絲的說話，幾乎令人以爲「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蘇絲這十三點女郎，似乎又沒有理由要說謊，她既然是朱尤德的親密女友，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多，因此對泰萊警司等人來說，應該是一條很有用的綫索，所以警方十分重視此人。

後來警方就憑蘇絲的口供，跑到隔隣去找着那位富家太太，她也直認不諱：「是的，我的確跟那瘋子吵了一大塲，那班人簡直太不像話，經常吵到三更半夜，叫我們如何休息，何況我們貼得很近，他們男男女女喝酒跳舞，音樂開得又大聲，眞不像話，唉！」

泰萊警司問：「你可是要脅過，要殺死他？」

那位富家太太眉毛一揚：「怎麽？你以爲是我動手殺死他？唉，天啊，我又怎麽會殺人，我只是一時生氣，說話中難免衝動了一些而已！」

泰萊警司也深信她不可能殺死朱尤德，只希望從她的口中探聽一下而已。

因此泰萊就問她：「你可知道案發之前，有些什麽人找過他嗎？我是指你可能見到一些什麽人。」

那富家太太看看壁鐘：「那時候應該是六至七點之間，我剛忙於準備晚餐，並未留意到隣居的情形。」

「你有女傭，何必你去忙？」

「我丈夫很怪，喜歡我親自弄三兩樣小菜給他回來享用，所以女傭只做其他備餐工作，我本人每晚仍要親自下厨的。」

泰萊警司這時候又見到有個中年男子由房內走出來：「你們可是警万派來查案的？」

「是的，」泰萊自我介紹，「我是泰萊警司。」

「我姓董，出入口商人。」

「董先生，我們只是循例查問一下吧了，因爲你們有一位隣居突然死得不明不白。」

「你可是指那個古惑騎師朱尤德？」

「正是啊！」泰萊說：「我想你也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何祇聽過，我還在他的身上輸過了不知多少錢呢。」

「董先生原來也是馬迷？」

「是的，養馬本來是一種高尙娛樂，所以年前我巳開始養馬，但後來看看這班人太過份，一怒之下，我把那些名下馬匹公開拍賣，得欵全交慈善機構。但有空我仍會跟朋友入塲玩玩。」

泰萊警司聽了那姓董的商人那一番說話之後，也覺得他是個相當剛直的人。至於是否句句屬實，則須要調查過才可以知道。不過他講及的馬塲內幕，顯然不是揑造。

因此泰萊乘機問道：「你剛才說那班人太過份，又是什麽意思？董先生。」

「他們明明告訴我，我名下的馬匹無論狀態，質素等等，都必勝無疑。於是有親友問我機會如何，我都推荐一番。結果你猜怎樣？」

「結果一定是跑不出，對嗎？」

「是的，但馬匹到底是畜牲，又不是機器，即使機器也會有意外的，對嗎？所以，馬兒跑不出，不算得什麽。只要騎師全力去跑，就對得起我們馬主，也對得起馬迷。但問題却是他們輸得毫不漂亮。」

「又是鑽入馬林，或者大外避之類的吧？」

「是的，你怎麽知道？」那姓董的商人怔了一怔：「你原來也是一名馬迷？」

泰萊警司笑了笑：「不！我也只是新入行。但是這些事情，我平日也聽過了不少。」

泰萊眼看問不出什麽結果，一干人等又回到了兇案現場：這時候法醫巳有了初步驗屍結果，死者朱尤德是被一種毒針所殺。

毒針很幼，十分鋒利，極有可能由一種「風槍」之類的發射器，將毒針射出，然後穿過了衣服，令死者致死的。因爲醫官巳在死者身上找出了那一枚毒針。

毒針餵了劇毒，所以稍經接觸，亦會後果堪虞。何況毒針還直接射入體內，自然麻煩。

此外，警探又在客廳找到若干綫索，例如那烟灰缸內的烟蒂，以及酒杯上的陌生指紋等等。

最可惜的，還是客廳入門處的地板，巳被衆多的警探脚印擾亂，否則，一定也會留下鞋印。

現場上忙了一陣，馬塲万面又有消息傳來，就是何法倫警司巳取得法庭的正式搜查令，可以立即進行全面性的大規模搜查行動。

因爲較早時，警方要大規模搜查馬房，馬伕宿舍等處，巳受到阻難；後來要搜高級職員辦公室及宿舍，自然遭到賽馬公司的大力反對。後來何法倫警司正式向法庭申請，法官認爲案情太過複雜，而且嚴重，終於答允了簽出搜查手令。

另一方面，被超人用妙計制服的發狂「顚馬」，此時亦巳驗出排洩物中含有一種興奮劑；這些注射的針藥，太過量就會令到馬匹失常。那匹馬就是這樣變得顚狂的。至於是否與「灰鼠」一樣，則有待進一步化驗才可以證實。

就在這時候，警察局長潘德保匆匆趕到現塲來，他看見泰萊警司也在現場上，才鬆了一口氣：「我正在到處派人去找你呢！」

泰萊警司苦笑道：「可不是叫我提早退休吧？」

潘局長忙說道：「不！我要你取銷休假，同時還要向你道歉，因爲目前事情的發展，證明你的看法正確，我不該令你遷就卓文他們。」

泰萊的確有些受寵若驚，他苦笑道：「我是個相當固執的人，所以儘管你迫我放大假，我也沒有好好的去享受；即使入到馬塲裏面，我也不是爲了賭博。」

「我也知道你很有責任感，所以我非常驕傲，有你這麽一個下屬。」潘局長又說：「我決定尊重你的意見，對賽馬公司採取全面禁制行動，暫時不准他們再擧行任何賽事，直至所有涉及他們的案件獲得水落石出爲止。如果不是這樣，我怕仍有人會死得不明不白。」

泰萊苦笑：「賽馬公司有財有勢，難得你有這一股驚人的勇氣啊！」

潘局長道：「我已接獲何法倫警司的報告，他領導的一組人已在馬房內找到若干十分重要的綫索。一名馬伕收藏着一支注射器，我們正秘密將他扣留起來，深信很快就可以有結果。」

談了老半天，就只有這一句，才是泰萊最感興趣的，他忙問道：「我們有沒有好好的保護那名馬伕？」

「當然有。」潘局長十分緊張，望望左右沒有人，才對泰萊道：「我們已設有秘密臨時指揮部，連警局內的同僚也不知此事，除非是直接負責本案的人之外，我一直相信你是個正直的人，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够從旁協助何法倫警司，加速偵查此事。」

泰萊警司想不到局長會下這麽大的決心。既然對方已開始道歉，自己又正在處理此事，心理上已獲得了最大的滿足，也就算了。何況他還可以正式插手此事，去對付那班作威作福的人呢。

因此，泰萊警司處理過朱尤德命案現場之後，雖然時已入黑，甚至連晚飯也沒有吃過，就匆匆趕到賽馬公司去。因爲何法倫警司所領導的一組人正在那裏展開一連串的偵查工作。

豈料正當泰萊警司偕同超人登上汽車裏的時候，突然又接到一項報告；警方的無綫電台指出，一名地盤工人突然跳樓輕生，那死者正是張浩。

超人聽了這消息，彷似晴天霹靂；他也不等泰萊警司作出反應，已急急推開車門。

泰萊急忙問道：「你要到那兒去？」

超人一言不發，已升空飛去！

超人即使不講一句話，泰萊警司他們也不難猜測得到：他一定是飛到張浩居住的地方去了。

超人千方百計去帮張浩，希望他脫離苦海，想不到頭來還是難免一死，令到超人又震驚又生氣。

當超人飛臨那條街道的上空時，那兒已經擠滿了爭看熱鬧的人羣。警車、十字救傷車以及消防車都停在現場的街道上。那一處用舊報紙遮蓋着的地方，正淌着一大灘的血。大概報紙下面就是死者的屍體吧！

超人爲了避免引起人羣的另一次哄動，揀了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降落。然後他才擠進了人潮中去！

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並不認識超人，所以不准他進入那警戒的範圍去。

超人急於看看張浩，尤其是當他離遠看見張浩的妻子和兒子正哭得死去活來時，他更加焦急，希望早些查清楚，究竟張浩爲什麽要死？

超人當然也知道張浩債台高築，而且還借了高利貸；但是，他却不知道張浩與他告別後的情形——尤其是那些錢已全數被人搶光的事，超人更是一無所知。因此存在超人腦海中的，始終是個謎。

由於超人急於要知道謎底，所以警員阻擋住他的去路，令他十分生氣！

超人一手推開那警員，就衝破了警戒綫！

那軍裝警員不知道他就是超人，竟然拔槍相向：「不要動！你再走一步我就開槍！」

超人連頭也不回，因爲這時候他只急於要見張浩的妻兒。那名軍裝警員在衆目睽睽之下被人推了一把，自然十分生氣；他正舉起了手槍，就待發射之際，却被一名警長及時喝止！

「你瘋了！」那警長走過去撥開那支手槍：「莫講他是超人，就算他是晋通人，你也不可以開槍的！」

那警員這才如夢初覺地呆住！

一名正在現場展開調查工作的偵探督察馮帮辦却認得超人，他立即過來招呼：「泰萊警司可知道了這件事麽？」馮帮辦原來也知道超人常常帮着泰萊警司一齊去查案。

超人却問非所答地說：「張浩究竟怎麽樣死的？」

「跳樓啊！」馮帮辦道：「有人首先發現他衝上他住所的天台去，於是報警，我們的人和消防人員紛紛聞訊趕到現場來，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我的意思是：他爲什麽要……」

豈料超人話猶未完，張浩的妻子已發覺超人的影子，哭哭涕涕的飛撲過來：「你一定要爲他報仇……」

在場的警方人員想阻止也來不及。

超人只好安慰張浩的妻子：「你放心！我一定會替他報仇，把那間接的兇手找出來！」

警方人員想將張浩的妻子勸開，但却被超人阻攔：「不！我有話要問她！」

超人把張浩的妻子帶過一旁：「我替張浩贏了一大筆錢，他應該够還債了，爲什麽還要弄成這樣子？」

張太太哽着咽喉，流着眼淚說出三名高利貸打手登門搶錢的事：「事後他十分激憤，我叫他報警，但他却氣得直流淚；我知道他怎麽樣想的，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就在悲憤交集的情況底下，一死了之！」

「他太蠢！」超人言不由衷地說：「由一開始，他就做了許多蠢事。他不該沉迷賭博，更不應該借高利貸，最後更錯在一時意氣，竟然拋下了你們母子二人！」

張太太聽到這裏，更是悲從中來，哭得有如淚人！

超人問她：「你可認得他們？」

張太太氣憤地說：「他們正是殺我丈夫的兇手，我怎會忘記他們？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你放心！既然一切已成定局，你再傷心也沒有用。」超人說：「好好的帶孩子回去，其他事情就交給我去辦好了！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話雖如此，究竟要到那兒去，才可以找到那班高利貸打手？超人一時之間也想不出辦法來。

有一個時期，那些專放高利貸的財務公司，有如雨後春筍，許多賭徒以及職業女性，都是他們的熟客。但時至今日，那些高利貸公司已被淘汰，因爲新法例規定不可以收取過高的利息，否則便是犯法。

超人回到現場，泰萊警司等人亦已匆匆趕到了。

一名偵探督察向泰萊警司報告：「死者已證實是一名地盤工友，他叫張浩。死者身上幾乎不名一文，我們在他的口袋裏找到了這些東西。」

泰萊警司細看那些遺物，其中只有一本小冊子比較值得注意；此外就是一些硬幣。

那些硬幣幾乎不足五元，怪不得那警方人員說死者身上幾乎不名一文了。

小冊子裏面記載了一組組的數字，在旁的許堅探員冲口而來：「這可能是狗馬纜。」

許堅探員本來就是一名馬迷，所以泰萊也相信他的說話。當他揭開了小冊子另一頁時，其中也記下了一些數目字，但每組數目字前面都有日期和人名似的字句。所以經分析後，泰萊警司就對超人道：「看來他還欠下了人家的錢，所以你根本帮不了他多少。總而言之，他是給一個賭字害死的！」

「不管怎樣，我也決不會放過那班人。」超人說。

泰萊警司再翻開小冊子的另一頁，上面寫了另一組數目字：七個一組的阿拉伯數目字後面，還寫了另外四個字一組的數目字。

「這可能是傳呼機號碼。」泰萊喃喃地說：「我眞希望記者們大事渲染此案，讓賭徒們警惕一下。」

超人却說：「可惜你不能代表政府。其實政府正在提倡賭博，市民當然賭得更加如痴如醉。就像政府一方面提高地價，一方面又要管制加租同樣的矛盾。」

許堅探員道：「這是命中註定，有些人受不起橫財，像張浩一樣，賭一世也未必贏過這麽多的錢，既然贏了，立遭殺身之禍！這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他又對超人道：「早知如此，你就不該帮他，現在帮了他，反而變成害了他！」

超人聽到這裏更覺難過！

他把許堅拉過一旁，說道：「你想升職麽？」

許堅一怔：「這是什麽意思？」

「請跟我來！」超人一邊拖住許堅走，一邊說道：「反正你正在放假，現場上的事，有其他人理，你根本理不着。」

他們轉眼已離開了現場，朝住街口那邊走去。

「有紙筆麽？」超人問。

「有的。」許堅反問道：「可是又有貼士？」

「別整天掛住賭好嗎？」超人道：「有些事情，對我們太有意義了，例如替張浩報仇，好好安頓他的孤兒寡婦，這才做得令人心裏舒服。」

超人又說出了一組電話號碼，叫許堅用紙筆仔細抄錄下來。許堅照做了。

「奇怪！」許堅當抄完那組電話號碼之後說，「這看來很熟悉似的。」

超人沒有理會他，又再叫他抄下另外四個數目字。許堅至此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些都是超人剛才在死者的遺物——那本小冊子上面見到的。超人現在只憑記憶，告訴許堅。

許堅却莫名其妙地問：「這是什麽意思？」

超人道：「我接近過張浩，知道他借了高利貸，這正是那間地下財務公司的電話傳呼機號碼，現在就要運用我們的手段和辦法，引誘他們出來。」

許堅終於明白過來，超人要和他聯合去對付那班「吸血鬼」。

於是許堅依照超人的意思，跑到一座公衆電話亭裏面去，撥了那一組電話號碼——那是一個無綫電傳呼台的號碼。

許堅進一步說出傳呼機的編號，最後才對電台說：「我有急事找他，叫他立即給我電話。我現在就在下面這電話號碼等他覆電！」

許堅探員所講的電話號碼，正是電話亭裏面那具電話的編號。講完之後，許堅和超人就等在一旁。

那邊有個男子匆匆走過來，想進入電話亭去撥電話，但看見電話亭內有二名大漢，所以繞道走了，不敢走過去。

其實許堅早有準備，他把一張寫了：「電話壞了！」等字樣的字條，貼在那公衆電話之上，讓任何過路人見了也不會再使用那具電話。

大約十分鐘不到，電話亭裏面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喂！你是找我麽？」對方在電話中問。

「是的，我是老陳介紹過來的，有急事找你借點錢。」

「那個老陳？」

「大鼻林的一名手下，陳廷。」

「想借多少？」

「賭輸了，能借我越多越好。」許堅道，「但你要立刻答覆我，否則我只好另想辦法。」

「有東西抵押麽？」

「金錶、金筆之外，還有一個名貴打火機。」

「在什麽地方見你？」

「你說吧！越快越好，我正等住救急呢。」

「那麽，半小時後，在金光戲院正門見面吧！」

「但是，我們從未見過面的……」

「你記下我的車子編號，半小時左右，我在那兒等你。」

許堅於是記下了一組車牌號碼。

超人等到他掛綫後，就問道：「魚兒上釣了？」

「是的，一切總算順利。」許堅一邊上車，一邊對超人道：「我們現在先到金光戲院去了解一下情況。」

「利用傳呼機做高利貸生意，的確是高明。」超人跟住許堅，上了他的汽車裏去。

許堅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自從收取高利息宣佈爲非法之後，許多吸血鬼已改向地下發展。他們登報紙，只刋出傳呼機的號碼，其中更有利用收購彩色電視機做幌子。因爲時下一般家庭，都擁有彩色電視機，他們便向借欵人提出：到期假如沒有錢還，他們便將電視機搬走。」

超人道：「其他人我可以不理，殺害了張浩的間接兇手，怎麽樣我也不會放過他。」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蒙塵抱膝石英風折天使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同心盟把俞立忠關進牢中，並派兩名金衣特使去找尋血胆豪客沙仁來審問，以决定俞立忠是否有罪，但三個月的期限到來，還不見兩位金衣特使回報，也不見黑衣幪面少年再殺人，最後同心盟把俞立忠拉去法場斬首，而執刑者金衣特使靳正倫於執刑後立刻辭去金衣特使之職，下山離去，此時突見一名武當派青年前來報告說黑衣幪面青年又殺死武當派兩名護法，至此人們才知殺錯俞立忠，深感內疚，除厚殮俞立忠外，還讓黃山派返盟，亦派出流浪天使盧儀南找萬象鏢局衞濤，請他追查黑衣幪面少年的行踪，盧儀南一下山，却不愼中了奸計，而被人制住穴道……

雙魔重出現

又一名黑衣大漢則雙手捧着一隻瓷瓶，只見瓶口上銀光閃閃，耀目欲眩，他小心翼翼的也走到虬髯中年漢身後立足。

盧儀南已看出他們要幹甚麽，不由得胸中怒濤洶湧，雙目迸射怒焰厲喝道：「好殘忍的狗賊！他跟你們有何仇恨，要用這種惡毒的手段加害他？」

黑衣蒙面人掉頭向他嘿嘿輕笑道：「像我們與你盧大俠一樣，一點仇恨也沒有，我們只想要他身上那張皮而已！」

盧儀南瞋目怒叱道：「他名不見經傳，你們要他身上的皮何用？」

黑衣蒙面人哈哈笑道：「盧大俠有所不知，這位朋友的武功和名氣，雖遠不及你們十二金衣特使，但他對我們來說，好處却在你們十二金衣特使之上。」

話鋒一頓，接着沉下聲調，陰惻惻地道：「盧大俠請靜靜觀賞，否則我只好也點你啞穴了！」

盧儀南聽到點穴，一顆心往下直沉，他一身功力已練到極境，剛才痳穴受制後，即開始暗中運功衝穴，企圖將痳穴衝開，這在通常至多只要一桿烟工夫即可完成，可是今天，他一直運功衝擊了許久，竟無法衝開被閉住的穴道，這種現象，很顯然眼前這個黑衣蒙面人的點穴手法，是武林中最奇特最罕見的一種！

因此，盧儀南已知自己將步虬髯中年漢之後慘遭剝皮，在這種情形之下，既然不能脫逃，既然只有等死的份兒，窮嚷又有甚麽用呢？

他暗中深深一嘆，閉嘴不再怒罵了。

這時，那名手執七首的黑衣大漢蒙面人的示意下開始動手，他舉起七首在虬髯中年漢的腦門上猛力一劃，虬髯中年漢虎目一瞪，臉上肌肉在痛苦的抽搐中，頭上鮮血迸湧而下，刹那間染紅了一張臉！

盧儀南生具俠骨而心地慈悲，如何忍受得在住虬髯中年漢的聲聲悲鳴，突地雙目一睜，裂帛般厲叱道：「放他出來，放他出來！你們這班惡賊，難道一點人性都沒有麽？」

話聲甫落，正見虬髯中年漢陡然由土坑裏縱飛出來。

但見他渾身鮮血淋漓，脈絡根根暴現，縱出土坑後，奮身前撲，踉踉蹌蹌奔出數步，忽然一個倒栽葱，由抱膝石上跌落斜坡去了。

黑衣蒙面人對此似乎司空見慣，目覩變成無皮血人的虬髯中年漢跌落山腰斜坡，居然聳肩笑了笑，回對盧儀南道：「盧大俠一定覺得很奇怪，那位朋友身上穴道受制，怎麽還能掙脫出來，是麽？」

他見盧儀南驚愣不語，似已神魂出竅，因又聳聳肩笑道：「嘿嘿，實不相瞞，我並未點閉他的痳穴，他一身武功早在受刑之前就被我毀掉了。」

黑衣蒙面人於是伸手輕輕在盧儀南的肩上拍了兩下，愉快的笑道：「盧大俠，現在輪到你了。」

另一名黑衣大漢上前剝盧儀南的衣服，黑衣蒙面人接着又道：「盧大俠剛才想必曾暗中運功衝穴吧？哈哈，那是沒用的，我告訴你，我這門點穴手法與衆不同，你想運功衝穴道，那會越衝越閉得緊，你只能乖乖靜等着，兩個時辰後它才會自動解開，在這之前，除了我們自己人外，普天之下，敢說沒有人能夠爲你解開，哈哈哈……」

笑聲中，盧儀南身上衣服盡被脫下，渾身赤條條一絲不掛。

可憐，一個身懷絕頂武功的金衣特使，這時竟像一個被人玩弄的木偶，毫無抵抗的被埋入土坑之中。

黑衣蒙面人走到盧儀南面前，發出殘酷的笑聲道：「很抱歉，現在我要先毀去你的一身功力，然後解開你的痳穴，不如此，等下你就無法掙出土坑了。」



虬髯漢子下半身被埋在土坑內，無法動彈。

盧儀南一對精眸射出懾人心魄的寒光，以異常冷靜的聲調問道：「現在你可以說出你是誰了？」

黑衣蒙面人笑「噢」一聲道：「別着急當你由土坑裏掙出時，我會告訴你！」

盧儀南冷笑道：「太遲了。」

黑衣蒙面人搖頭道：「不會，你掙出土坑時，並不會馬上死掉！」

盧儀南道：「你錯會了我的意思，我說太遲，是你剛才應該先剝我的皮，然後再剝那位朋友！」

黑衣蒙面人一怔道：「這有甚麽不同呢？」

盧儀南忽然變得很從容，微微一笑道：「差別很大，不信你掉頭看看！」

黑衣蒙面人心頭一震，才把頭轉過一半時，腰上已「砰」的捱了一掌，一個身軀登時應聲飛起摔出一丈多遠。

好傢伙！那一掌顯然未曾傷了他，只見他空中身形一翻，突如怒矢般向那株懸掛人皮的樹上掠去，探掌搶下那張人皮，脚尖順勢一點樹枝，身形去如閃電，一幌便投入黑暗中，急逃而去！

那四名黑衣大漢一瞧情形不對，發一聲吶喊，慌忙往四下狂奔！

「蓬！蓬！蓬！」

「啊唷！」

「啊……」

三聲掌擊人體的悶响，接着三聲垂死的慘叫，於同一時間發出，盧儀南大叫道：「靳兄請留下一個活口！」

那三個中掌的黑衣大漢在不同的地點萎然倒下，餘下的一個於奔出二丈開外時，身軀好像突然被一股吸力吸住，身不由己的倒退回來，一直退回到一個青衣老人跟前，一屁股跌坐下來！

青衣老人非別，正是甫於十天前辭卸「金衣特使」之職的鐵面閻羅靳正倫！

他抬脚在黑衣人大漢腰上踢了一下，隨即轉身將被埋了半身的盧儀南拉出土坑來。

盧儀南痳穴未解，手脚仍動彈不得，他倚立於鐵面閻羅靳正倫的臂彎裏，面泛苦笑道：「靳兄爲何來得這樣巧。」

鐵面閻羅靳正倫扶他倚在山壁坐下，替他穿上衣服，神色落寞地道：「靳某適由山脚經過，聽見附近有人呻吟，循聲尋上山，發現了那個血人……」

他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每句話都只說到對方會意便止，因此他說到「血人」時，知盧儀南已聽明白，就不想再嚕嘛下去了。

盧儀南輕嘆一聲，道：「眞慘，那位朋友死了麽？」

靳正倫頷首道：「嗯，他是誰？」

盧儀南道：「不知道，據說武功遠不及我們，但他們却要他的一身皮。」

靳正倫注目道：「你痳穴受制，不能自己衝開麽？」

盧儀南苦笑道：「慚愧，小弟試了又試，硬是衝不開。」

靳正倫伸手在他腰上摸揑了一陣，皺皺眉道：「哼，這是那一門點穴手法？」

盧儀南道：「那傢伙說普天之下沒有一人能解得開這門點穴手法，只有靜等兩個時辰後才能自動解開。」

靳正倫默思片刻，喃喃道：「武林中以點穴手法奇特聞名的，只有『火硫島主聶衛公』，和已故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兩人！」

盧儀南道：「對，但『火硫島聶衛公』曾發誓不練就『天下第一』的身手，絕不踏入中原一步，而『濮陽鴻飛』的『武、色』二絕並無傳人……」

靳正倫抬目問道：「盧兄現在覺得怎樣？」

盧儀南道：「除渾身痳木外並無異樣感覺。」

靳正倫瞥了那倒在地上的黑衣大漢一眼，又問道：「盧兄因何至此？」

盧儀南便將晚間在襄陽城內的菜館樓上「偷聽」兩名勁裝漢子的交談，被誘騙到此，而誤入陷阱的經過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斬正倫聽完了話，立即將那名黑衣大漢拉轉過來，讓他面對自己側面躺着，寒起臉問道：「你知道老夫是誰？」

那黑衣大漢只是被踢了痲穴無法動彈，嘴巴仍可說話，他面露恐懼之色道：「您老是『鐵面閻羅』斬正倫？」

斬正倫冷冷說道：「知道就好，現在快把你主人的姓名和他剝人皮的目的說出來！」

那黑衣大漢早知「鐵面閻羅」的作風，因此，臉色一陣蒼白，窒息似的抖聲道：「斬特使請一掌殺了我吧。」

斬正倫冷「哼」一聲道：「你不像說這種話的人！」

那黑衣大漢結結巴巴說道：「是的，在下……不是……不是不怕死，只是……在下不能連累了家小……」

斬正倫冷笑道：「這表示你主人心性殘酷，你卻願意受他指使，這是何故？」

那黑衣大漢道：「我是以一千兩銀子賣給他們的……」

斬正倫笑說道：「以你家小的性命作押？」

那黑衣大漢道：「是的……」

斬正倫道：「剛才老夫看見你手裏拿一把匕首，態度一點也不猶疑，可知你也不是好東西，現在老夫最後問你一句，你當眞寧願一死？」

那黑衣大漢冷汗涔涔而下，道：「要我說出主人姓名，我只好一死，只求斬特使開恩！」

斬正倫搖頭道：「不，把你的眼睛閉上。」

那黑衣大漢目露恐懼道：「閉眼睛幹麽？」

斬正倫不耐煩，沉聲道：「我說把你的眼睛閉起來，你就閉起來！」

那黑衣大漢不敢違拗，依言把眼睛閉上，斬正倫伸掌在他頭額上輕按了一下，黑衣大漢如中巨杵，身軀猛烈一震，登時氣絕而亡。

盧儀南道：「這惡徒死得眞痛快！」

斬正倫不多說一句，伸手將他扶起，道：「來，我們離開這裏。」

他將盧儀南抱起來，正要舉步走下抱膝石，忽聽斜坡下傳來了人語聲！

「咦，井兄你看，這兒有具死屍。」

「啊？這死屍身上的皮被剝光了。」

「好殘忍的手段，不知是誰幹的？」

「好像是從上面那抱膝石上跌下來的，咱們上去看看！」

衣袂飄响人影立現，由斜坡飛上來兩個老者！

一胖一瘦，年紀約在五旬出頭，胖老者身材雄偉，濃眉環目，一臉橫肉，黑髮散披雙肩，背後斜插一柄寶劍，神態慓悍；瘦老者一身皮包骨，殘眉鷹鼻尖嘴猴腮，身穿一襲骯髒而有補釘的藍衫，頗像一個落魄江湖的窮酸，一望而知都不是好東西！

鐵面閻羅斬正倫早先聽到人語聲時，本可帶着盧儀南悄悄離開，但他爲人正直，個性倔強，認爲自己並無「逃走」必要，因此聽到人語聲，反而把盧儀南放落下來。

那胖瘦二老者一見抱膝石上的斬正倫和盧儀南，神色均是一怔，胖老者接着對瘦老者「嘻嘻」笑道：「應兄，如我老眼不花，這兩位好像是同心盟禮聘的第四號和第八號金衣特使！」

瘦老者乾笑道：「不錯，不錯，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乃是當今武林十二位無敵高手，你我兄弟今夜有緣識荊，應當禮拜！」

說着，深深長揖下去。

鐵面閻羅斬正倫抱拳還禮道：「斬某已辭去金衣特使之職，朋友不必多禮！」

胖老者兩眼一瞇，笑嘻嘻道：「脫下一身金衣，反過來做活剝人皮的勾當，這倒不錯啊！」

斬正倫目光一寒，冷聲道：「閣下眞是見多識廣，一看就知有人在此活剝人皮——貴姓大名？」

胖老者笑道：「要知老夫二人是誰，尊駕請回憶三十年前的武林，大概就可想起來了。」

盧儀南臉色一變，脫口喊道：「啊，你們兩位就是當年稱霸武林的『胖瘦雙魔』井厲應玄？」

瘦魔應玄笑道：「好記性，盧特使可是不良於行？」

鐵面閻羅搶着答道：「他剛才走火入魔，不過不太嚴重，待會就可復原！」

胖魔井厲大笑道：「哈哈，奇聞，奇聞！兩位一面打坐，一面活剝人皮作消遣麽？」

斬正倫道：「你親眼看見我們在剝人皮？」

胖魔井厲笑聲一頓，面現訝笑道：「要不然，那是別人幹的。」

斬正倫道：「不錯！」

胖魔井厲笑問道：「告訴老夫，當今武林中，有誰生具如此殘毒心腸？」

斬正倫道：「一個黑衣蒙面人。」

胖魔井厲冷笑道：「就只這樣麽？」

斬正倫點點頭，道：「不錯，就只這樣！」

胖魔井厲「嘿嘿」笑了一陣，轉對瘦魔應玄說道：「應兄，過去我們的聲名太壞，今番重出武林，理應給武林的朋友好感。」

瘦魔應玄詭笑道：「很好，井兄是否打算把兩人擒去同心盟治罪？」

胖魔井厲笑道：「是啊，我要問問葛老兄，爲何同心盟會有活剝人皮的金衣特使！」

瘦魔應玄怪笑道：「這主意眞不錯，井兄咱們上！」

一聲悠揚龍吟，雙魔手上業已各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一左一右，慢慢向斬正倫欺去。

斬正倫岸然擋立於盧儀南身前，神態略無懼色，他雙目閃射着懾人的光芒，緊盯着雙魔冷冷而笑道：「胖瘦雙魔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可是每逢打鬥却不願聯合出手，兩位今番重現武林，作風竟然完全改變，的是令人驚奇。」

瘦魔應玄一邊游步欺進，一邊挑動殘眉怪笑道：「這是看得起你斬正倫，你害怕了麽？」

斬正倫冷笑道：「不，這使斬某想到了一個問題，我猜兩位是要死的而不是活

的。」

雙魔好像沒有聽懂他的話，在「哈哈嘿嘿」的怪笑聲中，突然一齊揮劍點出，分別向斬正倫身上「要命」部位，攻了過去。

這時候，如果有上了年紀的武林人在場，他一定看得出，眼下這一仗，不出百招，斬正倫必將慘死於雙魔劍下。

原來，胖瘦二魔看年紀雖僅五旬出頭，其實兩人的實際年歲都已在九旬以上，乃是當年與蓬萊仙翁葛懷俠五絕神魔濮陽鴻飛同輩有名人物，也是當年黑道上頭號壞胚，兩人縱橫武林四十餘年，惡績罄竹難書，但由於武功稍遜於五絕神魔，因此臭名沒有五絕神魔响亮，大約是在五絕神魔被迫歸隱「韜光山莊」的前兩年，他們二魔先一步爲一不知名的武林怪傑所挫，含羞退出武林，但論武功，他們兩人雖不及五絕神魔，却絕對不比當今武林號稱十二無敵的十二金衣特使差，如今他們以二攻一，斬正倫還須分心保護盧儀南，如無奇蹟出現，確是必死無疑了。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鐵面閻羅斬正倫對此情況不是不了解，然而他見雙魔揮劍攻來，態度竟仍鎭靜如恆，只開口冷冷道：「兩位最好別後悔！」

胖瘦雙魔的兩把劍已將點到他身上，聞言不由一怔同時收回劍勢問道：「小兄弟，你說甚麽？」

斬正倫沉聲道：「雙劍已沉劍潭，兩位手上拿的是甚麽東西？」

雙魔不禁面色大變，退步駭呼道：「好傢伙，你——」

斬正倫截口道：「一別二十多年，兩位也許練就了某種奇學，不過兩位應記得當年最後一句話，請先考慮再動手。」

雙魔神色異常激動，有驚有怒，眼睛陰晴不定的轉動了好一陣，最後，胖魔井厲以驚怒的聲調問道：「當年你小老兒也在場？」

斬正倫淡淡道：「假如斬某在場，剛才就不必問你們的姓名了！」

瘦魔應玄尖叫道：「你小老兒必是聽來的，否則你若是——」

斬正倫面孔一沉，又截口問道：「應玄你眞多話！」

瘦魔應玄不覺倒退一步，冷笑道：「你亮個架式出來，我們立刻走路！」

斬正倫面現不耐之色道：「哼，看來兩位是已忘記當年那句話了！」

胖魔井厲接口道：「我們沒有忘記，我們只希望不要受騙，斬特使——」

斬正倫第二次截口道：「斬某說過，現在已經不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胖魔井厲忙把語鋒頓住，改口說道：「斬朋友只要亮出那個架式，我們絕不敢爲難！」

斬正倫道：「霹靂三擊不發則已，一發便須傷人，兩位要看也可以，但須付出代價——」

說到此，雙足踩出「丁」字步，身子斜擰，左手上指蒼穹，右手抬與肩平，掌背向外，肘對敵方，霎時便有擊出之意！

胖瘦雙魔大驚失色，一聲怪嘯，雙雙仰身暴退，如矢投空，眨眼沒入斜坡下的茫茫夜色中，急逃而去。這種意外的結果，把個武林中威名赫赫的流浪天使盧儀南看得傻了！

斬正倫目送雙魔身形消失，也不容盧儀南發問，一把將他抱起縱身便走，沿着山腰往西飛奔三五里路，方在山麓一處隱僻樹林中把盧儀南放下來。

他仰望樹梢上的眉月，輕「吁」一聲道：「夜已四更，如果那黑衣幪面人的話不假，盧兄的穴道再過一個時辰就可解開了！」

盧儀南道：「斬兄，剛才那回事，把小弟攪糊塗啦！」

斬正倫微笑道：「盧兄心中必有許多疑問，是吧？」

盧儀南道：「正是，所謂『當年最後那句話』是什麽？還有『霹靂三擊』又是什麽玩藝兒，竟使名震天下的『胖瘦雙魔』見而喪胆？」

斬正倫道：「假如斬某不說，盧兄介意否？」

盧儀南忙道：「當然不介意，斬兄有困難，不說就是了。」

斬正倫道：「那麽，此事暑過不提，盧兄此次再度下廬山，不知負何使命？」

盧儀南輕嘆一聲道：「那天兪立忠就刑後，武當快馬報上同心盟，說那黑衫蒙面少年又在武當紫霄觀出現，殺死了武當派的兩位護法……」

斬正倫面露愧色道：「這事斬某已知道，我們是殺錯人了！」

盧儀南道：「那黑衫少年行踪詭譎，忽東忽西，委實不好對付，小弟因覺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擅長處理一些無綫索可尋的案子，因此向同心盟建議聘請他來捉拿黑衫蒙面少年，此次小弟便是奉命赴長安與衛濤接洽。」

斬正倫苦笑道：「嘿，他能行麽？」

盧儀南道：「衛濤敢接的生意，他都能圓滿完成！」

斬正倫又苦笑一下，目凝虛空，沉默不語，不知腦子裏在想些什麽事。

盧儀南注望他半晌，慨然一嘆道：「斬兄，小弟對你十分不了解！」

斬正倫移目他望，笑問道：「你是指斬某辭掉金衣特使的事？」

盧儀南道：「是的，那天斬兄突然請求親手斬殺兪立忠，已是令人不可解，後來又突然辭去金衣特使之職，更是令人費解，斬兄可願否爲小弟打開悶葫蘆？」

斬正倫搖搖頭道：「斬某能說的，那天已經說了！」

盧儀南注目問道：「斬兄說『做了一件違背良心的事』，這話可眞？」

斬正倫點頭嘆道：「不錯，盧兄請別再問下去了！」

盧儀南困惑的喃喃道：「好吧，但不管怎樣，斬兄的爲人小弟信得過，小弟以爲，目下武林中似乎有一批人正在蠢蠢欲動，他們打算向我們十二金衣特使開刀，然後進佔同心盟，這等企圖是相當大胆的，如果他們沒有能力對付我們十二金衣特使，似乎不敢這樣做，因此站在武林安寧的意義上，斬兄的退出職責，未免令人氣餒！」

斬正倫皺皺眉，冷冷道：「盧兄請勿再說下去如何？」

盧儀南佛然不悅，抑制地道：「好，請恕小弟多嘴，靳兄今夜救了小弟一命，小弟萬分感激，將來有機會小弟絕不敢忘記報答，現在靳兄如有要事但去無妨！」

靳正倫緩緩道：「不，等你穴道解後，靳某再走！」

盧儀南道：「這樣小弟於心不安！」

靳正倫道：「你心不安是你的事，靳某不等你穴道解開，絕不走路！」

盧儀南哭笑不得，只好把眼睛閉上，不再開口說話，靳正倫也不再開腔，他倚靠樹身坐着，閉目假寐……

雲走月移，時間在沉靜中慢慢流去，終於又一個時辰過去了。

這時，天已將破曉，四野更見黑暗，就在第一聲鷄啼由遠處的農舍傳來時，盧儀南發覺穴道已在慢慢的鬆解，不禁大喜道：「嘿，快要好了！」

靳正倫睜眼一笑道：「盧兄下次見到盟主時，不妨向他請教，盟主博古通今，胸羅萬有，也許他會知道這門點穴手法的出處。」

盧儀南道：「假如靳兄不見怪，小弟還要向盟主請敎『霹靂三擊』之由來！」

靳正倫突然宏聲大笑道：「哈哈哈，盧兄這樣喜歡打破沙盤問到底，眞是不够朋友！」

盧儀南感覺手脚已能活動自如，於是霍然躍起，拱手笑道：「小弟只是好奇，並非對靳兄的師門有所懷疑！」

靳正倫跟着起立抱拳道：「反正靳某無法阻止你——盧兄，你我後會有期！」

盧儀南見他要走，忙長揖相送，一面問道：「靳兄今後何去何從？」

靳正倫笑道：「靳某雖不當金衣特使，但也不會爲害武林，盧兄放心好了！」

語畢，抱拳一拱，縱身而起，飛上樹梢，一幌而沒！

× × ×

又六天之後，長安萬象鏢局的大門口，出現了一個老叫化！萬象鏢局一如往昔，沒有什麽異樣之處！

老叫化一脚踏了鏢局，向迎面走來的一名伙計打躬道：「哥兒，貴局衛總鏢頭在家麽？」

那伙計注目打量老叫化幾眼，反問道：「你找敝局總鏢頭何事？」

老叫化由懷中取出一封信，遞給那伙計道：「老要飯是受人之託送此信來，即請送交衛總鏢頭過目！」

那伙計接過信，反覆看了看，說聲「請稍待」，隨即轉入內進而去。

不久，一劍震武林衛濤由裏面含笑大步而出，朝老叫化拱手一揖道：「衛某不知前輩駕到，裏面請！」

老叫化抱拳連拱道：「衛鏢頭莫客氣，請！」

一劍震武林衛濤側身肅客，態度十分謙恭，老叫化遂不再客氣，舉步往裏面走入，兩人進入小客廳分賓主坐下，衛濤親自倒了一杯熱茶端給老叫化，笑道：「盧特使今番爲何作此打扮？」

原來老叫化正是流浪天使盧儀南喬裝的；他拿下頭上一團蓬亂的假髮，哈哈笑道：「不是盧某故作危言聳聽，盧某打算再送一筆生意給衛鏢頭做，却怕生意未做成，反替衛鏢頭招來無妄之災！」

一劍震武林衛濤閃目一笑道：「够刺激，那是一筆什麽生意呢？」

盧儀南左右望望，反問道：「貴局莫鏢師回來了沒有？」

衛濤頷首道：「早就回來了。」

盧儀南道：「人呢？」

衛濤道：「他家中有事回鄉去了。」

盧儀南「哦」了一聲，再問道：「莫鏢師是什麽時候回來的？」

衛濤道：「那天他領取七千兩銀子後，曾在議事廳旁聽俞立忠受審，看到俞立忠被押入正心牢，他也就下山回來了。」

盧儀南嘆道：「衛鏢頭是否已聽到那消息？」

衛濤一怔道：「什麽消息？」

盧儀南道：「俞立忠死了！」

鏢頭上嵩山

衛濤一噢，仰臉揑揑下巴，現出一副事不干己的態度道：「他既然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那是必然的結果！」

盧儀南嘆道：「問題是，同心盟終於發現錯殺了他了！」

衛濤不停的揑着下巴，淡淡道：「是不是俞立忠就刑後，同心盟又接到了黑衫蒙面少年殺人的消息？」

盧儀南道：「正是如此，武當派古水古火兩位護法被黑衫蒙面少年殺死於金頂，消息傳到同心盟時，正是俞立忠人頭落地的一刹那！」

衛濤道：「這很不幸，但盧特使是奉命擒拿他的，因此對於他的死，盧特使大可不必自責。」

盧儀南苦笑道：「話雖如此，盧某若不能捉到那黑衫幪面少年替俞立忠報仇，實在於心難安。」

衛濤不由微笑道：「現在衛某明白盧特使的來意啦！」

盧儀南怕他不答應，忙道：「盧某知道衛鏢頭對『金衣特使』一職不感興趣，因此同心盟盟主已答應盧某的建議，衛鏢頭如能幫忙而擒獲黑衫蒙面少年，願以兩萬白銀爲酬！」

衛濤沉吟有頃，忽正容注目問道：「恕衛某出言無狀，貴盟十二金衣特使乃是當今武林的十二無敵高手，你們對區區一個蒙面少年，難道都束手無策了麽？」

盧儀南不禁耳根發赤，嘿然道：「衛鏢頭是明白人，武功高並不能解決一切，好比盧某今天來找衛鏢頭，並非想借重衛鏢頭的武功，而是因爲衛鏢頭對黑道武林人物的動態比我們清楚得多，我們十二金衣特使感覺困難的也就是這一點而已！」

衛濤點點頭道：「這話也對，衛某的『武林名人錄』上雖無『黑衫蒙面少年』這號人物，但衛某如想把他找出來，也許比較你們十二金衣特使容易得手。」

盧儀南道：「衛鏢頭答應了？」

衛濤笑道：「盧特使請聽好，那黑衫蒙面少年的殺人嫁禍是有計劃的行動，換言之，這件案子非比尋常，衛某並無十分把握！」

盧儀南道：「這個當然，衛鏢頭如不能捉到那黑衫蒙面少年，我們同心盟也不會怪你。」

衛濤瀟然一笑道：「衛某願意接的生意，從未失敗過，只是這筆生意很扎手，衛某無法給盧特使一個明確的日期……」

盧儀南道：「只要是有眉目，一年半載也無所謂！」

衛濤道：「盧特使既然這麽說，衛某答應效勞就是了，只是酬勞方面——」

盧儀南暗吃一驚，搶着笑道：「衛鏢頭高抬貴手！」

衛濤神色一怔，繼而哈哈大笑道：「盧特使你好小氣啊！」

盧儀南聳聳肩，窘笑道：「同心盟不是一個有錢的機構，而且，我們算是老朋友，衛鏢頭算便宜一點也是應該，不是麽了？」

衛濤爽朗地笑道：「好，一句話，這次衛某願爲同心盟義務效勞，捉不到黑衫蒙面少年那是不用說，即使捉到了，衛某也分文不取！」

盧儀南忙道：「衛鏢頭這又何必？盧某的意思只是——」

衛濤搖手打斷他的話，笑道：「衛某的話還沒完呢！」

盧儀南頗感啼笑皆非，問道：「衛鏢頭不要酬勞，要什麽？」

衛濤道：「衛某要一個『第十三號金衣特使』的頭銜！」

盧儀南一呆，失聲道：「衛鏢頭上次曾說對『金衣特使』一職不感興趣，今番爲何變了？」

衛濤聳聳肩道：「四月前，衛某銀子還沒賺够，現在已賺够了！」

盧儀南心中大喜，起身一揖，說道：「我想同心盟盟主和各派代表聽到衛鏢頭願意就任『金衣特使』的消息時，必將欣喜萬分，盧某於此先向衛鏢頭表示歡迎之意！」

衛濤拱手笑道：「盧特使請勿如此，別說同心盟還沒有通過衛某的毛遂自薦，衛某之願就任『金衣特使』一職，也還有一些條件呢。」

盧儀南面上笑容倏而消失，發怔道：「衛鏢頭有什麽條件？」

衛濤笑道：「衛某雖願替同心盟做事，却不願放棄現在這家鏢局，因此衛某要行動自由！」

盧儀南道：「這個大概沒問題。」

衛濤道：「還有，衛某希望做一個秘密的金衣特使！」

盧儀南一怔道：「何謂秘密的金衣特使？」

衛濤道：「除了同心盟盟主和你們十二金衣特使外，我不想讓第十四人知道我衛濤是同心盟第十三金衣特使！」

盧儀南問道：「這又爲什麽？」

衛濤笑道：「盧特使就任『金衣特使』後，有否覺得辦事時常不順利？」

盧儀南不覺點頭道：「不錯，以前盧某以『流浪天使』之名行道江湖，不管幹什麽都能順利完成，自從當上了『金衣特使』之後，做事反而很不順手，眞是慚愧之至！」

衛濤笑道：「盧特使知道毛病出在那裏麽？」

盧儀南搓手嘆道：「大概是運氣不好吧？」

衛濤搖頭道：「不，最大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你盧儀南是四海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盧儀南恍然大悟，拍手說道：「一點不錯，於是我要捉的人，個個都聞風而逃了！」

衛濤微微一笑道：「這就是衛某不願讓人知道的原因！」

盧儀南心悅誠服，連連點頭道：「衛鏢頭設想周到，令人佩服，我想衛鏢頭這個要求更不成問題了！」

衛濤道：「那麽一言爲定，盧特使回到同心盟時，可當衆宣稱衛某拒絕接受同心盟的委託，然後盧特使再將衛某的意願暗中轉達盟主，不管盟主答應與否，衛某明天就展開偵捕黑衫蒙面少年的行動，至於任命衛某爲『秘密金衣特使』儀式，以後再相機補辦，盧特使意下如何？」

盧儀南欣然道：「就這麽辦，盧某現在先提供衛鏢頭一些可疑的綫索……」

衛濤道：「好的，我猜盧特使在路上必曾碰到過一些事情！」

盧儀南一愣道：「咦，衛鏢頭何得而知？」

衛濤哈哈笑道：「這還不簡單，盧特使有一身超凡絕俗之藝，一向行動均不隱藏身份，今天易裝老叫化而來，如無所遇，何致出此？」

盧儀南點頭讚歎道：「衛鏢頭，盧某對你算是完全心服了。」

衛濤起身走去書架上，取來那本武林名人錄，又落座笑道：「來吧，盧特使先把路上發生的事說出，然後我們再來研究武林中究竟還有那些重要的人物沒有列入這本『武林名人錄』中……」

× × ×

當流浪天使盧儀南辭出萬象鏢局後的第七天早上，一劍震武林衛濤神秘地出現在嵩山少林寺的山門前！

松濤嘩嘩，鐘聲悠悠。

這座中原第一大寺，也是中原武術的發祥地，是座落在少室峯的北麓，爲後魏所建，隋文帝曾改名爲陟岵，至唐始復名少林，建築宏偉莊嚴，寺內有唐武德初秦王告少林寺主敎碑，寺東廊後有一株秦槐，相傳秦時封爲五品，但眞正最可貴的聖跡，則是距寺三里的面壁庵，它是少林始祖達摩和尚面壁九年之處。

儘管目下武林帮派林立，然而窮源溯流，第一個把武術傳入中原的是達摩和尚，乃是一樁不可否認的事實，因而時至今日，少林派的武學雖然暫時已失去了領袖羣倫的地位。但它的聲譽威望，在當今十大門派中，仍是無出其右的。

雖是時值盛夏，但全寺四周松柏蔽日，濃鬱生凉，尤其那清風飄送來的悠悠梵唱，傳入耳中時，令人頓覺心靜身凉，俗念全消，有如臨仙境之感。

一劍震武林衛濤甫抵山門，忽見那少林大雄寶殿外的廣場上，分立着兩排身披黃袈裟的老僧人，每排九個，人人俯首合掌，神情肅穆，顯然正在等候迎接某一位貴賓。

噫，少林創派迄今，一直是正宗武林泰斗，也一直是中原佛敎發號施令的所在

地，如今有誰能有此等資格，使少林派必須鄭重其事的派出「十八羅漢」列隊恭迎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皺眉沉思着，腳下却未停頓，以遊山參佛的姿態，施施然經過山門，朝大雄寶殿走過來。

適時，由大雄寶殿裏匆匆跑下一名灰衣僧人，他趕到一劍震武林衛濤的跟前，合掌深施一禮道：「施主可是上香拜佛來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拱手還禮道：「然，大師父何事見詢。」

那灰衣僧人態度十分謙恭，又施了一禮道：「請施主恕罪，當今賈御史之夫人，少時將携愛女蒞駕敝寺上香，因彼等皆係女眷，賈御史曾來文囑敝寺妥爲保護，施主可否請暫時廻避，俟彼等上過香後，再入殿參謁？」

一劍震武林衛濤故作失驚道：「啊，賈御史？他是當今所有御史中，最炙手可熱的人物啊！」

那灰衣僧人俯首合掌，含笑不語，那表情好像在說：你施主既然也知道賈御史這個人，就請帮帮忙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自是明白人，忙道：「既是御史夫人駕到，在下理當廻避，但不知在下應避去何處爲宜？」

那灰衣僧人道：「施主請隨貧僧去禪房休息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欣然頷首道：「好，大師傅請帶路。」

於是，灰衣僧人便領着他繞過大雄寶殿，走上一條殿廊，轉入一排禪房，在最後一間禪房停下，打開房門，側身肅客道：「施主請，簡慢之處，待會陪罪！」

一劍震武林衛濤連稱不妨，舉步跨入禪房，灰衣僧人擺頭張望，壓低聲音喊道：「悟明！悟明何在？」

一名青年和尚應聲而至，合掌恭聲問道：「師叔喊悟明有何差遣？」

灰衣僧人手指房中的一劍震武林衛濤，向他吩咐道：「這位施主是來拜佛的，你好好招待他，不得怠慢！」

悟明和尚連忙躬身，答道：「是的，師叔！」

灰衣僧人揮手道：「快沏一壺香茗來待客！」

悟明和尚恭應一聲，拔步便往左邊一道後殿偏門奔去，灰衣僧人尾隨悟明和尚走入後殿，這才又喊道：「悟明，你停下來！」

悟明和尚已奔出數十步，聞言連忙折返問道：「師叔還有何吩咐？」

灰衣僧人低聲說道：「你可還記得掌門人的訓話？」

悟明和尚點頭道：「是的，注意每一位遊寺施主的行動，是不是？」

灰衣僧人頷首道：「不錯，我看房中那位施主步履沉穩，氣定神閒，可能是武林人物，你要特別注意！」

悟明和尚道：「師叔請放心，弟子理會得！」

灰衣僧人道：「好，你去吧！」

悟明和尚轉身奔入殿後寺院，灰衣僧人即匆匆趕回前面大雄寶殿，迎接御史夫人去了。

他們兩人的談話地點，距離一劍震武林衛濤的禪房約有三丈之遙，可是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房中的一劍震武林衛濤都聽得清清楚楚，他心中不由感到好笑，暗忖道：「少林寺的和尚果然個個精明能幹，可是那灰衣僧人也未免太『目無全牛』了，他雖已看出我是武林人物，却似乎不把我放在心上，否則他說話若想不讓我聽見，至少應該遠離我七丈才對！」

思忖間，驀聞前殿响起一片搗鐘擂鼓的聲音！

「噹！噹！噹！通……」

「噹！噹！噹！通……」

三响銅鐘一响鼓，聲音雄沉悠揚，震人心弦！

一劍震武林衛濤輕「哼」一聲，又忖道：「大概是那位賈御史夫人來了，這些和尚也眞勢利眼，曉得賈御史夫人有油水，就弄出這麼大的排場來迎接她……」

剛思忖至此，房門一開，悟明和尚端茶進來了。

他向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一笑，把茶盤放落桌上，倒了一杯茶，雙手遞給衛濤，道：「施主請用茶！」

一劍震武林衛濤雙手接過，笑道：「謝謝，那位御史夫人來了麼？」

悟明和尚道：「是的，氣派好大，除御史夫人母女和四名丫鬟外，還有一位武官和三十名兵士隨行保護！」

一劍震武林衛濤眉頭一皺，訝道：「上香怎麽要武官帶兵士隨行保護？」

悟明和尚笑道：「這大概是賈御史怕他的夫人和愛女在途中發生意外，施主如知道賈御史這個人，應該也知道賈夫人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她是洪宰相的女兒，在下曾見過她！」

悟明和尚神色一怔，繼而啞然失笑道：「施主您說笑話。」

一劍震武林衛濤仰頭「哈哈」笑了兩聲，表示確是說笑話，然後笑問道：「說正經的，她們甚麼時候離去？」

悟明和尚道：「不一定，大抵總要停留一兩天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雙目一睜，失聲道：「嗄，這麼說，在下要在這房中『廻避』一兩天麽！」

悟明和尚笑道：「不，等她們上香過後，敝寺主持將親自引領她們遊山，施主可利用那時間上殿膜拜——施主打算在敝寺停留多久？」

一劍震武林衛濤因想他們少林掌教一恕上人此刻正在忙着招待貴賓，自己說明來意後，反使他兩頭忙，故決定等他閒下來時，再親往拜謁，當下含糊道：「隨便，暢遊嵩山是在下的宿願，在此過一夜也好。」

悟明和尚一聽要過夜，態度更加親切，合掌道：「阿彌陀佛，小僧奉命侍候施主，施主有甚麽事，敬請吩咐就是！」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謝謝，大師傅等下如有空暇，就請帶在下到各處去瞧瞧吧。」

一俗一僧在房中閒聊了好一會，悟明和尚聽見外面傳說主持已帶了御史夫人去面壁庵觀仰聖跡，便向一劍震武林衛濤笑

說道：「施主，我們可以出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而起，隨着他走出禪房，來到香烟繚繞的大雄寶殿上，悟明和尚點燃一撮香，一劍震武林衛濤虛應故事的參拜了一番，立取舉步跨出大雄寶殿。

此刻的殿外廣場上，停放着兩乘大花轎和四乘小紅轎，廣場邊還拴着一匹白馬，十名轎夫正圍聚在廣場上聊天，在花轎前則肅立着兩名手持矛槍的兵士，看來是奉命看守花轎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負手走下石階，慢慢向那兩乘大花轎踱過去。

悟明和尚一直跟隨着，這時見他走向大花轎，不由着慌道：「施主，那花轎沒甚麼看頭，小僧帶您去看那株秦槐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嘴裏漫聲應道：「脚却不停，一直向大花轎走去。

那兩個持槍守立轎前的兵士一見他走近，把槍一頓，瞪目喝叱道：「幹甚麽，走開！」

一劍震武林衛濤充耳不聞，仍然一步一步走上前，那兩個兵士面色一變，同時踏上一步，擋住花轎，擧槍做衝刺之勢，怒喝道：「走開，你聽見沒有？」

悟明和尚慌忙伸手拉住衛濤，急聲道：「施主，這是御史夫人的花轎，冒犯不得呀！」

一劍震武林衛濤手指花轎笑道：「這兩乘花轎很漂亮，在下想買一乘給內人乘坐，所以很想看看它的內部情形。」

那圍聚在一旁的十名老轎夫聽他說想看花轎的內部，大夥兒互望一眼後，一齊站起向衛濤圍過去，其中一個頭髮花白的老轎夫開口笑道：「老兄，這兩乘花轎看不得！」

一劍震武林衛濤故作迷惑之色道：「怎麽看不得？」

那老轎夫道：「這是御史夫人和她的千金乘坐的花轎，剛才那和尚已經告訴你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詫聲道：「可是御史夫人和她的千金此刻不在轎中呀！」

那老轎夫乾笑說着道：「不在也不能看！」

一劍震武林衛濤聳聳肩道：「看了會怎樣？」

那老轎夫目光一閃，冷笑道：「御史夫人怪罪下來，我們吃不消，所以老兄最好別太好奇！」

一劍震武林衛濤擺頭看看站在身邊的另九名老轎夫，心中暗自發笑，當下裝出一副書生脾氣道：「哼，你們想打人是不是？」

那老轎夫面含冷笑，一字一字道：「老兄既不怕敲破我們的飯碗，我們還跟你客氣幹麽？」

悟明和尚一瞧，情況不對，連忙拉着衛濤使勁往外走，說道：「來！來！小僧帶施主去別處觀瞻，這花轎當眞是看不得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裝作無力掙脫，脚步踉踉蹌蹌走出轎夫們的包圍，一面嚷道：「大師傅你放手，我就不相信，一個御史夫人有甚麽了不起，有朝一日，我衛中明金榜題名——」

背後爆起一片大笑聲！

悟明和尚死拉活扯的把他拉入寺中，一直走到寺院中的一爿天井，方才放開手，低聲埋怨道：「施主也眞的是，您一個文弱書生，怎麽可以得罪他們！」

一劍震武林衛濤憤憤不平地道：「哼，人爭一口氣嘛，惹得我性起就是公侯將相我也不怕！」

悟明和尚微微一笑，忽然擧手一指前面道：「施主您看，那就是秦時受封五品的秦槐！」

一劍震武林衛濤擧目望去，果見對面兩丈開外，靠近寺院東廊矗直着一株高達七丈的老槐樹，樹身足可三人合抱，勢如一柱擎天，有雄奇磅礡之美，不禁頷首讚道：「好大！這株老槐樹聽說已有兩千年的壽齡，是不是？」

悟明和尚點頭道：「是的，詳細年齡已不可考，但秦朝至今已有兩千年之久，而它在秦時就被封爲五品，所以至少兩千年是有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仰望樹梢道：「一株樹而受封五品，普天之下大概是絕無僅有啦！」

悟明和尚笑道：「所以我們稱它爲神木！」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當之無愧，當之無愧！」

悟明和尚讓他觀賞了一會後，接着手指左方一道圓形牆門，說道：「來，小僧再帶施主去看唐武德初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

一劍震武林衛濤應聲跟他走去，問道：「那位御史夫人來此看過了沒有？」

悟明和尚搖頭道：「還沒有，聽說御史夫人要先看達摩始祖的面壁庵，敝寺主持便帶她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問道：「那位武官和三十名兵士也隨行保護去了麽？」

悟明和尚道：「是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哼，貴寺主持也應該跟她擺擺場面才對！」

悟明和尚微笑道：「有的，敝寺主持有十八羅漢隨行！」

一劍震武林衛濤早就聽過「少林十八羅漢」的大名，知道他們是少林寺中武功最好的人物，當下佯裝好奇的問道：「在下聽說貴寺每一位師傅都練有一身技藝，這是眞的麽？」

悟明和尚謙虛道：「只不過練幾個把式鍛鍊身體罷了，其實平凡得很。」

說話間，兩人已穿過牆門，悟明和尚頷着他拐入另一進寺院，前行數步，忽見一個身穿黑僧衣的老和尚迎面奔來，向悟明和尚甩手道：「快走！快走，他們由寺後進來了。」

悟明和尚一愕道：「甚麽人從寺後進來了？」

那老和尚把臉一沉道：「除了御史夫人還會有誰？她們遊罷面壁庵，已從後門進來，你快帶這位施主去廻避一下！」

悟明和尚惶然一哦，急忙轉對衛濤央求道：「衛施主請帮帮忙，否則小僧要受處罰了！」

他因見衛濤竟敢和御史夫人的轎夫們吵鬧，心知他有一副「書生傲骨」，故一

開始就低聲下氣央求起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好笑，揮揮手道：「好好，看在你大師傅的情面上，在下不與他們頂撞就是，大師傅請帶路吧！」

悟明和尚大喜，趕忙拉着他回頭跑，一直跑回到禪房，方才透了一口氣，搖搖頭自我解嘲地道：「唉，只來了一位御史夫人就鬧到這麼緊張，要是來了御史大人，可不知又要怎樣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是啊，她是御史夫人也好，宰相千金也好，左右是個女人，有甚麼了不起的！」

悟明和尚道：「據說這位御史夫人，對佛理頗有研究，因此敝寺主持特別尊重她。」

一劍震武林衛濤冷笑道：「難不成她今天還要和貴寺主持談佛理了？」

悟明和尚道：「這可說不定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在下此番前來貴寺參佛，也希望能向貴寺主持請益，不知在下有沒有資格！」

悟明和尚道：「這要問我向月師叔，他是這個寺的知客，小僧做不得主！」

一劍震武林衛濤注目問道：「就是剛才領在下到此的那位灰衣老師傅？」

悟明和尚點頭道：「正是，待會施主見到他時，可以向他探詢看看。」

兩人又閒聊了一陣，悟明和尚正想出去探視一下，忽見一個與悟明年紀相彷的青年和尚推門而入，神色恐惶的向悟明和尚急問道：「悟明師兄，這位施主就是剛才在廣場上要看花轎的施主麼？」

悟明和尚面色一懍，點頭答道：「不錯，有甚麼事？」

那青年和尚氣急敗壞地道：「大事不好了！那位御史夫人聽說這位施主辱罵她，氣得不得了，要這位施主去見她呢！」

悟明和尚吃驚道：「胡扯，這位施主何曾辱罵她呀？」

那青年和尚說道：「是那兩個守轎的兵士向她學嘴的，他們都說這位施主曾罵御史夫人沒甚麼了不起！」

一劍震武林衛濤立即由鼓櫈站起，說道：「不錯，在下確曾說過這樣的話，御史夫人此刻何在？」

那青年和尚道：「在『靜心精舍』歇息，她要小僧來請施主去一下。」

一劍震武林衛濤揮揮手，說道：「請帶路！」

走出禪房，青年和尚領着他拐彎抹角經過兩重寺院，來到一幢美侖美煥的樓閣前。

門庭上匾掛着「靜心精舍」四字，門內擋立着一道屏風，門階上則守立着兩個手持矛槍的兵士，氣派頗爲森嚴！

一劍震武林衛濤隨着青年和尚拾階而上，入門轉道屏風，眼前便是一間寬敞而陳設清雅的客廳，只見那位少林掌敎一恕上人正陪着御史夫人坐在廳上談話，御史夫人身左巍立着一個雄糾糾的武官，身右玉立着一個容貌嬌麗的少女，身後則是四名丫鬟，或揮扇或執巾帨，把一個御史夫人陪襯得十分高貴！

她年約三十七八，朱顏綠鬢，明眸皓齒，渾身金翠珠玉，光彩閃射奪目，容色風度皆如后妃，只是一對美目太黑太亮，使人見了神馳意蕩。

一恕上人年在七旬之譜，慈眉善目，神態謙和而莊重，他身披鑲金紅綢袈裟，手握一柄禪杖，坐在御史夫人身左，有超凡絕俗之相，因此和艷麗如花的御史夫人坐在一起，異常不相稱！

他們見一劍震武林衛濤走入客廳，便停止交談，一齊把視綫投注到衛濤的身上來。

青年和尚趨前合掌施禮道：「回御史夫人，適才在廣場上鬧事的施主來了。」

御史夫人纖手輕擺，示意他退開，然後臉現嬌笑，目注衛濤啓唇問道：「你叫甚麼姓名？」

一劍震武林衛濤顧左右而言他道：「此處何處？在下應該有張櫈子坐吧。」

一恕上人何等人物，對衛濤的「弦外之音」豈有聽不懂的道理，他立刻向青年和尚吩咐道：「悟覺，搬一張櫈子來給這位施主坐！」

悟覺和尚應一聲，立即走去廳旁搬來一張鼓櫈，一劍震武林衛濤道謝坐下，這才向御史夫人傲然道：「在下衛中明，賈夫人有何指教？」

御史夫人似乎有些氣苦，但仍強忍着沒有發作，含笑道：「聽說你曾在廣場上罵我，是麼？」

一劍震武林衛濤頷首道：「不錯，但也不算是辱罵，在下說『一個御史夫人有甚麼了不起』，事實確是如此呀！」

一恕上人面色一變，忙道：「阿彌陀佛，這位御史夫人爲人和藹慈善，施主莫出言不遜！」

一劍震武林衛濤則對他笑笑道：「上人請放心，這位御史夫人和在下都是你們的施主，她能布施多少，在下也能布施多少！」

這話相當不客氣，一恕上人聽得雙目勃然一張，但也畢竟是一位修養有素的高僧，一發覺自己動了「嗔」念，連忙把已經湧上口腔的怒火強壓抑下去，斂目輕嘆一聲道：「咳，施主既不喜老衲置喙，老衲不說就是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暗「哼」一聲，轉對御史夫人問道：「賈夫人，還有甚麼要說的？」

御史夫人蛾眉一挑，格格脆笑道：「你說本夫人沒甚麼了不起，指何而言？」

一劍震武林衛濤仰頭朗笑道：「哈哈，說了夫人可不要生氣！」

御史夫人抿嘴一笑道：「你說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突地臉色一正，緩緩道：「夫人今天能夠安享榮華富貴，請問得之於何？」

御史夫人顰眉略一沉吟，忽又展顏笑道：「你說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灑然一笑道：「只有三個字，運氣好而已！」

御史夫人神色如常，輕聲笑道：「請說詳細一點！」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夫人運氣好，好在生爲宰相之女，也因而有機會嫁御史爲妻，這都是『命運』促成的，除掉運氣，夫人本身和一般女人一樣平凡，因此在下說夫人沒甚麼了不起，算不得辱罵！」

御史夫人含笑如故，又問道：「依你

說，要怎樣才算了不起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木蘭出身寒傖之家，爲替父從軍，易釵而弁凡十二年，縱馳沙場立無數汗馬功勞。梁紅玉始爲歌妓，嫁給韓世忠後，棄鉛華而披戰甲，登船桅擊鼓協助丈夫作戰，要說了不起，這才是眞正的了不起！」

御史夫人聽得螓首連點，可是站在她身左的那位武官却認爲御史夫人受到侮辱，他大步走到衛濤面前，獰容吐出粗暴的聲音叱道：「喂，你是讀書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然，有何指敎？」

那武官反指自己鼻子說道：「你瞧老子是甚麼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了笑道：「你是帶兵的武官啊！」

那武官道：「這就對了！」

一語至此，突然巨掌疾揮而出，「拍！」的一聲，打中衛濤的左臉頰，將他打得跌倒地上，仰頭哈哈大笑道：「你很了不起，可是今天你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哈哈……」

一恕上人不料他會出手打人，一時阻之不及，不禁面色一變，衝口道：「施主你太放肆了！」

要知嵩山少林寺，不僅是中原的武林聖地，也是全國發揚佛敎之處，即就是當今皇上，也不敢對少林寺無禮，今天少林寺以隆重的禮節招待御史夫人，亦只是出家人對待貴賓的一種態度，並非懾於一位御史的權威，現在這個芝蔴綠荳大的武官，竟敢在少林寺中打人，等於是不把少林寺放在眼裏，這安能使一恕上人不發火才怪呢？

御史夫人一見一恕上人顏色有異，連忙戟指那武官嬌叱道：「該死的東西，誰敎你打人？」

那武官吃了一驚，慌忙轉身跪下，納頭道：「卑職一時性起，夫人請恕罪！」

御史夫人一指衛濤，又叱道：「快扶他起來，向他陪不是！」

那武官那敢違拗，趕忙返身伸手扶起地上的衛濤，窘笑道：「對不起，你沒有受傷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在他的扶持下慢慢站立起來，等到站定身子，便用手摔掉他握着自己手腕的手掌，冷「哼」一聲道：「你打了人結果還要道歉，可見你也沒甚麼了不起！」

那武官不敢回嘴，低頭默默地走了回去，一恕上人見御史夫人處理得當，也就不便再發作，起身朝衛濤單掌一禮道：「施主，您可以出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哼」了一聲，舉臂一指那武官道：「你這混賬給我記住，別以爲我讀書人手無縛鷄之力，有朝一日我金榜題名，哼哼……」

大袖一揮，掉頭走出「靜心精舍」而去。

一恕上人隨也轉對御史夫人施禮道：「夫人請歇息，老衲告退了。」

御史夫人起身檢衽道：「上人請勿忘記今晚之約！」

一恕上人頷首爲答，隨即舉步走出精舍，遙見一劍震武林衛濤正走入對面一條院廊，立即大步趕去，追到衛濤身後，開口道：「施主請留步！」

一劍震武林衛濤回頭一見是他，便轉身一揖道：「上人有何敎誨？」

一恕上人滿含歉意說道：「適才之事，老衲十分抱歉！」

一劍震武林衛濤強笑道：「狂徒無知，與上人何干？」

一恕上人道：「施主受辱，亦即是敝寺受辱，老衲已決定派人傳書給賈御史，請他秉公處理！」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由發笑道：「哈，那位御史大人接到上人的書函後，一定會感到莫名其妙！」

一恕上人微愕，問道：「施主此言何解？」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上人能請在下去禪房坐坐麼？」

一恕上人頷首道：「正該如此，施主請隨老衲來！」

進入一間禪房，衛濤發覺只是一普通房間，心中暗佩對方行事機警，當下故作不知，與他分賓主落座，悟覺和尚獻上茶後，一恕上人揮手道：「悟覺，你站到房外去，不准讓人進來！」

悟覺和尚應聲退出，衛濤看着他把房門帶上後，便轉望一恕上人笑道：「上人是否已看出在下有要事奉告？」

一恕上人一笑道：「想當然耳！」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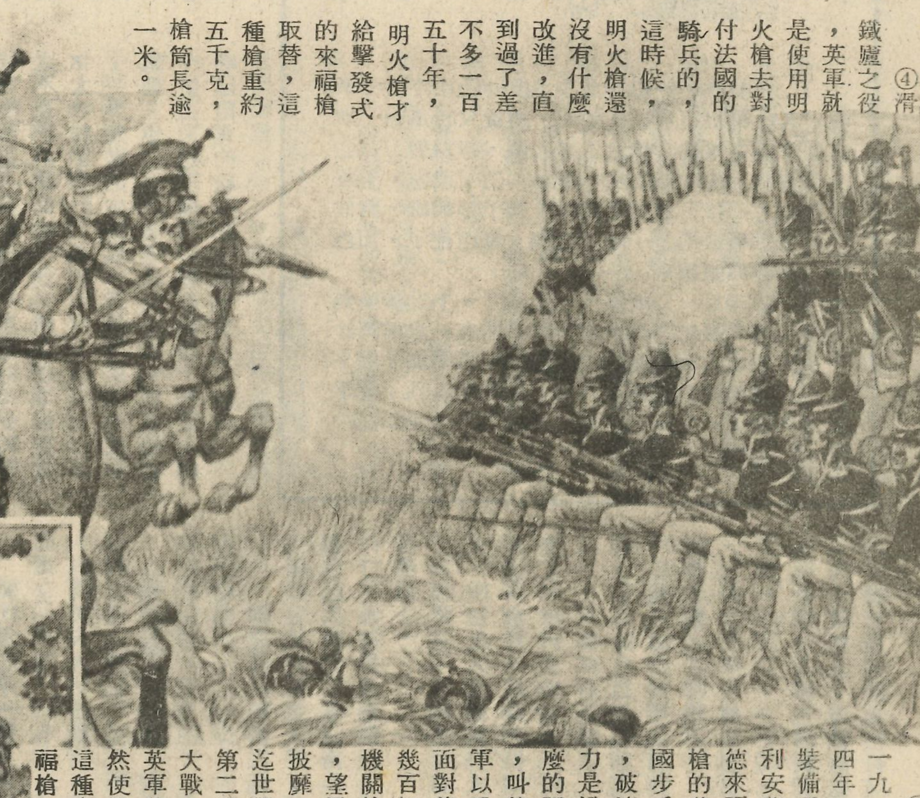
來福槍的崛起

雍容　譯

手槍是由大炮演進的，不久即發展爲「火繩鉤槍」，由「火繩鉤槍」而滑膛槍，而來福槍，它迅速地結束了弓箭和盔甲的時代。

隨着大炮的出現，不久，有人又發明了小型的「手槍」。最早期的手槍只得一枝細細的槍筒，裝在一根長木棒上。操縱困難。這種手槍用來嚇人還可以，致命的作用並不大。

不過，這種手槍，却是現代的來福槍的始祖哩。當時這種手槍，就是所謂「火繩鉤槍」了，它是十五至十六世紀的產品。雖然它的有效射程與十字弓和長弓差不多，但它發射出來的子彈的貫穿力，却使到箭矢和盔甲相形見拙，自嘆不如。



④滑鐵盧之役，英軍就是使用明火槍去對付法國的騎兵的，這時候，明火槍還沒有什麼改進，直到過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明火槍才給擊發式的來福槍取替，這種槍重約五千克，槍筒長逾一米。

⑤一九一四年，裝備了利安菲德來福槍的英國步兵，國破壞這力是德強的叫以爲着對面軍，挺百幾槍關機，望風披靡。迄世界第二次大戰，英軍依然使用這種來福槍。

③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普魯士步兵都裝備了「撞針」來福槍，這在步槍來說是再跨前一步了。

到了十七世紀，這種火繩鉤槍却給裝有較長的槍筒的滑膛槍取替了，最初由於它的笨重，這種滑膛槍是要利用一隻叉子來把它承住的，但是，到了十七世紀的末期，較短而又較輕便的滑膛槍相繼出現了。火繩鉤槍和早期的滑膛槍的發射，都是全憑火繩，其後才轉爲輪掣，再後則改爲燧發機，效率更大了。

刺刀是一六四一年發明的，但到使用滑膛槍的人，用不着槍兵的掩護。刺刀發明之前，使用滑膛槍的人，都要由持矛的槍兵掩護前進的。裝上燧發機的滑膛槍，這包括了英國著名的「明火槍」（Bess Brown），變成了標準的步兵武器，凡一百五十年之久。

在早期的階段裏，部份用手操縱的武器，都是裝上了具有腔綫的槍筒的，所謂腔綫，就是槍筒裏面刻有螺旋凹綫，以期能够有較遠的射程和較高的準確性。到了十九世紀，科技日益進步，這才結束了滑膛的時代。其中一個里程碑就是雷管的發明，這在發射方面比起燧火機是可靠得多的。跟着，後膛裝塡的方法，又給人介紹出來。

其後，使到步槍再跨前一步的，是黃銅彈筒的發明，連發槍的發展，以及使用「無烟的」推進劑——例如綫狀無烟火藥——代替了黑色的火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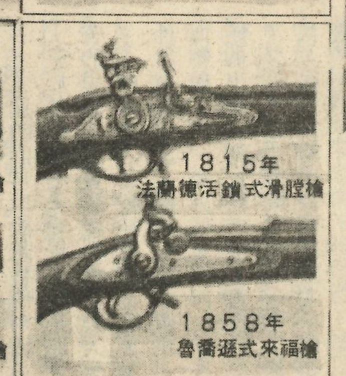
到了快二十世紀的時候，軍隊全部都裝備了可以信賴的連發槍了，原因是可以迅速的發射，而射程則遠達一千多公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利安菲德來福槍——所謂英國湯姆的「好朋友」——都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哩。

①第一枝手槍是在十三世紀末期歐洲有了火藥之後才發明的，發射時要用火柴去點燃，射程不遠，同時準確性也不高，不過後來逐漸改善了。



②十六世紀時，火繩鉤槍已經給槍筒較長和準確性較高的滑膛槍取替了。不過，滑膛槍頗爲笨重，使用時要用一隻叉子把它承住，在再次把子彈上膛時，要由槍兵在旁掩護着。





宇宙科技搜秘實錄

鬼穴擒魔

羅唐納・文

在南美洲的一角，有一個青年在鬼穴之內，向四角魔神挑戰，還要跟雄師決鬥，他爲了甚麼？沒有人能夠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博物館地下的金棺

世界上有許多個地方相當可怖，神秘莫測，有資格稱做鬼穴，可是，地理學者口中說的鬼穴，只有一處，它就是南美洲的千里隧道。

這一條隧道是一九六五年「尤安莫理斯博士」發現的，從南美洲厄瓜多爾一個極端隱蔽的山洞開始，進入大隧道，通到鄰國秘魯的首都「利馬」，直達地底廣場，單是這一段隧道已經長達六百零八公里，跟着從地底廣場向南伸展，那一段隧道更長，竟然長達一千四百四十公里，出口是另外一個國家「波里維亞」。

地底廣場似乎是大隧道的核心，可容萬人站立，有石枱石櫈，石壁打磨得十分光滑，另外有文字和圖形鑿在石壁之上，用金舖在上面，即使是現代人士，使用最先進的工具打磨，仍要花很多的時間然後有這樣精細的製作，古代的科技知識沒有甚麼成就，憑甚麼本領製造出如此美妙的大隧道呢？這一個謎，至今仍然沒法解答，故此有一部份學者認爲在大洪水發作之前，人類的文化已經有相當顯著的成就，大隧道是那一段時間製造出來，以時間計算，必然是距今一萬五千年前過外。

是否如此？眞是難以判斷。

事實上南美洲的確有許多名勝古蹟是充滿了神秘感的，研究遠古人類文化史蹟的人，多數喜歡到南美洲那邊走動，特別是秘魯一帶，更加有吸引力，經常有新的事物發掘出來。

他們把消失了的民族稱做「亞特蘭提斯」，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一個國家，在首都「里約熱內盧」有巨型的「南美洲博物館」，把許多種跟「亞特蘭提斯」民族有關的各式文物介紹出來，佔地十萬方呎，十分壯觀，每天都有許多遊客到那邊遊覽，在那一座博物館附近，還有一間大學，專門研究古代人類的文化藝術，擁有兩千多個學生，男女兼備，他們全是社會的精英份子，但却挺有興緻的研究古物，難能可貴。

在英俊有爲的男學生當中，有一個意大利人，叫做魯廸，他在羅馬大學選修歐洲古代文化藝術，畢業後，進一步的想知道更加古老的人類是否眞的有過輝煌史蹟，隨後被洪水毀滅，他隻身到巴西的首都，投入上述的「巴西利亞大學」，作更深入的探討。

爲甚麼他僅有二十六歲，精力充沛，竟然想把自己變成古人似的孜孜不倦研究古代文化學術？沒有人懂得，如果有人拿這個問題當面問他，他只是苦笑一下，說：「那是我的興趣。」

難道他只是爲了學術上的探索就走到巴西嗎？

他並非窮光蛋，不過，沒有兄弟姊妹，只是個孤兒，雖然他承受了相當富裕的遺產，他仍然不肯留在羅馬，他沒有女朋友，甚至沒有男朋友，確是古怪。

他最喜歡做健身運動，包括劍擊以及貼身搏鬥在內，其他的競技運動，例如游泳或者踢足球，他都玩得很好，此外，他的酒量很豪。

他的身上混和了古英雄的氣質，並且有很高深的文化修養，他想到南美洲去碰碰運氣，住在「巴西利亞大學」的宿舍之內。

上述的話可以說是替他寫的「素描」，至於他的內心，究竟是正是邪？整天苦苦的思索，究竟想些甚麼？無人知曉。

如果有人比較接近他，就會發覺他的性格有些古怪，他往往單獨留在「南美洲博物館」的一系列展覽室內，站在一些古怪的出土石刻古物之前，苦苦的思索，看了又看，似乎想跨越時間，飛入悠遠的古代，跟古代的亞特蘭提斯人，同在一起過活。

那一座博物館在晚上九時關閉，他經常留下來，直到關門之前的一瞬，聽到震耳的銅鈴聲响，然後走出戶外。

舊式的博物館只是由守夜的人搖着銅鈴走來走去，可是，新的博物館却非如此，先行用錄音機錄取刺耳的鈴聲，然後在指定的時間播放，每一個轉角地方都有鈴聲，不愁參觀的人茫無所知，那晚魯廸在博物館裏面來來往往的行走，聽到鈴聲，他知道五分鐘後，博物館的大門就要關閉，正想轉身走出去，突然聽到一個嬌柔的語聲，知道有人正向他打招呼，不禁愕然停步。

使他驚異的是這一點，跟他打招呼的是個絕色佳麗，雖然她跟他十分陌生，可是，身邊沒有別人，他不必多想也知道她打招呼的對象必然是他，故此他站定脚步之後就點了點頭，說：「姑娘，是否你跟我打招呼呢？」

「是的，我發覺你對南美洲的古物特別有興趣，往往在夜間接近大門關閉的一段時間仍然留戀不去，故此跟你打個招呼，想邀請你欣賞眞正的古物。」她說到這裏，嫣然一笑，續說下去：「我應該自我介紹了，我叫做宋芝蘭，一向在巴西過活，你呢？你可否把姓名賜告？」

魯廸把他的名字說出來，再說一句：「芝蘭小姐，你可否跟我一起到外邊逛逛呢？博物館的大門很快就要關閉了，遲了半步，沒法走出去。」

她緩緩的說：「不要緊，如果這個地方的大門關閉，我可以帶你從另外一個出口走出去的，不過，它要在地面之下走一哩路，你怕不怕呢？」

魯廸笑了笑，說：「芝蘭小姐，你不怕在黑暗中摸索，我怎會害怕？」

宋芝蘭湊近一點，說：「魯廸先生，

你現時聽到的微細聲響，就是小門關閉聲，再進一步，你就會聽到大門關閉聲了，走或不走，請你立刻決定。」

魯廸說：「我決定留在這裏，反正我回到學校宿舍之內，也沒有事情做，只是躺着胡思亂想，有一個像你那麼漂亮的女朋友，同在一起閒談，很有意思。」

「你沒有女朋友嗎？」

「坦白點說，我不單止沒有女朋友，男朋友也沒有，如果我不是走進這一座博物館逛逛，那就獃在學校的宿舍裏面，胡思亂想。」

他再度說出「胡思亂想」這句話，宋芝蘭很悠閒的說：「魯廸先生，你經常想些甚麼？」

魯廸向她望了一眼，說：「如果我把自己的幻想說出來，你聽了進耳，可能吃吃的竊笑。」

「我決不會採取嘲笑的態度跟你交談的，魯廸先生，你還是把你的幻想說出來吧。」

「好的，我的腦袋太過古怪了，有時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一件事，我的前身是亞特蘭提斯的人。」

宋芝蘭凝視着他，說：「魯廸先生，你說的是消失了一萬五千年的人嗎？」

「是的，我的感覺確是如此，有時我還在深夜聽到神秘的呼叫聲，似乎有人叫我走到南美洲來，看看殘餘的古物。」他很率直的說。

突然有一陣強大的金屬品撞擊聲，顯然是由古銅鑄成的大門關閉了。

宋芝蘭很輕鬆的說：「魯廸先生，橫豎你不能夠走了，還是跟我到一個隱蔽的地方談談吧，在那裏，你會看到一些眞的古物。」

說完這些，她轉身向更爲深入的一個方向走過去，走得很慢。

魯廸緩步靠近她走。

過了一會，她在一座人面鳥身的石像前面停步，轉身看了看他，問：「魯廸先生，你懂不懂得這座石像是眞品抑或是仿製的贋品呢？」

「無疑的它是仿製品，因爲眞的古代石像，隔了幾千年，然後出土，決不會那麼完整。」

「你的確有眼光，也許你眞的是亞特蘭提斯的子孫也說不定，現時我要弄開機關，沿着梯級走到下邊去，魯廸先生，你可否轉身把背脊朝向我這一邊？」

「是的，我決不會偷看。」魯廸很快回答，跟着轉身。

她不知道在那座半人半鳥的石像身上怎樣子弄了一下，突然聽到一陣沙沙的聲響，「人頭鷹」的石像自行移動，下面露出一個正方形的洞穴，望下去黑沉沉的。

「人頭鷹」石像是一個曲綫飽滿的女體上面加上了一雙翼的，含有挑逗性的美，魯廸很喜歡站在它前面呆呆的看，想不到有一噸重過外的石像居然可以自行移動，而且是在一兩分鐘那麼短的時間就辦妥，露出洞穴來，由此可以反映出那個機關必然是巧匠製造。

在淺綠色的燈輝照映之下，宋芝蘭的臉型有點像是人頭鷹那個女人的臉貌，身型更美，在薄薄的一襲紫色衣裳包裹之下的嬌軀幾條玲瓏，肌肉飽滿結實，充滿活力，比較石像更加迷人，雖然魯廸一向絕不重視女色，看在眼裏仍然發生興趣。

在她的帶引之下，他很順利的沿着石級步步降落，不過一會，他就置身於距離地面二十呎的洞穴之內。

石像忽又移動，回復原來的位置，於是神秘的洞穴裏面僅有他和她，名符其實的是「二人世界」。

如果他倆早已認識，置身於這種局面，魯廸無可壓抑的走過去擁抱她、吻她，伸出一雙壯健的手，給她各種姿勢的撫慰，理所當然，可是，他認識她只有二三十分鐘，那就不同了，慾火剛剛升起來，他就傾全力控制它，免得過份熱情，被她輕視。

她走近石壁摸了摸，一陣微細的聲響，等於在家裏按動電燈掣，跟着看見橙色燈輝。

那些光輝含有黃金似的光彩，但却看不見燈泡或光管，因此之故，它也含有神秘的感覺。

魯廸發覺他站在一個墓穴之內，石壁上有許多浮雕，又有七彩壁畫，另外有些大大小小的石像，還有巨大的木刻，較遠之處是一具金棺，即使是並非太過明亮的橙色光綫照射，而且站在遠處，他也給黃澄澄的金色反光吸住了視綫，感到心上一震，衝口而出的說：「芝蘭小姐，那邊有一具金棺，似乎是純金製造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魯廸先生，你的眼光不差，它的確是很完整的一具金棺，有一噸重過外。」

魯廸看看金棺，又看看她，說：「棺裏有些甚麼？」

她嫣然一笑，說：「棺裏沒有屍體，有的只是另外一處石階，走下去，你就會看到一些眞的古物，如果你對古物有點眞正的認識，你會發覺它比較一噸重的金棺更加值錢，你想走下去看看它嗎？」

魯廸點了點頭，說：「我渴望看看眞正的古物。」

冒險潛入大隧道

宋芝蘭走近金棺，大概是在走動的步法當中，找到它的開關，踐踏了一下，沉重的棺蓋自行移動，正如她所說，棺裏沒有任何一種物品，有的只是石階，下邊隱約露出燈輝。

兩人先後沿着石階走到下邊去，那是第二層的洞穴。

洞穴裏也有燈光，却是奶油色，有許多件古物，看來好像像俬或武器，由於古物太多，地方闊大，有一種陰沉可畏的氣氛。

換過了別人，望而生畏，魯廸不單是毫無懼色，還很有興緻的欣賞它，站着看了一會，說：「這個地方所放置的古物，確是眞品，太過迷人了，我想稱讚它，不知道怎樣說才好！」

她有些詫異，說道：「魯廸先生，你怎樣知道它是眞的古物呢？眞的古物也有尺度之分，你憑甚麼尺度說它是無價之寶呢？」

魯廸想了想，說：「從考古家的眼中看來，只有冰川時期之前的歷史陳跡，才有資格稱做古物，至於埃及金字塔以及皇墓之內的東西，却沒有資格稱做古物，眞的古物有一個特徵，它並非像一堆泥似的散碎，製造方面很嚴謹，故此能夠保留至今，其中有些雕刻品似木非木，似石非石，顏色深黑，科學家把它稱做黑魔石，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夠製造出來，現時我看得見的一部份經過人工製造出來的古物，有些是傢俬，另外一些是武器，它都是黑魔石，我十分欣賞它，至於黑魔石的特徵，一共有三點，第一點，它的硬度超過鑽石，第二點，它看來似乎十分沉重，事實上它却是很輕的，另一方面，它的顏色雖然是黑色，沒有甚麼奇異，事實上那種黑色亦是相當古怪的，任何一種黑色的東西靠近它互相對比，立刻可以分辨出它比較任何一種黑色更黑，我之所以說眼前一切品物都是眞正的古物，就憑着這種尺度。」

宋芝蘭由衷的稱讚他一聲，說：「魯廸先生，你眞是博學多才！」

魯廸很謙虛的說：「我怎能說得上是博學多才呢？那些知識只是在課室裏面從教師口中聽到的話而已，你長期住在博物館裏面，擁有那麼多的古物，還有一具金棺，才是了不起的一個專家！」

她突然很鄭重的說：「魯廸先生，這裏只是大隧道的入口，向前面行走，要走一哩路才可以走到它的盡頭，你說過的，必要時你可以伴着我走完一哩路的黑暗旅程，希望你有這一份勇氣！」

「我如果有機會做你的伴侶，別說走一里路，就算走一百哩，我也很高興！」魯廸很快回答。

「那麼，我們走吧，雖然大隧道裏面相當陰暗，却是很安全的，我還可以把一柄曲尺形的電筒送給你，走動的時候，你可以隨意扭亮它，到時你會看得見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爲了我們的安全，你切勿尖聲喊叫。」說過這幾句，她就從一張書桌的抽屜之內取出一柄電筒，交到他的手上，柔聲說：「魯廸先生，我們開始走動了，你還有甚麼要準備的？」

「我太過興奮了，坦白說，只是大隧道已經使我驚喜如狂，還有你這一份熱情，更加令我興奮，即使我死在大隧道裏面，我也毫無怨言。」

他的嘴上這樣說，已經移動脚步，逐步向前走動。

難得她這樣信任他，不單是讓他看見一噸重的金棺，還跟他走進杳然無人的大隧道之內！

那個大隧道伸展六百多哩，然後到達秘魯首都「利馬」的地下廣場，中途有好多出口，這種傳說，魯廸已經聽到許多次，並且在書上看過許多篇關於它的敍述，他沒有機會跟它接觸之前，一直都發生懷疑，充其量只是半信半疑吧了，因此之故，他眞的走入大隧道，那種喜悅難以形容，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最興奮的一天，又可以說他找到了一個謎的謎底，不過，他在大隧道走了不多久，便有另外一些疑問湧上腦袋，不由自主的問：「芝蘭小姐，任何一個隧道，如果沒有壁燈，應該是很陰暗的，我們在大隧道走動，不必扭亮電筒也可以看見前面三幾呎之遙的一處，逐步向前走，十分放心，似乎是牆壁本身有微弱的光綫透出來，是也不是呢？」

宋芝蘭說：「我不是科學家，很難判斷那種微光究竟是石壁本身發出的抑或另有一些發光物體，藏在石壁較高之處，我只能告訴你，整整一條大隧道，長達幾百哩，任何一截都有這種淺藍色的微光，有如晨曦一樣。」

魯廸說：「芝蘭小姐，我們可以站定脚步休息一會嗎？我想細心看看牆壁，我懷疑它不是原來的石壁，在上面塗上了一層永遠發亮的發光漆。」

「好的，我們停下來看看好了。」宋芝蘭說。

魯廸的體魄強健，走了二十分鐘左右，所走的路不算太長，他當然不會疲倦，剛剛停步，他就扭亮電筒，向石壁投下一縷白色的光，跟着湊近摸摸，又把臉孔貼在石上，增加他的感受。

她一直不做聲，很悠閒的看他做出各種小動作，稍停，她笑了笑，說：「魯廸先生，原來你好像找到了一些很珍貴的東西，石壁上面究竟有甚麼異乎尋常的東西呢？」

魯廸說：「我眞的是才疏學淺，看不出它的眞相，我只能夠對你說知，石壁上面確是經過人工打磨的，打磨的時候十分仔細，而且要很長的時間，至於微光閃動，大概是打磨之際放上一些特殊塗料，屬於發光粉之類，不過，我認爲這樣推測太過幼稚，石壁能夠發光，可能是它天然的品質，屬於螢石那一類。」

說到這裏，魯廸順口說一句：「芝蘭小姐，你有沒有看見過螢石呢？它不會發光，如果把它放在水中煮沸，它就發光，那種光有如螢光。如果宇宙間有另外一種石質，比螢光更加古怪，不必煮沸，自行發光，那就有可能憑着它照着走動。這種想法不知道是否符合事實，至於岩石經過長時間打磨，却是事實，別說石壁本身爲甚麼發光了，單是這一份打磨的勁，已經令我感到震動！」

宋芝蘭沉住氣說：「照我所知，整整一條大隧道，長達六百哩過外，全是洞穴之內透光的，兼且打磨得十分光滑，如果它眞是在一萬五千年之前挖掘出來，而又打磨得那麼好，亞特蘭提斯的一族人眞是偉大到極點，假如他們眞的是這樣厲害，爲甚麼一下子去得無影無踪呢？我讀書很少，希望你根據書上所寫的字句把它講述，使我增廣見聞。」

魯廸苦笑一下，說：「芝蘭小姐，你這樣說，使我感到十分慚愧，事實擺在面前，如果沒有你，根本上就沒有這種眼福，看見大隧道！你一向住在南美洲博物館，隨意在大隧道走出走進，如果你[illegible]懂得它的來龍去脈，我有甚麼本領比較[illegible]懂得更多呢？」

宋芝蘭說：「關於我的一方面[illegible]你不要管，只要你把你所知道的知識告[illegible]我好了。」

魯廸認爲她的確想知道，不再[illegible]慮他是否獻醜了，索性把他從教師口中[illegible]到的人類進化史講述：「大概距今一萬[illegible]，突然之間空氣結冰，冷到零下七十度[illegible]甚至

零下一百度，大部份動物都冷死，只有少許動物偶然留在洞穴之內，能够活下來，他們是考古家公認是遠古的人類，過了五六千年，然後在埃及或印度方面有更多的人類繁殖，他可以說是人類的祖先，至於突然之間氣溫下降，洪水泛濫，若干地區的水突然之間結冰，還保留流動的水波形，這一段時間持續了五年之久，然後消失，大地回春，它稱做冰河時期，或者稱做冰川時期。

「照道理說，死剩的人類，只是偶然藏身於山洞之內，爲數甚少，他們根本上，覓食巳經十分艱難，更加談不到建築偉大的工程了，故此歷史專家或考古家都懷疑，在洪水泛濫空氣結冰的時期之前，已經有些人十分出色，科技也相當精明，他們叫做亞特蘭提斯，這一族人聚居於大西洋當中的土地，殊不料火山爆發，加上了猛烈的地震，在短短的一夜之間，整塊陸地沉沒，至今仍然留在大西洋的海底。由於亞特蘭提斯的戰士曾經遠征南美洲，在一個山的山脚居住，帶來了許多神奇的事物，並且開掘大隧道，故此他們有些精巧而又偉大的工程留下來，傳說在巴西以及秘魯的國界羣山之下，有一條大隧道，好像蜘蛛網似的分佈各處，出入口極多，它的核心在秘魯首都利馬，如果我沒有看錯，我們置身的地方正是大隧道之內。」

宋芝蘭說：「聽了你的話，我才知道大隧道的來歷，請告訴我，爲甚麼當時亞特蘭提斯的一族人，肯花幾十年的時間，費盡心血去掘那麼長的隧道呢？難道他們喜歡像老鼠似的在地底走動嗎？」

「不，亞特蘭提斯的科技相當進步，他們認爲不久就有大災難發生，倘不是空氣發生火焰，把地面的人活活的燒死，就是空氣結冰，使地面的人凍死，住在大西洋當中的地面，有如平地，十分危險，希望找尋地勢較高而又石質比較堅實的一處，然後聚族而居，經過多方面的搜索，終於找到了南美洲，就在那個地方掘下巨型的地洞，他們並不是靠大隧道接駁兩地交通的，打算在隧道之內永久居住，倘非如此，決不會打磨得那麼漂亮。」

宋芝蘭說：「魯廸先生，照這樣看，亞特蘭提斯族的人應該很有計劃的避過冰川時期所發生的大災難了，爲甚麼整整一族人突然消失呢？難道冰川時期來得太快，他們沒法逃走嗎？」

「關於這點，我的確是才疏學淺，沒法找尋答案了，認識了你，我十分高興，我覺得在不久的將來，我有比較多的機會跟你見面，那就有可能找到眞正的答案了，希望你在可能範圍內帮忙我找尋失落了的亞特蘭提斯那一族的人，說不定你就是其中的一個。」

魯廸很冷靜的說。

他們二人並非滔滔不倦開口說個不停，只是在腦海中想到了一些甚麼，然後發問，當然是魯廸心裏的疑問多過她，他多次提出一些問題的時候，她不是有問必答，因此之故，在他的想像中，她本身已經是一個謎。

走了許多路，宋芝蘭忽然停步，說：「魯廸先生，我們就快走到第一處出口了，你試猜一猜看，出口的地方究竟是怎樣子？」

魯廸稍爲想想，說：「既然入口的地方是一具金棺，相信出口之處也是相當古怪的了，它決不會是一具金棺，可能是亂葬崗，也有可能是一座大墓。」

「爲甚麼你會這樣想呢？」

「相當明顯，建築大隧道的人担心這個洞穴被人發覺，故此他把出入口放在特別古怪的一處，任何人都是貪心的，如果他發現入口的一處是一具金棺，他必然急急忙忙的把金棺搬走，不會冒險進入大隧道之內，到時大隧道裏面的人發覺失去了金棺，立刻撤退，保證他們安全，照事論事，找到金棺的人，決不會告密，至於出口方面，把它放在墳墓之內，照例是比較安全的，是也不是呢？」

宋芝蘭說：「魯廸，你的思想如此敏捷，的確是難得，其實出口是在墳場之內，仍不安全，最安全的是，它在一盆火的下面。」

「是的，假如有一盆火稱做聖火，等閒之輩，不敢走近，火盆是石頭做的，下面隔開一塊石棉，熱力不會影响到地面之下，其實那邊是一條通道，出口就在石棉之下，那就認眞安全，不知道是否有這麼一座教堂呢？」

「有的，它叫做聖火教，所有教徒崇拜聖火，出口正是那一個地方，說到這裏，我必須加進一句，大隧道雖然深不可測，有許多個出口和入口，它是不能够混亂的，每一處入口俱是如此，走了進去，很快它就自行關閉，無法從那個地方退出來，至於出口，也是如此，它只能够走出去，不能够從那個地方進入大隧道之內。」

宋芝蘭低聲再加一句：「那個出口越來越近了，希望你合作，盡量把脚步聲壓低。」

兩人眞的在一個萬年不滅的火盆之下走出來，已經靠近夜深，沒有人在那一間破廟走動，故此他們可以安然走出那一座殘破的建築物之外。

初時他以爲聖火教的祭台十分莊嚴，外邊看來，似乎是教堂的格局，後來他走出去，左看右看，才知道它只是一座廟，而且是規模很細的破廟。

宋芝蘭帶他投奔財神爺

那晚只是兩人初次晤聚，結識之後，很快就變成好朋友，魯廸稍爲有空，便去找她。

爲甚麼她留在博物館做一個小職員却懂得這樣多的秘密呢？她那麼輕鬆的把金棺以及大隧道的秘密對他說知，不怕他向外洩秘嗎？還有一點，如果他立心不良，多帶幾個人來，潛入博物館盜取金棺，她豈不是失職？失去了金棺是很嚴重的，她可能因此而受刑喪生，爲甚麼她毫無顧慮呢？

假如她眞的因爲失去了金棺受刑，那一個人責罰她呢？照情形看，她一定有幕後人，那個人財雄勢大，使她極度畏懼，此人是誰？

一連串的疑問使他的心上湧起了一層層的愁思，他本來是活得很愉快的，眞是不幸，竟然被愁思困擾，使他失眠。

他自己懂得很淸楚，愁思之外，還有一縷縷的情絲！

那時他倆巳經踏進戀人的階段，有一晚，兩人在咖啡屋的優美情調之下，坐在厢座裏面，喁喁細語，他鼓足了勇氣說：「芝蘭，近來我做甚麼工作總是神不守舍，顯然是跌進情網了，因爲你若是普通的女人，我不能够依照普通的程序去做，吻你、寫情信、跪下來求婚，我希望在我沒有勇氣向你顯示愛情之前，想知道你的身世，你可否把眞正的身份告訴我嗎？」

宋芝蘭說：「魯廸，你眞傻，難道你認爲我是巴西的特務份子嗎？假如我是特務，怎會帶你去看看秘窟裏面的金棺？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職員，看守博物館，至於我發現金棺，那是很偶然的，我每隔十天八天，就要打掃地方，有一天，我在人頭鷹的石像之下用布拭抹灰塵，忽然看見它移動，露出了洞穴，大着胆子走進去，古物以及金棺無所遁形，我驚嚇到說不出話，實情如此，無怪我對遠古的亞特蘭提斯族茫無所知了，因爲金棺並非私人的產業，我無權搬走它，反之，我把這種秘密報告巴西當局，那又犯不着這樣做，我只是在南美洲生長，不一定是巴西人，巴西的政府即使得到一座金棺，也不見得因此富裕起來，對一個國家來說，區區的一座金棺，不是很重要的，我要把這一份秘密珍藏起來，故此我不必向官方報告。

「另一方面，我有一個古怪的想法，我很相信世界上有所謂緣份，爲甚麼芸芸衆生當中，偏偏由我發現金棺？也許我自己正是亞特蘭提斯族的後裔。

「至於你，你是否愛我？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時機成熟，即使你發覺我是魔鬼，你也會跪下來求婚的，反之，愛情的花朶還沒有燦開，怎樣說也是沒用的，既然你向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不妨對你多講幾句，我決不會愛一個平平無奇的人，即使你更加英俊，更加痴情，我仍是無動於衷，能够得到我眞正的愛情，那個人必然是勇士，很有胆量，智勇雙全，能够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你如果沒法符合我的要求，我決不會跟你結合！」

魯廸很有耐性的傾聽，她閉上了嘴，魯廸乘機問道：「芝蘭，如果有甚麼革命黨，推翻當地政府，或者是有兩個國家打仗，我參加某一邊，戰勝了對方，那就有機會建功立業，令你覺得我是一個英雄，可惜現時是太平盛世，即使我渾身是勁，不惜犧牲，憑甚麼去表現出我的英雄氣概呢？」

魯廸闖入鷹宮，展開生與死的最後一戰。

宋芝蘭把無限情絲放在一雙眼睛上面，凝視着他，說：「魯廸，想表現一個人的英雄氣概，不一定在戰場上面顯威風，能够孤軍作戰，擒獲一個極端兇險的强敵，巳經是頂兒尖兒的英雄人物了，你有沒有聽見過鬼王這個名稱呢？如果你有本領生擒鬼王，那就一生受到千千萬萬人的欽佩，包括我在內。」

聽了這番話，魯廸十分興奮，說：「我發誓把鬼王生擒！」

宋芝蘭說：「魯廸，你眞有勇氣，値得佩服！不過，這一宗壯擧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辦得到，先决的原則仍是走到秘魯的首都利馬，拜訪一個富翁，他喚做財神爺史布勒，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斗胆跟鬼王作對，他組織敢死隊，分批向鬼王挑戰，可惜所有人都不是鬼王的對手！」

魯廸眉心一皺，說：「芝蘭，你還沒有把鬼王藏身的地方告訴我呢！」

宋芝蘭說：「是的，我忘記把他躲藏的地方對你說知，眞是對不起，現時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把兩個地點說出來了，它就是大隧道尾後的一截！」

魯廸倒抽一口氣，說：「那一條大隧道單是前半截已經有六百哩過外，它的後半截更加驚人，長達一千哩過外，如果沒有準確的途徑，即使我有勇氣也沒法找到他！」

宋芝蘭說：「魯廸，你不必担心，財神爺史布勒近年巳經想盡辦法追踪查探鬼王的踪跡了，相信他一定有綫索尋到鬼王的，你不必担心！假如你肯拚一拚，甚麼時候動身？早些通知我好了。」

魯廸笑了笑，說：「我們距離考試還有幾個月，我向學校請假兩週，就說是回到意大利探親好了，我沒有雙親，也有別的親屬，不妨這樣找個藉口，照我看，充其量兩個星期就有結果了，要就是我殺了鬼王，不然的話，送給他吃掉！」

「你如果是這一份勇氣，我永遠站在你的身邊，你給鬼王吃掉的時候，我也給他吃掉！」

「那就是莫大的喜訊了，因爲我們一起給他吃掉，儘可以在他的肚子裏面再重逢！」

他說得如此豪爽，她不由自主的縱聲發笑。

大概五天之後，兩人置身於一座豪華

別墅之內，它叫做「豪園」，主人翁正是財神爺史布勒。

史布勒只是五十多歲，相當精壯，論理他跟鬼王無仇無怨，兼且富甲一方，實在不應該三番四覆派人到大隧道找鬼王算賬的，天下間的事情偏偏是那麼古怪，他發達之後，縱情酒色，夜夜春宵，淘虛了身子，再也沒法振作，擁有十多個姬妾，反而是一種諷刺，他沒法在各種醫生的藥櫃之內取得靈丹妙藥去醫治這種病，只好進行另外一種探索，費盡心血，然後知道沙地阿拉伯大沙漠裏面有一部份土王患了性無能，吃進一種叫做神仙菓的食物，恢復原有的英雄氣概，便親自走到沙漠的禁宮，獻上活色生香的禮物，當面求敎，土王收了他送來的美女，喜出望外，讓他吃了一個神仙菓，喝一杯醇酒，他登時勇氣勃發，提槍上馬，判若兩人，他很有誠意的懇求土王割讓多少神仙菓給他，土王搖了搖頭，說：「我所存放的神仙菓只有三十多個，沒法供應你，你還是自己想辦法找它吧，那種菓實在秘魯一處永遠不見陽光的地方生長，你自己去找吧。」

史布勒因此有另外一種想法，傾全力去搜索神仙菓的下落，費盡氣力，他才獲悉那種菓實是在隧道之內的特產，可以說是遠古的奇異菓實之一，在一處永遠透着陰風的井內生長，守衞它的一個巨人，喚做鬼王，又名四角魔神，因爲他頭上有角，背上有翼，高二十呎過外，任何人都不是他的敵手，故此史布勒找到這傢伙的形態，仍是一籌莫展，此外，他只是懂得大隧道是秘魯首都利馬的地下秘窟，沒有人走過入去而又把整整的一條隧道走完，究竟鬼王躲在隧道的那一處呢，難以查究，他索性組織敢死隊，招募各方的英雄豪傑，還有專家指導他們如何在沉黑的大隧道搜索，宋芝蘭在巴西首都的南美洲博物館任職就是他介紹她的，無怪宋芝蘭認爲魯廸是個英雄人物，就想引薦他到「豪園」找財神爺史布勒。

鷹犀襲擊死裏逃生

他們二人抵達秘魯的首都利馬，在一個晴朗的上午，謁見財神爺史布勒。

史布勒看來相當和藹，不過，眉宇之間却含有一股殺氣，也許是他喜歡宋芝蘭的緣故，他讓這兩個貴賓，留在豪園的一角，分房而居。

翌日下午，他單獨召見魯廸，說：「魯廸先生，你是一個英俊青年，體魄强壯，擅長各種競技運動，兼且對南美洲遠古的歷史文化素有研究，眞是難得，我近年做生意頗有所獲，可惜體力不振，如果度過了花甲之年，進入晚年，更加不濟，故此渴望找到稱做神仙菓的一種珍品，聞說吃了它會長生不老，是否如此，難以判斷，至於利馬的地下隧道，却是確有其事的，甚至可以說鬼王也是眞的有，這種怪物，宋芝蘭說你打算參加敢死隊，不惜拿珍貴的生命，看做賭注，希望你有這一份雄心，如果你們生擒鬼王回來，還把大批神仙菓帶到我的跟前，每人可得美金一百萬元的酬勞，萬一你們戰死，也有美金一萬元的安家費，假如某一個人尚未成家立室，可以指定那些錢交到甚麼人的手上，你有甚麼疑問沒有？」

魯廸想了想，說：「我大概沒有問題了，假如大隧道之內眞的有一個巨人，有如傳說中的鬼王，我們因爲自衞，沒法把他生擒，要不要把他的屍體也帶回來？」

「最好是這樣子，因爲他天天吃神仙菓，已經生存了無數年代，吃他的肉，也有希望長生，你現時也許明白了吧？我所重視的只是長壽以及增加男人的英雄氣概，即使你們沒法生擒鬼王，能够找到神仙菓，仍然每人可以得以上的酬勞，想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希望你好好的去幹！」

魯廸喜形於色，連聲道謝。

分手之前，史布勒笑了笑，說：「你明天參加準備的工作，好不好？」

「好的，我一定參加。」魯廸說。

所謂「準備工作」，異常複雜，分別由專家指導他們關於大隧道的秘密，又再指導他們怎樣追踪鬼王。

五十七歲的專家勞克說：「有許多人懷疑大隧道裏面有些甚麼，同時懷疑是否該處有一頭怪物屬於巨人族，稱做鬼王，我們沒有一個人直接跟鬼王交過手，事實上看見過他的人沒法再活，故此只能够搜集其他證據去研究如何對付他。

「還沒有想得出怎樣跟鬼王作戰之前，先要講述的巨人族以及地下宮殿，這兩種事物息息相關。所謂巨人族，確有其事，那些人就是希臘神話說的半人半獸怪物，亦可以說他是人與牛的混合物，故此頭上有角，此外，還見他的背上有翼，能够卸風飛行，來勢更兇。

「距今一萬五千年之前，在地球上面稱霸的人是亞特蘭提斯，當時他們的文化程度很高，科技也很精良，故此他們能够在地下的深層建造一座宮殿，靠宇宙光照明，不靠陽光，當時有些人認爲牛的體力旺盛，要是把牠的種族跟人的種族混合，可以得到更優良的人類，基於這種觀念，他們想盡辦法使人與牛結合，於是得到一個可怕的成果，他就是住在大隧道內的鬼王，鬼王未必僅有一個，也許有十個八個，照情理推想，他們的數量決不會多，原因是鬼王的體型那麼大，每天必須吃好多肉類，如果他們生存下來的數量太多，沒法取得足够的食物，至於神仙菓，只是令到他們延長壽命，衰老得慢些，甚至永生，無論如何，並非他們維持生命必須的糧食，根據這個想像，我們認爲在利馬北部羣山連綿起伏之處的荒野地方，人獸絕跡，甚至小白兔也沒有那個地方就是鬼王出沒之區了，可能地下宮殿也就在附近呢。

「我們曾經把十隻山羊送到那個地方，不過三天，牠就去得無影無踪，分明牠是被鬼王吃掉！如是者反覆試驗多次，我們認爲那一帶必有巨大的動物生存，牠並非現代人士眼中所見的動物，是否那種動物就是鬼王呢？那就不得而知。

「上述的荒山叫做幽靈谷，傳說它有一個深井，乃是大隧道的出口，叫做陰風井，至於大隧道，一共有兩截，從利馬地下通到巴西的是一截，另外一截，也是從利馬開始發展的，但却不是通到巴西，而是通到厄瓜多爾，最長的一截隧道也是從利馬作爲起點的，它的全程是一千四百四

十六公里，抵達波里維亞。

「如果在地面行走，走了一千四百多公里，不准乘坐車輛，只靠步行，也是很吃力的，何況是在陰沉可怖的大隧道之內呢？既然鬼王必須從地下宮殿走到幽靈谷覓食，我們寧願放棄在大隧道追踪他，索性走到幽靈谷找他了，儘管如此，萬一他進入了大隧道之內，我們想把他生擒，仍要走進大隧道的，故此我們一定要準備雙重的決鬥。

「如果在地面作戰，想對付鬼王，最可靠的一種武器就是利用過山炮彈出去的繩索，它用極幼却又極韌的特製尼龍繩子結成，很像漁網，它從過山炮的彈道飛射出去，再在空中降落，倘若瞄準了鬼王出擊，繩索從高處降落，把他套住，他就厭煩了，到時他寸步難移，倒地打滾，想盡辦法擺脫它，怎料他越是掙扎則繩子越加緊緊的纏住他，直到他不能够動彈爲止。

「局勢發展到這裏，我們佔盡上風，另外一種活動就是從速通知直升機抵達該地把他搬走，假如我們向他發炮，他未必能套在繩索之內，向我們進攻，仍然不要傷害他，最安全的辦法就是向他拋擲催淚彈。既然人類有一雙眼，鬼王一定也有一雙眼，到時他的眼睛沒法睜開，不辨方向，自然束手就擒。

「假定鬼王發覺他鬥不過我們，走回大隧道，我們追踪入內，認眞要注意這一點，每人必須帶備强光電筒，還要多帶十個電芯，隨時更換，大隧道之內到處陰暗，但見白色的光亮，那就反映出我們已經追踪入內，應該緊緊的聚在一起，並肩作戰。

「鬼王是人與牛的混合產品，他的體型再大，也是血肉之軀，如果我們用手槍向他射擊或者用噴火器向他進攻，可能把他殺死，犯不着這樣做，故此我們此行只有兩種武器，一種武器是佩力，另外一種武器是催淚彈以及催淚手槍。

「不管是否找到鬼王，一定要找到神仙菓，任何一種菓實一定是在地上種植的，決不會在牆上種植，假如我們找到神仙菓，應該盡快把它搜集，並通知直升機搬走。

「爲了保證我們的安全，同時爲了搬運鬼王或者神仙菓，我們在幽靈谷搜索之際，經常要有些直升機在低空盤旋，必要時可以直接從直升機用催淚氣體對付鬼王或者其他大動物。

「因爲我們此行是向古代的敵人挑戰，不宜穿現代人士的服裝，應該穿古羅馬的戰士衣裳，如此打扮，可以增加我們作戰的勇氣。古羅馬的戰士全部十分勇敢，上半身裸露，或者僅穿少許衣裳，腰間只有短刀。」

只是一週的準備工作，便即圓滿結束，由三十三人組成的敢死隊，從豪園出動，向幽靈谷那邊進發。

他們並非沿着陸地行走，也不是找到大隧道的入口然後在陰暗的隧道之內走動，而是乘坐直升機前往該處，沿途十分安全，即使抵達幽靈谷也是很安全的，可是，走出了直升機，置身於荒山野嶺，他們就覺得危機四伏。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是如此古怪的，每一吋的土地起伏得十分快速，有如一個個波浪，尖銳之處凸出來，低陷之處就是沼澤，他們試把長長的標槍向沼澤刺下去，十二呎長的標槍已經插盡，仍未接觸到沼澤最低的一處，假如他們失足跌下去，不容易爬出來，反之，他們企圖跨過低陷的沼澤，却又担心手力不繼，抓不緊筍形的岩石，仍會跌下泥潭。

別說跟鬼王交手了，只是那麼恐怖的地面，已經叫人看了心寒，到了那時，魯廸覺得他很堅決的拒絕宋芝蘭同行，確是明智之舉。

這是事實，此行安危未卜，如果在三十三個人當中夾了一個女人，有許多地方是不方便的，無怪他硬着心腸拒絕她，當時他看見她黯然送行的表情，也很難過，然後來他發覺地面有這樣怪異的變化，然後覺得心情輕鬆了些，認爲她沒有作伴，減少他的憂慮。

勞克博士不單是指導他們如何對付鬼王，還做領隊，他向那個地方細心查勘一會，下令停步，大聲說：「這種地方根本沒有小動物能够生存，即使地面之下眞的有鬼王出現，他也不會爬出來，走向沼澤區，我們不必獃在這個地方。」

說完，他首先退出沼澤區。

各人靠他領導，他的說話就是命令，立刻撤退。

他們離開直升機的時候，不過是中午稍爲偏差多少，還沒到下午一時，即使留在沼澤區走來走去，撤退的一段時間，仍是下午三時，距離黃昏仍有三幾個鐘頭，論理不會這樣快就看見暮色迷離的，因此之故，他們發覺一大塊烏雲遮住半邊天，陽光突然變暗，有如夜幕低垂，都感到驚異，更加令到他們驚奇的是黑雲越聚越厚，在灰暗的暮色中聽到撲翼聲。

由於光綫太暗，他們看不清楚前面有甚麼東西，失去了作戰的目標，突然受到一些銳利的武器襲擊，知道它是鷹爪，拔刀應戰，已經遲了，鷹的目光異常銳利，人看不見牠，牠却看得見人，他們有佩刀仍是沒用，甚至有催淚槍以及催淚彈，仍是鬥不過牠，轉瞬間，聽到一陣陣痛苦呻吟聲，不是鷹的哀鳴，而是人的哀鳴，顯然那一羣大鷹已經佔了上風。

他們所穿的衣裳很快就被鷹爪抓破，身上有許多處被鷹爪啄傷，血肉模糊，十分淒慘，更不幸的是他們失去了作戰的目標，只是捱打，爲了多方面的閃避，他們各散東西，因此之故，魯廸突然發覺他孤零零的靠近山脚走動，好像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已經無法避免。

他只是受了輕傷，本來是不要緊的，問題在這裏，他不敢走向羣鷹亂飛的一處，爲了更加有效的避開鷹爪，他逼於向山上有洞的地方走過去，甚至越入越深，離開隊友更遠。

鷹羣向他襲擊的時候，他首先失落佩刀，跟着失去了電筒，最後，放置糧食的革囊也失落，甚麼東西都沒有，衣裳寸寸碎裂，自覺變成了野人。

他不敢往山洞裏面走，担心被毒蛇纏住，他能够幹些甚麼？沒法可想，他只好在洞口呆呆的坐着，守候到入黑，又再守候到天明。

　天亮之後，他突然醒覺過來，看看外邊，覺得天色晴朗，可以望得遠些，心上一喜，整個人突然振奮起來。

　他向外邊走，再也看不見黑雲，也沒有鷹，他以爲自己有機會可以再看見一些隊友，還想找到領隊的勞克博士，他想得太過天眞了，他走動了一會，甚麼都找不到，後來，他無意中發覺一些白骨，然後醒悟過來，大部份隊友已經慘死於鷹爪之下。

　重達三十磅的大鷹，起碼有二三百隻，遮天蔽日似的飛撲過來，抓眼啄喉，就算有手槍佩刀加上了手榴彈，仍是沒用的，活着的人全部變了鷹的食糧。

　荒山寂寂，只有他一個人來來往往的走動，天上沒有鷹了，他已減少了威脅，可是，他此行的目標並非爲了跟羣鷹搏鬥，而是跟鬼王搏鬥，他縱然活着，有甚麼用？難道他孤軍作戰可以戰勝鬼王嗎？此念一想，他就覺得十分痛苦，很想立刻離開那個鬼地方。

　如果他能夠走到宋芝蘭的身邊，多麼好呢？可惜他却置身在荒山之內！

闖入神秘洞穴勇救佳人

　魯廸那天好像夢遊人似的胡亂走動，隊友死光了，大多數人變成鷹的食糧，變成一堆骨，只有少許肌肉依附，看來十分可怖，不過，大鷹只是爲了找尋食物低飛襲擊，牠們不會弄破電筒佩刀或者催淚槍，同時不會啄破罐頭，魯廸毫不費力就可以取得他想要的東西，包括罐頭，刀，槍以及强光電筒，對他來說，這樣子的格局總算是不幸中之幸，即使他暫時沒法走開，能夠找到那些有份量的東西，他覺得對自己充實了許多，一切稱心滿意，不再多想了，他實在太過疲倦，索性回到洞穴那邊，在洞口躺着睡覺。

　他太過疲倦了，很快就跌進夢鄉。

　他覺醒的時候，仍未入黑，橫豎沒有甚麼事情非做不可，他索性弄開了一罐汽水，另外開了一些罐頭的肉類，吃了個飽，又再迷頭迷腦的睡。

　第二次覺醒，已經是深夜。

　他突然想起了此行的任務，即使死剩一個人，他仍要繼承勞克博士的志願去做，闖入地下宮殿，向鬼王挑戰，根本上他巳經變成浪子，失去了無綫電機，根本上無法跟直升機的機師通話，他想走過深不可測的沼澤區，簡直眞是夢想，橫豎前路茫茫，他把心一橫，索性朝着山洞那邊走進去。

　那一座荒山連綿不絕，伸展得很遠，簡直沒法分辨得出那一處是主峯，最古怪的是這一點，它的洞穴特別多，大大小小的洞，目迷五色，有些洞還有潮濕的水汽透出來，另外一些洞穴，白霧迷漫。

　他揀一個比較乾爽的洞穴走進去，隨身携帶了一些罐頭以及電芯，另外有兩柄電筒，他此外還有催淚性的手槍及佩刀。

　初時他以爲入洞不久就會找到出口的地方，後來他才獲悉，這件事情絕不簡單，似乎洞中還有洞，幸而洞內沒有蛇，似乎它經過人工修葺，比較放心。

　他懷疑那些洞穴的形態各異，乃是故佈疑陣，走盡了它，就有可能看見洞內的盡頭是些甚麼，假如它是虎穴也不要緊，因爲他身上仍有相當犀利的武器。

　他不知道走了多久，也無法估計他走了多少時間，甚至不分晝夜，照他的估計，既然洞穴不斷的向下伸展，極有可能到達「地下宮殿」，故此他十分興奮，絕不灰心。

　他走了許多路，相當疲倦，突然聽到一些神秘的脚步聲，趕快扭亮電筒，憑着一縷白色的光亮，他可以看到前面不遠之處有七八個人，捉住一個半裸的美女，似乎想施暴，他毫不懷疑的放射催淚性氣體，然後衝過去，從幾個壯健的大漢當中，把她搶過來。

　因爲他的電筒光亮刺眼，另一方面，他突然衝出去，把對方撞跌，當然佔盡上風，有機會把她帶走，可是，他不知道應該向前方走抑或向後方走，混戰當中，他甚至無法辨別方向，只好任由她支配，給她好像騰雲駕霧似的牽着走，走了一程，然後停下步來。

　兩人坐下來休息，她突然開口：「先生，希望你聽得懂拉丁的語言，能夠跟我交談，你究竟是從地底國逃出去的？抑或是從外邊闖進來？」

　他驚喜交集，說：「我是從幽靈谷沿着洞穴走進來的，本來有三十多人，受到大鷹襲擊，死剩我一個。」

　她忽又開口：「那些大鷹是我們養活的，我們屬於亞特蘭提斯族。」

　「那麼，沿着洞穴往下邊走，大概是地下國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似乎想到地下國，你打算找些甚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當然站在你的一邊，傾全力相助。」

　魯廸想了想，說道：「我還是有一句話想問問你，那些人爲甚麼要抓住你毆打呢？」

　「因爲我離開了地下國之後有旬日之久，然後回來，他們懷疑我企圖叛變。」

　「那些人是否經常到外邊去？」

　「不，只是三幾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還有一點，除了我們這幾個人之外，其餘的人，都是一竅不通。」

　「他們派你到地面幹甚麼？」

　「採購食物。」她輕輕的說了一句，跟着把話題落在鷹的身上，說：「地下國的出入口就是幽靈谷，那座山很古怪，山洞連綿不絕，除非熟識途徑，休想穿過它，山洞之外養活了許多鷹，等於我們的守衛，但有外人侵入，牠們就擺出奇異的鷹陣，向那些人展開致命的攻擊，其實我們根本就是鷹族，古希臘把大鷹稱做亞特蘭提斯，如果你到地下國走動，你會看到許多座人頭鳥的石像，十分兇惡，那種雀鳥就是鷹。」

　說到這裏，她忽又把話題落在他的身上，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你叫甚麼名字？打算到地下國幹些甚麼？」

　魯廸把他的姓名說出來，加上一句：「我此行是奉命偷摘神仙菓的，聽說它是永生不死的菓實，是也不是呢？」

　她笑了笑，說：「所有人都想永生不死，其實一個人老了就完全提不起勁，只能夠整日枯坐，即使能夠永生不死，有甚

麼用？」

　魯廸說：「你不要管它是否眞的吃了使人與天地同存，最要緊的是地下國有沒有這種菓實。」

　「當然有，不過，它由四個巨人不分晝夜的保管，巨人外邊還有兩頭雄獅，看來你不易闖過這兩關，別忘記，地下國本身有國王的，他叫做雷洪，擁有幾百個武士，包括黑人白人以及黃皮膚的人，他有三十六個姬妾，我是其中之一，叫做金露，儘管你能夠把獅子與巨人殺掉，你也沒法逃生。」

　「假如你站在我的一邊，我就有希望逃出魔地，希望你信任我，更加希望你和我一起逃走。」

　金露嘆息了一聲，說：「即使沒有看見過你，我也想逃走，不過，在地面過活，一定要錢，可惜我無法賺錢，地下國也沒有金銀珠寶，逃出地下國，仍是不容易在地面過活。」

　魯廸發覺她的意志有些動搖，趕快告訴她，設法把神仙菓帶走，就有巨欵到手，希望她有勇氣拚一拚。她給他說服了，沉默了好一會，說：「我願意跟你同在一起過活，如果你答應我，以後你永遠留在我的身邊，我就跟你私奔。」

　魯廸聽了，喜出望外，連忙點頭，跟着緊緊的擁抱她狂吻。

魯迪拚死向鬼王挑戰

　她很愉快的接受熱吻和熱情的撫慰，看來她十分喜悅，可是，十分鐘後，她就愁容滿臉的說：「魯廸，我太過興奮了，你手無寸鐵，怎能闖過地下宮殿的戰士，雄獅以及巨人這三關呢？」

　魯廸說：「你別担心，我有三種武器，那是催淚槍、電筒、以及由純鋼鑄成的寶刀，看來亦有足够的力量保護你，不必灰心，我相信現時我們巳經逐漸走向地下宮殿了，爲了保存實力，希望你盡可能的帶我繞道避開國王雷洪以及他的戰士。」

　「魯廸，我的主人，我一定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她很恭敬的說。

　勞克博士說過他懷疑在大隧道的某一截，跟地下宮殿相連，地下宮殿有一個出入口，它在幽靈谷，那些話全部兌現了，魯廸不單是有機會取得神仙菓，還獲得寵姬金露的垂青，假如他能夠活着走回豪園，他就心滿意足了，在這一瞬間，他充滿了喜悅的情緒，鬥志十分旺盛，宋芝蘭的倩影也逐漸的在腦海中消失。

　爲了節省電力，同時爲了避免被鷹族武士發覺，魯廸盡量保留實力，決不扭亮電筒。

　他這樣做是很對的，可惜鷹族的戰士不斷巡邏，他們兩人剛剛走進了鷹宮，立刻被人發覺，有三個戰士衝過來，其中有一個人捉住她，另外一個人向他進攻，還有一個人轉身向背後飛奔，似乎急急忙忙的通風報信，打算多帶幾個人合力作戰。

　魯廸發覺情形不對，如果他不能够用最快速的戰術把敵人殺掉，沒法鬥得對方大隊人馬，仗着他所握着的是寶刀，直衝過去，向抓住金露的戰士襲擊。

　這傢伙握的是大刀，以爲必操勝劵，欣然迎戰，想不到兩把刀碰撞了一下，他的刀就分爲兩截，魯廸順勢直落，一刀刺進他的腹部，這傢伙連人帶刀倒地打滾，眼見難以活命了，魯廸急忙之間，沒法取回寶刀，另外一個戰士巳經拔刀飛劈過來，他只好檢起另一個戰士拋棄的闊邊刀應戰。

　魯廸雖然練習過蜂尾劍，却非特別出色，至於闊邊刀，他沒有玩過，怎能鬥得過對方的戰士呢？交手打了兩個回合，他就屈居下風，勉强招架，始終沒法戰勝。

　鷹族戰士步步緊迫之際，不知道爲甚麼，雙眼流淚，視綫模糊，連劈三刀俱是落空的，魯廸喜出望外，閃側一邊，避過對方砍劈的第四刀，進一步馬，攔腰斬過去，那個戰士身受重傷，血湧如泉，尖聲慘叫，沒法再鬥。

　魯廸反敗爲勝，定眼看時，發覺那一柄催淚性的手槍，握在金露手中，恍然大悟，一定是她趁着他苦鬥時，檢掉起在地上的催淚槍，俟機出擊，驚喜交集。

　她曾經多次到地面採購糧食，當然知道怎樣扳動槍舌，利用手槍取勝，他明白了眞相，說：「金露，那柄手槍沒有子彈，只是噴出一種氣體，令到對方沒法睜開一雙眼，你就留着它保護自己好了，即使用它跟雄獅交手仍是有效的，如果獅子沒法睜開一雙眼，我就有機會把牠殺掉！」

　她頻頻點頭，說：「這裏距離獅窟不遠，我們必須快點走開，寧願跟獅子交手，勝過跟一百個戰士決鬥！」

　說完，她握着手槍向右邊飛奔，魯廸在垂危的戰士身上取回失去的寶刀，又把另外一柄闊邊刀抓在掌心裏，一陣風似的追上去。他追上她的時候，她巳經走到花園裏面。

　兩人先後向獅窟走過去，百忙中，她邊走邊說：「魯廸，如果我們能够殺退獅子，穿過獅窟，再向前走，便是鷹宮的禁地，有四個巨人把守，我們未必有本領殺他，但却可以利用催淚性的氣體使他一雙眼視覺模糊，到時我在他的前面頻頻跳躍，吸引他的注意，他俯身想把我抓住，你就可以乘機在他的兩脚之間溜走，別管我的安危，你一定要到處走動，直到你看見一座人頭鷹的石像爲止，然後走到石像背後躲起來，你必須守候到我回來爲止，如果我有機會見你，我一定拿到神仙菓了，我們可以打個招呼之後立刻趕路，盡快走上地面，記得這一點，只是巨人擋住去路然後才跟他決鬥！」

　魯廸不斷的點頭。

　他依照她的計劃去做，從皇宮的花園穿過，走向假山那邊，闖入獅窟，看見一頭威猛無比的雄獅，不單是沒有走開，還握刀迎上去。

　金露巳經對他說明，若見獅子切勿驚叫走避，必須緩步走過去，直到相當接近的距離，然後動手，原因是催淚氣體必須在近處噴射，否則，它的功效減弱，至於他，打算用闊邊刀砍劈，更加要把人和獅子的距離拉近，因此之故，魯廸看見獅子從石徑的另外一邊走過來，張牙舞爪，擋住去路，他也大吃一驚。

　他總算是個勇士，緩步走近，向她打個手勢，她剛剛噴出催淚氣，他即時閃身



鬼穴擒魔彩圖說明之二：

四角魔神儼如巨無霸，背上有翼，頭上有角，魯廸跟艷姬金露絕非他的對手，他們十分夠運，終於逃出魔掌，找到永生的奧秘，成功而歸。

走近，獅子還沒有機會進攻，先已吃了一刀，又覺得眼睛發生劇痛，戰鬥力大大的減弱，牠還沒有看清楚敵人，已經連吃三刀，第三刀劈入牠的胸部，心臟爆裂，滿地是血，亂跳亂叫，魯廸沒法拔出闊邊刀來，另外一頭獅子已經殺至，怒吼一聲，向他飛撲過去，幸而他人急智生，拔出寶刀，向後仆倒，獅子從他的頭上飛過，剛剛在腹部給寶刀割了一下，雙脚落地，已經受傷，戰鬥力大減，金露乘機發槍，牠的視覺失靈，終於死在刀下。

殺了雄獅，吼聲雷動，金露說：「當心，巨人就在前面！」

他站定脚步向前注視，果然發覺一個巨人，眼如銅鈴，頭上有角，背上有翼，那是生死間的一戰，他趕快依她的吩咐去做，先行左右奔跑誘巨人俯伏抓他，她有機會放出催淚性氣體，使對方看不清楚，然後有機會從巨人雙脚之間的空隙逃生。

連闖三關，魯廸渾身發軟，氣力全消，找到人頭鷹的一座石像時，他一陣陣心寒，看清楚點，知道眼前蹲着的怪物只是一座石像，然後放心。他把寶刀拔出來，緩步走向石像的背後，守候了很久，聽到金露的叫聲，又看見她挽了一個布袋含笑走近，知道她已經找到神仙菓，喜出望外，趕快向沉黑的一邊飛奔。雖然鷹宮有四個鬼王，却不是同在一個地方看守，他倆只要戰勝了一個鬼王，便有機會逃生。

走到地面，他倆仍有許多困難，費盡氣力，十天之後，他倆才抵達豪園。

史布勒看見他獻上二十四個神仙菓，又發覺他帶回一個女人，歡喜得眉開眼笑，拉着他說：「這個女人太過美麗了，無怪你把她帶回來，奉獻給我！你眞好，我一定重重的賞賜你！」

魯廸聽了，知道他發生誤會，無可奈向的說：「是的，我有了宋芝蘭，這個女人當然是你的了，不過，她到底是鷹族的女兒，性烈如火，最好讓她在豪園多住幾天，野性變馴，然後帶她上床，否則，你向她侵犯，萬一她發生痛楚，可能一口把你咬死！」

史布勒愕然，因爲魯廸言之成理，只好暫時把她安置在豪園裏面。

宋芝蘭看見他帶了一個女人回來，怒不可遏，當晚就很鄭重的提出警告：「魯廸，你是我的，不是她的，快些叫她滾！如果她賴着不走，休怪我手下無情！」

魯廸暗吃一驚，他有另外一些要緊的事情要做，不想因爲一個女人把局面弄僵，便想盡辦法勸她息怒。

第三天晚上，史布勒在密室召見他說：「我發覺那個女人跟你有些情愫，你打算在兩個女人當中揀那一個做枕邊人？」

「我要的是宋芝蘭！」他很快回答。

只是說了這麼一句，他就把話題落在另一方面，說：「財神爺，聽說你有一套寶石，叫做七星石，把它放在燈光或燭光旁邊，它的反光互相輝映，有如霞光萬丈，非常悅目，你可否讓我欣賞一番呢？」

因爲魯廸是替他出生入死的勇士，故此史布勒想了想就點頭答應，帶他入「藏寶室」，扭亮了一張玻璃桌的燈光，果然看見七枚顏色不同的寶石，互相照映，光彩奪目，確是稀世奇珍。

魯廸看了又看，史布勒稍爲吃驚不悅：「放置七星石的玻璃桌是防盜玻璃，打不爛的，具有效能極高的防盜玻璃。」

魯廸會意，說：「我看够了，同到外邊散步談談吧！」

史布勒喜形於色，先後走出藏寶室，兩人在月夜之下散步，到了八角亭，魯廸說：「我有些倦了，在八角亭停步坐下說說好不好？」

「好！」史布勒答應了一聲。

兩個坐下來，魯廸四望無人，突然用很沉重的語聲說：「史布勒，說句老實話，你的七星石是怎樣得來的？」

「它是我在南美洲古墓掘取的。」

「是你一個人去掘墓嗎？」

「不，還有兩個人。」史布勒覺得局面有些不對，但仍沉住氣回答。

魯廸再問：「你的掘墓同伴死光了，七星石以及其他財富歸你所有，你然後變成財神爺，在死去的同伴當中，是否有史丹利這個人呢？」

「是的，不過，他們是病死的，不是我害死他們！」

「你掩住良心說話了，史布勒，你快些睜開眼看看，在你眼前站着的人就是史丹利的兒子！我發現父親的遺物當中，有一本日記，很詳細的寫下這件事，他不是立刻喪生，是你逼他們喝的毒藥，過了幾個月才發作！因爲他沒有肯定害死他的人是誰，只說那個人和他一起掘墓，想獨吞七星石，才下毒手，故此我苦心攻讀遠古人類史這一科，目的是到南美洲讀書，想盡辦法找尋當年害死爸爸的兇手！」

史布勒臉如土色，顫聲說：「魯廸，我是你的未來岳父，我將來死了，所有財富都是你的，因爲我沒有兒子，看宋芝蘭的份上，饒了我吧！」

魯廸哈哈大笑，說：「原來肉誘英俊青年，替你賣命向鬼王挑戰找神仙菓的一個女人，正是你的女兒！我不會娶她的，我寧願要金露！」

他說到這裏，忽然聽到一陣陣狂叫聲，似是女人咽喉透出來，他不再獃在八角亭了，索性連揮三刀，把史布勒殺掉，然後走過去叫聲作响的地方看看，出乎意外的他發覺有兩個女人把自己關在沒有獅子的巨大獸籠之內，正在拚命厮殺。

籠子是在裏面下鎖的，金露大叫：「魯廸，我們同意用這個方法解決三角戀愛，兩個女人必須有一個戰死，然後開門走出來！」

魯廸大吃一驚，奔入貯物室，把噴火器拿出來，利用火焰的力量毀了鐵鎖，才可以開門入內，不過，他打開了鐵籠之後，所看到的只是兩具艷屍。

他剛剛走開，兩個女人就互相用牙齒去咬對方的氣管，她們都是像野獸那麼兇，雖然殺死對方，自己也因氣管被對方咬斷，無法呼吸，同歸於盡。

魯廸根本上就沒法決定選擇那一個女人做一生的伴侶，他發覺豪園變成了屠場，狂笑不已，索性用噴火器到處噴火燃燒，守衞看見火光走近，三個屍體已經被烈火包圍，天亮之前，化作一堆炭。

魯廸大仇已報了，踰牆而出，不知所蹤。

（全文完）